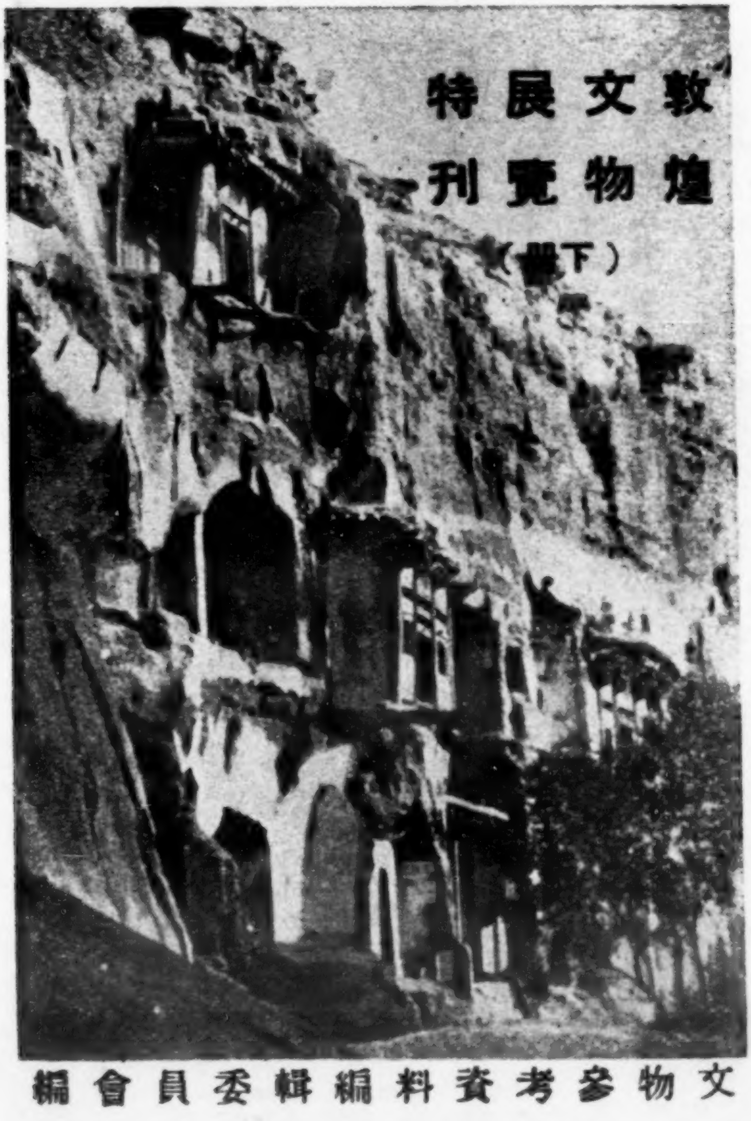
文物参攷資料

第二卷　第五期



敦煌文物展覽特刊

（下冊）

文物參考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FAR EASTERN LIBRARY

贈閱

19

目錄

下冊

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築……梁思成（一）
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圖」……宿白（四九）
漫談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學……夏鼐（七二）
莫高榆林二窟雜考……向達（七六）
敦煌史地雜考……閻文儒（九六）
敦煌文物展覽感想……沈從文（一一七）
敦煌文物被盜記……王重民（一三五）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盜去我國文物簡述……傅樂煥（一四四）
百年來西北邊疆探檢年表……傅振倫（二一二）
莫高窟大事年表……（二二二）
莫高窟各家編號對照表……（二二九）
本局記事……（二三一）
國內圖書文物工作報導……（二三二）
圖書館——博物館——文物——人民文化館——展覽會
國外圖書文物簡訊……（二五七）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FAR EASTERN LIBRARY

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築

梁思成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舉行的展覽是目前愛國主義教育中一個重要的環節。通過這個展覽，通過敦煌輝煌的藝術遺產，我們從形象方面看到了的不只是我們的祖先在一段一千年的長時期間在藝術方面偉大驚人的成就，而且看到了古代社會文化的許多方面。敦煌的壁畫還告訴了我們，中華文化之形成是由許多民族共同努力創造的果實；在那裏，我們看到了許多今天中國的少數民族的祖先對於中華文化的不容否認，不可磨滅的貢獻。敦煌的壁畫還告訴了我們，在當時，這些壁畫是服務於廣大人民的（雖然是爲當時廣大人民的宗教迷信），而且是人民的匠師們所繪畫的——敦煌的壁畫沒有個別畫師的署名；在題材方面，若不是天眞地表現一個理想的淨土，就是忠實地描畫出生活的現實，再不然就是坦率地裝飾一片墻壁上主題間留下的空隙。敦煌壁畫中找不出强調個人，脫離羣衆，以抒寫文人胸襟爲主的山水畫。在敦煌窟壁上勞動的畫師們都是熟悉人民的生活的、大衆化的藝術家。通過他們的線條和彩色，他們把千年前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的狀態，以及他們許多的幻想，都最忠實地——雖然通過宗教題材——給我們保存下來。敦煌千佛洞的壁畫不惟是偉大的藝術遺產，而且是中國文化史中一份無比珍貴、無比豐富的資料寶藏。關於北魏至宋元一千年間的生活習慣，如舟車，農作，服裝，舞樂等等方面；繪畫中和裝飾圖案中的傳統，如佈局，取材，線條，設色等等的作風和演變方面；建築的類型，佈局，結構，彫飾，彩畫方面，都可由敦煌石窟取得無限量的珍貴資料。

中國建築屬於中唐以前的實物，現存的絕大部分都是磚石佛塔。我們對於木構的殿堂房舍的智識十分貧乏，最古的只到五台山佛光寺八五七年建造的正殿一個孤例；而敦煌壁畫中却有從北魏至元數以千計的，或大或小的，各型各類各式各樣的建築圖，無異爲中國建築史塡補了空白的一章。它們是次於實物的最好的、最忠實的、最可貴的資料。不但如此，更重要的是這些壁畫說明了：在從印度經由西域輸入的佛教思想普遍的浪潮下，中國全國各地的勞動人民中的工藝和建築的匠師們，在佛教藝術初興、全盛，以至漸漸衰落的一千年間，從沒有被外來的樣式所誘惑、所動搖，而是富有自信心的運用他們的智巧，靈活的應用富於適應性的中國自己的建築體系來適合於新的需求。偉大的建築匠師們，在這一千年間，以本國的技術知識藝術傳統所創造出來的輝煌成績，更證明了中國建築的優越特點。許多燦爛成績，在中原一千年間，時起時伏，斷斷續續的無數戰爭中，在自然界的侵蝕中，在幾次『毀法』『滅法』的反宗教禁令中，乃至在後世『信男善女』的重修重建中，已幾乎全部毀滅，只餘絕少數的鱗爪片段。若是沒有敦煌壁畫中這麽忠實的建築圖樣，則我們現在絕難對於那時期間的建築得到任何全貌的，卽使只是外表的認識。敦煌壁畫給了我們充分的資料，不但充實了我們得自雲岡、天龍山、響堂山等石窟的對於魏齊隋建築的一知半解，且啣接着更古更少的漢晉諸闕和墓室給我們補充資料；下面也正好與我們所知的唐末宋初實物可以互相參證；供給我們一系列建築式樣在演變過程中的實例。它們塡補了中國建築史中重要的一章，它們爲我們對中國建築傳統的知識接上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

所長常書鴻先生命作者屬稿介紹敦煌的建築。作者興奮地接受了這任務，等到執筆在手，才感覺到自己的鹵莽，太不量力，沒有估計到我所缺乏的條件。現在只好努力做一次拋磚的嘗試。

我們所已經知道的中國建築的主要特徵

在討論敦煌所見的建築之先，我必須先簡略地敘述一下中國建築傳統的特徵。

在討論敦煌所見的建築之先，我必須先簡略地敘述一下中國建築傳統的特徵。

至遲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中國建築已肯定地形成了它的獨特的系統。在個別建築物的結構上，它是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的，卽台基、屋身和屋頂。台基多用磚石砌成，但亦偶用木構。屋身立在台基之上，先立木柱，柱上安置樑和枋以承屋頂。屋頂多覆以瓦，但最初是用茅茸的。在較大較重要的建築物中，柱與樑相交接處多用斗栱爲過渡部分。屋身的立柱及樑枋構成房屋的骨架，承托上面的重量；柱與柱之間，可按需要條件，或砌墻壁，或裝門窗，或完全開敞（如涼亭），靈活的分配。

至於一所住宅、官署、宮殿或寺院，都是由若干座個別的主要建築物，如殿堂、廳舍、樓閣等，配合上附屬建築物，如廂耳、廊廡、院門、圍墻等，周繞聯繫，中留空地爲庭院，或若干相連的庭院。

這種庭院最初的形成無疑地是以保衞爲主要目的的。這同一目的的表現由一所住宅貫澈到一整個城邑。隨着政治組織的發展，在城邑之內，統治階級能用軍隊或『警察』的武力鎭壓人民，實行所謂『法治』，於是在城邑之內，庭院的防禦性逐漸減少，只藉以隔別內外，區劃公私（敦煌壁畫爲這發展的步驟提供了流變中的例證）。例如漢代的未央宮、建章宮等，本身就是一個城，內分若干庭院；至宋以後，『宮』已縮小，相同於小組的庭院，位於皇宮之內，本身不必再有自己的防禦設備了。北京的紫禁城，內分若干的『宮』，就是宋以後宮內有宮的一個沿革例子。在其他古代文化中，也都曾有過防禦性的庭院，如在埃及、巴比崙、希臘、羅馬就都有過。但在中國，我們掌握了庭院部署的優點，揚棄了它的防禦性的佈置，而保留它的美麗廊廡內心的寧靜，能供給居住者庭內『戶外生活』的特長，保存利用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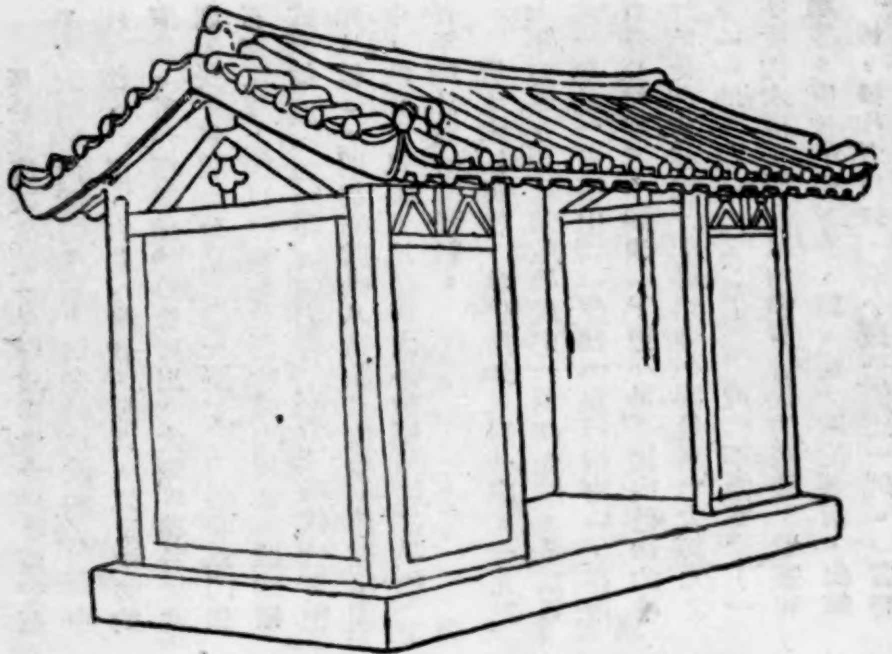
數千年來，中國建築的平面部署，除去少數因情形特殊而產生的例外外，莫不貫徹以若干座木構

骨架的建築物聯繫而成庭院。這個中國建築的最基本特徵同樣的應用於宗敎建築和非宗敎建築。我們由於敦煌畫壁得見佛敎初期時情形，可以確說宗敎的和非宗敎的建築在中國自始就沒有根本的區別。究其所以，大概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因爲功用使然。佛敎不像基督敎或回敎，很少有經常數十、百人集體祈禱或聽講的儀式。佛殿是供養佛像的，是佛的『住宅』，這與古希臘羅馬的神廟相似。其次是因爲最初的佛寺是由官署或住宅改建的。漢朝的官署多稱『寺』。傳說佛敎初入中國後第一所佛寺是白馬寺，因西域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將官署的鴻臚寺改名而成宗敎的白馬寺。以後爲佛敎用的建築都稱寺，就是襲用了漢代官署之名。洛陽伽藍記所載：建中寺『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室』；『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等捨宅建寺的記載，不勝枚舉。佛寺、官署與住宅的建築，在佛敎初入時基本上沒有區別，可以互相通用；一直到今天，大致仍然如此。

幾件關於魏唐木構建築形象的重要參考資料

我們對於唐末五代以上木構建築形象方面的智識是異常貧乏的。最古的圖像祗有春秋銅器上極少見的一些圖畫。到了漢代，亦僅賴現存不多的石闕、石室和出土的明器、漆器。晉魏齊隋，主要是靠雲岡、天龍山、南北響堂山諸石窟的窟檐和浮彫，和朝鮮漢江流域的幾處陵墓，如所謂『天神地神塚』、『雙楹塚』等。到了唐代，磚塔雖漸多，但是如雲岡、天龍山、響堂諸山的窟檐却沒有了，所賴主要史料就是敦煌壁畫。壁畫之外，僅有一座八五七年的佛殿和少數散見的資料，可供參攷，作比較研究之用。

敦煌壁畫中，建築是最常見題材之一種，因建築物最常用作變相和各種故事畫的背景。在中唐以



洛陽魏(529年)甯想墓石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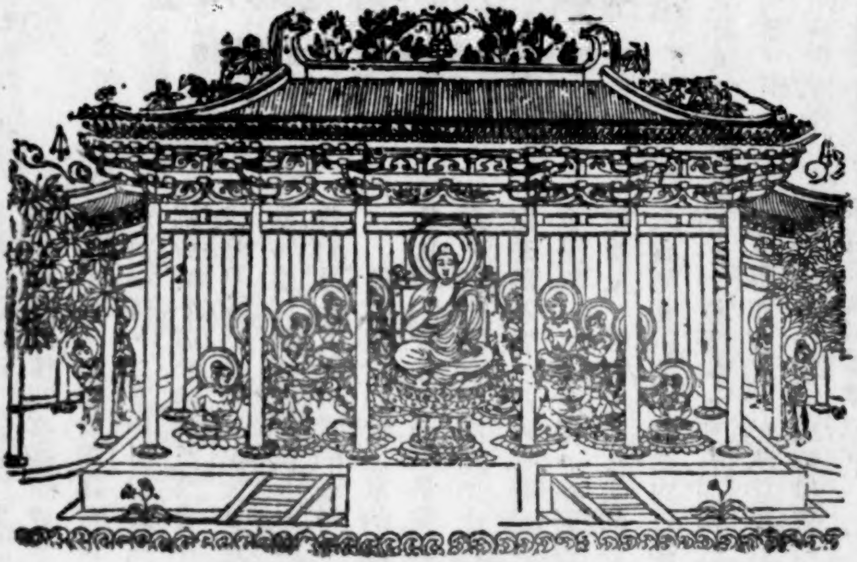
波士頓美術館贓物

後最典型的淨十變中，背景多由輝煌華麗的樓閣亭臺組成。在較早的壁畫，如魏隋諸窟狹長橫幅的故事畫，以及中唐以後淨十變兩旁的小方格裏的故事畫中，所畫建築較爲簡單，但大多是描畫當時生活與建築的關係的，供給我們另一方面可貴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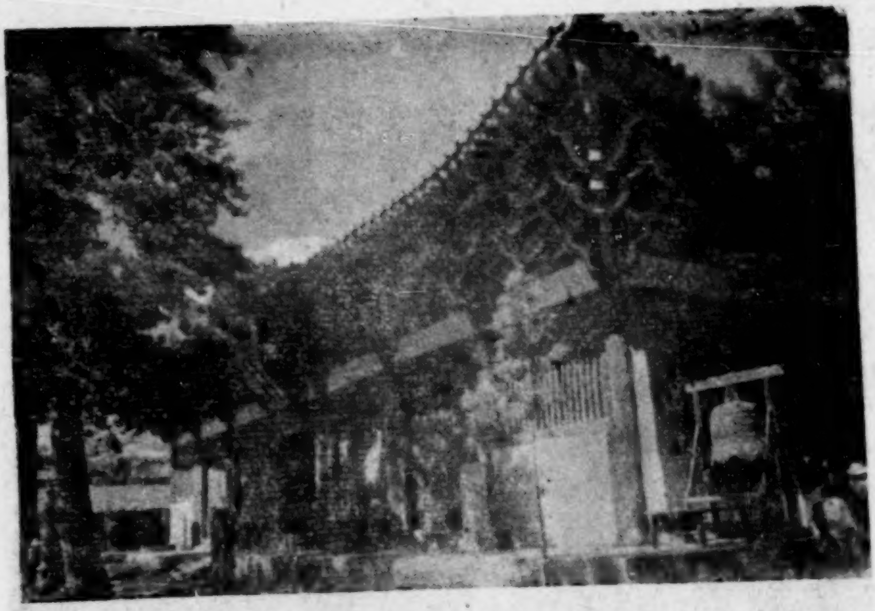
與敦煌這類較簡單的建築可作比較的最好的一例是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贓物，洛陽出土的北魏甯想墓石室。按甯想墓誌，這石室是五二九年所建。在石室的四面墻上，都刻出木構架的形狀，上有筒瓦屋頂；墻面內外都有陰刻的『壁畫』，亦有同樣式的房屋。檐下有顯著的人字形斗栱字。這些特徵都與敦煌壁畫所見簡單建築物極爲相似。

屬於盛唐時代的一件罕貴參攷資料是西安慈恩寺大雁塔西面門楣石上陰刻的佛殿圖。圖中柱、枋、斗拱、台基、椽檐、屋瓦，以及兩側的迴廊，都用極精確的線條畫出。大雁塔建於唐武則天長安年間（公元七〇一至七〇四年）以門楣石在工程上難以移動的位置和圖中所畫佛殿的樣式來推測（與後代建築和日本平安時代的實物相比較），門楣石當是八世紀初原物。由這幅圖中，我們可以得到比敦煌大多數變相圖又早約二百年的比較研究資料。

唐宋木構實物，我們所知只有一處。一九三七年六月，中國營造學社的一個調查隊，是以第六一窟的「五臺山圖」作爲「旅行指南」，在南台外豆村附近「發現」了至今仍是國內已知的唯一的唐朝木建築——佛光寺（圖籤稱「大佛光之寺」）的正殿。（在那裏，我們不惟找到了一座唐代木構，而且殿內還有唐代的塑像、壁畫和題字。唐代的書、畫、塑、建，四種藝術，薈粹一殿，據作者所知，至今還是僅此一例。）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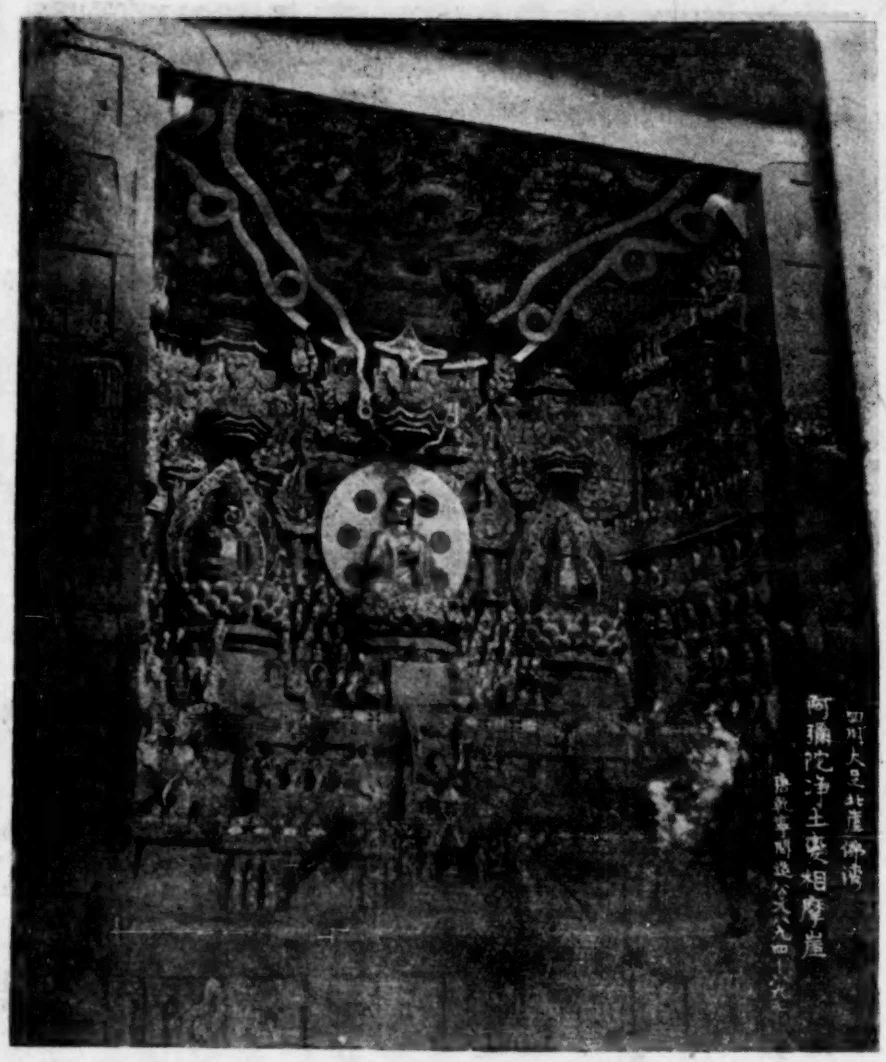
西安大雁塔門楣石畫佛殿



五台山佛光寺正殿

我們研究佛光寺、敦煌壁畫是我們比較對照的主要資料；現在返過來以敦煌爲主題，則佛光寺正殿又是我們不可缺少的對照資料了。

在『發現』佛光寺唐代佛殿以前，我們對於唐代及以前木構建築在形象方面的認識，除去日本現存幾處推古時代（公元五九三至六四四年），天平時代（七〇一至七八四年），平安時代（七八四至八九七年）模仿隋唐式的建築外，唯一的資料就是敦煌壁畫。自從國內佛光寺佛殿之『發現』，我們才確實的得到了一個唐末罕貴的實例；但是因爲它只是一座屹立在後世改變了的建築環境中孤獨的佛殿，它雖使我們看見了唐代大木結構和細節處理的手法；而要瞭解唐代建築形象的全貌，則還得依賴敦煌壁畫所供給的豐富資料。更因爲佛光寺正殿建於八五七年，與敦煌最大多數的淨土變相屬於同一時代。我們把它與壁畫中所描畫的建築對照可以知道畫中建築物是忠實描寫，才得以證明壁畫中資料之重要和可靠的程度。


四川大足北崖佛湾
阿彌陀淨土變相摩崖
唐乾寧間造公元八九四—八九七

四川大足北崖彌陀淨土變摩崖大龕

四川大足縣北崖佛灣八九五年頃的唐末阿彌陀淨土變摩崖大龕以及樂山、夾江等縣千佛崖所見許多較小的淨土變摩崖龕也是與敦煌壁畫及其建築可作比較研究的寶貴資料。在這些龕中，我們看見了與敦煌壁畫變相

完全相同的佈局。在佛像背後，都表現出殿閣廊廡的背景，前面則有層層欄干。這種石刻上『立體化』的壁畫，因爲表現了同一題材的立體，便可做研究敦煌壁畫中建築物的極好參攷。

文獻中的唐代建築類型

其次可供參考的資料是古籍中的記載。從資料比較豐富的，如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段成式京洛寺塔記，郭若虛圖畫見聞誌等書，我們也可以得到許多關於唐代佛寺和壁畫與建築關係的資料。由這三部書中，我們可以找到的建築型類頗多，如院、殿、堂、塔、閣、樓、中三門、廊等。這些類型的建築的形象，由敦煌壁畫中可以清楚地看見。我們也得以知道，這一切的建築物都可以有，而且大多有壁畫。畫的位置，不惟在墻壁上，簡直是無處不可以畫；題材也非常廣泛。如門外兩邊，殿內，廊下，殿窗間，塔內，門扇上，叉手下，柱上，檐額，乃至障日版，构欄，都可以畫。題材則有佛、菩薩，各種的淨土變、本行變、神鬼、山水、水族、孔雀、龍、鳳、辟邪，乃至如尉遲乙僧在長安奉恩寺所畫的『本國（于闐）王及諸親族次』，洛陽昭成寺楊廷光所畫的『西域圖記』等。由此得知，在古代建築中，不惟普遍的飾以壁畫，而且壁畫的位置和題材都是沒有限制的。

上述各項形象的和文字的資料，都是我們研究敦煌壁畫中，所描畫的建築，和若干窟外殘存的窟檐的重要旁證。

此外無數遼、宋、金、元的建築和宋『營造法式』一書都是我們所要用作比較的後代資料。

敦煌壁畫中所見的建築類型和建造情形

前面三節所提到的都是在敦煌以外我們對於中國建築傳統所能得到的知識，現在讓我們集中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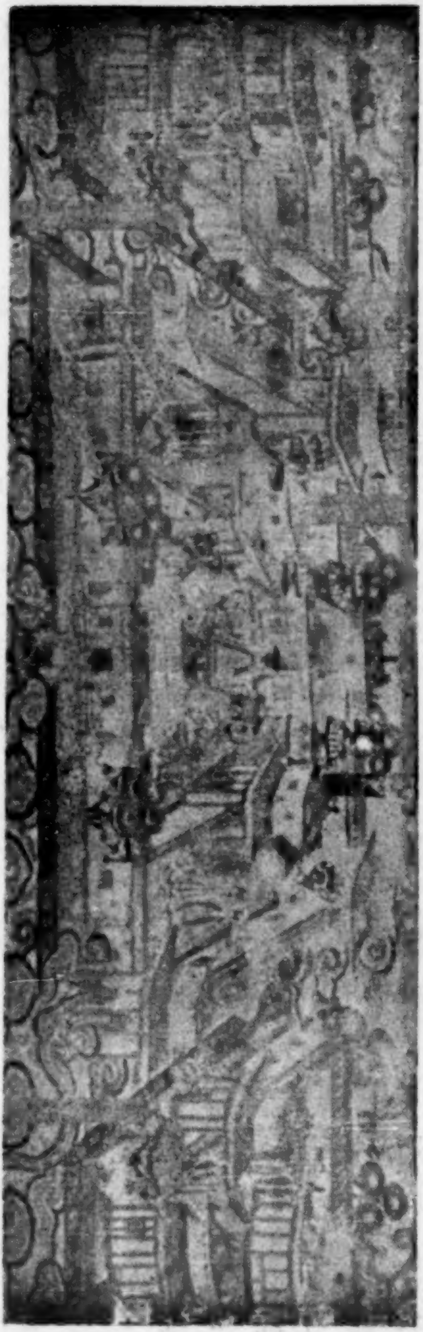
到敦煌所能供給我們的資料上，看看我們可以得到的認識有一些什麼，它們又都有怎樣的價值。

從敦煌壁畫中所見的建築圖中，在庭院之部署方面，建築類型方面，和建造情形方面，可得如下的各種：

甲、院的部署

中國建築的特徵不僅在個別建築物的結構和樣式，同等重要的特徵也在它的平面配置。上文已說過，以若干建築物周繞而成庭院是中國建築的特徵，即中國建築平面配置的特徵。這種庭院大多有一道中軸線（大多南北向），主要建築安置在此線上，左右以次要建築物對稱均齊的配置。直至今日，中國的建築，大至北京明清故宮，乃至整個的北京城，小至一所住宅，都還保持着這特徵。

敦煌第六十一窟（P117）左方第四畫上部所畫大伽藍，共三院；中央一院較大，左右各一院較



六一窟壁畫三院伽藍

小，每院各有自己的院墻圍護。第一四六窟和第二〇五窟也有相似的畫；雖然也是三院，但不個別自

小，每院各有自己的院墻圍護。第一四六窟和第二〇五窟也有相似的畫；雖然也是三院，但不個別自立四面圍墻，而在中央大院兩旁各附加三面圍墻而成兩個附屬的庭院。

位置在這類庭院中央的是主要的殿堂。庭院四周繞以迴廊；廊的外柱間爲墻堵，所以迴廊同時又是院的外墻。在正面外墻的正中是一層、二層乃至三層的門或門樓，三間或五間。正殿之後也有類似門或後殿一類的建築物，與前面門相稱。正殿前左右迴廊之中，有時亦有左右兩門，亦多作兩層樓。外墻的四角多有兩層的角樓。一般的庭院四角建樓的佈置，至少在形式上還保存着古代防禦性的遺風。但這種部署在宋元以後已甚少，僅曲阜孔廟和瀋陽北陵尙保存此式。

第六十一窟（P 117）『五台山圖』有伽藍約廿餘處，絕大多數都是同樣的配置；其中『南台之頂』，正殿之前，左有三重塔，右有重樓，與日本奈良推古時代的法隆寺（六世紀末）的平面配置極相似（參看49頁插圖五台山圖左方部分）。日本的建築史家認爲這種配置是南朝的特徵，非北方所有，我們在此有了强有力的反證，證明這種配置在北方也同樣的使用。

至於平民住宅平面的配置，在許多變相圖兩側的小畫幅中可以窺見。其中所表現的雖然多是宮殿或住宅的片段，一角或一部分，院內往往畫住者的日常生活，其配置基本上與佛寺院落的分配大略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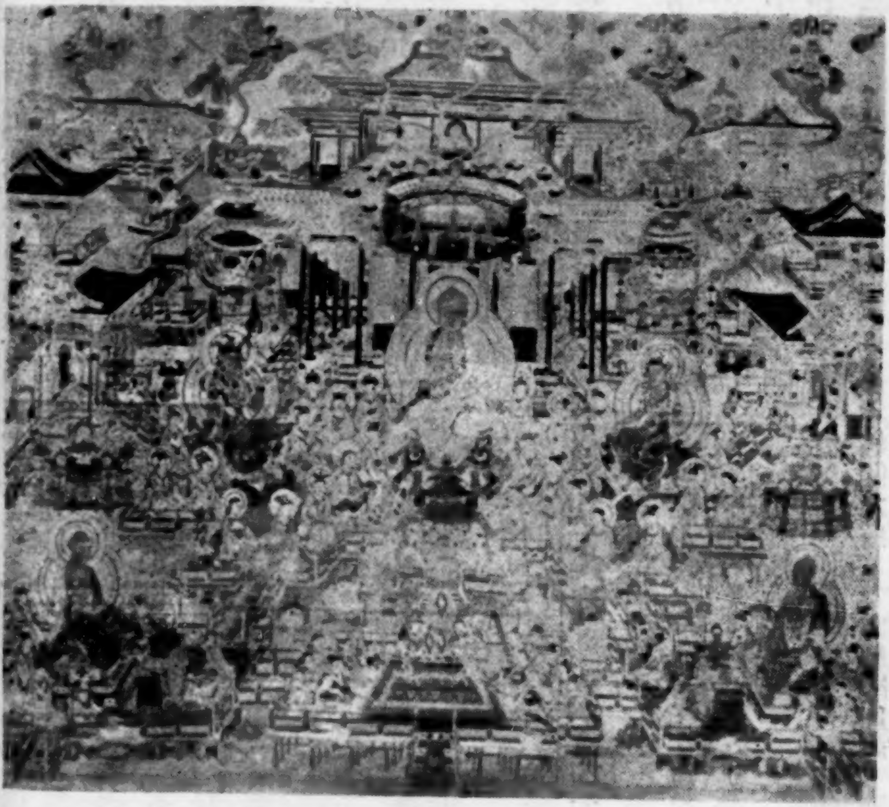
在各種變相圖中，中央部分所畫的建築背景也是正殿居中，其後多有後殿，兩側有廊，廊又折而向前，左右有重層的樓閣，就是上述各庭院的內部景象。這種佈局的畫，數在數十幅以上，應是當時宮殿或佛寺最通常的配置，所以有如此普遍的表現。

在印度阿占陀窟寺壁畫中所見佈局，多以塵世生活爲主，而在背景中高處有佛陀或菩薩出現，與敦煌以佛像堂皇中坐者相反。漢畫像石中很多以西王母居中，坐在樓閣之內，左右雙闕對峙，乃至夾

以樹木的畫面，與敦煌淨土變相基本上是同樣的佈局，使我們不能不想到敦煌壁畫的淨土原來還是王母瑤池的嫡系子孫。其實它們都只是人間宏麗的宮殿的縮影而已。

乙、個別建築物的類型，如殿堂，層樓，角樓，門，闕，廊，塔，台，墻，城墻，橋等。

（一）殿堂　佛殿、正殿、廳堂都歸這類。殿堂是圍墻以內主要或次要的建築物。平面多作長方形，較長的一面多半是三間或五間。變相圖中中央主要的殿堂多數不畫墻壁。偶有畫墻的，則墻只在左右兩端，而在中間前面當心間開門，次間開窗，與現在一般的辦法相似。在旁邊次要的圖中所畫較小的房舍，墻的使用則較多見。魏附諸窟所見殿堂房舍，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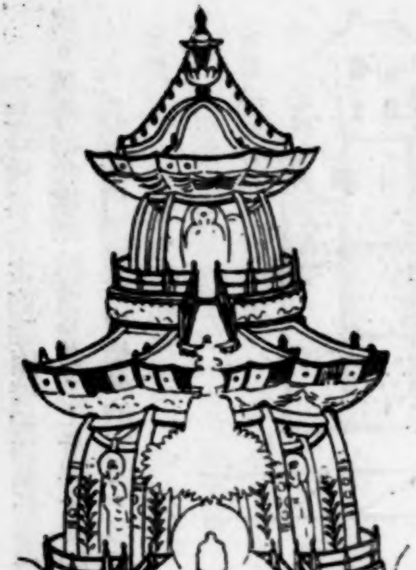


敦煌一七二窟壁畫的淨土變

的辦法相似。在旁邊次要的圖中所畫較小的房舍，墻的使用則較多見。魏隋諸窟所見殿堂房舍，無論在結構上或形式上，都與洛陽寗想石室極相似。

（二）層樓　漢畫像石和出土的漢明器已使我們知道中國多層樓屋源始之古遠。敦煌壁畫中，層樓已成了典型的建築物。無論正殿、配殿、中三門，乃至迴廊、角樓都有兩層乃至三層的。層樓的每層都是由中國建築的基本三部分——台基、屋身、屋頂——壘壘而成的：上層的台基採取了『平坐』的形式；除最上一層的屋頂外，各層的屋頂都採取了『腰檐』的形式；每層平坐的周圍都繞以欄杆。城門上也有層樓，以城門爲基，其上層與層樓的上層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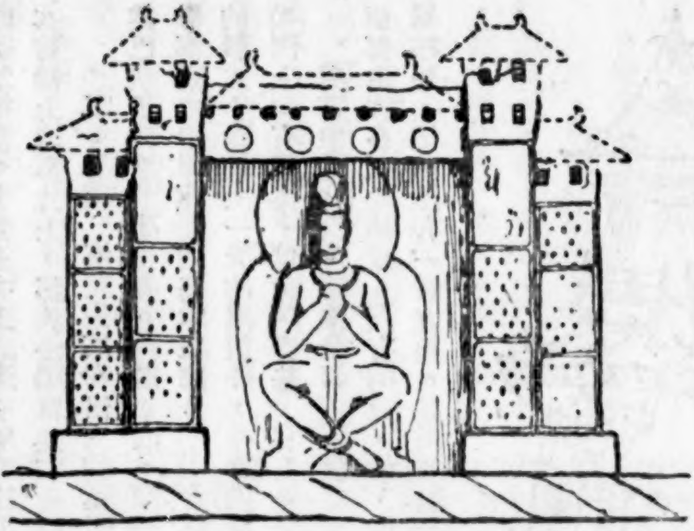
壁畫中最特別的重樓是第六一窟右壁如來淨土變佛像背後的八角二層樓。樓的台基平面和屋檐平面都由許多弧線構成。所有的柱、枋、屋脊、檐口等無不是曲線。整座建築物中，除去欄干的望柱和蜀柱外，彷彿沒有一條直線。屋角翹起，與敦煌所有的建築不同。屋檐之下似用幔帳張護。這座奇特的建築物可能是用中國的傳統木構架，求其取得印度窣堵坡的形式。這個奇異的結構，一方面可以表示古代匠師對於傳統堅決的自信心，大膽的運用無窮的智巧來處理新問題，一方面也可以見出中國傳統木構架的高度適應性。這種建築結構因其通常不被採用，可以證明它祇是一種嘗試。效果並不令人滿意。



61窟八角重樓

（三）角樓　在庭院圍墻的四角和城墻的四角都有角樓。庭院的角樓與一般的層樓形制完全相同。城墻的角樓以城墻爲基，上層與層樓的上層完全一樣。

（四）大門　壁畫中建築的大門，即名畫記所稱中三門，三門，或大三門，與今日中國建築中的大門一樣，佔着同樣的位置，而成一座主要的建築物。大門的平面也是長方形，三間或五間，在縱中線的柱間安設門扇。大門也有磚石的台基，有石階或斜道可以升降，有些且繞以欄杆。大門也有兩層乃至三層的，由名畫記「興唐寺三門樓下吳（道子）畫神」一類的記載和日本奈良法隆寺中門實物可以證明。



254 窟（魏）闕形壁龕

（五）闕　在敦煌北魏諸窟中，闕是常見的畫題，如二五七窟，主要建築之旁，有狀似闕的建築物；二五四窟壁上有闕形的壁龕。闕身之旁，還有子闕。兩闕之間，架有屋檐。闕是漢代宮殿、廟宇、陵墓前路旁分立的成對建築物，是漢畫像石中所常見。實物則有山東、四川、西康十餘處漢墓和崖墓摩崖存在。但兩闕之間沒有屋檐，合乎「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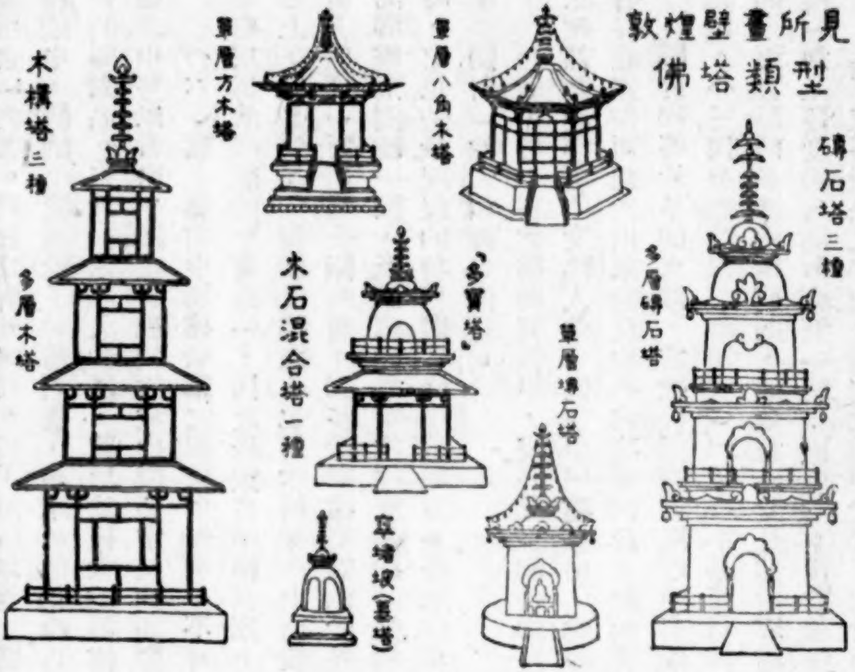
者厥也』之義。與敦煌所見略異。到了隋唐以後，闕的原有類型已不復見於中國建築中。在南京齊梁諸陵中，闕的位置讓給了神道石柱，後來可能化身爲華表，如天安門前所見；它已由建築物變爲建築性的彫刻品。它另一方向之發展，就成爲後世的牌樓。敦煌所見是很好的一個過渡樣式的例證。而在壁畫中可以看出，闕在北魏的領域內還是常見的類型。

（六）廊　廊在中國建築羣之組成中幾乎是不可缺少的構成單位。它的位置與結構，充足的光線使它成爲最理想的『畫廊』，因此無數名師都在廊上畫壁，提高了廊在建築羣中的地位。由建築的觀點上，廊是狹長的聯繫性建築，也用木構架，上面覆以屋頂；向外的一面，柱與柱之間做墻，間亦開窗；向裏一面則完全開敞着。廊多沿着建築羣的最外圍的裏面，由一座主要建築物到另一座建築物之間聯繫着迴繞一圈，所以廊的外墻往往就是建築羣的外墻。它是雨雪天的交通道。在舉行隆重儀式時，它也是最理想的排列儀仗侍衛的地方。後來許多寺廟在廟會節日時，它又是攤販市場，如宋代汴梁（開封）的大相國寺便是。

（七）塔　古代建築實物中，現存最多的是佛塔。它是古建築研究中材料最豐富的類型。塔的觀念雖然是純粹由印度輸入的，但在中國建築中，它却是一個在中國原有的基礎上，結合外來因素，適合存在條件而創造出來的民族形式建築的最卓越的實例。

關於佛塔最早的文獻，當推後漢書陶謙傳中丹陽郡人笮融『大起浮圖，上累金盤，下爲重樓』的記載。（三國吳志劉繇傳略同。）『重樓』是漢明器中所常見，被稱爲『望仙樓』，『捕鳥塔』一類的平面方形的多層木構建築，『金盤』就是印度窣堵坡上的刹，所以它是基本上以中國原有的『重樓』加上印度輸入的『金盤』結合而成的。由敦煌壁畫中和日本現存的許多實例中可以證明。

爲了使塔能長久存在，磚石就漸漸代替了木材而成爲後世建塔的主要材料。從塔本身的性質和對


敦煌壁畫所見佛塔類型

磚石塔三種
多層磚石塔
單層磚石塔
窣堵坡（墓塔）
單層八角木塔
單層方木塔
木構塔三種
多層木塔
木石混合塔一種
「多寶塔」

於它能長久屹立的要求上說，這種材料之更改是發展的、進步的。所以現存的佛塔幾乎全部是磚造或石造的。其中有少數以磚石爲主，而加以木檐木廊，如蘇州虎邱塔，羅漢院雙塔，杭州六和塔，保俶塔和已坍塌了的雷峯塔等宋塔都屬於這類。也有下半幾層是磚造而上半幾層是木造的，唯一的實例是河北正定縣天寧寺的宋代『木塔』。國內現存全部木構的佛塔僅有察哈爾應縣佛宮寺的遼代木塔一處。然而磚石塔在外表形式上仍多模仿木塔形式，所以我們必須先瞭解木塔。

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佛塔，可分爲下列六種：木塔有單層木塔和多層木塔；磚石塔有窣堵坡式塔，單層磚石塔和多層磚石塔；還有日本所稱爲『多寶塔』的磚石合用塔。至於後世常見的密檐塔（如北京天寧寺塔）和金剛寶座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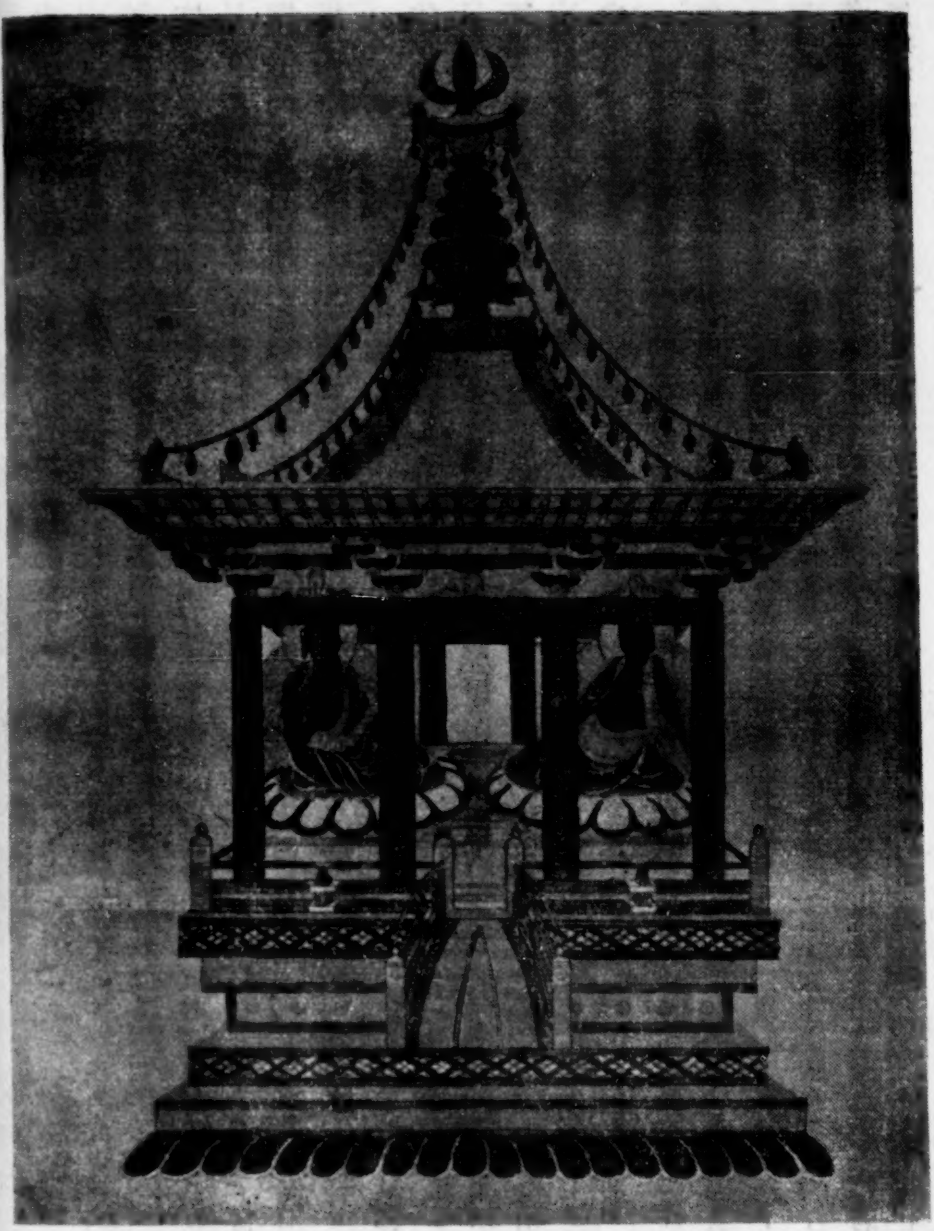
北京五塔寺塔，碧雲寺塔）則不見於敦煌壁畫中。

（甲）單層木塔　壁畫中很多四方或八角或圓形的單層木建築，或平面等邊多角或圓形的小殿，即建築術語所謂『中心式』建築。這些建築頂上都有刹，再證以現存若干單層塔（詳下文），所以將它們歸於塔類。七十六窟壁畫中有三座這種單層方形木塔，形式略似北京故宮中和殿，也似隨處可見的無數方亭。台基多作成須彌座，前有階，上有欄杆。方塔每面（圖中只見一面）三間，當心間稍闊，開門；次間稍窄，開窗。柱上有斗拱。檐櫞兩重。屋頂是『四角攢尖』，尖上立刹；刹頂有鍊四道，繫於四角。二三七號窟所見，不畫門窗，內畫如來、多寶二佛並肩坐，須彌座亦畫彩畫。

第六十一窟『五台山圖』中，大法華之寺則有單層八角木塔，台基、欄杆、刹、鍊都與四角的相同，但平面八角八面，每面一間，四正面開門，四斜面開窗（圖中只見一正面兩斜面）。這種單層八角塔也常常出現於走廊瓦上（也許是不準確的透視所引起的錯覺，實際所畫可能是表示由廊後露出）或走廊轉角處。日本法隆寺東院木構的夢殿（七四〇年）與壁畫中所見者幾乎完全相同。河南嵩山會善寺凈藏禪師墓塔（七四五年），雖是磚造，但外表砌出柱、枋、斗栱，亦可作此類型的參考。

壁畫中也有平面圓形的單層木構，大致與八角的相似，但枋額和檐邊線皆作圓形。屋頂無垂脊，刹上亦有鍊子垂繫檐邊。由天壇皇穹宇（一五三九年）可以對於此類型的形狀得到約略的印象。

（乙）多層木塔　壁畫中所見木塔頗多，層數由四層至六七層不等，而以四層爲最多見；這一點與後世習慣用奇數爲層數的習慣頗有出入。木塔平面都是方形，每面三間，立在磚造或石造的台基上。第一層中間開門，次間開窗，向上每層的高度與寬度遞減，僅在中間開窗。塔之全部就是將若干層單層木塔壘疊而成，有些每層有平坐和欄杆，但亦有很多没有的。日本現存推古、平安時代若干木塔，



二三七窟　單層木塔

與壁畫中所見者極相似。洛陽伽藍記所記的永寧寺北魏胡太后塔就是關於這一類型最好的文獻。

（丙）窣堵坡式塔　佛塔的起源本是墓塔。第一四六窟畫中墓塔一座，周圍繞以極矮的圍墻，正面做闕無門。塔身作半圓球形，立在扁平的台基上，頗似印度山齊（Sanchi）大塔。這是印度原有的塔型，在壁畫中雖有，但比較少見。較常見的一式則改變了印度的半圓球形原狀，將塔身加高如鐘形，而且將塔上的刹在比例上加大。佛教由印度輸入中國，到了西陲的敦煌，而窣堵坡已如此罕見，而在現存實物中，除五台山佛光寺所謂『劉知遠墓』一處大概是唐末或五代的孤例外，更未發見任何實例，實在是可異的現象。佛教雖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劃時代的變化，但在建築樣式和結構方面，它的影響則極為微渺。建築是在實踐中累積起來的勞動經驗，任何變化必需由存在的物質條件和基礎上發展，不會遷空而有所改變，由此可以得到最有力的證明。

（丁）單層磚石塔　平面正方形，立在正方或圓的台基上，四面都有券門，券面作火焰形，門內有佛像。檐部用叠澁出檐——即每層磚或石較下一層挑出少許而成檐。檐邊及四角有『山花蕉葉』——即翹起的葉形彫飾。頂上有半圓球形的『覆鉢』；鉢上立刹。自刹有鍊下垂，繫於四角。現存實物中歷代磚石的單層塔頗多，其中大多是墓塔。最大最古的一座是山東歷城縣神通寺所謂『四門塔』（公元五四四年）。這一類型見於壁畫中者甚多。

（戊）多層磚石塔　壁畫中有將單層磚石塔壘叠而成的多層磚石塔。上幾層都有平坐和欄杆；每層檐角且有鈴。近似這類型的實物頗多，而完全相同的實例則還未曾見過。例如長安慈恩寺大雁塔，（七〇一至七〇四年），興教寺玄奘塔（六六九年）都近似這類型，但外表都用磚砌作柱、枋、斗栱形狀。

（己）木石混合塔　壁畫中有下層是木構而上層是窣堵坡的混合結構。按形狀推測，像是以高身

的窣堵坡，在下部的周圍建造木廊，而在上面將窣堵坡露出者。日本有稱爲『多寶塔』者，與壁畫中所見極相似。國內現存實物中則無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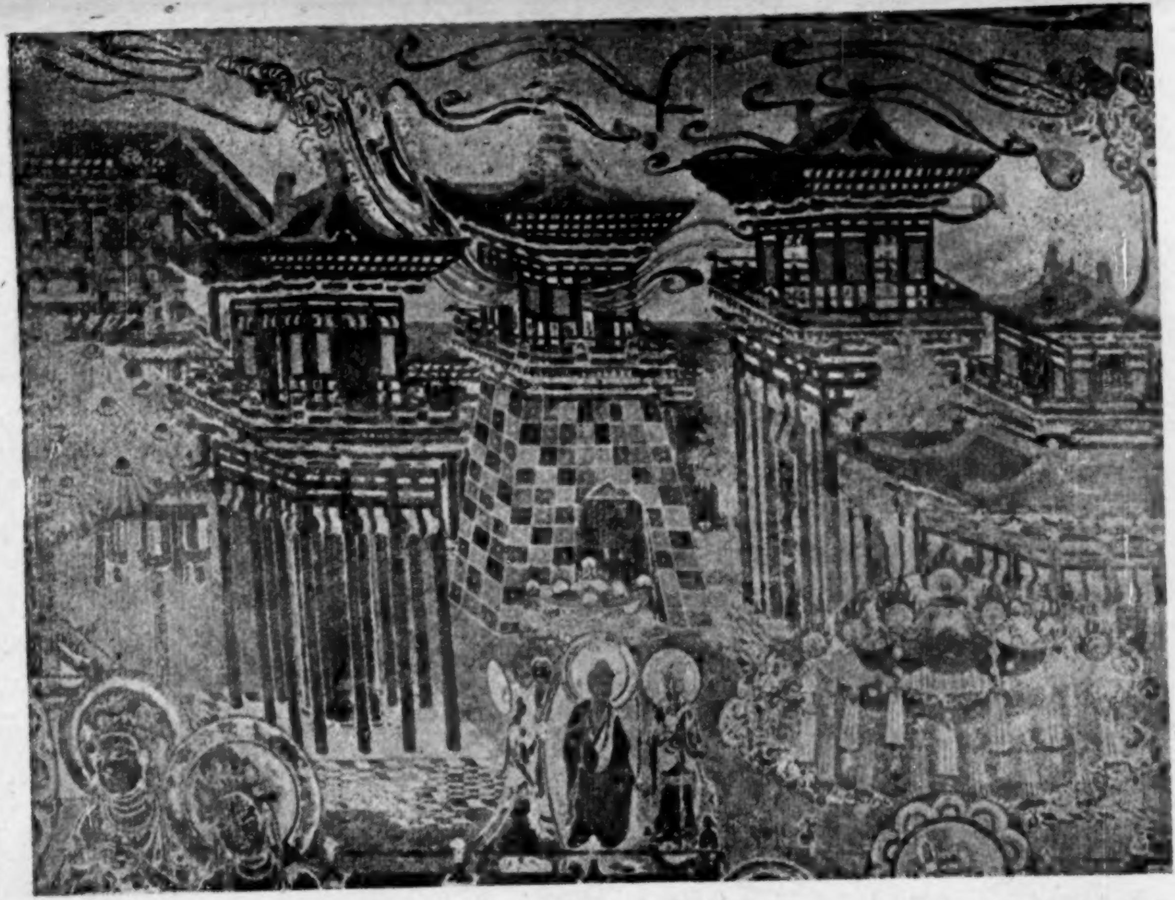
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佛塔，除去單層木構的『夢殿』式一例外，平面沒有八角形的。國內現存佛塔，唐及以前者（除淨藏禪師墓塔一孤例外）也沒有八角形的；自遼宋以後，八角形才成了佛塔的標準平面。由壁畫中更可以證明八角塔是第十世紀中葉以後的產物。

（八）臺　壁畫中有一種高聳的建築類型，下部或以磚石砌成極高的台基，如一座孤立的城樓；或在普通臺基上，立木柱爲高基，上作平坐，平坐上建殿堂。因未能確定它的名稱，姑暫稱之曰臺。二一七窟右壁右半有這種臺三座，兩座木臺，一座磚臺。按壁畫所見重樓，下層柱上都有檐，檐瓦以上再安平坐。但這一類型的臺，則下層柱上無檐，而直接安設平坐，周有欄干，因而使人推測，臺下不作居住之用。美國華盛頓傅理爾美術館所藏贓物，從平原省磁縣南響堂山石窟盜去的隋代石刻，有與此同樣的木平坐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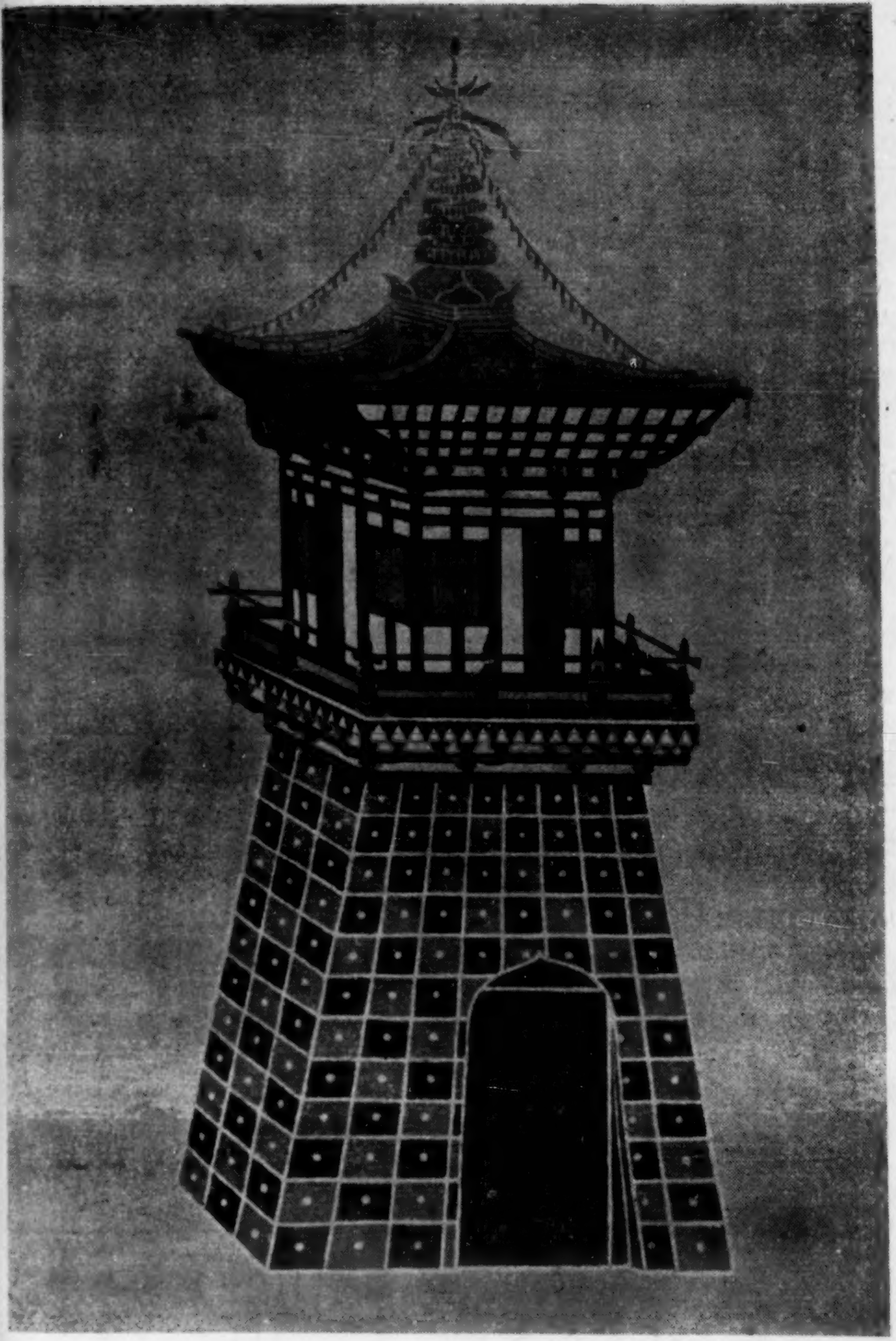
由古籍中得知，臺是中國古代極通常的建築類型，但後世已少見。由敦煌壁畫中這種常見的類型推測，古代的臺也許就是這樣，或者其中一種是這樣的。至如北京的團城，河北安平縣聖姑廟（一三○九年），都在高臺上建立成組的建築羣，也許也是臺之另一種。

（九）圍墻　上文已敘述過迴廊是兼作圍墻之用的，多因廊柱木構架而造墻。壁畫中也有磚砌的圍墻，但較少見。若干住宅前，用木柵做圍墻的也見於壁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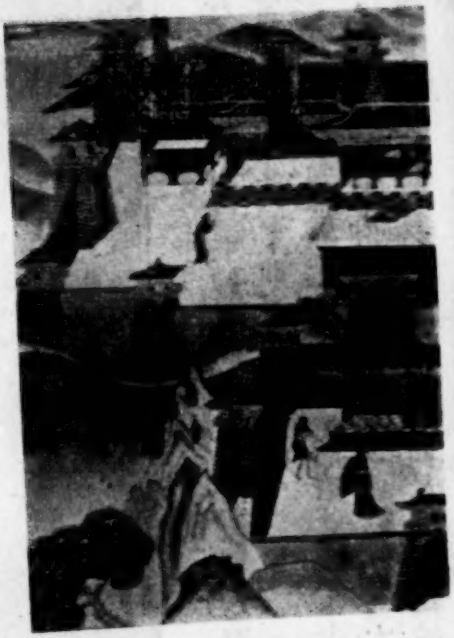
（十）城　中國古代的城邑雖至明代才普遍用磚砌城墻；但由敦煌壁畫中認識，磚城在唐以前已有。壁畫中所見的城很多，全是磚築。城多方形，在兩面或正中有城門樓。壁畫中所畫建築物，比例大多忠實，惟有城墻，顯然有特別强調高度的傾向，以致城門極爲高狹。樓基內外都比城墻略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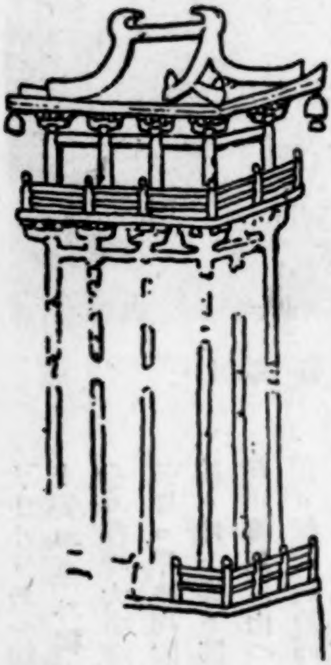
（1）二一七窟 臺



（2）二一七宿　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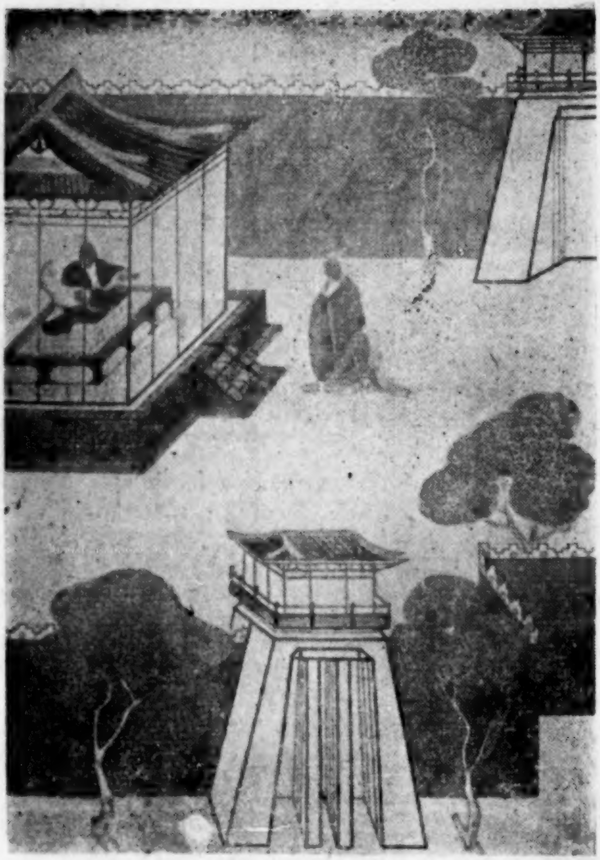


二一七窟　砖臺



南響堂山第二窟隋刻阿弥陀净土木平坐的台

華盛頓傅理尔美術館藏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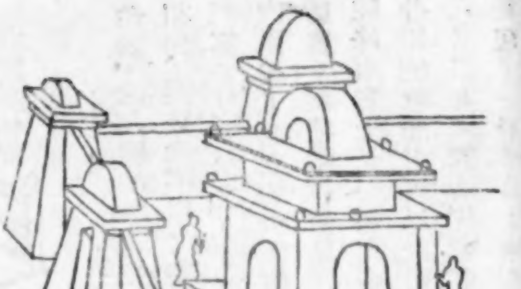
一九七窟　城垣

大上小，收分顯著。樓基上安平坐斗栱，上建樓身。樓身大多廣五間，深三間。平坐周圍有欄杆圍繞。柱上檐下都有斗栱，屋頂多用歇山（即九脊）頂。城門洞狹而高，不發劵而成梯形。不久以前拆毀的泰安岱廟金代大門尙作此式。城門亦有不作梯形，亦不發劵，而用木過梁的。梁分上下二層，兩層之間用斗栱一朶，如四川彭山縣許多漢崖墓門上所見。至於城門門扇上的門釘、鋪首、角葉都與今天所用者相同。城墻上亦多有腰墻和垜口。至如後世常見的甕城和敵臺，則不見於壁畫中。

角樓是壁畫中所畫每一座城角所必有。壁畫中寺院的圍墻都必有角樓，城墻更必如此。由此可見，在平面配置上，由一個院落以至一座城邑，基本原則是一樣而且一貫的。這還顯示着古代防禦性的遺制。現存明清墻角樓，平面多作曲尺形，隨着城墻轉角。敦煌壁畫所見則比較簡單，結構與上文

所述城門樓相同而比城門樓略爲矮小。

壁畫中最奇特的一座城是第二一七窟所見。這座城顯然是西域景色。所畫的材料顯然是磚或石構。城門和城內的房屋顯然都是發券構成的，由各城門和城內房屋的半圓形頂以及房屋兩面的券門可以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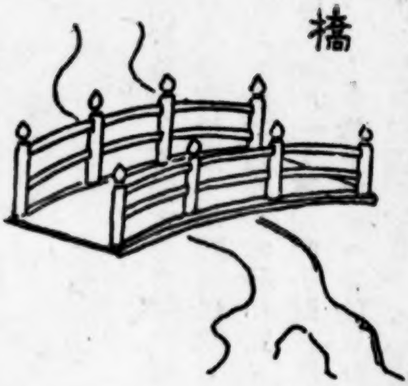
217 窟所畫的西域建築

西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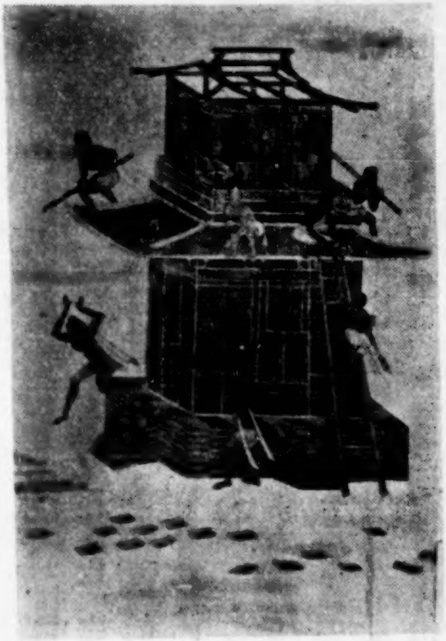
（十一）橋　壁畫中多處發現，全是木造，橋面微微拱起，兩旁護以欄干。這種橋在日本今日仍極常見。

丙、建造的情形

四四五窟北壁盛唐的「修建圖」描寫的是一座尚未完工的重樓，使我們得見唐代的建造情形和方法。這座樓已接近完成。立在磚砌的台基上的兩層樓身，不惟木構骨架已樹立好，而且墻壁也已做完。台基每面都有台階；柱上有簡單的斗栱；上層四周有平坐，周圍繞以欄干。這都是已完工的部分。然而工程尚在繼續進行，七個工人還在工作，地上還放着許多木料和瓦。下層的檐正在準備鋪瓦，四個泥瓦工正在向檐上輸送材料；兩人運泥，地面的一人將泥兜子繫在繩上，檐上的一人向上收繩提上去；另兩人運瓦，一人爬上梯子遞磚上去，一人在檐上接收。其餘三個工人，兩人在檐上，一人在地上，正在將木料運上去。上層樑架已安置妥當，但還未安椽子。這樑架是壁畫中樓閣所用最典型的歇山頂的樑架。圖中可以看出四角的



六一窟　橋



四四五窟　修建圖

角欒，大角欒的後尾壓在平欒欒頭上；大角欒前段上面安着仔角欒，微微向上翹起，與今日做法完全相同。與後世不同之點在平欒以上的處理方法。由漢朱鮪石室，日本法隆寺迴廊，以至佛光寺大殿，我們都看見平欒之上安放作人字形對倚的『叉手』，與平欒合成三角形的構架。至五代前後，三角形之內出現了直立的『佅儒柱』，其後佅儒柱逐漸加大，叉手日見細小，至明初而叉手完全消失，只用佅儒柱。修建圖中所見，既非佅儒柱，亦非叉手，却是一個駝峰，峰上安置一個斗，以承托脊槫。但是駝峰事實上是一個實心的叉手，由常見魏隋以及中唐的人字形補間斗栱之逐步演變成以駝峰承托補間斗栱的程序中可以證明。這裏用駝峰而不用叉手，大約是因爲建築物太小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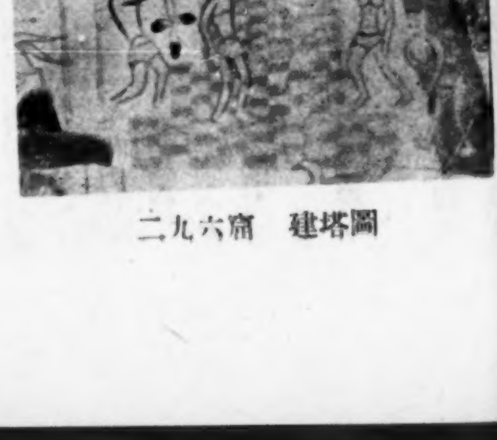
二九六窟隋代壁畫中也有一幅建築施工圖：六個只穿短褲的工人正在修建一座磚塔。在台基上已築起了一層塔身；兩個工人在上面正開始築第二層；其餘四人則在向上運磚。

這兩幅都是極罕貴的圖畫。通過它們，我們在千餘年後的今天，對於當時建築工人勞動的情形以及建造的方法程序還可以得到一個活生生的印象。

敦煌窟檐的建築

敦煌四百餘窟室，差不多窟外都曾有木構的檐廊。現存者雖寥寥無幾，但由每個窟門崖上的洞看來，很可以想見當時每窟一檐廊，而以懸空的閣道相連屬的盛況。

在印度，如阿占陀、卡爾里、埃羅拉等地最古的佛教石窟；在新疆，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的路線上，如庫車、吐魯番和其他地區的石窟；在內地如雲岡、天龍山、響堂山諸石窟都有窟檐。那些地方的窟檐都是從山邊崖石鑿出的，他們都將當時當地的建築忠實地在石崖上彫出。我們須特別提出的是中原的幾處。其中最大最古的雲岡石窟（四五〇至五〇〇年間），向外一面雖然已風化侵蝕，內部却尚完整。如中部第五、第六、第八窟，窟檐都是三間兩柱；柱作八角形，下有須彌座，上有大斗。又如第八窟內前室東西兩壁上的三間殿形龕，也可藉作對照，而得到窟檐原狀的印象。天龍山齊隋諸窟的檐廊都極忠實而且準確地彫出當時柱枋斗栱。齊窟用八角柱，隋窟有用圓柱的。其上崖壁有橫列的小圓孔，是檐椽的遺跡。天龍山的窟檐是最純粹的中國式的。響堂山的窟檐基本上是中國樣式，柱、枋、斗栱俱全。上面更有刻出的檐，椽子和筒瓦都精確地彫出。可是柱則完全是印度樣式的八角束蓮柱。柱頭有覆蓮瓣；柱腳有仰蓮瓣；柱中有由聯珠箍環發出的仰覆蓮瓣；柱礎是一個坐獅，



二九六窟　建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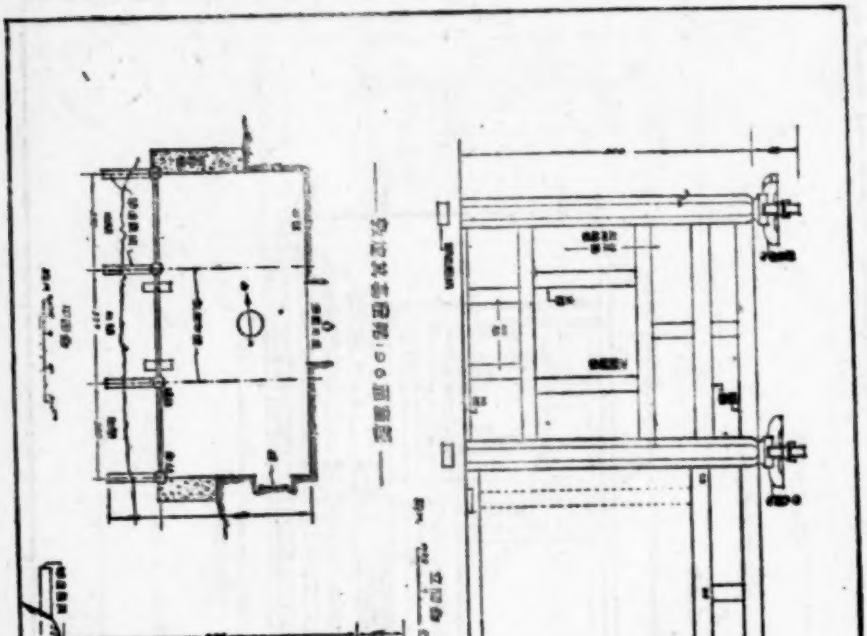
將柱子承馱在背上。

我們所知道的由印度到中原一切佛窟的廊檐都是卽就崖石彫出的，而敦煌的窟檐則全部木構，安插在崖石上。因爲敦煌鳴沙山的石質是含有卵石的水成巖，鬆軟之中，夾雜着堅硬的卵石，不宜於彫刻。因此，敦煌的窟檐必須木構，加在崖面。附帶可以在此一說：以同一原因，窟內的造像都是泥塑，壁上也不似其他諸窟之用浮彫，而用壁畫。假使敦煌石質堅硬，適於彫刻，則這數以千計，時間亘延千年的壁畫可能不會產生；這幾座木檐也不存在。由今日看來，千佛洞地址之選擇實在是我們繪畫史上的大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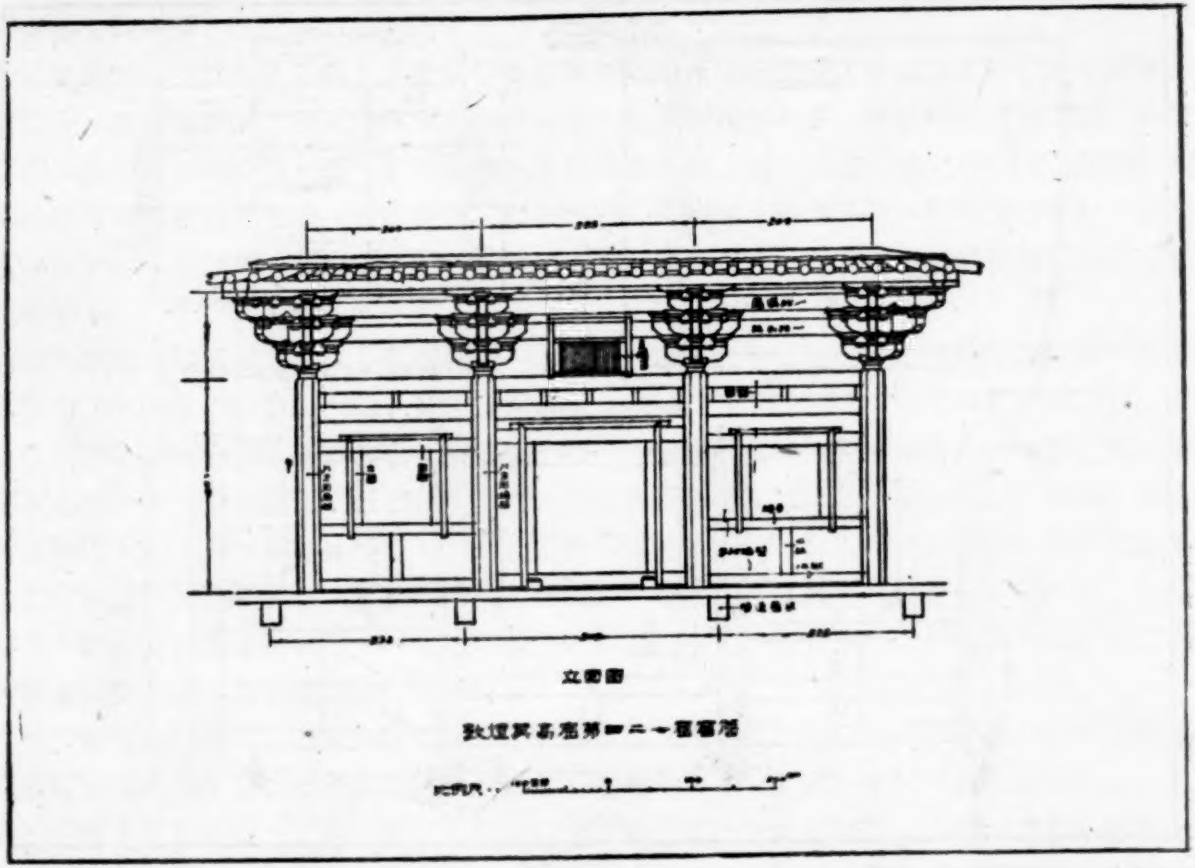
由敦煌僅存的唐末五代宋初的幾處窟檐上，我們看見了首架結構之靈活應用。在側壁上的窟檐以窟爲『殿身』，窟檐倚着崖壁，如『腰檐』的做法。窟檐僅有一列檐柱，柱上的樑尾則插到崖石裏去。屋頂則倚在崖邊成『一面坡』頂。窟口外側壁上不便另作台基，故鑿崖爲平台，檐柱就立在、臥在崖石上的地栿上。由崖壁更出挑樑以承閣道，在高處聯繫窟與窟間的交通。在這些窟檐中我們看見了大木的實例，門、窗、墻壁和彩畫。在大木結構的基本方法上，我們並沒有看到甚麼特殊的做法，它們仍保持着純粹的中國傳統。門窗和墻壁的做法，都先在兩柱之間安置橫木（上下檻）直木（左右立頰），將門或窗的位置留出，其餘的面積——上檻之上、下檻之下、左頰之左、右頰之右的面積——則做成墻壁，與壁畫中所見者完全相同。

一九六號窟外殘存的檐廊可能是敦煌窟檐中最古的一個。以窟的年代推測，檐可能與窟同屬晚唐。這處窟檐現在僅存柱、枋和門窗的檻框；上部檐頂已蕩然無存，只餘下部的木構骨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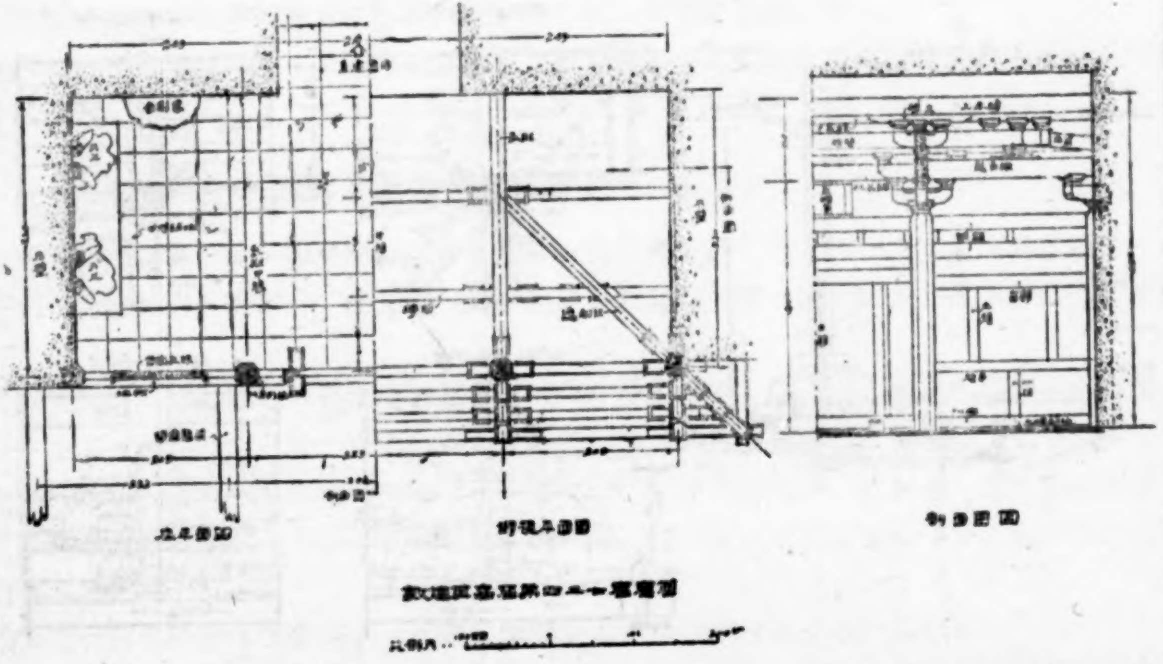
四二七窟、四三七窟、四五二窟、四三一窟諸窟都有比較完整的窟檐。這幾處窟檐都建於宋初。根據樑下的題字，四二七窟檐建於宋開寶三年，公元九七〇年；四五二窟檐建於開寶九年，公元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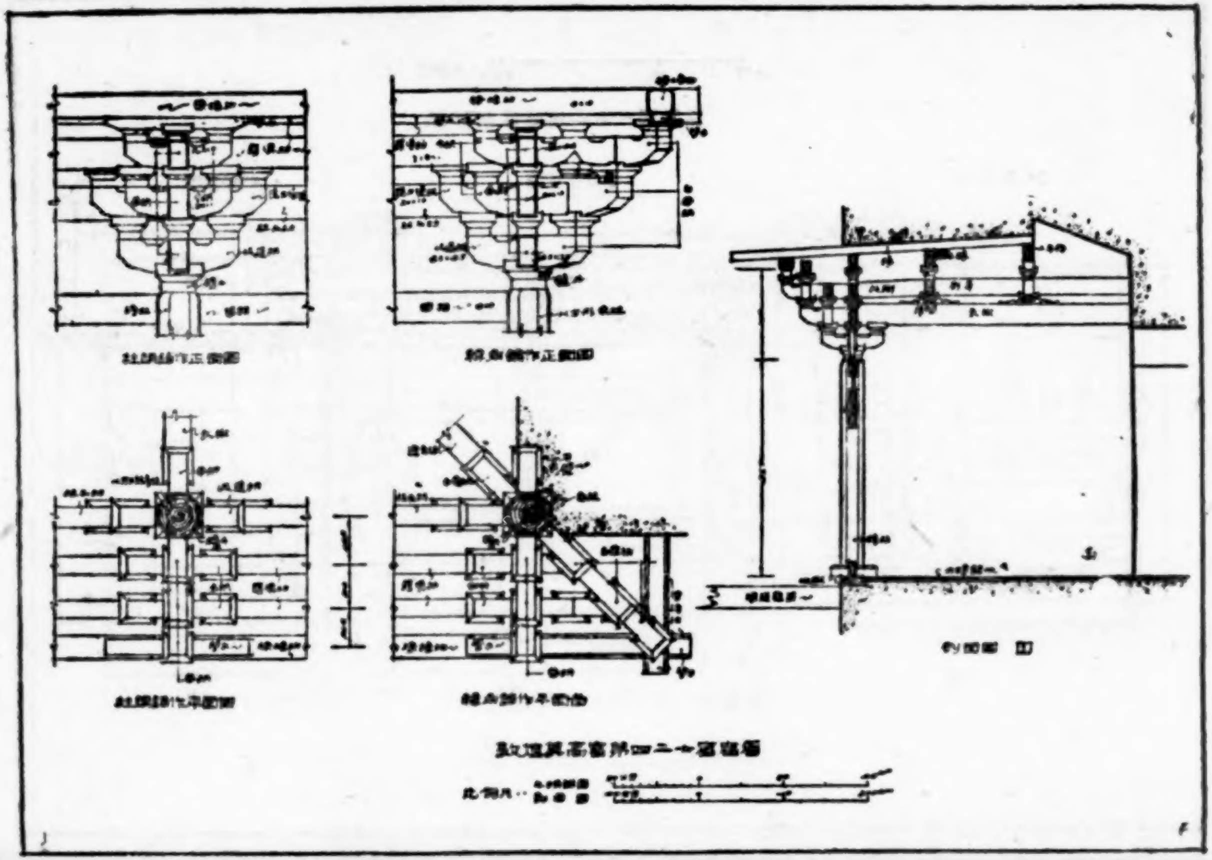
一九六窟窟檐


立面圖
敦煌莫高窟第四二七窟窟檐
比例尺

四二七窟　窟檐立面圖



四二七窟　窟檐平面及內立面圖


敦煌莫高窟第四二七窟窟檐

四二七窟　窟檐斗栱及橫剖面圖

六年；四三一窟檐建於太平興國五年，公元九八〇年；四三七窟檐，由形制推測，也是這期間所建。

以上五處窟檐都廣三間，用四柱；深一間，用椽兩架。檐廊立在窟門之外，每柱上都有斗栱；斗栱上用樑（乳栿）一道，樑尾插窟外石壁。檐廊前面當心間開門，兩次間開窗。全部都有彩畫。窟檐之前，更在崖邊鑿孔安插挑樑，敷設懸空的閣道，由一窟通到旁邊的窟。

除去五台山佛光寺正殿（八五七年）外，這幾處窟檐是國內現存最古的木構建築。我們認爲它們無比罕貴是理之當然。

分析壁畫中建築物和窟檐的結構手法

中國建築雖然數千年來從來沒有改換木構骨架的基本結構方法，但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無論在主要的大木結構方面，局部『名件』的處理方面和彫飾彩畫方面，每一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作風或特相。

自從佛光寺正殿之發現，我們得以從晚唐八五七年以後至今約一千一百年的期間，除去最初的約一百三十年外，每隔二三十年，至少就有一座木構建築的實例；使我們對於這期間大木結構和名件處理的手法有了相當的認識。但對於八五七年以前的木構建築，因沒有任何實物存在，全賴敦煌壁畫中忠實的描寫，才使我們對於古代木構的外表形象上的認識，向上更推回約四百年，而且還可約略窺見內部結構的片段。

所以現在再就壁畫和窟檐所見，便可以將建築物的各部分逐件作如下的分析。

（一）台基　壁畫中的建築物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有台基。一般的房舍乃至樓屋的台基大多用樸素的磚築。較爲華麗的殿堂樓閣的台基則彫飾繁富：最下層是覆蓮瓣的龜脚，龜脚上立矮柱，上安壓欄

石，將台基陡面分爲方格，格內飾以團花。這種台基在形制上介乎漢畫象石和漢石闕實物所見的台基『與希臘印度』式的須彌座之間，而基本上是中國原有的做法。若干石塔（白色、不畫磚縫紋）則用石台基，多做成叠澁須彌座或蓮瓣須彌座，『希臘印度』作風較爲濃厚。台基平面多隨上面建築物平面的輪廓，但亦有方塔而用圓基的。台基在適當的部位多有台階或坡道（踐蹉或輦道）與地面聯繫。沿着台基的四周敷設散水磚，一如今日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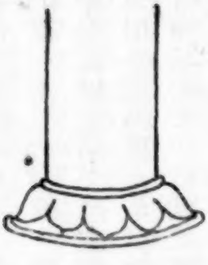
臨水建築的台基往往就是水邊的泊岸，做法與台基相同，亦有用矮柱將陡面分爲方格的。更有在水中立柱，上安斗栱欄枋，上面鋪板的。臨水的一面，上面更用欄干圍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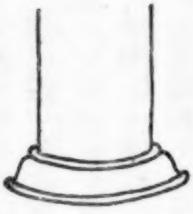
（二）柱　壁畫中的柱顯得十分修長，大雁塔門楣石也如此，可能是繪畫中强調高度，減少柱在畫幅中的阻碍使然。由佛光寺正殿，一九六號窟檐，以及宋諸窟檐的柱看來，唐宋實物的柱，在比例上，柱高都是等於柱徑的十倍，這是木柱最合理的比例。壁畫中的柱則高有至柱徑之十六七倍者，顯然與實况頗有出入。

壁畫中的柱都是圓柱，而窟檐的柱一律都是八角柱。歷代實物中如四川彭山縣漢崖墓，雲岡窟壁的三間殿和窟門的石柱（四五〇至五〇〇年），天龍山齊隋諸石窟（六世紀末，七世紀初），嵩山嵩岳寺塔（五二〇年），嵩山會善寺淨藏墓塔（七四五年）等都用八角柱，以後則圓柱成爲典型；至北宋末年，嵩山少林寺初祖庵（一一二五年）的八角柱已成了罕見的例外。敦煌窟檐之一律用八角柱，也許還保存着中原的『古風』。

窟檐的柱另一特徵就是上下同樣粗細，不『卷殺』（卽上小下大，輪廓成緩和的曲線）如他處元以前實物，也不如明清的『收分』（上小下大，輪廓是直線）。在上述的古例中，彭山崖墓和雲岡所見是有顯著的收分的。嵩岳寺塔和淨藏墓塔則上下同大，不收不殺，與窟檐柱相同。柱頭部分則急劇地卷

有顯著的收分的。嵩岳寺塔和淨藏墓塔則上下同大，不收不殺，與窟檐柱相同。柱頭部分則急劇地卷


覆蓮柱礎


覆盆柱礎

敦煌壁畫中所見柱礎二種

殺劇小，其卷殺的輪廓不似通常所見那樣圓和，而稜角分明地折角斜收。

關於柱礎，壁畫中有素覆盆與覆蓮兩種。窟檐柱則立在地栿上，放在崖石上，不另做柱礎。

（三）闌額及枋　壁畫及大雁塔門楣石所見，闌額（即柱頭與柱頭之間左右聯繫的枋，清代稱額枋）都是雙層的。闌額很小，上下兩層之間有短柱聯繫。在窟檐實物中，闌額的斷面竟比斗栱上的『材』還小（詳下文），其他所有唐宋實例中，闌額都大於材，到元明清爲尤甚，所以這個罕有的特徵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下文分析斗栱時當再闡述此點）。窟檐也用雙層闌額，如壁畫中所見，但在佛光寺正殿以及遼宋金元實例中，則以斷面較大的單層闌額爲最典型。明清以後，則又復用雙層，但上下兩層大小不同，稱『大額枋』、『小額枋』；大小額枋之間用『墊板』填塞，與唐代作風完全異趣。

（四）斗栱　斗栱是中國建築構架中，在柱頭上用斗形的木塊『斗』和臂形的橫木『栱』交疊而成的一組結構單位，把上面平置的梁或枋上的荷載逐漸集中而轉遞到直立的柱上的過渡部分。它是中國建築體系所獨具的特徵。它的肇源古遠，到漢代的陵墓建築中已可證明它已臻成熟而成爲必具的部分。它的發展，由簡到繁，逐漸發揮它結構的功能，又逐漸淪落而至過分强調其裝飾性的長期賡續的過程是中國建築數千年沿革中認識各時代特徵時最顯著的『指時針』。所以我們在研究敦煌壁畫和窟

檐時，斗栱是一個重要的題目。

鋪作分類　『鋪作』是宋營造法式中專指一朶斗栱由幾件何種的斗和栱如何配合而成一朶的專門名稱。由壁畫中我們可以看見四至五類的鋪作：『一斗三升』鋪作，用一個大斗，上面安一道橫栱（泥道栱），栱上又安三個小斗，以承托檐槫，直接位置在柱頭上；用在兩柱間闌額上的人字形『補間鋪作』（卽不在柱頭上而在一間中間的鋪作）。以上兩種用於較小的房屋上。由柱頭大斗上用一層或兩層栱向外挑出（華栱），上面更挑出一層至三層斜向下出尖如鳥喙的昂；和與此同式但不在柱頭上而經由人字形栱或駝峰或一根簡單的矮柱放在闌額上的補間鋪作。這種出昂的斗栱只用於較大的殿堂。在平坐下所用的鋪作，可能只用華栱向外挑出而不用昂，但在壁畫中所見者稍欠清晰。

與壁畫可作比較的另一幅畫就是大雁塔門楣石。這石上斗栱畫得十分清楚。在柱頭上橫着用一層橫栱（泥道栱）一層枋（柱頭枋），上面再用一橫栱一橫枋。向外則挑出華栱兩層，逐層向外加長，第二層頭上安橫栱（令栱）一道，以承挑檐槫。補間用人字形鋪作，其上再用矮柱。

至於實物，則淨藏禪師墓塔柱頭用一斗三升，補間用人字形鋪作。與壁畫中所見小建築完全相同。佛光寺正殿柱頭用挑出兩栱兩昂（雙抄雙下昂）的鋪作，補間鋪作則僅挑出兩栱（雙抄）。

敦煌窟檐中，一九六號窟檐已殘破難以看出原有的鋪作。四二七窟和四三一窟窟檐則都挑出三層華栱（三抄），下兩層栱頭上都安橫栱，上面各承一橫枋；第三層栱頭不用栱，而用替木（只有下半的栱）承托挑檐槫。華栱的後尾，第一層向後挑出；第二層就是伸插到崖壁裏的梁（乳栿），事實上是將梁頭做成第二層華栱；第三層後尾彎曲斜向上，交搭在乳栿上所承托的二梁（劄牽）上；其交搭處也用斗栱聯繫。斗栱的高度約爲柱高之五分之二，通高之三分之一。此外，北魏的二五四窟內壁上也有簡單的木斗栱以承窟頂彫出的槫。

材與絜　「材」是斷面與栱的斷面的高度和寬度相等的木材的通稱，至遲自一一〇〇年營造法式刊行以後，它卽已確定爲中國建築的一個度量單位——權衡比例的單位。「絜」是上下兩層栱之間或栱與栱之間因用斗墊托而留出的空隙的高度。建築物中每一部分的權衡比例都是以材及絜或材的分數而定的。例如柱徑是一材一絜，梁高兩材等。栱的長度也與材有一定的比例。

這兩座檐窟中，用材並不標準化。無論是栱或枋，越往上則越小。材的高與寬之比也不如後世之定爲三與二，而略有出入。佛光寺正殿以及中原其他遼宋木構在這一點上已一律標準化，而敦煌窟檐則如此「自由」，是別處所未曾見的。因爲材之不標準化，所以絜的大小亦隨同發生變化了。因此，作者不擬在此作進一步的比較分析以贅讀者。

斗和栱　斗和栱的詳細樣式，在壁畫中雖無法看出，在窟檐中則得到又一種罕有的實例。現存漢魏唐遼宋金元實物的斗的下半，上大下小的斜收部分，卽營造法式稱爲「欹」的部分，其面莫不微凹，卽所謂「顱」，顱面是微彎入的。一九六窟窟檐的斗欹就是如此做法。明清兩代的欹則一律不顱，欹的斜面是平的。四二七、四三一等宋初窟檐的斗，欹面既不顱，又不平，而是上半段急促的斜收，下半段垂直；也可以說不用曲面顱而用兩個鈍角相交的平面代替了顱。也就是說，顱面線不是繼續的曲線而是折角的直線。二五四窟內北魏的斗也用此法，但不甚顯著。這種「卷殺」的方法在我們已知的所有實例中都沒有見過。

窟檐的栱也表現了同樣硬朗的作風。在一九六窟、二五四窟和他處所見任何時代的栱頭，都用三「瓣」至五「瓣」或用不分瓣的曲線，卷殺成流暢緩和的拋物線形，但敦煌宋初諸窟檐的栱頭則一律只用兩瓣卷殺，稜角分明，與斗欹的折角卷殺表現了一致的格調。

昂　窟檐沒有用昂。壁畫變相圖中，中間的大殿莫不用昂，只能看出昂的層數，雙昂三昂不等。

昂嘴用平面斜殺至尖，昂面不如宋中葉以後的微顱，這種做法與唐遼宋初實物所見相同。

（五）梁　在少數變相圖中，可以看見由檐柱到內柱上的乳栿和由角檐柱到內角柱上的角栿。『修建圖』中約略可以看出大梁。窟檐中的梁主要的是乳栿和它上面的劄牽。乳栿的梁頭（外端）都斫劄成第二層挑出的華栱，因而梁同斗栱便構成爲不可分離、互相結合的結構部分；梁與柱交接點的剪力藉第一層栱而減小。劄牽之下也用斗、栱和駝峰將荷載轉遞到乳栿上，這些過渡的斗栱同時也與上面承托屋椽的標子交結成爲不可分離的結構。角柱上第二層角栱的後尾就成爲角栿，其後尾與乳栿相交。

在『修建圖』中，梁上用簡單的梯形駝峯，上安大斗以承脊檁。據我們所知，宋以後實物都在最上一層梁（平梁）上樹立侏儒柱（清代稱金柱）以承脊檁。宋元在侏儒柱的兩旁用斜倚的叉手支撐。漢魏隋唐則不用侏儒柱而只用巨大的叉手互相倚撐，如漢朱鮪石室，朝鮮平安南道順川郡北倉面的『天王地神冢』（五世紀），日本奈良法隆寺迴廊（六世紀）乃至佛光寺正殿（八五七年）都不用侏儒柱而只用叉手。遼及宋初結構中侏儒柱已出現，却甚矮小，是名實相稱的侏儒，叉手仍甚大。以後叉手逐漸瘦小，而侏儒柱逐漸長大，終於在元明之際完全奪取了叉手的地位，使它在建築中絕跡。因此我們往往可以由一座建築中侏儒柱和叉手的大小有無而推定其約略年代。至於駝峯，它原是縮小而實心的叉手，使用駝峯就是使用叉手。『修建圖』中所見正表示出那座重樓是一座不很大的建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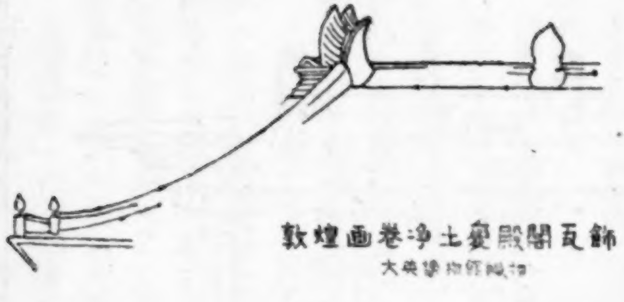
（六）檐椽　壁畫中所有建築物都在檐下畫出椽子，並且大多畫出兩層。其中比較清楚的並可以看出下層是圓椽，上層（飛椽）是方椽，飛椽且卷殺使外端較小。靠近屋角處，椽子的方向且逐漸斜展成『翼角』，如今日的做法。大雁塔門楣石上所見尤爲清楚。

窟檐子只用一層圓椽，翼角斜展。椽子出檐長度（自柱中線至椽頭）爲柱高之半以上，通高之三分之一強。如此深闊出檐是宋以前的特徵，呈現豪放的風格；宋以後逐漸減淺，至清代的檐已呈緊促之狀。

強。如此深闊出檐是宋以前的特徵，呈現豪放的風格；宋以後逐漸減淺，至清代的檐已呈緊促之狀。

（七）屋頂　壁畫中所見屋頂有四阿（清代稱廡殿）、歇山（九脊）及攢尖三種，而以歇山爲最多。此外尚有迴廊上長列的屋頂。後世常見的硬山或懸山頂，在壁畫中沒有見到。但由漢墓石室的結構上和明器中，我們已肯定地知道後兩種屋頂自古已有。

一個長久令人不解的是檐角翹飛的問題。在漢石闕和明器上，在雲岡窟壁三間殿上，在大雁塔門楣石和敦煌壁畫中，檐口線都是直的。但日本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七五九年唐僧鑑眞建），佛光寺正殿（八五七年）和四川大足摩崖淨土變（八九五年前後）的檐角都是翹起的。由『修建圖』和四三一窟檐實物看，大角梁上有仔角梁，仔角梁微翹起。敦煌壁畫檐口何以不翹起，頗令人不解？以所畫其他部分的忠實性推論，絕不是畫師的疏忽（而且不能人人都疏忽），所以令人推想直線檐口可能是當時當地的特徵。若然，則翹起的仔角梁又完全失去結構義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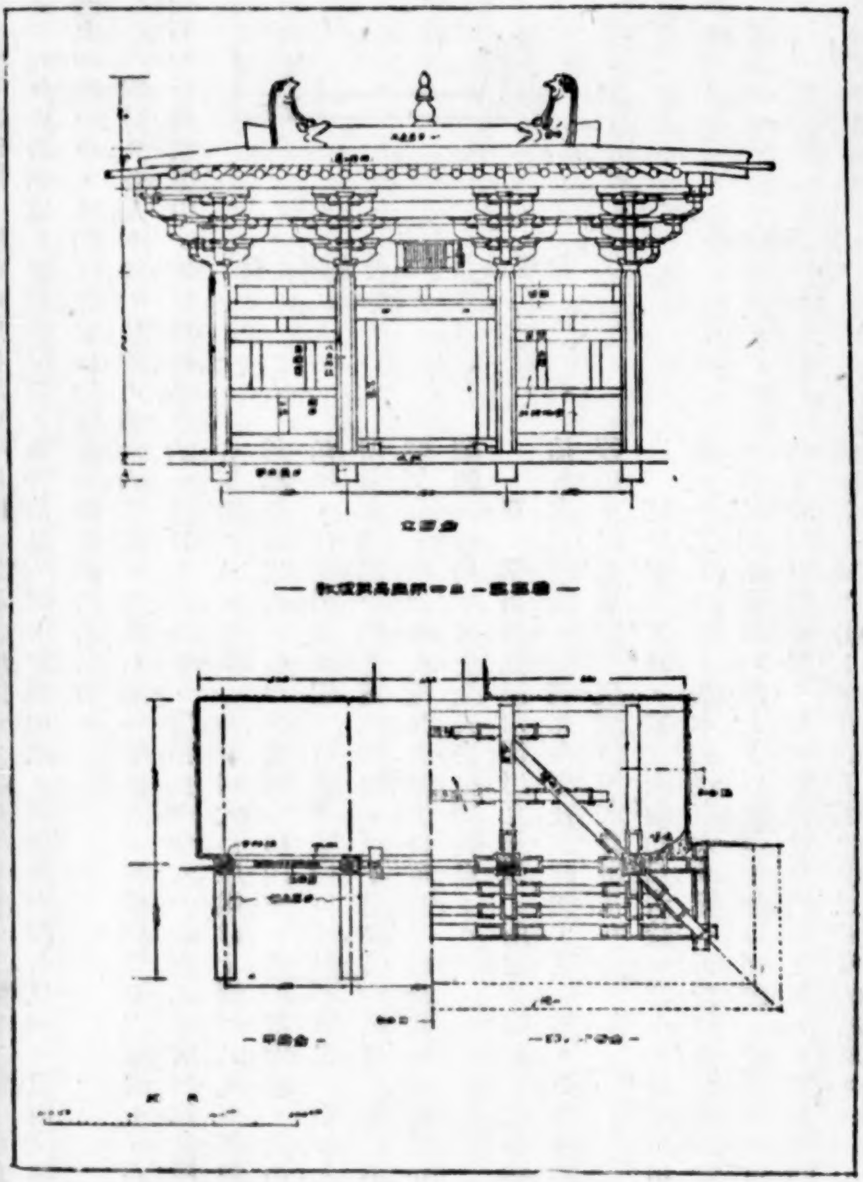


敦煌画卷淨土變殿閣瓦飾

大英博物館藏

瓦飾　壁畫所見屋頂都用瓦飾蓋，所用是筒瓦；大雁塔門楣石中描畫尤爲清晰。琉璃瓦在唐及以前還未見採用。至於窟檐是否用瓦蓋頂，很難確定；現狀僅用灰背墁抹。

關於屋頂**瓦飾**，壁畫表現頗爲清楚。脊上和脊端施用彫飾，由漢至今二千餘年，基本上沒有大改變。正脊和垂脊都適當地把屋頂上最易開始滲漏的線上予以掩蓋並加以强調，使脊瓦的重量足以保持本身固定的位置。在正脊與垂脊的相交點上，即正脊的兩端，用鴟尾着重地指出；垂脊的下端也予以適當的結束。



四三一窩　窩檐平面及立面圖

按宋營造法式的規定，脊是用瓦叠壘而成的，明清以後才肯定地有分段預製的脊件（在目前我們所已調查的實物中，還未能得到足够的資料，以肯定預製的脊瓦件出現的年代）。壁畫中隱約可見分段的綫條，假使唐末五代已有此做法，則營造法式中何以竟隻字未提，頗令人疑惑不解。

遼宋以後實物的鴟尾已變成鴟吻，下半作成龍頭，張嘴啣脊。壁畫中所見則尚是尾狀有鰭的，名實相符的鴟尾；P十八窟所見最爲清晰，大雁塔門楣石所見亦大致相同。四三一窟檐尚有倚崖塑造的正脊和鴟吻，它的輪廓雖尚保持唐式，但下部已張嘴啣脊，上端亦作魚頭形，樣式至爲特殊，是我們所見唯一孤例。

壁畫殿堂正脊當中，多有蓮蕾形或火焰形的寶珠，窟檐所見亦同。

壁畫中的垂脊大多用短圓柱予以結束，柱頭作蓮蕾形，與正脊中的寶珠互相呼應。

塔頂在攢尖垂脊聚集點上立刹，大多數先做須彌座，座邊緣及角上出山花蕉葉，中置覆鉢，鉢上立刹杆，上置相輪（寶盤）三層或五層。刹尖則有仰月和寶珠。在仰月之下，有鍊垂繫檐角，鍊上掛着很多的鈴（鐸）。

（八）門窗及墻　因爲木構架的性質，門、窗和墻都是就兩柱間的空檔處理，予以堵塞或開敞的辦法。上文已經討論過，門、窗和墻的做法都先在兩柱間安橫木和直木，按需要留出大小適當的空檔則用墻壁堵塞，或留作門或窗。

在不留門窗的地位，則兩柱間完全用墻堵塞。按壁畫所見，墻可能是用竹篾或木條抹灰的（但敦煌沒有竹）。窟檐左右兩角柱與崖壁間則用土磚墻。

在窟檐中，做門的方法是在兩柱之間，地栿之上，先安木門砧，即承托門軸的木塊，其上安門檻。門檻與闌額之間，按門的寬度，樹立左右門頰。門額（窟檐所見亦即下層闌額）上有兩小長方

孔，是原來穿插門簪的孔。原有的門簪，和依賴門簪而得固定在門額背面以接受門軸上端的雞棲木，都已失去。這一切做法都與今日通用的完全相同。

門額之上，門頰之左右，在表面上更突出九十度弧面的線道一條，弧面向裏，作爲門的外周線，是他處所罕見的做法。

窟檐的門扇都已不存在。在壁畫中只有少數將門扇畫出，如二一七窟磚台下的門扇，則有門釘，鋪首（並環）和角葉的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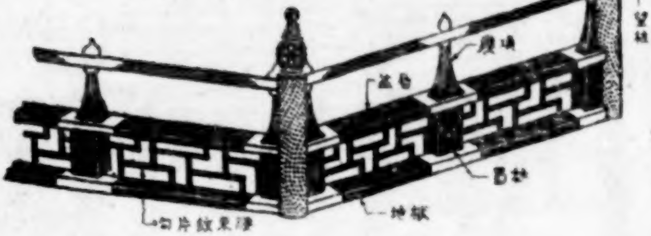
窟檐左右次間開窗的做法，則在闌額之下少許和距地面上約八十公分處安窗額及腰串（即窗的上下檻），窗額與腰串之間樹立左右立頰，留出約方五十五公分的方窗。窗孔內用垂直平行的方櫺豎立（方櫺稜角向前，櫺面斜向），即所謂直櫺窗。窗額之上及腰串之下，當中立心柱（矮柱）一根，以與闌額及地栿聯繫。壁畫中所見窗大都如此；在許多實物中，直至今日西南各省的房屋中，這還是一種最常見的做法。

（九）欄杆　淨土變相中台基、平坐和台階的周緣都有欄杆。大多數都在最下層臥放地栿；轉角處立望柱；望柱之間，每隔若干距離立蜀柱一根，其上半收殺。在蜀柱之中段橫安盆唇，蜀柱頂上承托尋杖。盆唇與地栿之間，用L字紋互相勾搭，做成所謂「勾片欄杆」，這是元明以後所不復用，而在自南北朝至五代宋初的五六百年間所最常用的欄杆紋樣。從雲岡石窟以至薊縣獨樂寺觀音閣（九八四年），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內的壁藏（一〇三八年）都有此式。但壁畫中望柱頭上和蜀柱與尋杖相接處都有寶珠，所有橫直料相接處都畫作淺色，可能是表示用銅片包鑲的樣式，都是後世所未見。

（十）窟檐的彩畫　窟檐的彩畫是作者認爲窟檐中最可珍貴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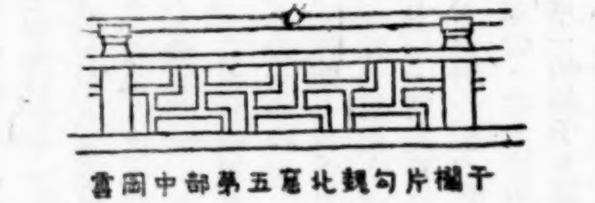
油飾彩畫本是利用保護木材而使用的塗料，加以處理而取得裝飾效果的。它是建築物抵禦自然界

油飾彩畫本是利用保護木材而使用的塗料，加以處理而取得裝飾效果的。它是建築物抵禦自然界



敦煌畫卷中所見欄干
大英博物館藏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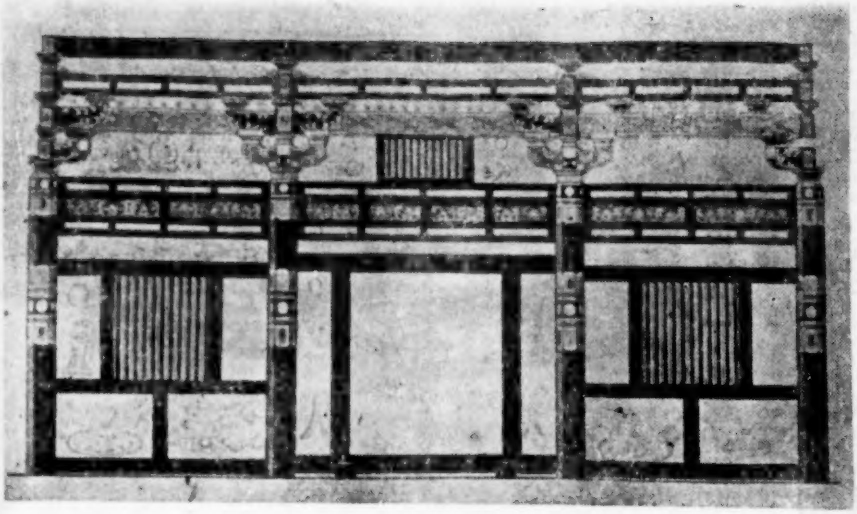
雲岡中部第五窟北魏勾片欄干



南京棲霞寺舍利塔五代勾片欄干

破壞力的『第一道防綫』，是建築物中首先損壞的部分。因此，我們對於年代較古的木構的智識，以彩畫方面爲最貧乏。

古代的彩畫，使我們能得到清楚的認識，給予我們明確印象的，最古只到明中葉一四四四年所建的北京智化寺。更古的雖有一些遼代建築，如遼寧義縣奉國寺大殿（一〇二〇年建）、山西大同華嚴



四二七窟　窟檐

寺薄伽教藏（一〇三八年建），然而前者則已黝暗失色，後者又經後世重裝乃至部分竄改，不能給我們以原來的印象。卽使如宋營造法式（一一〇〇年初次刊印）那樣相當精確的術書，也因原圖僅用墨線註明顏色，再經後世流傳本輾轉抄摹走樣，難以製成準確的圖式。罕貴的敦煌窟檐却爲我們保存下宋初的彩畫，也使我們的知識由十五世紀中葉推上了五百年。敦煌以壁畫引起我們的愛好；彩畫也正是『壁畫』之一種，值得我們深切的注意。

概括的說，窟檐的彩畫，木構部分以朱紅爲主，而在結構的重要關鍵上用以青綠爲主的圖案，使各構材在結構上的機能適當地得到强調。

柱頭上和柱的中段以束蓮花紋爲飾。在雲岡石窟（五世紀後半），平原省磁縣響堂山石窟（六世紀末），以及若干佛塔上，如五臺山佛光寺祖師塔（六世紀）等，都有浮彫的束蓮，這是犍馱羅輸入的影響，在木建築實物中所見不多，窟檐彩畫所見是唯一的例子。這『束蓮』並非眞正的蓮瓣，而是以一道連珠的紅環，夾以青綠的邊線，上下兩面伸

出以青綠爲瓣，紅色爲心的瓣。在柱頭上，則連珠在頂，只有下面出瓣，成爲所謂「覆蓮」的柱頭花紋。後代雖有普遍彩畫的柱，但沒有這樣在中腰畫彩畫的；而柱頭則多改用「束錦」——一個織錦紋的箍子。

這同一個束蓮紋彩畫也用於門額、窗額和立頰的中段和次間下層的闌額、窗額和腰串與柱交接處。柱頭主要的闌額以連珠壓邊，內面全部畫斜角稜紋。稜紋以整個稜形的左右尖角啣接，上下鈍角至邊，成「一整二破」的布局。居中的整稜以青地紅心和粉地綠心者相間，兩側的半稜則以綠地粉心和粉地青心者相對。這整個圖案與營造法式至明清兩朝在闌額兩端先畫箍頭，再將內部分爲幾段，並以青綠爲主要顏色的作風完全異趣。

當心間門以上的闌額與柱頭枋之間的小窗則在紅地上畫相錯的綠色紅心稜形花；小窗的上額（即柱頭枋在小窗上的一段）則畫龜文錦，以青色寬線畫六方格，「一整二破」，以粉色爲地，以綠心的紅花和綠心的青花相間排列。

斗栱上的彩畫亦極別致。今日常見的明清以後彩畫多以青綠色和墨線沿着斗和栱的輪廓用平行線飾畫。窟檐所見則大致以綠色的斗和紅地雜色花的栱相配合；但第一層橫栱（泥道栱）上的兩斗和三層挑出的華栱的狹面則以白色爲主。全部主要的色調是紅色，略似營造法式所謂「解綠結華裝」的樣式。

栱面均以紅色爲地。泥道栱面，沿着栱的上下兩緣，用青綠兩色的邊，而各伸出四片卷葉的奇特花紋相對；一半上青下綠，對面一半上綠下青。其餘的栱面則在紅地上以半個團窠的雜色花上下相錯。三層華栱（挑出的栱）的狹面（向前的面）則在白色地上，在卷殺的部分用藕色畫一「工」字紋。

綠色的斗一律用單純的綠色，沒有邊緣。白色的斗則在白色上密佈的紅色麻點。

第二層橫栱（慢栱）以上的一道柱頭枋則上下緣用紅色寬邊，中間白地，而用寬的紅色分爲細長橫格，呈現似上下兩層橫材中間以矮柱間格的形狀。

所有木構材之間的壁面一律爲白粉墻，因年代久遠，已成醇熟的淡土黃色，與木材上的紅白青綠成了極和諧的反襯。

窟檐內部的樑架椽檩也都有彩畫。樑的兩端有細狹的箍頭。沿着樑身稜角的邊緣有邊線，邊線以內所畫疑似宋所稱的海石榴華。椽子兩端及中腰，如柱一樣，畫束蓮。顏色亦以紅爲主，青綠爲花。椽與椽間望板上畫卷草或佛像。

窟檐的彩畫所引起我們的反應，首先是驚奇之感。因爲它與明清以後所常見的，在闌額以上以青綠爲主，以下差不多單純地用紅色的系統和風格完全異趣。這裏由地栿至檐下，則是一貫地以紅色爲主，而在結構重點上用青綠花飾，並且這是窟檐彩畫的主要特徵。

我們對於彩畫的認識，如上文所說，自明中葉以上卽極爲貧乏。實物既少，且經竄改，文獻不足徵，幸喜敦煌窟檐，使我們的智識向上推遠了五百年。在這一點上，窟檐彩畫是重要無比的。

敦煌壁畫中未能將建築彩畫詳細表現出來，大多只能表現木構部分的紅色和粉墻的白色。但如一四六窟則相當清晰。柱的中上段，闌額和柱頭枋上、栱上，都在紅地上畫彩畫。補間鋪作下的駝峯主要是青綠色。昂嘴上面白色。椽子及檐口的連檐和瓦口板紅色。（這些顏色是在照相中按深（紅）淺（青綠）推測的。）與窟檐所見也大概是一致的。

結論

通過敦煌壁畫和窟檐，我們得以對於由北魏至宋初五個世紀期間的社會文化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居住的情形——得到了一個相當明確的印象。因實物不復存在，假使沒有這些壁畫，我們對於當時的建築將無從認識；卽使實物存在，我們仍難以知道當時如何使用這些房屋。壁畫雖只是當時建築的縮影，它却附帶的描寫了當時的生活狀況。

在這些壁畫中，我們認識了十餘種建築類型；我們看出了建築組羣的平面配置；我們更淸楚的看到了當時建築的結構特徵和各構材之相互關係及其處理的手法；因此我們認識了當時建築的主要作風和格調。我們還看見了正在施工中的建造過程中之一些階段。這是多麼難得的資料！

由窟檐的實例上，我們一方面看到了傳統的木構骨架的保持，另一方面却看到了極爲罕貴的細節的運用，尤其是斗栱的特殊手法。更爲難得的是當時的彩畫的作風。

這些壁畫和窟檐告訴我們：中國建築所具有最優良的本質就是它的高度適應性。我們建築的兩個主要特徵，骨架結構法，和以若干個別建築物聯合組成的庭院部署，都是可以作任何巧妙的配合而能接受靈活處理的。古代的匠師們掌握了這兩種優點而儘量發揮了使用，而畫師們又把它給我們描畫下來。尤其重要的是，這些壁畫告訴了我們，古代匠師對於自己的建築傳統的信心，雖在與外來文化思想接觸的最前線，他們在五百年的長期間，始終以主人翁的態度迎接外來的「賓客」。既沒有失掉自主的能動性，也沒有畏縮保守，卽使如塔那樣全新的觀念，以那樣肯定的形式傳入中國，但是中國建築匠師竟能應用中國的民族形式，來處理這個宗教建築的新類型，而爲中國人民創造了民族化、大衆化的各種奇塔聳立在中國的土地上。這是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的特別卓越而有意義的榜樣，這是對於今日中國的建築師們——他們的子孫——的一種挑戰。

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者以喧賓奪主的態度，在我國的城鎭乃至村落中，以建築的體形爲我

們留下了許多顯著的創痕。把他們的民族手法思想體系强迫着我們放棄我們原有的文化傳統和民族工藝，無論是建築師或人民大衆，在對於建築的思想，到今天便積下了不少帝國主義的毒素，正待我們堅決的來肅清。我們過去屈服於他們的暴力，接受了他們的建築體系來代替自己的，因此我們傳統的中國建築有一些被毀壞了，有一些停留在不適用的技術中而不得提高。我們今天要問自己：我們有沒有肅清這些遺毒的自信心？我們能否在不斷改變中的生活方式和材料技術的條件下，再從民族傳統的老基礎上發展出我們的新建築來？這個問題是嚴重的，它是我文化建設的考驗，只靠少數技術人員是不可能達到這目的的。全中國要住房子的要用房子的人民——即全中國的每一個人——也必須向這方面努力。他們必需要求建築師們，且督促着建築師們，在行動上，在有體有形的建築物上，發揚我們愛國主義的精神。中國人民的新文學，新美術，新音樂，新舞蹈，早已擺脫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羈絆，正踏上蓬勃的發展的新的道路，我們的建築更不能因爲這任務的艱鉅而自甘落後。讓我們立刻反抗建築思想上崇洋恐洋的迫害，解放自己，來肅清那些餘毒，急起直追，與文學、美術、音樂、舞蹈並肩前進！

最後，作者願借這機會向在沙漠中艱苦工作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同志們致無限的敬意！

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圖」

宿白

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圖，可以說是一幅山水人物畫，也可以說是一張百卉圖，其間更佈滿了大小寺院（樓閣界畫）、傳說故事，以及高僧說法、信徒巡禮等圖像，而圖的下方又是從太原經五台到鎭州的鳥瞰圖。所以它不僅給五台山歷史補充了好多空白，並且又給我國建築史、藝術史、佛教史和當時的服飾習尙等各方面都提供了嶄新的史料。但是，時間倉促，這篇文字僅僅把『五台山的興起和繁榮』、『從五台山圖的流行說到敦煌六十一號窟中的五台山圖』、『五台山圖中的建築』三項，稍稍概述一下，其餘諸端，只有待諸異日了。

一、五台山的興起和繁榮

1、五台山的興起

五台山是太行山脈的一支，分佈在現在山西省東北部的五台和繁峙兩縣境內，周圍五百餘里，崇巖叠嶂，環繞五座高峯。山區氣候寒凉，多烟霧，再加上曲徑縈紆，所以人跡罕至。可是當西晉末年『五胡亂華』，黃河以北到處是戰火，而這荒遠幽僻的五台，便成了附近老百姓的避難地區。大亂過去，避難的老百姓習慣於這沒有迫害的世外桃源，因而定居下去。時間久了，外間的人民漸漸模糊了這件事實，但在天氣清朗的季節，偶爾望見到山中的居舍，又一時尋不出相通的途徑，所以就傳說這

是『仙者之都』。古清涼傳卷上引水經注上說：

> 其山五巒巍然，迥出羣山之上，故謂五峯。晉永嘉三年雁門郡傒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而不返，遂寧居巖野，往還之士，時有望其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爲仙者之都矣。

湊巧在這時候，佛教盛行，而風靡當日的華嚴經中，又記有文殊師利菩薩居住在東北方清涼山的記載，而文殊師利菩薩現寶藏陀羅尼經裏又說這清涼山、五頂、在振那（中國），這一切條件都和五台山不謀而合，於是，便以五台山爲文殊師利所居的勝境了。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五：

> 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

文殊師利菩薩現寶藏陀羅尼經裏說：

> 於此贍部洲東北方，有國名大振那，其中有山，名曰五頂，文殊師利童子遊行居住，爲諸衆生於中說法。

五台山既和清涼山的條件相合，而本土又有仙者之都的傳說，於是，本土迷信和外來信仰相結合，這樣，便造成了五台勝地的信仰。這種附會，在北魏時，就已經存在。太平御覽卷四十五引水經注上說。

> 五台山……其北台之山冬夏常冰雪，不可居，卽文殊師利常鎭毒龍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往禮焉。

當時在五台所建的寺院和浮圖，據續高僧傳卷二十記中台有大布寺，法苑珠林卷五十二記中台有千餘小石浮圖，古清涼傳卷上記中台有大孚圖寺、南台有佛光寺，廣清涼傳卷上記北台有公主寺、東台有銅鐘寺。

小石浮圖，古清涼傳卷上記中台有大孚圖寺、南台有佛光寺，廣清涼傳卷上記北台有公主寺、東台有銅鐘寺。

到了北齊，五台的佛寺更爲繁榮，古清涼傳卷上說：

> 北齊高氏深弘像敎，宇內塔寺，將四十千，此中（五台）伽藍，數過二百，又割八州之稅，以供山衆衣藥之資焉。據此而詳則仙居靈貺，故觸地而繁矣。

文苑英華卷八百五十九所收李邕五台山清涼寺碑上又說：

> 我清涼寺在北齊時以八時租稅食我輜徒焉。

可是這個繁榮，不久就遇到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滅法』，而大部荒廢。古清涼傳卷上說：

> 遭周武滅法，釋典凌遲，芳徽盛軌，湮淪殆盡。

廣清涼傳卷上引靈跡記也說：

> （五台）尋自後周以來，極遭廢毀，甄台寂寞，空餘麋鹿之場，寶塔摧頹，但聚鴟梟之跡……大率伽藍多從煨燼，名額既泯，基址徒存。

當時五台的凄涼，從這二段文字中，也可以推知了。

2、隋唐時代的五台山

隋滅北周，五台山又漸漸復興，古清涼傳卷上說：

> 大隋開運，正敎重興，凡是伽藍並任復修。時五台縣昭果寺解脫禪師於此有終焉之志，遂再加修理。

隋文帝楊堅曾遣使在五台山頂設齋立碑，廣清涼傳卷上說：

> 隋開皇十一年文帝勅忻州刺史崔震持供於五台頂，設齋立碑。

唐高宗李治又派人來檢驗備迹，於是『五台聖境』便傳遍京畿。古清涼傳卷下說：

> 唐龍朔年中，頻勅西京會昌寺沙門會賾共內侍掌扇張行弘等往清涼山檢行聖迹，賾等祗奉明詔，

星馳頂謁……凡是古跡悉追尋，存亡名德皆親頂禮，頤等既承國命，目覩佳祥，具已奏聞，深稱聖旨。於是，清涼聖跡，益聽京畿，文殊宣化，昭揚道路。

而京中高僧如道宣、窺基諸人更廣爲宣傳五台靈異，五台之名遂遠播四方，師子國釋迦密多羅，罽賓國佛陀波利，南天竺國法達邊，渤海國貞素，日本國靈仙、圓仁等便都不遠萬里，巡禮五台。大約在開元以後，五台寺院，臻於極盛，其中有大寺十二座，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

五台十二寺及諸蘭若。

或是十座，廣清涼傳卷中：

皇帝（德宗李适）誕聖之日於五台山十寺普通蘭若，設萬僧供。

這十二或十座大寺的名稱，在文献中已經找不出統一的記載，但記錄當時寺院建置規模鉅大的有：金閣寺，舊唐書卷四百十八王縉傳：

五台山有金閣寺（王縉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緡。

大華嚴寺，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

大華嚴寺十五院。

竹林寺，同書、卷：

竹林寺有六院：律院、庫院、花嚴院、法花院、閣院、佛殿院。

大佛光寺，廣清涼傳卷下：

釋法興，隸名佛光，遂有終焉之志……修彌勒大閣，凡三層九間（宋高僧傳卷二十七法興傳作三層七間），高九十五尺。尊像莊嚴，靡不周備，已至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台山諸寺聖象，萬有餘尊，繪塑悉具。

秘魔巖，同書，卷上：

　　經閣始成，樓台營構，堂殿房廊，六七院宇，一三四輩行人雲屯慈地，十方名德輻湊其中。可是到武宗李炎會昌四年三月下令禁止巡禮、施捨包括五台在內的天下名寺以後，五台山便再度荒廢，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

　　會昌四年三月……勅下云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並不許置供及巡禮等。

廣清涼傳卷二上說：

　　武宗在位，毀滅釋氏（智）顆藏匿嵒藪，餘衆解散。

佛祖統記卷四十二：

　　會昌之厄……五台諸僧多亡奔。

這次廢佛，比北周武帝宇文邕更爲澈底，而有步驟，所以宣宗李忱解除禁令以後，五台佛寺就要重新修造，當時五台山大寺之一的佛光寺的正殿爲大中十一年所新創，就是一例。

二、從五台山圖的流行說到敦煌六十一號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號）中的五台山圖

1、五台山圖的流行

文殊師利菩薩居住五台山的傳說流行以後，一般迷信佛敎的人們，便對五台山發生了無限的憧憬，於是，五台山圖就應運而生。關於五台山圖的最早記錄，是唐龍朔年間奉高宗李治命去五台檢驗佛迹的會頤所創出的五台山圖小帳，這五台山圖小帳創出之後，很快地風行於三輔，古清涼傳卷下：

　　唐龍朔年中，頻勅西京會昌寺沙門會頤……往清涼山，檢行聖迹……並將五台縣呂玄覽畫師張公

榮等十餘人共往……頤又以此山圖爲小帳，述略傳一卷，廣行三輔。

長慶四年敬宗李湛卽位不久，西域吐蕃國派遣專使來求五台山圖，或者就因此影響，舊唐書卷十七上敬宗本紀：

（長慶四年）九月甲子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圖。

這件事，册府元龜卷五十二裏記載比較詳細：

穆宗長慶四年九月甲子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圖。山在代州，多浮圖之跡，西戎尚此敎，故來求之。

五台山圖傳播西域，必須經過敦煌，而三輔地方又在敦煌背後，因此河西佛敎要地的敦煌莫高窟中便也繪製了五台山圖。此外，唐文宗李涵開成五年和日本僧圓仁一同巡行五台的汾州頭陀僧義圓當巡行完了以後，請畫博士畫五台山化現圖一幅，贈給圓仁，作爲臨別紀念，讓他回國供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

頭陀僧義圓見雇博士自出帔襖子一領，畫五台山化現圖，擬付傳日本國……畫化現圖畢，頭陀云：喜遇日本國三藏同巡台，同見大聖化現，今畫化現圖一鋪奉上，請將歸日本供養，令觀禮者發心，有緣者同結緣，同生文殊大會中也。

五台山圖，西傳西域，東流日本，並且最遲在中唐以後，五台山裏又有了專門繪畫五台山的職業畫家，那麼當時五台山圖的盛行，實在是不難想像。至於這種五台山圖的內容，我們根據圓仁的記載和敦煌莫高窟的實例，知道它並不像普通地圖那樣單純，而是附畫出好多化現之類的傳說，而這些化現傳說也就是瞻仰或供奉的人們的具體對象，所以它在圖中的意義，並不僅是火熾了圖面，而是負担着宣傳佛敎的任務。

2、敦煌六十一號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號）的興造和五台山圖的年代

敦煌莫高窟六十一號窟，正中原塑文殊師利菩薩（現已大部毀掉，只剩下文殊坐下獅子的後尾和前爪），後壁畫文殊師利所居的五台山，窟頂藻井下面，四周滿畫文殊眷屬。窟裏面兩側的下邊，畫女供養人三十六身，每身身旁都有題名，其中主要題名有：

> 大朝大于闐國天冊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爲新受太傅曹延祿姬供養
>
> 窟主勅授潯陽郡夫人翟氏一心供養

按窟主翟氏是曹延祿母、曹元忠妻，我們把這些供養人和窟中壁畫、塑像聯繫起來，便可以了解這座佛窟是宋朝特拜曹延祿爲太傅不久，由他的母親翟氏率領了曹家婦女專爲供養文殊師利菩薩所造的洞窟。曹延祿受太傅，記載上雖然沒有著錄，但宋會要蕃夷門卻記有他受太保和太尉的年代：

> 太平興國五年四月，詔……曹延祿可檢校太保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落等使……至道元年三月延祿遣使朝貢，制加特進檢校太尉。

宋代太尉在太傅上，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職官志一：

> 三師三公，宋承唐制……凡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自太傅遷太尉……太尉舊在三師下，由唐至宋加重，遂以太尉居太傅之上。

那麼，六十一號窟的開造，當在太平興國五年四月以後，至道元年三月以前；而窟中五台山圖的繪製時期，當然也出不了這個範圍。但是，繪圖的時期，並不等於圖中內容的年代，換句話說，這幅五台山圖上所表現的五台山中的一切建置，可能還是太平興國五年以前的樣式，因爲畫師的粉本，向來是長期沿用的舊本。而且敦煌五台相隔遙遠，也不可能得到當時的圖樣。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先拿距離宋太宗趙光義興修五台寺院以後約半世紀左右的五台山大華嚴寺僧延一所重編的廣清涼傳和熙寧五年來

參五台的日本僧成尋所著的參五台山記，來和這五台山圖對比。廣清凉傳卷上所記的五台靈跡五十五處和參五台山記卷五所記的太平興國五年賜額規模弘大的太平興國之寺，都不見於本圖，又廣清凉傳卷上記玉華寺已成墟廢：

> 中台東南有玉華寺，世傳昔有五百梵僧彼中修習定慧之業……即今中台厨堂之北，猶有舊寺基址存焉。

圖中卻畫得極爲完整。並且圖中的大寺如大建安、大賢、東頂常住之寺，次大的如應理、天壽、弘化等寺，廣清凉傳和參五台山記裏也都沒有記載；因此，這圖的粉本，一定要比廣清凉傳、參五台山記乃至太平興國五年爲早。又按唐武宗李炎廢佛以後，唐末五代始終未能把五台寺院大部修復，但圖中所畫則梵宮、墓塔交互掩映，而廣清凉傳，宋高僧傳等書所記五代時五台高僧們的遺跡，在圖上也找不到一點踪跡；所以這圖的粉本，又要比五代爲早。至於圖中所繪，有文獻可以考出的最晚遺跡，是法照和尚庵和大竹林之寺。廣清凉傳卷中：

> 釋法照……唐大曆二年……照向鉢中見五台山……見一寺題云：『大聖竹林之寺』……後至大曆十二年……其後法照大師，乃度華嚴寺南一十五里，當中台中麓下，依所逢大聖化寺式，特建一寺，仍以竹林題號焉。

因此，這圖的粉本，當畫在大曆以後。大曆以後下距日本圓仁巡行五台的時間不遠，我們試拿他的遊記和圖相校，果然相合之處極多，並且圖中的「魏文帝箭孔山」和道義蘭若中的文殊、維摩詰塑像二事，在唐宋時代記載五台山的書籍中，祗見於此書，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

> （自佛光寺西南行七里）向南遙望高嶺，巖頂巉巇，中心有一大孔，透見那畔之空，其孔遠見，如笠子許大，斯乃孝文帝射箭透過之處。

同書、卷：

從（西）台西下坂行五六里，近谷有文殊與維摩對談處，兩個大巖相對高起……巖前有六間樓，面向東造，南頭置文殊像，騎雙獅子，東頭置維摩像，坐四角座，老人之貌，頂髮雙結，幞色素白，而向前覆，如戴蓮荷，著黃丹衣及白裙，於衣上襲披皮裘，毛色斑駁而赤白黑，兩手不入衣袖，右膝屈之，著於座上，豎其左膝，而踏座上，右肘在案几之上，仰掌以申五指，左手把麈尾，以腕押左膝之上，開口顯齒，似語咲之相。近於座前西邊有一天女，東邊有一菩薩，手擎鉢滿盛飯而立。

那麼，這五台山圖所根據的粉本的年代，該和圓仁巡行之時接近；而其內容也就是會昌廢佛以前不久的五台寫照了。

三、五台山圖中的建築

五台山圖中所繪的大小建築，交互勾連，極爲擁塞。我們粗粗統計一下，就有一百七十多處。這一百七十多處建築，雖然在圖面上，盡量縮小、簡單，甚至規律化，而使我們不能詳細每一單位的眞實情況，但它能一下子提供出這樣多的唐代建築的立體圖樣，也實在是一件值得深切注意的事。現在依照建築的性質，分成六項，略述如下：

1、城垣

圖上城垣，共有八座，都是版築，版的層次極爲分明。城上設女垣和堞眼。城門基和角樓基，都用磚砌，『叠磚』的方式，和現存的唐代磚塔相同。下面試舉兩例：一是大城垣鎭州，鎭州在當時是河北重鎭，由河北道去五台的必經要邑，也就是現在的河北正定；一是小城垣五台，是五台山所屬的

縣城。

〔鎭州城〕城垣北面沒有畫出，但就繪出部分，可以推知城平面是方形。四面正中各置城門，門上建單簷歇山頂面闊進深各三間的城門樓。門洞平頂，上施過梁兩道，其間置人字栱一朵，栱兩端各作緩和的翹起，這還是初唐遺制，五代以後便已絕跡。過梁下施抱框，框內安門兩扇。城中央繪單簷歇山頂縱深各三間的殿堂一所，這可能是衙署的表示。堂基爲磚砌，基上繞以朱欄，堂山面塗白灰，正面洞開，未設門窗，所以一直可以看入堂內，堂內滿鋪方花磚。殿堂西側有廊廡一排，面闊約五間，心間設門，次間設窗。窗的樣式極爲簡單：兩頰立在上額和腰串中間，沒有子桯，大概按裝直櫺，現已糢糊不清。上額上和腰串下各設心柱一根，交榫在闌額和地栿上。殿堂東南建四角四層石（或磚）塔。城西有大悲閣，詳見下文。

〔五台縣城〕平面方形，只設南門。四角置角樓，角樓不建在版築的城垣上，而建在和城門基相同的磚砌角樓基上。樓的形制也和城門樓相同，不像自宋元以來的曲尺形平面。城中央繪重簷歇山頂的二層高閣，上下層都是縱深各三間，柱上施一斗三升的簡單鋪作，角柱有顯著的側脚，下層南面心間設門，西面心間設窗。上層每面柱間塗白灰未置門窗，外繞朱欄一周。上下層之間無平座之設，所以下層的屋頂便成了腰檐的形式。

2、寺院

圖中寺院，大小共六十七處，它們的共同點：凡是建物都建在磚砌的基台上；縱深各三間；周繞朱欄；直櫺窗，版門；門前不設踏道或踐𨇤，而設斜坡磚道，道面鋪方花磚或龜背形磚；柱上施一斗三升的簡單鋪作；角柱有側脚；屋頂鋪青瓦；脊和簷邊都塗綠色，這可能就是明清時代所謂剪邊琉璃的作法；脊上施寶珠和鴟尾。寺的平面配置：大寺都是方形平面，繞建迴廊，山門佛殿、角樓、後殿

多爲重簷歇山頂二層而中無平座之制的高閣式的建築。這種形制和日本飛鳥、奈良時代的寺院相似。國內的實例：大同善化寺尚存有迴廊遺跡；薊縣獨樂寺尚存有重簷歇山頂二層的觀音閣。至於圖中的小寺則只畫三楹殿堂一座，別無他物，這眞是極盡抽象之能事了。

〔**大法華之寺**〕平面方形，南面正中設山門，周繞迴廊，四角置角樓，寺內中央偏西建佛殿，殿東爲一小山，山下流出小谿，蜿蜒在山門佛殿之間。北面迴廊的外面，另起一殿堂，這可能如關中創立戒壇圖經上所記的『後佛說法大殿』。山門、角樓、佛殿和北廊外面的殿堂都是重簷歇山頂二層縱深各三間的高閣。寺院置角樓，在此圖上極爲普遍，當是唐式。

〔**大華嚴之寺**〕　全部建置除寺內無小山細流，佛殿位在正中和廊北無殿堂而另在北廊正中建單簷歇山頂縱深各三間的殿堂外，和大法華之寺相同。

〔**大佛光之寺**〕　全部建置除北面迴廊正中無殿堂外和大華嚴之寺相同。寺正中重簷歇山頂二層高閣的佛殿和現存大中十一年寧公遇重修的單簷四注頂的佛殿不同，假如圖上所繪不盡虛設的話，就此一點便可證明此圖的內容還是會昌廢佛以前的樣式。佛殿下層簷柱間施闌額、由額各一道，和日本法隆寺迴廊之制相同。

〔**□□□寺**〕　在大佛光之寺和大法華寺之間。平面方形，山門、迴廊和前二寺同，但迴廊四角未設角樓，寺內正中的佛殿爲八角亭式，頂爲八角攢尖，其上設刹，刹中部置寶蓋，蓋下垂附有小鐸的鍊子二條，下繫在簷角上。殿基台二層，上高下低，都用磚砌，殿正東面設版門，門前置鋪斜坡磚道，道底鋪覆蓮，道兩側設朱欄，上和殿四周的朱欄相接。闌額上施人字栱，柱頭鋪作不甚淸晰，似爲駝峯，頗爲特殊。八角亭在此圖上是孤例，全部敦煌畫裏也很少見，其細部結構，我們可參觀大約和它同時的日本法隆寺夢殿。

「**大竹林之寺**」　全部建置和大華嚴之寺相似，但北面迴廊正中的殿堂也是重簷歇山頂二層的高閣。又東面迴廊正中，又建有重簷歇山頂二層高閣式的東向山門一座。迴廊四角各置踏道和日本法隆寺迴廊之制相同。

「**東頂常住之寺**」　全部建置，除北面迴廊正中未設殿堂和東山門略向東斜外，和大竹林之寺相同。

「**大福聖之寺**」　全部建置，頗爲特殊。四面迴廊正中各設重簷歇山頂二層高閣，好像表示寺有四門，而角樓之置又僅東南、東北二座。這都是此圖上的孤例。寺中佛殿右側立幡竿，上懸長幡，流動有致，竿底的幡竿頰，制作淸楚。

「**大聖文殊眞身殿**」　山門後畫釋迦和『大聖文殊眞身』、『大聖普賢眞身』，因此就把佛殿擠向後方，並且遮掩了佛殿的下層。這種情況和敦煌洞窟中的西方淨土變壁畫上部的表示相同。四周施迴廊，角設角樓。

「**萬菩薩樓**」　建置和大聖文殊眞身殿略同，但正中的佛殿，是四層重樓，樓兩旁各侍坐六菩薩。此四層重樓的樣式極和下面提到的『無量壽塔』相似，而菩薩們又侍坐在樓側，因此我疑心此樓可能也是塔。塔在寺院正中，並且後面又沒有佛殿，這在寺院配置的發展史上，實在是最接近印度制度。

「**大金閣之寺**」　山門、迴廊、角樓，佛殿之外，佛殿前面左右各設重簷歇山頂二層高閣一座，北廊北面又起去五層高閣，在全圖中，建置最繁。

「**大淸涼之寺**」　山門、迴廊、角樓、佛殿之外，佛殿左側起二層高閣一座，右側起三層高閣一座，假如這右側的三層高閣是塔的話，日本法隆寺東塔西殿的配置，便不是孤例，並且有了

「**大淸涼之寺**」 山門、迴廊、角樓、佛殿之外，佛殿左側起二層高閣一座，右側起三層高閣一座，假如這右側的三層高閣是塔的話，日本法隆寺東塔西殿的配置，便不是孤例，並且有了來源。

「**口口口寺**」 在大法華之寺之北。東南、西南二角設角樓，這和百濟佛國寺的配置相同。佛國寺西南角樓原爲鐘樓，東南角樓原爲經樓，不知此寺是否也是如此安排。

「**玉花之寺**」 這是規模比較小些的寺院。山門、佛殿都是單簷歇山頂，四周繞以迴廊，四角無角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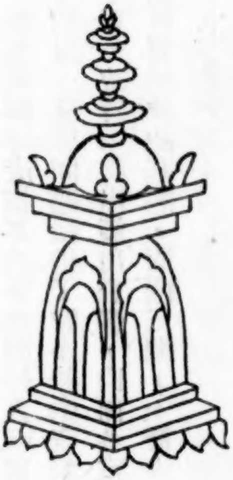
「**鐵勒之寺**」 除山門、佛殿爲重簷歇山頂二層之外，和玉花之寺相同。

「**會應福寺**」 圖中只畫出山門，其餘部分都隱在山後。山門樣式極爲特殊，和城門樓相同，下面用磚砌起高高的門基，上面起單簷歇山頂縱深各三間周繞朱欄的門樓。大王子之寺的前面，也有一座小寺院，它的山門形制和此全同。

「**廣明之聖寺**」 磚砌的基台上，建單簷歇山頂面闊三間的小型建築。這是圖中小寺院的一般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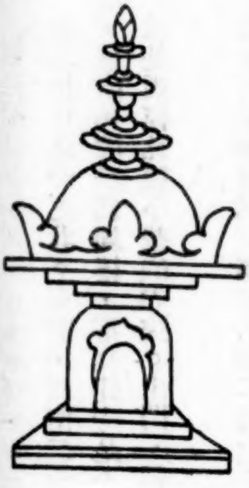
3、塔

圖中的塔，共二十八座，我們歸納一下，可以分成十二類型，這十二類型的塔，不僅豐富了現存極爲單調的唐塔形制，並且又給印度覆鉢式窣堵婆輸入我國後怎樣地和我國民族形式的重樓漸漸融合而發展成我國式的高塔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這許多塔它們的共同點：都是方形平面，砌有磚建的基台。石（或磚）塔出簷用疊澀，四面各設半圓拱龕，龕面飾以蓮瓣文，即所謂印度式尖拱龕。木塔則一如前面所述的高閣，面闊三間，上層大都未設平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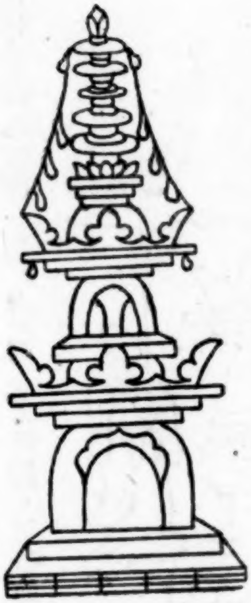
第一圖

「石嶺關鎮上方的單簷石（或磚）塔——第一式」最下層是覆蓮，覆蓮上施基階二層，再上是覆鉢式塔身，四面各設印度式尖拱龕，塔身上疊澁出簷，簷上四周施忍冬文受花，即營造法式卷九小木作佛道帳中所說的山花蕉葉，中間建覆鉢，再上是相輪三層和寶珠。此塔形式和北魏永熙三年造像光背中所彫出的佛塔完全相同，若再上溯，那就和印度在二世紀稍後的阿馬拉佛地（Amaravati）的浮彫以及鹿野苑大塔除了細部手法略有差異外，大體上頗爲類似（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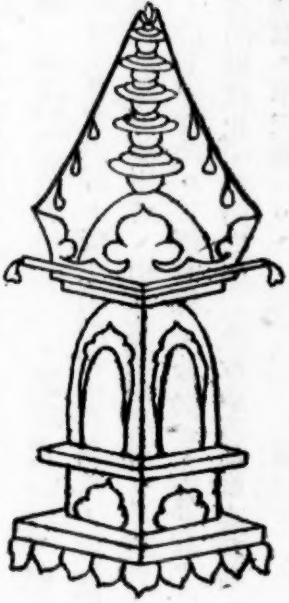
第二圖

〔大清涼之寺右上方的單簷石（或磚）塔——第二式〕基台極爲簡單，只是扁平的基階二層，上爲緊殺上端的方形塔身，四面各設尖拱龕，再上是出簷深遠的叠澀造，其上四周施山花蕉葉，中間設比下面塔身幾乎大了一倍的覆鉢，再上爲相輪三層和寶珠。此塔上大下小在荷重上雖然極不合理，但非常顯明的告訴了我們它主要部分的所在——覆鉢，這也就說明它還保有極爲濃厚的印度作風，可是自叠澀以下，卻已和現存北朝到唐時的四門塔相近（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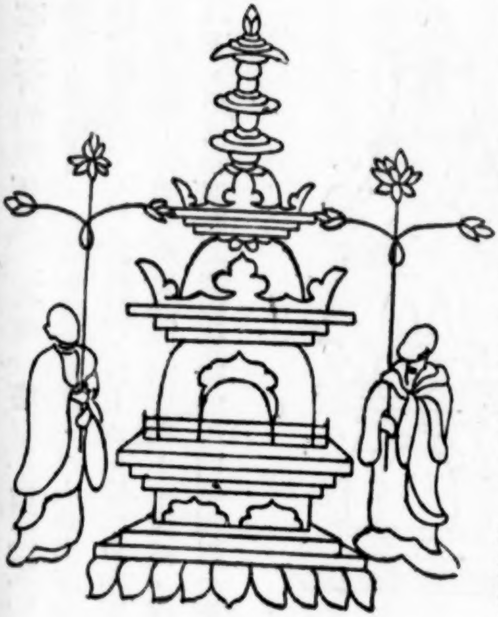

第三圖

〔重簷石（或磚）造的『四王塔』——第三式〕下砌三層磚和一層石的基台，其上爲第一層覆鉢式塔身，塔身上叠澀出簷，簷上四周施山花蕉葉，中建覆鉢，覆鉢上又置平座一層，上起第二層覆鉢式塔身，再上又是叠澀出簷、山花蕉葉和覆鉢，此覆鉢上又施叠澀，再上爲仰蓮式受花、相輪四層、寶蓋一層，最上是寶珠。寶蓋繫鍊，下垂在上層蕉葉上，鍊上和中層叠澀的四角各繫小鐸。此塔形式是第一式的複雜化，和印度達基悉拉地方莫剌莫利斯（Mohrāmorādu)僧房遺跡中所發現的五層小塔，頗爲類似（第三圖）。

〔單簷石（或磚）造的『蓮花池塔』——第四式〕最下爲覆蓮，其上建須彌座式的基座，座中部的束腰部份，每面施壼門一。座上和第一式略同。這是第一式複雜化的另一方式(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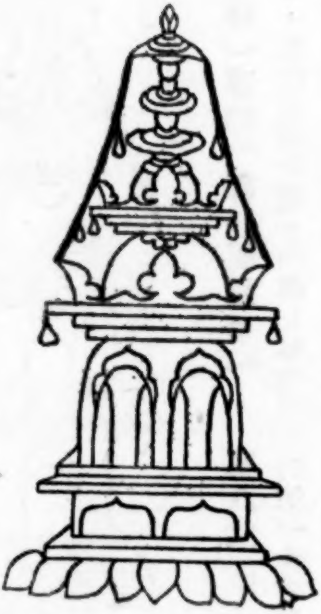


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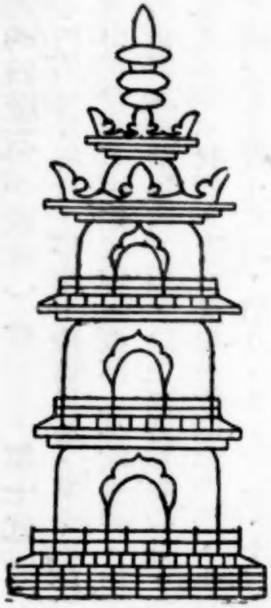


第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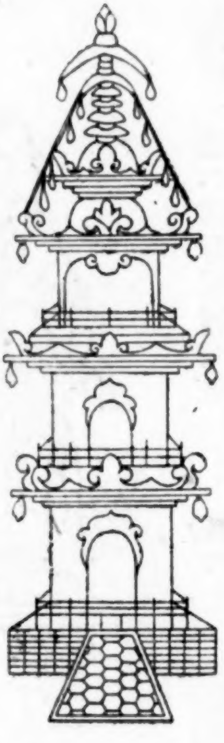
「廣明之聖寺右側的重簷石（或磚）塔——第五式」 這是第三式加入第四式的須彌座，然後再踵事增華，如第一層塔身周繞朱欄，和座中束腰部份每面施二壼門等（第五圖）。


第六圖

「重簷石（或磚）造『阿育王瑞現塔』——第六式」 全部建置，和第五式略同，但每面各設尖拱龕二，或爲位置釋迦、多寶二佛的表示（第六圖）。


第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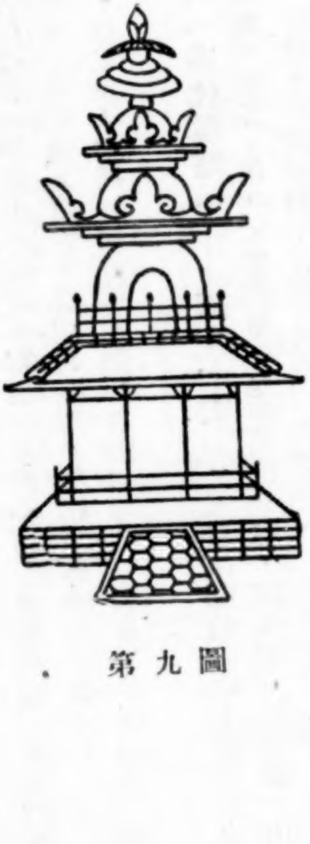
「鎭州城東南角的四層石（或磚）塔——第七式」　下爲四層磚砌的基台，上繞朱欄，內建方形緊殺上端的第一層塔身，塔身上叠澀出簷，其上的第二、第三層和第一層相同，惟稍縮小，第三層叠澀上周施山花蕉葉，中建覆鉢，覆鉢上再設叠澀、山花蕉葉，蕉葉當中起刹，施相輪三層和寶珠。全部塔身已由覆鉢式發展成方形，除上部略施卷殺外，全部權衡和吐魯番高昌時代的高層寺院極爲接近。這一點足以啓示我們，唐時叠起多層的四門塔，也就是四角多層磚塔的發生，可能受到了中亞的影響（第七圖）。又自此式起，第八、九、十一、十二式都是四層，這和我國佛塔層數喜用奇數的慣例不同。



第八圖

「四層石（或磚）建的『釋迦眞身塔』——第八式」　下砌七層磚的基台，基台正中鋪墁龜背紋的斜坡磚道，基台上繞朱欄，內建方形四門式的第一層塔身，再上爲叠澀出簷，簷端懸鐸，簷上四周施變形的山花蕉葉，中建平坐，上起第二層方形四門式塔身。第三層和第二層略同，但已縮小，而龕門却又加寬，門面弧綫也極特殊，再上建二層覆鉢，四層相輪、二層寶蓋和寶珠，下層寶蓋下垂鐸鍊，繫在第三層簷上的山花蕉葉上（第八圖）。此塔形制和現存最早的多層四角塔——唐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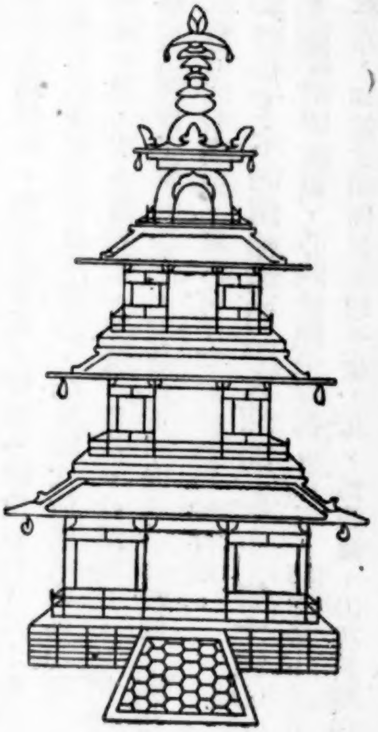
年間所建的陝西西安興教寺玄奘塔，除了沒有仿木建部分外，最爲類似。



第九圖

「三層上石（或磚）下木的『鷲峰之寺』塔——第九式」 基台、斜道略同前式。第一層爲面闊三間的純粹我國式的大木建築，未設門窗，柱頭上施一斗三升的簡單鋪作，兩柱柱頭間置闌額，角柱有顯著的側脚，鋪作上爲屋簷，屋頂敷青瓦，脊和簷邊塗綠色，或者是剪邊琉璃的表示。第二層爲覆鉢式塔身，塔身下未另起平坐，和日本飛鳥、奈良時代所建的木塔相同。塔身上設叠澀、山花蕉葉和覆鉢，其上又是覆鉢一層，再上爲相輪、寶蓋、寶珠。此種塔式，是把印度塔裝安上我國木建的屋頂上，也就是把我國木建當作了它的基座，這是眞正印度建築和我國建築相結合的最初形式（第九圖），所以北燕或北魏初期的石刻中，就已有了和此式類似的浮雕。

「四層上石（或磚）下木的鎭州城西『大悲閣』——第十式」 五層磚砌的基台上，建面闊三間的三層重樓，每層梢間設窗，心間做開未置門。第二、第三層下又另起基階式的簡單平座一層，第四層塔身作覆鉢式，和前式相同也未起平坐，其上爲叠澀、山花蕉葉和覆鉢，再上是相輪五層



第十圖

和寶蓋、寶珠（第十圖）。此種塔式是印度覆鉢式窣堵婆建置在我國的重樓上，它們結合的原因，我想和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上所記『仙人好樓居』的我國固有傳說分不開：

> 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漢武帝劉徹）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台，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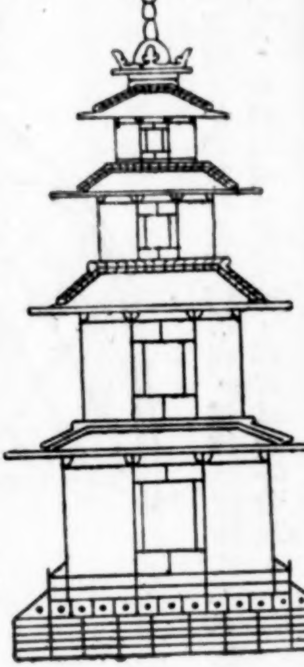
因爲佛在當時也被看作仙神人，同時印度佛陀伽耶等處和中亞一帶多層塔的興造，也是塔在我國向高發展的內在因素。

〔**四層木造的『應化度塔』——第十一式**〕　五層磚砌的基台上建四層重樓，大木結構和前式相同，但心間設窗，第二、第三、第四層下也都未設平座，第四層上起疊澀、山花蕉葉和覆鉢，再上爲相輪、寶蓋、寶珠。此塔形制，是我國塔的標準形式，把前此木上架石的不合理處，盡量減輕，也就是把印度原制縮小到重樓頂上，並且將主要部分的覆鉢也歸併成刹的一部（第十一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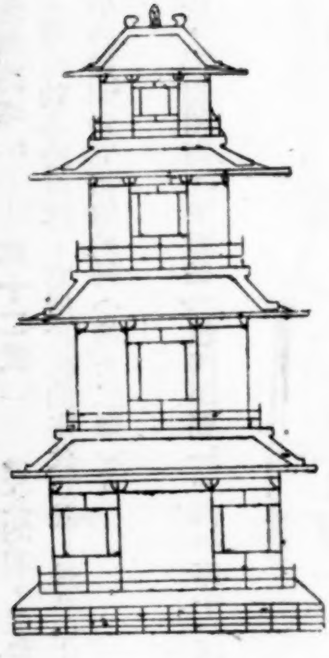
國志吳志卷四劉繇傳中所記笮融興建的重樓，可能就略同此制：

> 笮融者，丹陽人……大起浮圖祠……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

因爲晚它不甚久的北魏石窟中的浮雕，以及我國最早的石塔——天安元年平城所造石塔，都已和此式相同了。



第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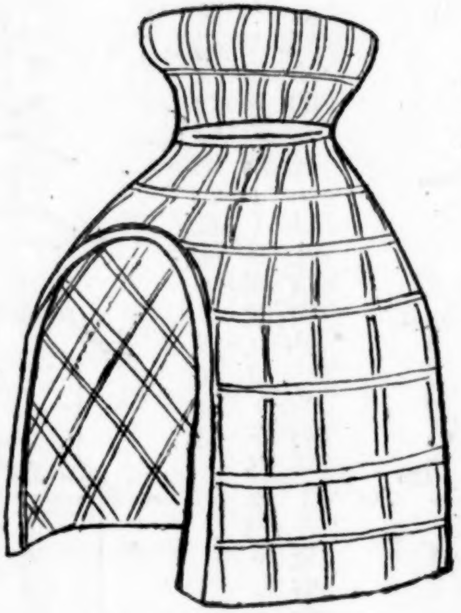


第十二圖

〔四層木造的『无量壽塔』——第十二式〕 前式的刹，這裏再度簡化，只剩了一顆寶珠。塔變成了這個樣式，簡直就等於重樓，它所代表的宗教意義，幾乎完全失掉，因此遂不免淘汰，所以我們在別處，便沒有再找到和它相同的例（第十二圖）。

4. 草廬

圖中草廬共三十三座，形制相同，下面舉「趙四師菴」一例（第十三圖）。



第十二圖

〔趙四師菴〕 結草爲廬，是佛教徒苦修的所在，這種草廬樣式，不是我國形制，我們由印度石刻、中亞石刻，一直到西域，敦煌以西的壁畫中，都可以隨時發現。

5. 店鋪

圖中店鋪共四處，都是只畫出房屋一所，無側房，無院落，四圍也無圍牆。下面舉二例：

「**靈口之店**」　單簷歇山頂縱深各三間的小型建物一座，建在磚砌的基台上。柱頭施一斗三升的簡單鋪作，二柱間有闌額、由額各一道。正面未設門窗，心間前置輦道，側面心間設窗。屋頂脊端未置鴟尾。建物前，左設馬槽，右設一磨。

「**太原白視店**」　除柱間僅施闌額一道，和房前置馬槽、磨等物之外，略同前制。歇山頂，山面極清楚，明清裝置山花板處此爲空白，但也未設垂魚惹草。

6. 橋

圖中木橋八處，『化金橋』一處。二者都只能看到橋面，橋下的結構沒有繪出。下面舉三例：

「**鎮州城南門外的小木橋**」　弧形橋面，用橫置的四塊長木拚成，兩側設朱欄，朱欄除二端設望柱外，中間也設二望柱，望柱的柱頭裝飾也全相同。望柱間設尋杖、盆唇、地栿各一道。

「**五台縣西南大橋**」　規模較大，細部描繪極清楚，蜀柱和癭項界畫分明，盆唇、地栿也都畫出扁平形式和細圓的尋杖不同。

「**化金橋**」　筆致厚重，很像石橋，盆唇、地楸間的束腰，畫有三個圓圈樣的花文，其餘形制大略同前。

漫談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學

夏鼐

敦煌千佛洞是我國中古時代藝術的寶藏，是我國先代人民的輝煌的文化成就。一九四四年春間，我到敦煌去做考古工作，夏季停工時，承常書鴻所長的招待，我曾在千佛洞住了一個多月。每天跟着向覺明、閻文儒二先生鑽洞子。洞中的壁畫和塑像，在我的腦中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印象。這次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籌備展覽，我看過一遍，如晤故人，如温舊夢。一切都彷彿猶昨，誰知韶光已輕易地流過七年多了。鄭西諦先生要我寫一篇文章。我想從考古學的觀點，拉雜地談一談敦煌千佛洞。

新的考古學不是玩古董，新的考古發掘不是刨墓挖寶。例如蘇聯考古家的發掘烏克蘭的黎波里文化遺址，並不是爲了挖取幾片彩陶或幾把石刀；他們是將整個廢墟開掘開來，研究當時的物質文化的全貌。這次展覽會利用描摹及仿塑的方法，將我國先民的這一副偉大的藝術遺產，搬到會場裏來。我們欣賞時，不要限於片段的認識，將每一幅畫面孤立起來。千佛洞的各洞子，常是直接地反映設計造洞的藝術家的創作的匠心，間接地反映當時的社會意識。我們除了欣賞這些藝術品的細節或單一的畫面以外，還要進一步認識整個洞子中各幅畫面的配合，以及塑像與壁畫間的配合。這次展覽會中的洞窟模型，對於這方面的缺陷，多少已加以補救。

我們研究這些藝術品時，不要將它們和環境完全分離開來；不要將他們看成富家客廳或書齋中的字畫作爲有閒階級的消遣品而擺設着的，這些藝術品是當時廣大人民的宗教意識狀態的反映。他們的宗教生活便是以這些藝術的環境作背景。我記得初次赴千佛洞時，幾個人騎馬出敦煌城，經過附郭村

莊後，跑過了將近三十里的荒涼的戈壁灘，到這佛教聖蹟的所在地來。懸崖陡壁上一排蜂窠似的佛洞，從綠蔭中透露出來，荒漠中的綠州，已令人生『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感。門牆完整的大洞，多是光線黑暗的。我們進了洞後，細心觀察。微弱的光線，從洞口進來，映射在釋迦佛及脇侍菩薩的塑像上。四壁多是大幅的經變圖。褪了色的畫面，富於一種神秘性，我們可以想像當年香火盛時，這些塑像和壁畫，必定都是籠罩在氤氳如雲的烟霧中。這些洞中必定更富於宗教的氣氛，使人一進去便發生了虔誠的崇敬。這種心情，只有身歷其境的人纔能體會得到。僅只看到一幅幅孤立的畫面，或者玩具似的小模型，很容易忘記了這一點。將這些藝術與現實世界分開，便不能深刻了解他們的偉大。

除了要掌握客觀的現實，注意現實中的聯繫性以外，我們自然還要用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好幾個洞子有修洞年代的題記。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年代確定的洞子做爲標準，將每一時代的特點提出來。千佛洞一共有四百多洞窟，從西魏到元朝一千多年，代有興築。我們要用比較法，將沒有紀年題記的洞子，也都歸入一定的時代中去，然後分析每一時代的特徵。譬如洞窟的構造，神龕的形製（即龕外傍柱及拱額的形式），藻井的裝飾，塑像的題材、姿態、服飾及作風，寶座及背光，壁畫的題材、佈置、作風及所用的顏料……等等，都可以作分析的研究。然後再綜合起來，由歷史的觀點，看他們嬗變的痕跡。例如：他們禮禮的對象，是否依時代而變遷？這些變遷和我國佛教的發展史有什麼關係？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又如根據供養人畫像和題記，知道除了統治階級的封建主張義潮曹義金等以外，還可以代表什麼階級？他們的階級成份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組織？

除了宗教史和藝術史以外，千佛洞壁上還保存着大批的政治史和社會史的材料。向覺明先生曾利用題目的材料，寫過一篇瓜沙談往，叙述張、曹二氏統治下的政治史。壁畫中佛本生故事等中，又有許多社會史的材料。例如當時農耕的情形，舟車的形制，僧尼的剃度等；當時建築物構造及男女服飾

等的材料，也是到處皆是。這些材料，自然要與藏經洞所發現的寫本卷子，合併起來做研究，因爲寫本卷子中關於唐及五代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各方面的史料，很是豐富。壁畫中的建築，又可和千佛洞現存的唐末至宋初的木構廊簷，互相比較作研究。

做這些分析研究工作時，我們要對於研究對象，有深切的理解，纔不致於誤入歧途，發生錯誤。對於一般性的文獻及實物的材料，既要熟悉；對於佛教經典，尤其是要熟悉。否則，僅就主觀的見解，妄行推測，便不能獲得到客觀的認識。譬如斯坦因，他不知道牢度叉鬬法的故事，看見壁畫上這幅故事圖中的狂風擄，便以爲或許與敦煌春季多風有關。又如某君，談到已刊行的敦煌寫本的書，竟將乾隆時常鈞的敦煌雜鈔也收進去。這些便是由於客觀認識不充分的緣故。

爲了要達到深刻的客觀這一目標，我們要儘量設法利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例如千佛洞壁畫所用的顏料，據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蓋特斯（R. J. Gettens）的研究，共有下列十一種原料：烟炱，高嶺土，赭石，石青，石綠，硃砂，鉛粉，鉛丹，靛青，梔黃，紅花（臙脂）。前六種的製法較簡單，只要碾成粉末便可利用。後五種要經過比較複雜的製造過程。這表示我國當時人民已能利用優良的技術製造顏料。並且這十一種原料，大多不是敦煌的土產。卽在今日的敦煌，也不容易全部弄到。現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臨摹壁畫所用的顏料，有幾種便是以廉價次貨的化學顏料來替代。我們不能不歎服當時的能力，能够將遠處所出產的原料或製造品，運來敦煌來應用。蓋特斯氏又作試驗證明壁畫中人物顏面手足等處的茶褐色，是由鉛丹長期受熱和光的影響而變成的。在天然的環境中要經過千來年之久，但在試驗室中可設法促進其變化過程，於兩個月內達到同樣的狀態。在顯微鏡下可以看出來在表面一層茶褐色的底下仍是未變色的粉紅的鉛丹。這樣使我們對於壁畫的原來色調，可有更深的理解。現代考古學多利用化學家來做分析工作，以求明瞭古物的實質。敦煌壁畫的研究也可以利用這方法。

我們研究敦煌千佛洞，自然不能將材料限於千佛洞一處。客觀的感性認識越豐富，我們的理解也越正確。關於我國的佛敎藝術遺蹟，不但敦煌附近的西千佛洞和安西的萬佛峽要加研究，便是新疆的庫車吐魯番等處佛敎的壁畫和雕刻，及東方的龍門、雲岡等處的石刻，也可以拿來做比較。他們所代表的時代是相同的或相近的，所受的影響也相似。爲了探本窮源，我們也可以去研究中亞及印度的佛敎藝術。我們做這些比較研究時，要顧到他們地理環境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因爲千佛洞的壁畫有許多地方是採取民族形式的，我們要研究我國本土漢唐的藝術。這些也是敦煌藝術的來源，又要注意到立體的雕刻和平面的壁畫，所利用的技術是不同的，他們的表現法也有若干差異的。

我們拿來做比較的資料，也不能僅只限於佛敎藝術。地下發掘出來的古墓中物，也可以作比較之用；尤其是敦煌本土的出土品，有些也許出於同一藝術家之手。我那年在敦煌所發掘的墓葬，時代是由漢末至唐。殉葬的美術品有好些可以和千佛洞中的東西作比較。其中唐代墓門內兩側的神王像，兩足踏住鬼怪，墓中所陳列的又有些人俑和馬俑。這些都是塑造手法優美，色澤也很鮮明。這些陶俑現歸南京博物院。曾參觀過南京博物院或在北京舉行的『中國藝展』的人，如果拿這些陶俑和千佛洞中唐塑做比較，便可以看出他們相同的點，有些或許出於同一人之手。唐墓中的正方形花磚，和千佛洞中唐洞地面上所舖的磚，有些花紋及大小都相同，似出於同一個模子。敦煌的考古發掘工作是值得繼續再做的，但這須要一個有訓練的人來幹。

敦煌千佛洞是曾受過帝國主義的侵略的。藏經洞的寶藏中精品，都已被斯坦因伯希和拿到英法兩國去。壁畫和塑像也受他們的注意，略有損失，尤其是美帝的華爾納曾用膠布黏去幾幅壁畫，壁上猶存切痕。但是這些藝術品大部分卻能保存下來。對於這份極可寶貴的文化遺產，我們應該設法來保護，將他介紹給廣大的人民，並且將他加以發揚光大。

莫高、榆林二窟雜考

向達

一、敘言

敦煌千佛洞古名莫高窟，安西萬佛峽古名榆林窟。二者創建之年代既相去不遠，壁畫之系統亦復同流共貫。三十一年十月至三十二年五月，余居莫高窟凡七閱月，朝夕徘徊於諸窟之間，縱觀魏、隋、李唐以及五代、宋、元之名蹟。三十二年五月初復往遊榆林窟，摩挲残蹟，幾逾旬日。神遊藝苑，心與古會，邊塞行役之苦，塵世擾攘之勞，不復關情，平生之樂無逾於此也。兩窟壁畫塑像蘊蓄繁富，自經變中之佛經故事以至於歷代宮室服飾之制度，皆屬考古者無上可信之資料，爲雲岡、龍門之所不逮者也。余於藝術考古皆無所知，茲唯雜記數事，瑣屑徵末，聊以供治敦煌學者之參觀而已！

二、武周李君修佛龕記中之東陽王事蹟考

自來論莫高窟創建時代者，多據武周李君修佛龕記，謂始於苻秦建元二年（公元後三六六）修佛龕記紀此云（註一）：

莫高窟者厥𥘉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淸虛，執心恬靜。當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於僔師窟側更卽營建。伽藍之起濫觴於二僧。復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中闕）樂僔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迹。推甲子四百，

他歲，計窟室一千餘龕。

說者謂淸乾隆時在莫高窟積沙中尙發見樂僔所立碑残石（註二），信否不可知也。莫高窟$\frac{\text{P17}}{\text{C300}}$號窟

他歲，計窟室一千餘龕。

說者謂淸乾隆時在莫高窟積沙中尙發見樂僔所立碑殘石（註二），信否不可知也。莫高窟$\frac{\text{P17}}{\text{C300}}$號窟窟外北壁上有唐末人書莫高窟記，其文云：

莫高窟記：

古在州東南廿五里三危山西，秦建元之世有沙一行 門樂僔杖錫西遊至此，遍禮彝山，見三危如千佛二行 之狀，遂口窟口嚴口口龕。口口有法建窟下闕三行多諸口口復於僔師龕側又建一窟下闕四行 二僧晉司空索靖題壁號仙巖下闕五行可有五百口龕，又中闕 靈蹟與下闕六行 大像高一百二十尺，又開元年中口處口百六十尺中闕造七行 大像高一百二十尺。開皇時中使口靈喜建於口使（以下闕）

所記莫高窟創建情形，與李君修佛龕記同。巴黎藏石室本 P2691 號殘沙州土鏡卷首紀莫高窟創建有云（註三）：

今時窟宇並已矗新。從永和八年癸丑歲創建窟，至今大漢乾祐二年己酉歲，筭得五百九十六年記。

乾祐二年己酉爲公元後九四九年。永和癸丑爲九年非八年，盖公元後三五三年。自永和九年至乾祐二年正得五百九十六年。據晉書卷六十索靖傳，靖卒於晉惠帝太安末（三〇三）。靖於莫高窟曾題仙巖二字，意其時梵宇琳宮或已輝映山阿，故靖題記云爾。則其卒後五十年繫建石窟，殊爲可信也。李君修佛龕記中之樂僔法良及刺史建平公俱無可考。東陽王則賀君昌羣在其敦煌佛教藝術的系統（註四）一文中曾舉出魏書卷十敬宗孝莊帝紀永安二年（五二九）八月『丁夘，封瓜州刺史元太榮爲東陽王』一事，證明修佛龕記中之刺史東陽王乃元太榮其說是也。太榮刺瓜州時，曾廣寫佛經以爲功德。賀君文引日本中村不折藏太榮所寫律藏分第十四卷經尾題記云：

大代普泰二年歲次壬子三月乙丑朔二十五日己丑，弟子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嶺西諸軍事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失臣禮，於滋多載。天子中興，是得遣息叔和早得迴還，敬造無量壽經一百部：四十部爲毘沙門天王，三十部爲帝釋天王，三十部爲梵釋天王。造摩訶衍一部百卷：三十卷爲毘沙門天王，三十卷爲帝釋天王，三十卷爲梵釋天王。內律五十五卷，一分爲毘沙門天王，一分爲帝釋天王，一部爲梵釋天王。造賢愚一部爲毘沙門天王，觀佛三昧一部爲帝釋天王，大雲一部爲梵釋天王。願天王等早成佛道。有願元祚無窮，帝嗣不絕，四方附化，惡賊退散，國豐民安，善願從心，含生有識之類，咸同斯願。

案太榮所寫經除中村氏所藏外，國立北京圖書館尙藏有菜字五十號石室本大智度論殘卷，亦太榮寫本，經尾題記云（註五）：

大代普泰二年歲次壬子口口乙丑朔二十五日己丑，弟子使持節散騎常中闕 西中闕 陽王元榮下闕。

蓋與律藏分爲同日所施寫者。倫敦藏石室本 S.4528 號佛說仁王般若波羅密經殘存第五品末至第八品，又 S.4415號大般涅槃經卷三十一，兩卷皆太榮所施寫者，經尾題記完好無缺，並錄如次（註六）：

大代建明二年四月十五日，佛弟子元榮既居末劫，生死是累，離鄉已久，歸慕常心。是以身及妻子奴婢六畜，悉用爲毘沙門天王布施三寶，以銀錢千文贖。錢一千文贖身及妻子，一千文贖奴婢，一千文贖六畜。入法之錢卽用造經。願天王成佛。弟子家眷奴婢六畜滋益長命，及至菩提，悉蒙還闕，所願如是！（S4528）

大代大魏永熙二年七月十五日，淸信士使持節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嶺西諸軍事門騎大將軍瓜州刺史東陽王元太榮，敬造涅槃、法華、大雲、賢愚、觀佛三昧、祖持、金光明、維摩、藥師各一部，合一百卷，仰爲毘沙門天王，願弟子所患永除，四體休寧。所願如是！（S.4415）

建明二年爲公元後五三一年，普泰二年爲公元後五三二年，永熙二年爲公元後五三三年。由以上諸卷

題記，可知自永安二年以後以至永熙二年（五二九——五三三），歷時五載，太榮猶守瓜州。元太榮亦寫作元榮，並非有脫文也。

太榮事蹟又散見周書申徽、令狐整諸傳。周書卷三十二申徽傳云（北史卷六十九徽傳同）：

> (大統)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徵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嶽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

徽傳所云之瓜州豪右卽令狐整也。周書卷三十六令狐整傳云（北史傳六十七整傳同）：

> 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也，本名延，世爲西土冠冕。……整幼聰敏，沉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爲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爲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日，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城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頃之魏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捍，州郡獲寧。及鄧彥竊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太祖嘉其

忠節，表爲都督。

榮堺，申徽傳作劉彥，令狐整傳作鄧彥，不知孰是。就以上諸傳觀之，自永安二年至大統十年太榮守瓜州前後凡十六年。榮大約卒於大統十年，子康嗣位堺彥篡亂，當在大統十年至十一年之間，申徽定亂卽在大統十一年。太榮爲瓜州刺史，疑在永安二年以前，二年始封東陽王。令狐整爲西州人望，太榮能辟爲僚屬，委以庶務，其器識自不可及，是以能守瓜州歷十餘年，未聞變亂。顧於其堺以梟獍之質，竟引之於臥榻之側而不之知，卒之禍延子孫，族姓傾覆。常人蔽於所親，其此之謂歟（註七）？

元太榮或元榮之名，不見魏書宗室傳，初疑其卽烈帝拓拔翳槐第四子武衞將軍元謂之後。及得讀中德學誌第五卷第三期趙萬里先生所作魏宗室東陽王榮與敦煌寫經一文，根據新出墓誌及元和姓纂，於元榮家世考證詳確。余舊說可以覆瓿，因不更贅。

又魏時高昌麴氏如麴嘉、麴光、麴堅所帶官勳俱有瓜州刺史之號，而麴光之爲瓜州刺史且在永安元年，卽封元太榮爲東陽王之前一年（註八），疑此皆是散官，並無職事也。

三、榆林窟小記

榆林窟俗名萬佛峽，在今安西南一百四十里。三十二年五月往遊榆林窟，出安西西門，西南行逾十工山（卽三危山之俗名），七十里至破城子，漢之廣至唐之常樂也（註九）。古城周垣完整，城外遺址迤邐不絕。自破城子南行，過戈壁，四十里至水硤口。踏實河自南北流，至是折向東南，斯坦因書中所云之小千佛洞卽在此（註十）。小千佛洞亦名下洞，位於踏實河轉向處之兩岸峭壁上；南岸存十窟，北岸存一窟。南窟大率爲五代及宋時所開或重修。自西向東第五窟有中心座，榆林窟張大千所編十九號廿號構造亦與此同，以莫高窟形式證之，皆元魏遺制也。頗疑榆林窟創建時代與莫高窟應相

去不遠。莫高窟地處敦煌，去沙州城只二十餘里，是以文獻石刻流傳綦夥。楡林窟距大道過遠，巡禮者罕至，遂不見紀載，亦無一石刻可資考證。唐釋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北京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十六文末有云：

今沙州東南二十里三危山，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亟發云。

或據此以爲沮渠蒙遜始創楡林窟，亦有謂沮渠氏所造涼州石窟蓋在敦煌者，皆非也（註十一）。道宣所紀自是敦煌莫高窟，錯入紀沮渠丈六石像之後，說者不察，因以致誤耳。小千佛洞水北只存一窟，窟內南壁門東繪善薩赴會像，東壁近南繪三身佛下繪供養天女，線條剛健婀娜，賦色沈麗，蓋晚唐高手所作，非宋人所能企及也。

楡林窟即在水硤口南三十里。自水硤口沿河谷南行，二十里蘑菇台子，更南十里即楡林窟。踏實河發源南山，蜿蜒北流。石窟位於河之兩岸，東西相距不及一百公尺，峭壁矗立，有若削成，石窟錯落點綴於兩岸壁間。河水爲石峽所束，奔騰而出，砰磅訇礚，其聲若雷。春夏之際兩岸紅柳掩映，雜花蒙茸，誠塞外之仙境，緇流之樂土，莫高窟所不逮也。東西兩岸石窟爲數四十，有壁畫者張大千氏凡編二十九號。東岸二十窟，上下二層，下層自北往南凡六號，上層自南往北起七號訖二十號。西岸九窟，自南至北起二十一號止二十九號。

東岸十七號窟窟門外南壁天王像下方有唐光化三年題名，文云：

光化三年十二月廿二日，懸泉長史𦔮乞達、寧扁柱、𦔮夔磨，都知兵馬使馮鉢略，兵馬使王仏奴，遊奕使𦔮鉢羅贊，兵馬使楊仏奴，隨從唐鎮使巡此聖跡，因爲後記。

唐昭宗光化三年正爲公元後九百年，光化三年題名之北又一題記云：

壬子年五月十五日，楡林口口口人田周石、阿力拙馬軍安淸子、賀蕭、朱安、石乍奴、田口奴．

郭苟奴、候一德、黃再德，同到人金都衙娘女及女口孫，劉兒女人尭子、友定、高阿朶。

此壬子不知是何年，就題名字蹟而論，或爲元人所題也。東岸十三號窟窟門外南龕西壁又有宋雍熙時題名云：

雍熙伍年歲次戊子三月十五日，沙州押衙令狐住延下手畫口監使窟。至五月三十日……具畫此窟周口口君王萬歲，世界清平，田贊善口衆……孫莫絕直主……嚴長發大願，莫斷善心，坐處雍護，口口通達，莫遇災難，見其窟嚴口也。

宋太宗雍熙只三年，五年戊子是爲端拱二年，公元後之九八八年也，十七號窟爲中唐高手所作，保存極佳，爲全榆林窟冠。十三號窟經宋人重修，重修痕蹟尙可見，原來當亦是唐末或五季所開也。十號窟窟門外甬道北壁上有西夏人所書榆林窟記一長篇，其文云：

阿育王寺釋門賜紫僧惠聰俗姓張住持窟記

盖聞五須彌之高峻，刼盡輪王；四大海之滔深，歷數潛息。輪王相輪，無踰於八萬四千；釋迦裝嚴，難過於七十九歲，咸歸化跡，兇惠聰是三十六勿有漏之身。將戴弟子僧朱什子張興遂惠子弟子佛興安住及白衣行者王溫順共七人，往於榆林窟山谷住持四十日，看讀經疏文字，稍薰習善根種子。洗身三次，因結當來菩提之因，切見此山谷是聖境之地，古人是菩薩之身。不指錐門，就寺堂瑞容彌勒大像一尊，高百餘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端嚴，山谷內嘗水常流，樹木稠林，白日聖香烟起，夜後明燈出現。本是修行之界，晝無恍惚之心，夜無惡覺之夢。所將上來聖境，原是皇帝聖德聖感，伏願皇帝萬歲，太后千歲，宰官常居祿位，萬民樂民，海長淸，永絕狼烟，五穀熟成，法輪常轉。又願九有四生，蠢勤含靈，過去現在未來父母師長等普皆早離幽冥，生於兜率天宮，面奉慈尊足下受記。然願惠聰等七人及供衣粮行婆眞順小名安和尚，婢行婆眞

> 善小名張你，婢行婆張聽小名朱善子，井四方施主普皆命終於後世，不顚倒兌離地獄，速轉生於中國，值遇明師善友，耳聞好法，悟解大乘，聰明智惠者。况溫順集習之記。□□□□之理，鎭智不迭後人切令怯責千萬遐邇緣人莫□之心佛。國慶五年歲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題記。

國慶爲天賜禮盛國慶省書，乃西夏秉常年號，癸丑爲國慶三年，當宋神宗熙寧六年，公元後一〇七三年，五年爲乙夘非癸丑也。（榆林窟九號窟門外門楣上有元至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書大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記，即全襲西夏惠聰住持窟記，僅首尾略易數字，不知何故也。）惠聰所修之彌勒大像疑卽是五號窟之大佛，今尙保存完好，金碧如新，則近人之所重裝者耳。十七號窟壁畫作於中唐，時在光化三年以前，日本人松本榮一以爲造於光化三年，蓋由誤以巡禮人之題名爲窟主之題記。十七號窟外門楣上自有功德記一篇，文字十九漫漶，文末『……功德記推官保達撰敦煌郡口刺史……龍家十四人』諸字尙清晰可辨，此則是造窟人之題記也（註十二）。至於榆林窟開創時代，雖乏石刻或文字上紀載以爲考較之資，然如十九號二十號諸窟形制與莫高窟諸魏窟同，以此推之，疑亦始創於六朝，唯以迭經後人重修，遂致魏隋畫蹟悉歸泯沒耳。各窟題名，其有年代可考者，自光化三年以至國慶三年，俱在九世紀至十一世紀之間。斯坦因謂榆林窟創於九世紀至十世紀，題名率爲元代云云（註十三）。由上擧諸證觀之，其說不足據也。

又榆林窟一號至三號以及二十號四窟壁畫，筆調與莫高窟$\frac{P117}{C75}$號窟門洞$\frac{P171a}{C160}$號窟窟內四壁及C307，C309號諸窟同，出於元人之手，所用線條皆是世所稱蘭葉描。清新飄逸，遠勝於莫高、榆林諸宋人畫之沈滯板拙。或以上擧諸窟供養人像題名多用西夏字，遂目爲西夏時代畫，矜爲創獲（註十四）。然榆林窟三號窟內門左右西壁畫下供養人像與其上所繪水月觀音俱屬同一時代，並無補修痕跡。女供養人像皆戴姑姑，乃是蒙古服飾，與莫高窟$\frac{P146}{C134}$號窟門洞元代所繪供養人像同，時

屬元代，毫無可疑。元平西夏，河西以舊隸西夏，仍行西夏文，故西夏文亦曰河西字。上述諸窟壁畫，雖成於西夏人之手，然已是元代之西夏，與天水一朝之西夏蓋有別矣。諸窟大都繪密教曼荼羅，是亦可爲屬於元代之證明也。

四、敦煌佛教藝術與西域之關係

敦煌之西千佛洞莫高窟，安西之小千佛洞榆林窟，在歷史上旣彼此互有關係，就藝術言亦爲同一系統作品，故可總名之曰敦煌佛教藝術。關於敦煌佛教藝術在中國藝術史上之地位，以及與雲岡、龍門、天龍諸石窟雕刻之關係，時賢討論甚多，茲不備論。至於敦煌佛教藝術之淵源，則說者不無異議，亦有倡爲源出漢畫之說者，案中國之有壁畫不知始於何時，唯戰國西漢已有畫屋之風。屈子天問卽見楚人神廟壁畫有感之作。而漢廣川王去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又命畫工畫其幸姬陶望卿舍；廣川王海陽亦畫屋爲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飮，令仰視畫（註十五）。是皆在秦以前及武帝、昭、宣之世，蓋公元前第四世紀及第一世紀之上半葉也。戰國以及漢代畫屋在技術方面之情形如何？是否可以後世之壁畫目之？史文缺略，俱無可考。若夫武梁石室一類之畫像石，則屬於浮雕，與壁畫殊科。又其中時雜以跳丸及都盧尋橦之伎，樹則左右交纏對稱，與伊蘭古代之浮雕手法相同，富於異國情調，非純粹漢族文明所能解釋。故謂敦煌壁畫爲繼承漢代畫屋之風，固近於臆測，以爲出於漢畫像石，亦有未諦也。夫敦煌佛教藝術淵源西域彰彰明甚，茲就技術以及畫理方面略舉數證，以爲解紛理惑之助，世之治敦煌佛教藝術者或有取焉！

一、論畫壁制度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五卷六寺塔記，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記兩京寺觀畫壁甚詳，唯於畫壁制度初未之及。宋李誠營造法式卷十三泥作制度畫壁條記畫

壁造作制度，文云：

> 造畫壁之制，先以麤泥搭絡畢，候稍乾再用泥橫被竹篾一重，以泥蓋平。又候稍乾，釘麻華以泥分披令勻，又用泥蓋平（以上用麤泥五重厚一分五厘若棋眼壁只用麤細泥各一重上施沙泥收壓三遍），方用中泥細襯。泥上施沙泥。候水脈定收，壓十遍，令泥面光澤。
>
> 凡和沙泥，每白沙二斤用膠十一斤，麻擣洗擇淨者七兩。

蓋先用粗泥夾竹篾麻筋將壁遍塗蓋平，次加中泥細塗，最後施以和膠之沙泥，候乾壓平，摩治光潔。然後再於其上繪畫。唐以前畫壁制度，尚未在唐人著作中發見何種紀載。唯石室本壇經記五祖弘忍大師堂前有三間房廊，五祖欲於此廊下供養，畫楞伽變，並畫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流行五代爲記。畫人盧玲看壁了，明日下手。此一段記載雖不甚明瞭，然大致可以推知者：畫壁已先整治完好，畫師只須看定壁之大小情形，明日即可下手繪畫。此與營造法式所紀皆屬於西洋壁畫中之 Tempera 一種，蓋待壁面乾後始施彩繪者。今莫高、榆林諸窟壁畫，俱先以厚約半寸之泥塗窟內壁上使平；敦煌一帶不產竹篾，故泥內易以剉碎之麥草及麻筋以爲骨骼。泥上更塗一層薄如卵殼之石灰，亦有極薄如紙者。彩色施於乾燥之石灰面上，初未透入石灰面下之泥層。敦煌畫壁之石灰面應相當於營造法式中和膠之沙泥，石灰面中是否亦和以膠，現尚未經檢查，不得而知。其畫法亦應屬於 Tempera 而非 Fresco（註十六）印度阿旃陁（Ajanta）等處石窟畫壁，大都於礱砑不平之壁上塗以厚約八分之一至四分之三英寸用泥牛糞淡黑色石粉和成之泥一層，泥中時雜以斬切極細之碎草及穀糠末，其上復塗以一層薄如卵殼之石灰，然後畫師施彩其上。印度畫壁制度與新疆庫車、吐魯番以及敦煌所見者相同，惟所用材料因地域出產不同而略有出入，大體固不殊也。阿旃陁石窟最早者爲第九、第十諸窟，約創於公元後第一世紀左右，早於敦煌者凡三世紀（註十七）。此種畫壁技術自印度經新疆以傳至敦煌，唐代兩京外

州寺觀畫壁制度，則又承襲敦煌而加以恢弘擴大耳。

二、論粉本比例以及其他

印度繪製壁畫，先由畫工將所欲畫者在石灰面上用紅色打一粗樣，粗樣打就後加一層半透明之綠色，使所畫輪廓從綠色中可以隱約透現。然後上手畫師於半透明之綠色地上用黑或棕色爲之描摹修正。粗樣線條可以草率，修正者則必須明快深厚，線條修正藏事始施彩繪。因一畫出於衆手，故往往可見修正痕跡。壁畫以及普通繪畫，俱有粉本，畫家收藏粉本，父子相承，往往視爲至寶。此種備摹搨用之粉本或畫範製以鹿皮，於所畫人物輪廓上剌成細眼，鋪於畫紙或畫壁上，灑以炭末。畫紙或畫壁經此手續留下黑色細點，再用墨或硃筆連綴，卽得所欲畫之輪廓。印度畫家繪製壁畫及普通繪畫，其初步手續大概如此（註十八）。中國自六朝以迄隋唐畫家亦用粉本。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二論畫體工用搨寫有云：

> 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顧愷之有摹搨妙法）。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蹤。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國朝內庫翰林集賢秘閣搨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寶之，既可希其眞蹤，又得留爲證驗。

唐弘文館有搨書手六人，集賢殿書院有搨書六人（註十九）。是搨寫書畫之法自六朝以至於唐相承不替也。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六寺塔記下記翊善坊、保壽寺之先天菩薩幀云：

> 寺有先天菩薩幀（一作幢），本起於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咒，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於奧室立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於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畢，後塑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詳悉。畫樣

凡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爲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所謂搨本或畫樣，皆粉本之別稱也。敦煌石室所出經卷繪畫中時雜有畫範之屬，而剌以細孔上施硃墨之畫稿亦復不少（註二十），當是利用畫範故剌有細孔也。莫高窟魏、隋、李唐諸窟以歷年過久，彩色剝落，露出最初用硃墨畫成之粗樣者爲數頗多。至於起稿用淡墨，修正用濃墨，以致濃淡兩種線條參差呈露者亦數見不鮮。凡此皆可見古代敦煌製作壁畫或普通繪畫，其初步手續幾與印度全同也（註二十一）。

清乾隆時西番學總管漢北工布查布譯佛說造像量度經並爲之解，於繪製幀像時自髮至足各部分之比例敘述極詳。茲錄一段以見梗概（註廿二）：

> 分別其節目則肉髻髮際頸喉各縱四指，共湊成滿一搩也。面輪及自喉至心窩，由是至肚臍，由是至陰藏各一搩，是上身之五搩也。髀樞（即胯骨也）膝骨足踵各縱四指，共湊一搩，股脛各二搩，是下身之五搩。合較滿十搩。十搩即一尋，每搩十二指，十個十二，即一百二十，此乃比量豎縱之分法也。度橫廣之法則自心窩而上比至六指處（胎偶則六指零一足處），從正中橫量至兩腋各一搩。由是順手至肘以裏兩臑各長二十指，由是至手腕兩臂各十六指，由是兩中指梢各一搩。共計亦百二十指也。若造座像，其法陰藏中爲正中，即身之半也。其下添四指處平彈絣綫（絣音怦，以繩直物也）而彼與梵絣（繪像之主心準繩曰梵絣）相接處即跏趺交會之下隅也。又加四指爲法身之下邊寶座之上面也。從趺會下隅起，直上立彈絣線，比至眉間白毫中之分量，與其趺坐雙膝外邊相去間闊分長短平等，而兩踵相離分得四指焉。

繪製佛像者以自手指爲度量單位，十二指曰一搩，全身縱長橫廣各分爲十搩。下手繪樣之前，先用

朱墨縱橫畫成比例格，然後依照規定繪畫身體各部。佛說造像量度經附圖十二幅，俱有比例格，所以示制作之矩範也。又據工布查布說，佛及菩薩像量度謂之十搩度，自初地菩薩以下，總攝世間聖及出世聖二種聖像之常制爲九搩度；一切威怒像通作八搩度；諸矮身像度如吉祥王菩薩等則爲六搩度，一名侏儒量。凡夫身量則竪八十四指，橫九十六指，縱廣不等（註廿三）。

印度古代一書曰畫論（Citralaksana, The Theory of Painting, or The Essential Marks or Characteristics of Picture）者，中論人物畫像制度，亦以爲神祇帝王之像較之常人應遠爲雄偉云云。案公元後三世紀時印度 Vatsyayana 著愛經（Kamasutra）論畫有六法（Sadanga, or Six Limbs of Indian Painting）其二爲 Pramanam，意即感覺量度結構俱須正確之謂，即近代所謂比例也（註廿四）。愛經中之畫有六法，乃推闡前人之說，則繪畫人物須有比例之觀念在印度起源甚早。惟據畫論及工布查布說，更證以阿旃陁諸窟壁畫，比例固有等差，佛菩薩帝王以及凡夫各有不同，不可以等量齊觀。印度種姓（caste system）觀念滲入於印度社會生活各方面，此亦其一端也。

莫高窟魏、隋諸窟彩色剝落以後，往往露出用紅土所繪之粗樣，其賢劫千佛像及釋迦像粗樣大都有用紅土畫成之比例格，如$\frac{\text{P116 bis}}{\text{C238}}$號窟即其一例。又魏、隋、李唐諸窟壁畫中尊比例俱視旁侍諸弟子以及菩薩天龍八部爲大。不僅佛菩薩像比例有等差，即供養人像亦復如是。如$\frac{\text{P16}}{\text{C20}}$號窟門洞北壁樂庭瓌南壁庭瓌夫人王氏像視其後隨之子女僕婢像約大三分之一。又$\frac{\text{P17 bis}}{\text{C300}}$號窟窟內南壁壁畫下方繪張議潮收復河西圖，北壁壁畫下方繪議潮夫人宋氏出行圖，議潮夫婦人馬倍大於餘像。敦煌當日畫家接受印度繪畫之技術及理論，即此所舉可見一斑也。

三、論天竺傳來之凹凸花法　印度畫與中國畫俱以線條爲主。唯印度畫於綫條中參以凹凸法，是以能於平面之中呈立體之勢。其畫人物，如手臂之屬，輪廓線條乾淨明快，沿線施以深厚色彩，向內

則逐漸柔和輕淡，遂呈圓形。是卽所謂凹凸法也。阿旃陀以及錫蘭之 Sigiriya 諸窟壁畫，其表現陰陽明暗，皆用此法（註廿五）。印度畫傳入中國，其最引人注意與稱道者亦爲此凹凸法一事，與明、淸之際西洋畫傳入中國之情形正後先同轍（註廿六）。故六朝以來畫家以凹凸法作畫者，後人著錄輒註明其爲天竺法，如梁張僧繇在建康一乘寺寺門畫凹凸花，唐許嵩建康實錄謂是天竺遺法，卽其例也（註廿七）。酉陽雜俎續集卷六寺塔記下記長安宣陽坊奉慈寺普賢堂尉遲畫云：

> 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實，則幸此堂。今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嶮，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亂目成講，東壁佛座前錦如斷古標，又左右梵僧及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標標然。

所謂身若出壁，逼之標標然，皆言其有立體之感耳。此處之尉遲指尉遲乙僧。乙僧於慈恩寺塔畫千臂千鉢文殊亦用凹凸法。尉遲乙僧及其父跋質那並爲于闐質子，故畫用西域法。然此種印度傳來之作畫技術，唐代大家當亦有採用之者，如吳道玄畫怪石崩灘若可捫酌，頗疑其用凹凸法，不然不能至此也。又世之論吳畫者每謂其用筆如屈鐵盤絲，又謂其如蓴菜條。所謂蓴菜條，蓋融合中國固有之舊法與西域傳來之新知，而另成一派者，此吳生之所以爲古今一人也。以不在本文範圍之內，茲不具論。敦煌魏、隋、唐、宋諸窟壁畫人物大都用鐵線描，纖細之朱墨線條描繪輪廓，然後以濃朱沿輪廓線條內部暈染一遍，如手臂之類，至中漸淡漸淺；遠視中間突起，卽之儼然如眞。魏窟諸畫朱色大都轉黑，佛菩薩及力士像往往胸部成二大圓圈，腹部成一大圓圈，形如倒品字。然如 $\frac{\text{P120 e}}{\text{C 88}}$ 及 $\frac{\text{P116 bis}}{\text{C238}}$ 諸窟，壁畫尙保存原來顏色，胸腹諸部乃以粗朱線描成輪廓，內復用朱色暈染，漸中漸淺，遂成胸腹突起之形。（朱色變黑，乃成三大圓圈。諸窟佛像面部用暈染法，變色之後亦成圓圈。）此卽所謂凹凸法也。用淺深暈染之。凹凸法技術自印度傳至新疆，由新疆以至於敦煌，東西文

化之交流，此其一端也。

四、論繪畫中之空間觀念　謝赫論畫有六法，其五曰經營位置，此卽近代所謂結構（Composition）也。宋以後之山水畫，不僅山水本身須慘淡經營，使其一一停當，卽畫面所留空間，亦包羅於經營位置之內。空間與畫面配置得當，則全畫爲之生色；失其均衡，名手亦因而減價。高日甫論畫歌曰：『卽其筆墨所未到，亦有靈氣空中行。』清笪重光畫筌有云：『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註廿八）。山水畫中空間之爲用，一方面在保持全畫之平衡，一方面則畫家一段不盡之意，胥恃此空虛寥闊之境以爲寄托。馬遠夏圭之作最足以見此種境界。魏晉以降以至於唐則不然。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論畫山水樹石曰：

> 魏晉以降，名迹在人間者皆見之矣。其畫山水，則羣峯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率皆附以樹石，映帶其地，列植之狀，則若伸臂布指。詳古人之意，專在顯其所長，而不守於俗變也。國初二閻，擅美匠學，楊展精意宮觀，漸變所附。尚猶狀石則務於雕透，如冰澌斧刃，繪樹則刷脈鏤葉，多栖梧菀柳。功倍愈拙，不勝其色。

據彥遠所論，六朝人畫山水人物樹石，其比例觀念專在集中表見，亦不用空間平衡畫面，是以山水畫中，『率皆附以樹石，映帶其地』。今卽以敦煌壁畫證之，莫高窟魏、隋諸窟所繪佛本生故事甚多，其中如鹿王本生大都作狩獵之狀，因其所欲表現者爲鹿王，是以所繪羣鹿往往馳突於峯巒之間，高大幾逾半山，彥遠人大於山之論於此數見不鮮，又因畫家欲表現畫中情景之緊湊，於是峰巒之上必植叢樹，『列植之狀則若伸臂布指』，可謂爲最恰當之形容。總而言之，六朝人畫象徵的意味多而寫實的意味少也。唐以後則約定俗成（Conventionalised），規矩日趨緊嚴，塑像如金剛力士之屬，其肌肉表現亦極合於解剖學學理。蓋已漸趨於寫實，而不復如六朝人之能揮灑自如矣。然於空間觀念則

仍循魏、隋以來之舊軌，未予以重視。其繪經變，佛坐中央，繞以菩薩羅漢天龍八部，上下左右隙地別繪與經變有關故事。如彌勒下生變，寶池下於七寶供養外，附以穰佉王子及王妃剃度之像，上方左右則爲寶城及一種七收等故事。必使畫面所有隙地幾於全部塡塞充滿而後已。此在宋以後以山水畫爲正宗之中國畫中便甚罕見。然而印度阿旃陀諸石窟壁畫則與我國六朝、隋、唐之作，若合符契。此種作風自印度傳於西域，如高昌、龜茲諸國，復由西域東被以至敦煌，其間傳佈途徑斑斑可考。則敦煌佛教藝術之淵源西域，固毋庸疑也。

以上所舉畫壁制度、粉本、比例、凹凸法諸事屬於技術，空間觀念屬於理論。敦煌系統之佛教藝術，自技術以訖於理論，在在受有印度之影響，就上舉諸證可明大較。然如龜茲諸石窟壁畫中有所謂畫家窟（painter's cave）者，有西域畫家 Mithradatta 之自畫像及題名，斯坦因在磨朗（Miran）所得壁畫亦有系出羅馬名爲 Titta 之印度畫家題名（註二十九）。敦煌自古以來爲中外交通門戶，西域各國人士流寓其間者往往有之。中國佛教史上有名之敦煌菩薩竺法護，其先世即爲月氏人而流寓敦煌者。與法護翻經之帛元信、帛延則爲龜茲人。至於隋、唐，河西內附歷六、七百載，猶雜蕃、渾，言音不同，羌、龍、嗢、末，雜居共處。敦煌石室所出書，具備西域各種文字，各種宗教，氈罽之類亦復參雜中國、伊蘭以及希臘作風。凡此皆可以反映漢、唐間敦煌民族文化之複雜也。莫高、榆林諸窟巡禮人題記，漢文而外，梵、藏、婆羅謎（Brahmt）、西夏、回紇、蒙古文字不一而足，種姓繁複於此可見。莫高窟 $\frac{P129}{C89}$ 號窟原爲魏代所開，唐人重修，窟內供養人像上題名一面書回紇字，一面書漢文「商胡竺……」諸名，是莫高窟諸窟中亦有西域人施割財物之所修者矣。莫高窟諸窟亦有畫家題記，如 $\frac{P156}{C186}$ 號窟南壁上之上元二年題記即其一例。唯有姓名可稽者則只 $\frac{P63}{C305}$ 號一窟，此爲索勳時所修窟，門洞南壁有索勳供養像，題名結銜尙淸晰可辨。窟內南壁上繪不知何經變，已塌毀過半，下

繪菩薩赴會像，自東至西第六尊爲南無大慈大悲觀音菩薩像，像下西側繪朱衣人幞頭長跪供養像，下有題記云：

弟子宋文君敬畫菩薩四軀：一爲已亡慈母，二爲已息已亡索氏娘子。

字畫拙劣，頗疑其卽爲畫工所自題也。榆林窟第六、第七號窟亦有元代畫工題記，文云：

臨洮府後學待詔劉世福到此畫佛殿一所計耳。至正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計。

劉世福爲元人，唐、宋畫家題記尙未之見。唯榆林窟諸窟大都重修於瓜、沙曹氏之世，其供養人像題名結銜頗有可以考見曹氏所設畫院制度之梗概者，玆爲彙錄於次：

淸信弟子節度押衙口口相都畫匠作銀靑光祿大夫白般縋一心供養（二十三號窟）

口主沙州工匠都勾當畫院使歸義軍節度押衙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竺（竺？）保口口節度押衙知畫手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武保琳一心供養（以上二十五號窟）

以上三則爲與繪事有關之題名。又二十四號窟窟內東壁門南供養人像第二軀題名云：

社長押衙知金銀行都料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罸遲寶令一心供養

由以上諸題名結銜推測，疑瓜、沙曹氏之世蓋設有畫院，掌院事者曰都勾當畫院使。而都畫匠作當亦爲知繪事之官。知金銀行都料則或是掌製作金銀器如金銀平脫之類者，略如唐制中尙署之金銀作坊院，蓋亦與藝術有關也。銀靑光祿大夫乃是散勳，依唐制爲從三品。唯莫高、榆林二窟供養人像之在曹氏一代者題名結銜十九有銀靑光祿大夫以及檢校太子賓客勳階，疑多屬僭竊自娛，非眞受自朝廷也。罸遲一姓在倫敦藏石室本新鄉衆百姓王漢子等謝司徒施麥牒中尙有新鄉監使罸遲佛德其人（註三十）。罸遲卽尉遲之異譯，爲于闐國姓 Visa 一字之對音。其爲系出西域確然無疑。而龜茲王室俱以白爲其國姓，自漢至唐一系相承，歷七、八百載未之或替。其國人入中國並以白爲姓。白一作帛，

上述與竺法護譯經流寓敦煌之帛元信、帛延，以及晉高座法師帛尸黎密多羅，皆籍隸龜茲，故以帛或白爲姓也（註三十一）。榆林窟二十三號窟之供養人白般緺，其姓既與龜茲國姓同，名亦不類漢人，必是流寓敦煌之龜茲國人，以知繪事而爲曹氏畫院供奉者。笁保疑是竺保之俗寫，當爲印度人。敦煌諸窟壁畫中雖至今尚未發見西域畫家題名，然而勾當畫院者爲印度人，都畫匠作爲龜茲人，而知金銀行都料亦籍隸于闐。有此種種旁證，則假設以爲製作莫高、榆林諸窟壁畫之藝人中亦有西域畫家從事其間，匯合中西以成此不朽之作，或者與當時事實不甚相遠也！

註

（一）『李君修佛龕記』原碑尙在莫高窟，碑文兩面刻，今石已殘破只餘三塊。碑陰爲無知愚氓磨刓成槽十餘道，字蹟全毀。此據羅叔言『西陲石刻錄』。近甘肅張鴻汀先生獲一舊拓本，存字視羅錄爲多，行欵亦可校羅錄之失。張本具載於其所著『隴右金石志』中。

（二）西域水道記卷三記樂僔碑云：彼土耆士趙吉云：乾隆癸卯歲岩畔沙中掘得斷碑有文云：秦建元二年沙門樂僔立。旋爲沙所沒。

（三）石室本殘沙州土鏡見伯希和、羽田亨合編『敦煌遺書』第一集。遺書題曰『沙州志』，此依殘卷文中沙州城土鏡之語，爲改定此名。

（四）賀君文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八卷十七號。

（五）參看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上輯。又同書記殷字四十六號『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經尾題云：『永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佛弟子元口集爲梵釋天王（缺）若經一百部合三百部並前立須乞延年（缺）』，元字下缺一字，此卷疑亦是太榮所寫施者。

（六）Lionel Giles, 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 VII part 4 p. 935, pp. 820, 822

（七）謝啓昆西魏書卷十二諸王列傳有東陽王元榮傳，大都據周書申徽傳。唯首云：「東陽王榮大統十一年爲瓜州刺史，與其婿鄧彥偕行。」置太榮刺瓜州之歲於大統十一年。案據周書令狐整傳已可見太榮之刺瓜州在魏孝武西遷之前。西魏書太榮傳只採申徽傳而遺令狐整傳，遂有此失。

（八）關於高昌麴氏官勳俱帶瓜州刺史一事，可參看羅叔言著高昌麴氏年表。

（九）參看辛卯侍行記卷五。

（一〇）M.A. Stein, Serindia, vol. Ⅲ p. 1109。

（一一）參看伊東忠太著支那建築史，頁二〇一（東洋史講座第十一册）。

（一二）參看松本榮一著敦煌畫の研究圖像編頁四二〇。

（一三）M.A. Stein, op. cit. vol. Ⅲ pp. 1109—1114。

（一四）近人張君大千之說如此。

（一五）參看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列傳廣川王諸傳。

（一六）參看 M.A. Stein, op. cit., vol. Ⅱ pp. 846—847 引 F.H. Andrews 論敦煌壁畫製作文。

（一七）關於印度阿旃陀諸石窟壁畫制度，可參看 Percy Brown, Indian Painting, pp. 98—101。

（一八）參看 P. Brown, op. cit. pp. 101—104

（一九）參看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志二及新唐書卷四十七百官志。

（二〇）關於敦煌石室所出畫旛及畫稿可參看 M.A. Stein op. cit., vol. II, p. 969, Ch. 00159 條，及 Arthur Waley, 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 huany by Sir Aurel Stein, p. 110 L XXII—L XXIII。

（二一）莫高窟$\frac{\text{P76}}{\text{C41}}$號窟西龕外兩側文殊、普賢像下之天女，面部衣服線條，俱有修改痕跡，可爲證明。

（二二）工布查布譯解之佛說造像量度經解有乾隆時刻本，及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一卷本。余又見一舊抄本，文

字繁縟，與大正藏本異同甚多。茲據大正藏本，取其易見也。此處所引見大正藏二十一卷頁九四一至九四

字繁縟，與大正藏本異同甚多。茲據大正藏本，取其習見也。此處所引見大正藏二十一卷頁九四一至九四二。

（二三）參看大正藏二十一卷頁九四五至九四八，一、菩薩像，二、九搩度，三、八搩度諸節。

（二四）參看 P. Brown, op. cit., pp. 20—21。

（二五）參看 P. Brown, op. cit., p. 65。

（二六）參看拙著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一文，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一號。

（二七）許嵩建康實錄卷六。

（二八）高日甫詩及笪重光畫筌，俱據宗白華先生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一文轉引，宗文見時與潮文藝副刊。

（二九）關於龜茲畫家窟，可參看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論頁七七至八一。斯坦因在磨朗所得有畫家題名之壁畫，其大概可參看拙譯斯坦因著西域考古記頁八八至八九。

（三〇）王漢子等牒子見沙州文錄。

（三一）法國故 Sylvaia h'evi 教授研究龜茲語，於龜茲王室歷史亦有極詳細之討論，馮承鈞先生史地叢考所收之龜茲語考，即教授所著之節譯也。

敦煌史地雜考

閻文儒

這篇短文是一九四五年我從河西考古回來寫成的，原題爲『河西散記』。凡是走過的地方，都記入文內。這次敦煌文物展覽，刊印專集，囑寫敦煌歷史地理，特將這篇舊稿找出，把瓜、沙地區歷史上的遺蹟，曾經調查過的，都提檢出來，湊在一起，叫做『敦煌史地雜考』。至於陽關，因有向覺明師及勞貞一先生的『兩關遺址考』。莫高窟的歷史，向覺明師另有專文付印，所以本文皆從略。出嘉峪關到安西城，雖然不在敦煌範圍內，但是爲介紹關外地理的沿革，也就附入文內。

文儒補記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考古室　一九五一，二，二十八。

（一）敦煌故城

敦煌縣城在黨河東，故城在黨河西，相隔約半里。城垣已圮，遺址尚存，東西長近二里，南北僅見殘垣數段。至于新城，據清常鈞敦煌雜鈔卷二沙州衛條云：

> 沙州之西，本有故城，即漢敦煌郡治。經黨水北衝，圮其東西。雍正三年（公元一七二五），故城東，另築衛城，周圍三里三分，開東西南三門。

道光時，知敦煌縣事蘇履吉纂修敦煌縣志卷三建置志云：

> 縣城週圍三里三分零，計長六百丈。……雍正三年建。

是衛城與縣城，即今日之敦煌城。至河西故城建於何時，則不可考。常鈞所記之故城，應爲舊敦煌城。敦煌雜鈔卷二沙州衛條云：

> ……明永樂初，置沙州衛，以酋長困即來爲指揮使，賜誥印。正德十年（公元一五一五），爲哈密瓦剌二部侵，逼走附塞下。正統中，沙州久爲罕東指揮班麻思結駐牧，困即來子喃哥，謀奔瓦剌，甘肅鎮將任禮帥兵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時土魯番侵據哈密，班麻思結孫只克，請自立一衛與相抗，遂於沙州故城，立罕東左衛。

又肅州志沙州衛志云：

> 今按沙州舊城，即古敦煌郡治也。今在沙州之西，墻垣基址猶存。以黨水北衝，城垣東圮；故今敦煌縣城，築於舊城之東。（敦煌縣志同）

據以上諸記，知舊城廢毀，距今不遠。明正統中，沙州爲罕東指揮班麻思結所佔；惟以土魯番作亂，其孫只克，乃自請別立罕東左衛於沙州故城，以與相抗。是班麻思結雖居沙州境內，罕東左衛，則居沙州故城。沙州地域，因明時曾長久放棄，清初又改建新城，因而沿革關係，模糊不清。於是論漢之敦煌城，唐之沙州故城者，莫衷一是。說者多依舊志，距三危山里數而臆測之。括虵志，元和郡縣圖志，俱載沙州距三危山三十里。敦煌錄及莫高窟第一五六號窟外北壁之莫高窟記，俱載莫高窟去州城二十五里。予意漢之敦煌郡城，即唐之沙州城，宜依舊志所說，在今廢城內。今城爲雍正三年所建，漢唐間之敦煌城，雖未明記在黨河以西，然以石室本沙州圖經所記之山川言之，似在黨河之西。其所記沙州城，黨河條云：

> 其水（指甘泉，甘泉即黨河）東北流四十里，至沙州城，分泒灌漑，北流者名北府，東流者名東

河水，東南流者二道，一名神農渠，一名陽開渠，州西北，又分渠名都鄉渠，又從馬圈口分一渠，於州西北流，名宜秋渠。州城四面水渠側，流觴曲水，花草菓園，豪族士流，家家自足。

可見黨河入敦煌，由馬圈口以下，大分渠道，如以沮渠蒙遜攻李恂事觀之，敦煌似應在黨河之西。

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傳云：

郡人（敦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李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於敦煌。元緒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大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十六國春秋與此同）

又沙州圖經云：

一所故堤　高三丈，闊三丈五尺，右州東北一百二十步。按十六國春秋……五年（嘉興）春，蒙遜率衆二萬攻敦煌，遺恂書，諭以興亡之運，恂不答。二月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使壯士千人，連板爲橋，潛欲決堤，悉爲蒙遜所擒。將佐等勸恂曰：今日水彌盛，東軍來者相繼，雖有熊武之士，決戰無所，宜遣使降，因以擊之。恂遣使請降，遜不許。左長史宋承義，武衞將軍張弘等，開門降遜，恂自殺。其堤多毀滅，唯東面北面，其址步存。

沮渠蒙遜由東來，作三面堤以灌城，若非大水何以爲功，堤既在州東北一百二十步，則此水必在州城東。如按沙州圖經所記之七所渠推之，甘泉主流，亦在州東，圖經云：

宜秋渠　右源在州西南二十里，引甘泉水兩岸修堰。孟授渠　右據西涼錄，敦煌太守趙郡孟敏於州西南十八里，於甘泉都鄉斗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賴，因以爲號。陽開渠　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　都鄉渠　右源在州西南一十八里，甘泉水馬圈堰下流，造堰擁水。　北府渠　右源在

州東三里，甘泉上中河，斗門爲其渠，北地下。

三丈渠　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水上。　陰安渠　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

以七渠之源觀之，宜秋、孟授、都鄉三渠，俱源於州城西南二十里左右。陽開渠源在州南十里。陰安渠源在州西南六里。北府、三丈二渠，最下流，則源於州東三里。可知甘泉水，係由馬圈口而下向北流，偏東，距州城之半，開斗門分出三渠，至城南十里又分出一渠，再北六里又分一渠；然後東北流，遶州城東更分二渠。是甘泉之正流，應從西南來至州城南，向東北流。故沙州圖經一所壕壍水條云：

闊四十五尺，深九尺，壕繞城四面。右其壕西南角，有一大泉，分爲兩道，一流繞城四面周匝，至東北隅合流出，去城七里，投入大河。

大河卽黨河。一所壕壍水，由城東北，流入大河，則大河應在敦煌城東。至高居誨使于闐記所云：『刺史曹元深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後，卽西渡都鄉河至陽關』者，乃因當時沙州城西，以都鄉渠爲最大，故只記過都鄉至陽關也。都鄉河非黨河，向師覺明『西征小記』已辨之矣。

唐以前敦煌城位置，似俱在黨河西，已如上述。而唐之沙州城，卽漢之敦煌郡城，亦可於沙州圖經中證之。圖經云：

嘉納堂　圖讀所志，其堂毀除，其階尙存。其他在子城東北羅城中，今爲効穀府。

謙德堂右按西涼錄，王李嵩建以聽政，其堂在子城中，恭德殿南，今並除毀。

是西涼時敦煌城之子城，唐時仍未拆毀，則唐沙州城址與西涼時敦煌郡城址，必爲一也。

尤有進者，鳴沙山在今敦煌城南五里，中有月牙泉，五月五日敦煌士女，俱在此處滑沙，云可去災。古地志所記距州城里數，有七里、十里之別。據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敦煌縣條云：

鳴沙山一名神沙山，在縣南七里。……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緜歷古今，沙漠不滿，水極甘美。

又石室本沙州城土鏡云：

　鳴沙山州南七里。

高居誨使于闐記云：

　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

今敦煌城距鳴沙山，約五里，如以廢城址計之，應有七里之數。則石室本及元和志所說較可靠。至高居誨十里之說，或係指月牙泉南之大沙山而言，因敦煌錄所記鳴沙山之里數，亦云十里；然其下云：『其山東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今日鳴沙山南之大沙山，西至黨河口，其間距離，恰相符合。

　宋皇祐以後，沙州淪入西夏，漢人記載遂尠。元至元十四年（公元一二七七），復置瓜州，屬沙州路，雖入版圖，而無事蹟。明置沙州衞，則有文獻可據。其後設罕東衞，及罕東左衞。罕東衞遊牧敦煌境內，左衞則駐於今日敦煌廢城中，於是對敦煌城址，遂約略可考。

　按明罕東左衞所駐之沙州故城，卽今之廢城。因自正德十年，爲哈密瓦剌二部所侵，沙州指揮使入塞後，沙州久爲罕東指揮班麻思結所駐牧，然班麻思結並未駐沙州城中。常鈞敦煌雜鈔云：『罕東衞在赤斤蒙古西南，本漢敦煌郡地』。大清一統志安西直隸州條云：『罕東衞在敦煌縣東南』，是罕東衞不在沙州城中也明矣。及班麻思結之孫只克，欲與吐魯番相抗，乃請別立爲罕東左衞於沙州城中，卽今日之廢城。及清雍正元年立沙州所，後遂正式入版圖。三年因水圮東面，乃於故城東，另築衞城，卽今敦煌城也。

　以上推論，係按文獻記載，與敦煌舊城址而言，若求最後結論，惟有俟異日之發掘。

（二）西千佛洞

過舊城西南行二十里，至新岷州村（按敦煌自明正德後，爲土魯番佔領，漢人內徙。及淸世宗雍正三年設衞建城，乃移民實邊，從某州徙來者卽名其村曰某州。）村中王家有道光中知縣事蘇履吉縣時所書對聯云：『八載官情如作客，六隅民命總歸農。』蘇君自道光甲申（一八二四）作牧敦煌，辛卯（一八三一）卸職，前後八載，故曰八載官情也。『六隅』據敦煌縣志卷二地理志田賦條云：

東南隅田五百三十分。……分配戶民一十三坊：淸遠坊、眞寧坊……中南隅田三百一分五厘。……配戶民六坊：古浪坊、武威坊……西南隅田三百六十一分五厘。……配戶民七坊：平番坊、肅州坊……東北隅田二百八十八分。……配戶民六坊：岷州坊、伏羌坊……中北隅田五百一十一分五厘。……配戶民一十三坊：隴西坊、階州坊……西北隅田四百五十五分五厘。……配戶民一十二坊：狄道坊、平涼坊……。

六隅共戶二千四百四十八，每隅設農長一名，鄉約一名，各管一隅之事。隅內每一坊設坊長一名，每十戶立甲長一名，各司其事，如古代之鄉官。至六隅主人，則爲農民，故曰：『六隅民命總歸農』也。

下午由王家乘騎西南行，十餘里近沙山山麓。黨河經而東流，遂通渭渠，入戈壁。戈壁高於地面者十餘丈。由此西行，北望沙嶺墩，歷歷在目，南遙矚沙山，峯巒危峭，脊背如利刃，乘騎狂奔，馳驅於浩瀚無垠之沙磧中亦不覺天地之大也。行近三十里，至石俄博，遂稍憩，與夏先生作銘，下騎觀覽。所謂石俄博者，卽以石累成之石堆，高數十尺，東面有階級可登，頂則無物。『俄博』爲蒙古語，蓋亦叢社之類。陶葆廉辛卯侍行記卷五，記由敦煌至陽關路云：

漢陽關路，敦煌西南行七十里至石俄卡，七十里南湖，即陽關。

淸時爲卡汛，敦煌縣志卷三建置志塘汛條云：

沙州營屬西路，墩汛四處：沙棗墩汛，距本城三十里；石峨博卡汛，距本城五十里；黨河口卡汛，距本城八十里；巴彥布喇墩汛，距本城一百二十里。

夏作銘先生云：此地或即漢之破羌亭。石室本壽昌縣地境云：

破羌亭　縣東六十五里，前漢破羌將軍辛武賢敗破羌戎訖，於此築亭，故號破羌亭。

又石室本後漢乾祐六年沙州城土鏡云：

破羌亭，縣（壽昌縣）東六十五里。

又石室本斯坦因編號七八八沙州殘志云：

破羌亭縣東六十五里，云漢破羌將軍辛武賢，破羌戎於此，築亭故曰破羌。（沙州都督府圖經與此同，不贅引。）

按羌人居南山中，出谷與漢人鬥，辛武賢破之，爲彰其功，故建破羌亭。諸志俱云：在壽昌縣東六十五里，縣城東去州一百二十里，至此六十五里，尚餘五十五里。今敦煌縣志云：石俄博去城五十里，似與此相近，則石俄博可能即漢破羌亭遺址。

過此不及五里腰店子，凡由敦煌城去南湖，俱於此爲休息站，或止宿，或人馬進中餐。至此即近黨河，河床在地面下數丈，水流淙淙，聲澈於耳。再行三里至西千佛洞，洞鑿於黨河河道之北崖，崖上即戈壁，上有二塔，若莫高窟大泉東三危山下之塔形。今已圮毀，沙崖爲風雨所剝蝕，溝壑累累，予等遂下騎牽馬，由便道下崖，至西千佛洞。

西千佛洞創鑿年月，已無從考知，惟有北魏所鑿數洞可據。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沙州都督府圖經

有記佛龕之文，或即指此，文云：

右在縣（壽昌縣）東六十里，耆舊圖云：漢（闕）佛龕，百姓漸更修營。

以西千佛洞，距石峨博之里數較之，則距壽昌城亦應近六十里。若然，則西千佛洞之創鑿，最晚應與莫高窟同時。

西千佛洞所鑿石窟，今存者不及二十，張大千氏編號僅及十六。

第一窟第二窟：因無長梯，未能攀登。

第三窟：洞形格式若唐時造，佛像爲近代所塑。壁畫則係宋畫，門內楣上有發願文，朱底墨書，已不可辨。門外楣上之畫，有初唐風，東西二耳洞，亦有宋畫，惟無塑像。

第四窟：魏造，洞內有中心方柱，上連窟頂，四面作龕，內各塑一佛像，及二菩薩像。四壁畫賢刼千佛圖，佛座下有男女供養人像，題記已不可辨。

第五窟：魏造，中有佛龕，龕下畫供養人，四壁畫賢刼千佛，西壁中有涅槃圖。北壁有多寶佛與釋迦對坐圖。　向師云：中心座，東面座下有發願文，匆匆昏黑未及見。

第六窟：魏造，門已圮，佛龕前窟頂上凸起，若起脊之屋。莫高窟魏隋洞，作此形者頗多。後壁畫有佛涅槃圖，　四壁畫賢刼千佛。佛龕東西二面，亦畫千佛，惟東面近北邊緣畫佛像一，似爲元人畫。東壁下供養人，有着長衫者，有被披巾者，有着斗篷者。又畫有車馬諸形像。車幰頗長，上有支柱，想係爲闔席而蔽日者，北朝車服制度，由此可見一斑。又南壁東半壁，畫有一佛二菩薩像，下畫九供養人，俱冠折角幞頭，唐人裝束。左邊有題記云：『如意元秊五卍……』（以下文字爲人剷落）中有發願文不可辨識。

第七窟：魏造，有中心方柱，窟前部已崩頹，尚有殘餘之千佛畫像，及供養人畫像。

第八窟：魏造，塑像已毀，中心柱尙在，龕前頂上凸起，若起脊之房屋。四壁畫賢刼千佛及供養人，門左右畫二菩薩。

第九窟：洞頂形與第八窟同，中心柱作佛龕，龕內塑一佛像，二菩薩像。東壁一佛像，尙完整。後壁宋人畫七佛圖，南壁畫佛本生故事，尙有題文可辨，匆匆未及紀錄。

第十窟、第十一窟：窟門及前部均崩圮，與其他諸窟不通，又無閣道，非用長梯扶上不能登覽；而十一窟下，爲黨河急注下轉灣處，水流湍急，即有長梯，亦難於攀登。

第十二窟、第十三窟：俱完整，有小門可入。惟在崖腹中，與十窟十一窟同，亦難攀登。

第十四窟：完全崩圮。

第十五窟：前半已圮，中塑佛像，兩壁繪經變畫。蓮座後，壁畫作條幅形，與莫高窟晚唐壁畫作風同。

第十六窟：兩壁下小平台上塑多數小佛。壁上畫千佛，亦晚唐洞。再東近里許，有小洞，若莫高窟最北元洞附近之崖墓，惟門已堵塞，無暇一掘。

（三）唐壽昌縣遺址及南湖

由西千佛洞，西行五里黨河口，黨河由南來，至沙山，沖一闕口，由此流出，河床入地近二十公尺。兩岸削崖壁立，西千佛洞即沿河崖鑿成之洞窟。由此山脊，南望黨河，行戈壁中，屈曲如白練，如衣帶，誠塞外之奇觀。闕口之西，山脊有烽墩，以石築成，中有柱，每層以葦隔之，高六七公尺。墩西有小廢屋，爲居人遺跡。沙州圖經，記甘泉水，有過山闕烽之文云：

> （上缺）多野馬（中缺）狼蟲豹窟穴，其（中缺）里至子亭鎭西三（中缺約九字）烽，又西北流 六十里至山闕

烽，水東卽是鳴沙山 中略 其水西有石山，亦無草木。又東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號爲馬圈口。

山闕烽既在鳴沙山西，則此墩必卽唐烽，淸時亦於此設卡汛。敦煌縣誌亦載有黨河口卡汛之文。黨河出口，沿山麓東行，至馬圈口始北流。闕口以東，山被流沙，脊如利刃，闕口以西，山上無流沙，危石聳立，不育草木，與沙州圖經所記正同。

由黨河口而西，有以沙石堆成，高不及二三尺，寬不及丈之長墻一道。西迄北工墩，近三十里，土人所謂風牆子者是也。沿牆而行，戈壁中流沙累累，紅柳叢生沙上，若小丘然。北工墩，墩高八公尺七公寸，墩底四周各十二公尺，墩頂寬長各八公尺二寸。墩爲板築，中間雜以葦草，旁露椽頭，殘毀處有以土坯補築者。其東北十四公尺四公寸處，有塔形之佛堂一所，南半已圮，僅餘北半。圍墻尙有壁畫，惜模糊不可辨。頂之四隅俱凹入，各畫天王像，若千佛洞中曹氏時代所鑿之洞窟。外垣毀敗，只餘斷壁而已。垣外東南角，地下馬糞，積累頗厚，或係當年之馬圈。佛堂之構造形式，係晚唐五代時建築。墩之形式及構造，與漢烽墩相同，因漢長城烽墩，多爲板築，中雜以葦草者。（案：唐代烽墩，若雙塔堡以西沿南山之墩台，俱以純土堆成，不雜以葦）此或係漢代所築烽墩，歷代俱有補修，因有人居，故有馬糞，可爲駐軍之確證。

西行一里餘山水溝，溝水淸徹，兩岸紅柳叢生，由此而南十餘里，可至山水溝下溝。由敦煌城赴南湖，有南北二路，北路至北工墩。南路至山水溝下溝南工墩。南工墩亦稱雙墩子，因有二墩故名雙墩子，並非烽墩，乃墓道前之雙闕（按：以在敦煌沙山所發掘之唐墓經驗，塋地前，圍牆之門，有土墩二，立於左右側，卽土闕是也。此雙墩兩側，有低不及一尺之石圍墻，形式與沙山者同，當係雙闕，而非烽墩。）卽塋地門也。內有二墓，墓直徑三十餘英尺，墓道長七十餘英尺。英人斯坦因氏，

曾於墓頂兩側掘二溝，及戈壁石而止。蓋未由墓道掘入，當無法掘及墓室。下溝今已無水，僅有河床遺跡，惟山水溝在北工墩以北，溝水頗大，兩岸水草豐美，蘆葦吒茂，或即各沙州地志所記之大澤。

按敦煌某氏藏石室本壽昌縣地境云：

大澤縣東七里，水草滋茂，牧放六畜，並在其中。

又石室本漢乾祐六年沙州地志殘卷云：

大澤縣東七里。

又巴黎藏殘沙州都督府圖經云：

大澤東西十里，南北十五里，右在縣南七里，水草滋茂，百姓牧放，並在其中。

今南湖壽昌廢城之南七里至十里處，爲營盤村，村南有大湖爲黃水壩，想係各志中所記之壽昌海。

再由山水溝西行，沙丘纍纍，七八里至壽昌廢城，里數與地志同，故予意山水溝，即唐之大澤。

由山水溝而西，入平地，間有沙丘，地面時有陶片碎木等遺物，或係壽昌縣附近居民之遺址，鄉人亦稱古董灘。七八里至壽昌殘城，老鄉稱之曰『陽關城』，東西北三面城垣倘未盡圮，城中北面沙丘堆積，高與城齊，其中成數沙嶺。東北角有被掘之痕跡，並有碎磚瓦，散擲地上，傳爲英人斯坦因氏所掘者。西南角有倒置石碑一，碑高一公尺八公寸七分，寬八公寸八分，厚二公分。上刻有『古陽關』三大字，右刻『欽命二品頂戴甘肅兵備道嘉峪關監督和爾賡額書』。左刻『賜進士出身花翎同知銜，知敦煌縣事前吏部主政汪宗瀚敬立』。上額刻『光緒乙巳春。』（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

按壽昌縣，唐置，隸沙州敦煌郡。元和郡縣圖誌卷第四十沙州條云：

壽昌縣（中下東至州一百五十里，）本漢龍勒縣，因山爲名，屬敦煌郡。周武帝省入鳴沙縣，大業十一年於城內置龍勒府。武德二年，改置壽昌，因縣南壽昌澤爲名也。

新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沙州敦煌郡條云：

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　縣二有府三曰：龍勒、效穀、縣泉。敦煌　壽昌。
下武德二年析敦煌置，永徽元年省，乾封二年復置。開元二十六年又省，後復置，治漢龍勒城。西有陽關，西北有玉門關，有雲雨山。

汪宗瀚立石刻書曰『古陽關』，因未細加考訂，只以俗稱陽關，故銘之曰『古陽關』。實則漢陽關在此城之西。至去州里數，元和志云：『東至州一百五里』。太平寰宇記云：『壽昌距敦煌一百五十里』。大清一統誌云：『古陽關在敦煌縣西南一百三十里』。陶葆廉辛卯侍行記云：『漢陽關路，敦煌西南行七十里石俄卜，七十里南湖即陽關』。各書所記里數俱不同。勞貞一先生兩關遺址考云：『南湖的破城、相傳是壽昌城。按寰宇記壽昌距敦煌一百五十里。（元和志作一百五里脫一「十」字）徐松西域水道記認爲南湖距敦煌一百五十里，故南湖廢址，即是壽昌城。清一統志和辛卯侍行記的說法也一樣』。

各書記載之里數不同，勞先生更認爲元和志脫一『十』字，應按寰宇記所記之百五十里爲標準。則南湖破城應當爲壽昌城無疑。惟勞先生之說，似可商榷者。即壽昌縣去州里數，除寰宇記外，多數爲一百二十里上下，即使寰宇記脫一『十』字，亦應爲百十五里，不應爲百五十里。因石室本各沙州地志，俱記爲百廿里。石室本壽昌縣地境云：

西北去州一百二十里。

又英京藏石室本殘沙州地志（斯氏編號七八八）云：

壽昌縣下東北去州一百二十里，公廨一百九十五千，戶三百五十九鄉。

又後漢乾祐六年沙州地志殘卷亦云：

壽昌縣西北去州一百廿里。

石室本地志所記里數俱相同。鄉人云：由敦煌城至南湖一百四十里。陶葆廉所記，即據此也。若以予經歷言之，由敦煌至新帋州村二十里，再十里入戈壁，由戈壁起始處，至石峨博，應有三十五里。石峨博若爲破羌亭，各地志俱云，去壽昌縣六十五里，則壽昌去州，應爲一百三十里上下。今鄉人云，南湖去城一百四十里，今由壽昌城至南湖村，尙有六七里之路程，則石室本諸志之說，百廿里，似覺可靠。惟戈壁上無一定路線，遠近之差，百里中豈只十數里，故地志互有出入也。若必確言其里數，想石室本，爲沙州人所記，壽昌縣地境，即州學博士翟奉達撰。則居斯食斯，自較傳聞者爲確也。

又壽昌縣地境云：

龍堆泉縣南五里。

沙州城土鏡及沙州都督府圖經，俱從此說。今南湖破城南之新工壩、大溝等湖水，距城近五里，或即龍堆泉也。營盤莊南之黃水壩，湖水汪洋，距破城近十里，或即石室本各地志中之壽昌海也。

至汪宗瀚所立之古陽關碑，予第二次與夏先生至陽關時，曾將該石碑掀起，背面刻水波紋，其下之横欄，有丁字紋。左右周邊刻花紋，內中文字鑱去，僅第二行有『沙州事徵』四字，尙可辨，不知是否爲唐代之石刻。

壽昌舊城之西南，地勢陷落，內有湖水，南北長里餘，中隔以堤，分成四湖，東北湖引出之水，沿湖東北岸西流，曰北工壩，亦曰上工壩。次者引出之水，沿西南岸流出，曰南工壩，亦曰下工壩。再次者引出之水，亦沿西南岸流出，曰新工壩。極西南之湖水西流，曰大溝，西流出紅山口，至水尾而沒。其南近七八里，有大澤，今日草湖流出之水，東北行，曰黃水壩。西又有西頭溝埧，由西山流出，亦可溉田。據鄉人云：北工埧可溉田九百畝，南工埧亦溉田九百畝，新工埧可溉田二百畝，大溝

出紅山口至水尾，亦可漑田二百畝，西頭溝可漑田六百畝，黃水壩可漑田一千二百畝。共可漑田四千畝。惟黃水壩由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築堤，堤成卽可漑田四千畝。南湖四周俱沙漠，惟此地湖水汪洋，渠道四出，每莊門前，渠水清澈，可稱是：『家家泉水，戶戶垂楊』。

村西有古銅灘，亦曰古董灘。四周俱爲流沙，中有沙櫟數起。沙櫟之間，爲風所吹，時有銅鐵碎片，五銖錢，陶片等物發現。遊人至此偶有所拾，故曰古董灘。十一月十二日，予第二次至南湖，再遊古董灘，除拾碎鐵片外，又得繩紋及刀削紋碎陶片，半五銖錢，及若敦煌戈壁所發掘六朝翟宗盈墓頂掘出之小剪輪五銖錢。又於灘中距陽關堡西向約七十公尺處，露一頭骨，遂下掘，距地面約三公寸，卽得一完整人骨架。骨架長一公尺八寸，惜無一殉葬物。其南又露一人架，因無殉葬物，故未繼續發掘。西有巨石一塊，鄉人呼之曰石棺，長二公尺、寬八公寸、高露地面者三公寸。鄉人云：地面下高與人齊，若係石棺，當爲倒置者。西去二里許，爲西頭溝，溝深數丈，水由溝中流，北至水尾而止。

由古董灘而北，里餘至紅山口，紅山口左右皆山，並皆紅崖，故曰紅山。山口有大溝水流出，西南至水尾而沒，西有廟曰佛爺廟，廟中有木匾，記重建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 卯季秋月 中浣告白：龍頭山陽關口舊有大佛殿一座，廟貌莊嚴，神靈赫耀。於光緒十四年八月間，興工建修娘娘廟土地祠二處，廂房二間。莊塑神像，十七年九月將工告竣。』廟中有鐘二，一道光六年造，一嘉慶十七年造。由光緒十七年之木匾記事，知此山又名龍頭山也。又山口西半里，山巓有土墩一，墩高五公尺五公寸，墩底東西長六公尺五寸，南北長八公尺九寸。以土坯築成，每五公寸五分，雜以葦草，並有木椽，土坯顏色較紅，與北工墩大致相似，或爲漢時之烽墩，後代補建者。至陽關遺址，有云，在古董灘，又有云，在紅山口者。

（四）渥洼水

渥洼水卽今南湖之黃水壩，相傳漢武帝時出天馬處。漢書孝武本紀元鼎四年條云：秋馬生渥洼水中。注云：『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飮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

又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之天馬，卽僞馬生渥洼水中而作。

渥洼水在南湖，古地志，已有記載。據壽昌縣地境云：

　壽昌海源出縣南十里，方圓一里，深淺不測，卽渥洼水也，利長得天馬之所。

由此可知，渥洼池卽壽昌海，在壽昌縣南十里。又一巴黎藏石室本沙州都督府圖經残卷（案：此圖經僞王友三先生在巴黎時抄出者）云：

　壽昌海右在壽昌縣東南十里，去州一百二十里。方圓可一里，深淺不測，地多蘆花。其水分流二道：一道入壽昌縣南漑田，一道向壽昌東漑田，舊名渥洼水。

又光啓元年之沙州都督府圖經云：

　……汢（案此残字，應是『洼』字）水，屈曲周迴一里餘，深淺不測，漢得天馬處也。

沙州城土鏡云：

　壽昌縣……壽昌海，縣南十里，方圓一里。

可知渥洼水卽壽昌海，在壽昌縣之南，壽昌縣卽今南湖之破城子。黃水壩之位置，距破城子近十里，當卽古地志中之壽昌海，亦卽漢之渥洼水也。今敦煌城南，鳴沙山下月牙泉，寺院廊廡下，嵌有木碑，刻『漢渥洼池』四字者誤也。

碑，刻「漢渥洼池」四字者誤也。

（五）黨河與三危山

黨河卽漢之氐置水。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條云：

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

唐時改名甘泉。據敦煌錄云：

近南有甘泉自沙山南，其上源出大雪山，於西南壽昌縣入敦煌，以其有沃潤之功，俗號甘泉。

又沙州圖經記黨河條云：

……其（缺）里至子亭鎭西三（缺）烽。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闕烽，水東卽是鳴沙流山，……又東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號爲馬圈口。其堰南北一百五十步，闊二十步，高二丈，摠開五門，分水以灌田園。荷鍤成雲，決渠降雨，其腴如涇，其濁如河。加以節氣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後，山暖雪霄，雪水入河，朝減夕漲。其水又東北流四十里，至沙州城，分派溉灌：北流者名北府，東流者名東河水，東南流者二道：一名神農渠，一名陽開渠。州西北，又分一渠，名都鄉渠。又從馬圈口分一渠於州西北流，名宜秋渠。州城四面，水渠側，流觴曲水，花草菓園，豪族士流，家家自足。土不生棘，鳥則無鴞，五穀皆饒，唯無稻黍。其水溉田卽盡，更無流派。

黨河源流，清乾隆五年，安西觀察副使常鈞氏，曾委安西同知李治邦，窮源溯流，細加勘察，往返五十餘日。據常氏敦煌隨筆，記查勘黨河源流條云：

黨河遠源在希喇爾津之東南雪山內，分注三溝，匯成一處，至八汗撒喇汗津溝之下，卽入沙石。中隔郭壁，約長三十餘里，至芨芨台之東，從平地沙磧中滲出，極其微細，應以芨芨台爲黨河

之近源。由西下流，至額兒得尼布喇大泉，匯合獨山子一帶泉水，及南北兩岸海子、擦汗洮河、清水溝、賺牌溝等水，愈流愈大，俱入黨河。至沙州七百三十里，分爲五渠，澆灌戶民地畝，此黨河源流之大槩也。

予至敦煌，有永寧鄉人雷仁者，告予曰：彼曾去青海金廠掏金，過馬連河，卽見黃河。河水於戈壁中忽滲入地下；順其方向，行一日程，又見黃河由戈壁中流出。其水淙淙，聲如牛吼；然後汪洋直下，不知與李同知所勘查者，是否爲一。惟河水出崑崙，『重源潛發』，山海經，漢書西域傳，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等書俱云：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昔頗疑之，今履其地，方識戈壁中確有此種漏隙處，先賢所云不誣也。

三危山在敦煌城東南三十里，係玉門系老年期山，風雨剝蝕，攄之卽可頹下，故曰危也。括地志云：

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云：

三危山在縣（敦煌縣）南三十里，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尙書竄三苗於三危，卽此山也。

又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三云：

三危山其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曰昇雨山，在縣東南二十里。

按三危山是否爲竄三苗之地，今姑不論，要其爲敦煌望山，當屬無疑。此山系由安西雙塔堡而西，蜿蜒數百里，經小灣，瓜州口，直至莫高窟東。其山無草木，遠望之有黯紅色者，有黝黑色者，俱成碎塊。如以手攀之，則立卽頹下。去歲，向師覺明，夏公作銘與予由莫高窟東登三危山。予因幼長山中，習於登高，勇敢猛進，手爲碎石切破者數處，無怪乎古人以三危名之也。

（六）鳴沙山與流沙

鳴沙山指敦煌城南五里之沙山而言，其南有大沙山，東起敦煌之莫高窟，西至敦煌西南黨河口。此一段中，遠逾百里，其基卽三危山。上被流沙，隨風移動。亦有純爲流沙者，爲陵爲谷，如孤松聳立，如虬龍蜿蜒；而其山脊則俱如刀削之峭壁。沙州圖經記云：

其山流動無定（缺）山不恆，俄然深谷爲陵，高崖爲谷，或峯危似削，孤岫如畫，夕疑無地，朝已干霄。至黨河口之西，莫高窟之東，雖有流沙，不被於山上。

至所以稱鳴沙山者，以其沙能鳴，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敦煌縣條云：

鳴沙山一名神沙山，在縣南七里。今按其山積沙爲之，峯巒危峭，踰於石山，四面皆爲沙壠，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卽鳴，隨足頹落，經宿吹風，輒復如舊。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緜歷古今，沙塡不滿，水極甘美。

又敦煌錄云：

鳴沙山去州十里，其山東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高處五百尺，悉純沙聚起。此山神異，峯如削成，其間有井，沙不能蔽，盛夏自鳴，人馬踐之，聲振數十里。風俗，端午日，城中子女皆躋高峯，一齊蹙下，其沙聲吼如雷。至曉看之，峭崿如舊。古號鳴沙神沙而祠焉。

又沙州城土鏡云：

鳴沙山，州南七里。

今日由敦煌城出南門，南行四里入戈壁，里許至沙山諸莊，再行入鳴沙山，有泉水清冽而甘，廣約十畝，形如殘月。故曰：「月牙泉」。若黨河西廢城爲唐沙州城，則所距離七里較爲正確。十里之

說，當指大沙山而言。今月牙泉有道人住持，院宇輝煌，梵刹多棟，更有廡廊臨泉側，專供遊人休息飲茶。端午節遊人麕集，尙沿舊俗滑沙，惟聞沙有聲，並未聞如雷鳴。鄉人云：端午滑沙，可去百病。予特試之，沙隨足頹落，然千百年中，泉水亦未爲所掩。蓋滑下之沙，隨風浮流，終不至塡滿泉水，非有何神異。至所謂盛夏自鳴，聲振數十里者，無稽之談也。

流沙乃戈壁中極細之沙，塞外多風，隨之浮盪，遇有障碍，則停而不流，積多卽成沙山。禹貢云：

>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又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張掖縣條云：

> 居延海在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卽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者，風吹流行，故曰流沙。

又後周書西域傳云：

> 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氣，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惟老駝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每以爲候，亦卽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玄奘大唐西域記末云：

> 從此(尼攘)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

予居塞外半載，亦曾經颶風至，迷漫天日，上下昏黑；頃刻卽過，日光如舊。風至時，帳蓬人物，俱可飄去，甚至危斃。周書所言，並非虛妄。則所謂流沙者，卽戈壁中隨風浮盪之細沙也。

（七）玉門關與漢長城

玉門關者，指漢玉門關而言，卽今敦煌城西北三日程，哈拉淖爾西之小方盤城也。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壽昌縣條云：

玉門故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戶也。

又輿地廣記陝西路化外州壽昌縣條云：

玉門關在西北一百十八里。

而石室本沙州城土鏡及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俱云：玉門關去壽昌縣一百六十里。然以予此次由南湖至小方盤城路程計之，由紅山口北行至捲槽廟二十二公里，四公里山水溝下流處，五公里斯坦因氏編號XIII烽，四公里沙樑子，五公里蘆草井子，十二公里胡桐樹林，十公里小方盤城。總計六十二公里，折合華里一百二十四里，則與元和郡縣圖志所記者略同，與石室本二地志所記者，相差三十餘里。

玉門關距哈拉淖爾二日程，中有大方盤城。由哈拉淖爾以西，仍有河水西流，惟時續時斷。夏秋水漲，充滿河床內，春冬水消，仍有餘潦，故蘆草叢生其中，敦煌人稱之曰『西湖』。小方盤城城垣，高七公尺半，每壁長二十四公尺八公寸，有西北二門，今城中無營房遺跡，僅充滿馬糞垃圾。城外北有土台，英人斯坦因氏於土台西北角掘得漢簡多片，予等亦於此發掘得漢簡數片，其一較完整，文字清晰，爲與『玉門都尉』之公文書，更可證此城確爲玉門關。土台下卽湖水，蘆草叢生，水含鹽分頗多，故極鹹，不可飮。食用水須至東南近十里之河中汲取。小方盤城北越河卽北山，漢時匈奴可由西北入侵，故於此置都尉，駐重兵，成防守之要塞也。

玉門關西四公里有烽，斯氏編爲XIII號烽，東北數十公尺處，漢長城遺跡宛然。據沙州圖經云：

古長城高八尺，共闊一丈，工闊四尺。右在州北六十三里。東至階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樂縣界，西至曲澤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磧，接石城界。按匈奴傳漢武帝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於烏孫北爲塞以益廣。因漢元帝竟寧元年，隻應對詞曰：孝武出軍往伐，建塞起亭，遂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即此長城也。

今長城遺址之高者二公尺四公寸，寬一公尺八公寸，每二公寸間隔以葦；然後板築，由此而東，至玉門關，遺址間斷間續。四十里大方盤城，此城爲長方形，內隔成三段，四壁尚完好，北壁上下俱有小洞，因係倉庫，用以通風，石室本沙州城土鏡云：

河倉城州西北二百四十里。

又敦煌錄云：

河倉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時軍儲在彼。

按玉門關距敦煌三日程。土人云：二百七十里。大方盤城距玉門關四十里，則距城亦相當二百三四十里之數也。予等於此處掘得晉泰始二年石碣一，足證此城晉時仍爲倉城，唐時始廢。長城由此而東，至哈拉淖爾（亦名黑海子）疏勒河水流入處，水面頗寬，周圍近五六十里。其北即北山，南即戈壁。冬春水消，始克至其濱，濱岸之水，苦鹹不能食。予等至此，駝未帶水，取池中水，既鹹且苦，以之合麵，麵俱成碎塊，應手落；故予等曾一夜未食，僅燒野羊肉以充飢。池水汪洋，平靜無波，晚霞照入，如浮光，如燿金。長城則在其南。池旁有烽燧五六處，敦煌人稱此地曰『北湖』，在城北故也。由此而東，至墎墩子，長城基址不可見，然再東入安西境，仍有基址。東入酒泉，至居延澤，俱有漢長城遺址。長城每四五里即有一烽墩，高者不逾八公尺，低者亦至三公尺餘，俱築四方形。墩旁有破土屋，爲昔駐軍之所。英人斯坦因氏曾掘得許多漢簡，予等亦掘得數十片，及漢絹、革鞋、纖鞋，各

種小器物頗多。此區域經斯坦因氏及斯文赫定組成之西北科學考察團，發掘漢簡多片後，對漢代七邊郡制度，及禦匈奴方策，漢代兵制，補苴於史者頗多。

（八）由肅州至安西

由肅州出西門，北行二里餘討來河，又名北大河，公路局於此築橋通車馬。西北行二十七公里嘉峪關，（舊云七十里）爲漢酒泉郡之天陂縣，後漢時之延壽縣境。十三州志云：

> 延壽縣在酒泉郡西，山在其東，至玉石障，是亦漢遮虜障也。

今之嘉峪關，或卽漢玉石障附近地域。關設於明代，敦煌雜鈔云：

> 明洪武五年馮勝下河西，以嘉峪關爲中外巨防，西域入貢必由此，築土城週二百二十丈。……嘉靖十八年，尙書翟鑾行邊，言嘉峪關最臨邊境，爲河西第一隘口，墻壕淤損，宜加修葺。仍於濠內奏立邊墻。每五里設墩台一座，以爲保障。因使兵備道李涵監築，起於卯來泉之南，訖於野麻灣之東北，板築甚堅，鉏钁不能入。

及隆慶二年設守備，淸駐遊擊及巡檢。今者公路築於關南、仁壽、風脈諸山旁。車行至此，須停息。關城二重，內城正方，祗容衙署。有東西二門，東內門曰光化，外門曰朝宗，西內門曰柔遠，外門曰會極。邊墻起自外城西南隅，北邊墻起自外城東北隅。今多傾圮，間有烽墩遺址。明邊墻之在河西者，以永登岔口驛附近起，及山丹縣東之殘存遺跡最多。會極門外，遍地沙漠，登樓遠望，杳無邨樹，戈壁卵石聚結成阜。陶葆廉云：「如疊浪，如洄波」者信然。行人出關，俱以石回擊關墻，云有回聲者可歸，無回聲者則鬱死塞外。故門右磚牆凹入處頗多，俱出關人所擊者。關外近一里，道左有碑，題「天下雄關」四字。嘉慶十四年，肅州鎭總兵李廷臣等立。

由嘉峪關而西，入大磧中，荒沙迷漫，風日蒼凉，悄然有鄉國之感。四十餘公里惠回堡，昔有軍塘設於堡東，尚存遺址。公路由堡中穿過。住民戶二十餘家，皆清時退伍士兵，及謫戍流落者。惠回堡，本名回回墓，因字音相近易今名。墓地實不知在何處。十餘公里火燒溝，由酒泉至此，公路記里碑題曰：『七七』公里。昔日大道由酒泉，七十里至嘉峪關，九十里惠回堡，三十里火燒溝，共一百九十里，今日公路僅七十七公里，折合華里一百五十四。與舊記相差三十里。

由火燒溝入南山中，爲老君廟，有石油礦。石油後漢時稱之爲石漆。唐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玉門縣條云：

石脂水在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極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盋取用塗鴟夷酒囊，及膏車。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圍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明，酒泉賴以獲濟。

後太平寰宇記亦有石漆之記載。清常鈞鈔赤金志云：

赤金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石油泉。油生水面，色黑氣臭，土人取以燃燈，可以治瘡癬。

過火燒溝，十餘公里，赤金湖。塞外呼下隰多草者曰草湖。赤金湖亦不過有水草而已。赤金堡距湖頗近，清時有驛站及軍塘，今公路由堡北經過，僅可望見疏稀之村落。十二公里赤金河，河由祁連山流出，東北入阿拉克鄂模（即花海子）。又西北小山紆繞，清澗流出，二公里餘赤金峽，清時設軍塘。赤金峽兩山重疊，層巒蜿蜒，路由山中行，頗爲險要。十三州志云：

玉門縣置長三百里，石門周匝，山間裁徑二十里，衆泉流入延興。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故曰玉門縣。

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自肅州西百里天門關，又百里出玉門關。』此地恰在距肅州二百里上下，或者可能即漢時之玉門縣，唐天寶以後東徙之玉門關。

赤金峽西行十五公里衆昌河。過河遙望村樹，渠水四流，至此又有人烟。五公里玉門縣。玉門縣城長方形，只二門，南門在東南隅，北門在西北隅，周三里三分。按玉門縣卽漢酒泉郡之玉門、池頭、乾齊三縣地。北魏爲玉門郡，隋曰玉門縣，屬敦煌。唐屬肅州。元分屬肅州、沙州二路，名赤斤站。明設赤斤蒙古千戶所，後改爲衛。清設靖逆衛及赤金衛，乾隆二十四年，倂靖逆、赤金二衛爲玉門縣，至今沿之。

由玉門縣出北門入莊村，十餘公里上坡，行戈壁中，十餘公里莫古灘驛站。二十餘公里橋灣，驛站不設於橋灣堡內。清時橋灣駐都司，今有永寧寺在堡西，番僧居之，閒有鼓爲人皮作成，惜未及一見。由此而西，二十餘公里，布隆吉爾，公路由山中穿過，荒涼無人跡。

由玉門縣至布隆吉爾，有溝十道，水流其中，或源於泉，或出於山，人民因得利用而漑灌之；故安西柳溝鄉爲富庶之區。尤以三道溝之酒，著名於關外三縣。

布隆吉爾城，築於清雍正二年，初駐安西鎭總兵，及安西衛同知；五年建新城於大灣，六年遷移，徙柳溝衛於此。乾隆二十四年廢衛改駐遊擊，後改都司。布隆吉漢言卽水泉多。其地當爲唐瓜州晉昌縣東境，漢之冥安縣地。明史作卜隆吉爾川，爲哈密、赤斤二蒙古地。清時哈密人與蒙古雜處，雍正二年築城後，遂駐兵，今仍爲安西至玉門中途重鎭。

布隆吉西行十五公里餘雙塔堡。堡東爲胡盧河。河自南來，源於土胡盧村南六七里餘之諸泉，北流至土胡盧村，住民十餘家，半耕半牧。河經村東北流，十餘里至雙塔堡。東折而北，入疏勒河。唐岑參有苜蓿烽寄家人詩云：

苜蓿烽邊逢立春，胡盧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注云：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胡盧河上狹下廣，迴波甚急，上置玉門關，西域襟喉也。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瓜州晉昌縣條云：

玉門關在縣東二十步。

以岑參所記，玉門關及苜蓿烽，俱置於胡盧河上，則晉昌縣亦必在雙塔堡附近。今胡盧河至雙塔堡城北，西北流入疏勒河，沿河南西行三里餘，入亂山。山中有雙塔，塔建於河南岸小山上，東西相距近二百公尺，下方上圓，高約五公尺。雙塔堡或因此命名。塔下爲河，兩岸俱山，河由山中流出，形成隘口，唐時玉門關之設，此處或近之。雙塔西二里餘處，有清時卡汎，大墩一，小墩五。由此而西五里處，於河南岸有小土墩，高不逾五公尺。其對面河北，有大烽二，一在河畔，一在北山口，望之頗高，非以土坯築成，想係唐代所築。或玉門關外之苜蓿烽歟？

雙塔堡城四方形，四面各長一五九公尺，有門東向，額曰：「迎暘」。堡中無居人，僅餘龍王廟、昭忠祠、關帝廟、三官廟等祠宇。清時駐千總，今居民盡於堡外築房舍，灌溉田畝，水源則以胡盧河及疏勒河爲主。

按疏勒河卽漢書地理志之南籍端水，亦卽元和郡縣圖志晉昌縣條所記之冥水。水道提綱所云之布隆几勒河也。大清一統志云：

南籍端水在今安西府淵泉縣北。按輿圖及新志，今有蘇賴河，亦名布隆吉爾河，發源靖逆衛南山，曰昌馬河。北流轉而西，經舊柳溝衛北，會十道溝水，爲蘇賴河。又西逕淵泉縣北三十里，又西逕敦煌縣西北，黨河自南來注之，又西流三十里許入哈喇淖爾。其流長七百餘里，池方數十里，卽古南籍端水也，今州縣屯田，俱藉此水灌溉。

汪士鐸錢玷徐松等人，亦俱以南籍端水爲今疏勒河，入澤卽入哈拉淖爾。

由雙塔堡西十里餘五公尺高烽墩處上坡，西九里，有清築土墩一，四周小墩五，卽亂山子卡汎

也。清代烽墩俱係一大土墩，附近五小土墩，河西一帶莫不如此。下坡沙棗園，廢屋十餘椽，人樹俱無。河北岸遠望有破城，即由雙塔堡北行，經猩猩峽入新疆之路。由此西行草灘中，五公里南山下，有大墩，高十公尺二寸，方形，爲板築而無蘆草。非漢烽，亦非清烽，或係唐代所建築。又五公里至小灣。

小灣者，所以別大灣（安西城）而言。疏勒河過橋灣，直趨而西，至此北折，故名小灣。又西流迴抱大灣之北，以達瓜州。小灣居民二十餘戶，有小土堡，內有龍王宮。宮中鐵爐一，道光二十三年造。鐘一，嘉慶己卯年（二十四年）鑄。又有關帝廟，民國十年築成。堡有東西二門，頗爲蕭索。乾隆三年瓜州扎薩克公額敏和卓，請於小灣建築回民土堡，就近耕作，部令准行，後督院批綏，田疇未能盡闢，否則已雜遝喧闐矣。

小灣而西十里南工渠，過此車轂壩。其北有戈壁中所生之胡桐樹林。三十里北工渠，居民四五家。由此而西，土屋漸多，三十里安西城。

按安西卽漢敦煌郡淵泉、冥安、廣至等縣地。唐置瓜州，領晉昌、常樂二縣。中唐入吐蕃。晚唐張義潮復瓜州，屬歸義軍。歷五代至宋初，俱通中國。景祐初入西夏，元立沙州路，領瓜州。明設沙州衛。正德後土魯番據沙州，其民徙肅州塞內，土魯番及赤斤蒙古遂散處焉。清初屬準噶爾。康熙三十五年後，經營西邊，設哨於都爾博勒津，卽大灣。雍正二年設安西同知，駐布隆吉爾，爲安西衛，領沙州所。三年設總兵，爲安西鎭。五年築城於都爾博勒津，周六里七分，開四門，移安西鎭及同知駐此。十一年設安西道。乾隆六年設提督，嘉峪關以西，哈密以東，悉轄之。二十四年設安西府及淵泉縣。三十七年復徙安西府來治屬肅州道；故曰安肅道。以安西道治巴里坤。三十八年裁府及淵泉縣，故曰安西直隸州。

（九）破城子與苦峪城

破城子在安西縣治南七十里。出西門，沿安敦公路南行一里許，路東有破土城，安西之新城也。乾隆三十三年築，徙安西府治之。因南門屢災，三十九年復還舊城，此城遂廢。南行多草地，無居民。三十里十工，有村落錯雜，田疇井然。其南爲南山山麓，安西四周居民，俱以某工作村名，由一工至十工，此外居民則寥寥。取名之意，據云：卽當年開闢時，初治者曰一工，由此依次，直至十工。工卽工程之義。未知是否？由此入山，曲行三十里，山屬三危山系，無草木，多巉巖，攀登則山石易頹，蓋老年期山之普通景象。出山爲安西南湖，草灘遼闊，紅柳疏稀，水草豐美，遊牧之佳處也。十里溫家莊，土屋數家，半耕半牧，其東南卽破城子，城垣尚在，而雉堞已圮，南北二門尚有遺跡可尋。城垣東西一百二十六公尺，南北二百三十四公尺，內無居民，僅有一破廟，廟中設有學校，附近兒童至此就學。陶葆廉辛卯侍行記謂：

『今踏實西北二十里，有破城子，殆卽漢廣至縣』。

近人張錫祺著安西新志稿古蹟條亦云：

『廣至故城，在縣治西南，卽今踏實破城子』。

吾等在城內，並未採得任何遺物，僅城垣，雜有蘆葦層，與漢烽墩建築用材相同。

踏實堡西距破城子二十里，堡中無居民，堡城每面俱長二百五十二公尺，有東南二門，城垣高約七八公尺，堡城內，僅有殘廟四處。南門甕城東垣下，有小屋，前壁嵌石碑二，一爲大清雍正六年歲次戊申孟秋月建築踏實城記，內云：

『雍正五年奉命建造安西鎭城，並各堡城。』。

踏實堡亦於是年興築，其一爲連接上碑欽差築安西城堡之人名錄。

由踏實堡西南行四十里入山，十餘里水峽口，兩山夾立，溪水中流，沿溪而上，十里蘑菇台子，再十餘里卽榆林窟。窟之興建時代，約與莫高窟相同。

苦峪城卽鎖陽城，由踏實堡東行入戈壁，四十里平頭樹，十里橋子，南行十五里苦峪城，城垣已斷，風穴頗多，城西沙丘壘壘，高與垣齊。城有西北二門，東垣內距二百公尺處，有長垣，用隔內外，城內稍南有土屋，建於土丘上，當係後人所築造。

苦峪城各書記載，僅及於明；然其剏建，必不始於明。予在踏實堡，有鄉人韓多祿，曾於城中得『熙寧元寶』及『皇宋通寶』二制錢，用以相贈。在橋子時，經張某携大陶甕來，外有繩紋，底已殘破，以其形制及繩紋，應爲唐以前物，亦於城中拾得。又城南戈壁南山有雙墩，形式與敦煌沙山下唐墓雙闕相同。城東三十里戈壁上，亦有如敦煌戈壁上之古墓。城西二十里戈壁上，有『四墩子』。據云：每二墩成一對，有四方形之小圍墻，內有小沙丘。亦與敦煌之唐墓形制相同。

敦煌雜鈔記於苦峪城附近得半截碑，首尾殘缺，僅存中段。一面有張議潮歸唐授爵，大興屯田，水利疏通，稱功頌德等語；一面字體流入五代，似稱頌曹議金等語。

今以出土器物錢幣，及戈壁上墓葬形制，前人得半截碑文句等推論，此苦峪城當係明以前所築，卽非唐時之瓜州，亦必瓜州所轄之一縣。

（十）安敦路上之遺跡

安西敦煌間，行程二百八十里，驛站有四。由安西西行五里餘五營墩。二十五里瓜州廢城，城有東西二門，東西長七百四十餘公尺，南北較短，據敦煌隨筆云：

> 由安西城西南三十里至瓜州，俗呼兵城。雍正十一年築。開東西二門，有安西同知，瓜州參將，與照看回民之部郎筆帖式駐此。……瓜州除回民五堡，及蒙古包三十里井子回屯之外。皆係地方官營汛所轄，並無回民分定界址。此地田土肥饒，泉水充裕，宜麥稞。

今雖呼瓜州，然爲清初所築，非古瓜州也。張錫祺安西縣新志稿與地志云：

> 瓜州古城，在今縣治西南八十里，遺址尙存。

是可知唐之瓜州，在縣治西南，若非苦峪城，亦必在安西南湖一帶。

由瓜州西南行三十里瓜州口。其東北有廢城，城中有廢垣，及今仍有渠水流入。城有內外之別，安西張錫祺先生告予云：瓜州口卽回民五堡之頭堡，不知是否？

瓜州口爲通南山之路，山頂有烽墩一；山麓則有如莫高窟天王堂式之一塔婆，高約五公尺，四壁各約三公尺，外爲尖頂，內爲穹廬頂。塑像已圮，東壁尙餘殘畫，爲法華經見寶塔品。畫風如五代至宋作品。構造形式如五代曹氏時建築物。塔婆北下坡半里許，有以沙堆成東西方向二土岡，若西千佛洞至陽關之風墻子。其東半里山麓下，有古坆三，其一已塌下，予曾援索而下，封土高近四公尺，內爲方形墓室，由正頂塌下；惟墓門前已有被盜掘之小洞。以形制言，似係唐代墓葬。

由瓜州口西南行入戈壁，三十里蘆草溝。溝南通南山，淸時於此設防，建堡城及卡汛。其南有淸代大墩一，小墩五。蘆草溝有炭礦，安西敦煌人多至此採炭。再行三十里至縣泉山，中有縣泉。泉亦名吊吊水，西北距甜水井子三公里半。泉自山腰流出，若峨嵋山中之瀑布。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沙州條云：

> 縣泉水在縣東百三十里，出縣泉山。漢將李廣利伐大宛還，士衆渴乏，引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卽此也。水有靈，車馬多至卽大出，少至卽小出。

卽此也。水有靈，車馬多至卽大出，少至卽小出。

其他敦煌石室中所出之各種地志，均有相同記載。實一平常無奇之瀑布，惟泉水極甘冽。兩岸多胡桐紅柳，亦戈壁中一勝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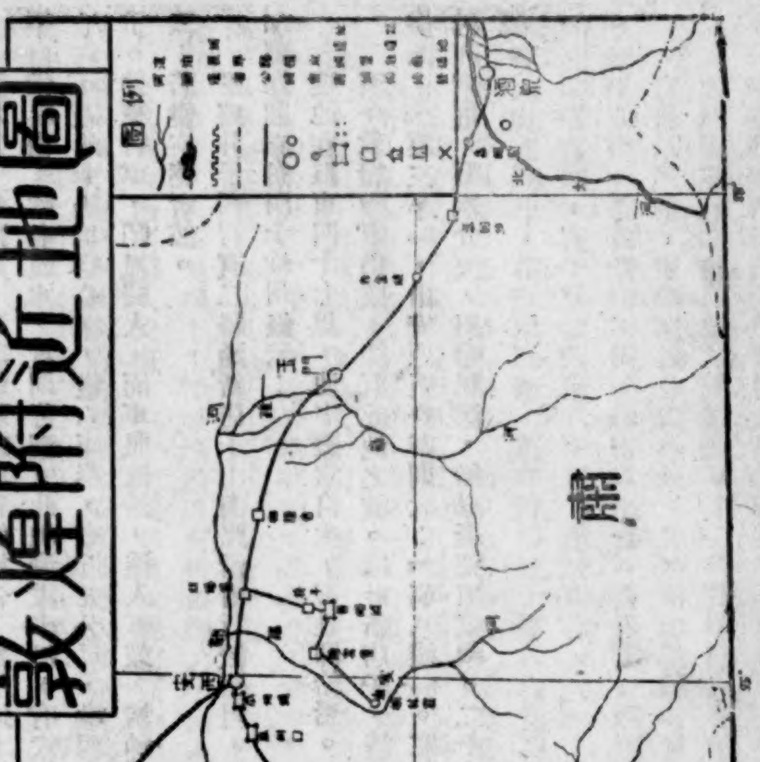
甜水井子爲驛站，有敦煌縣政府官辦旅舍；然不過土屋二三椽，一人主持，供客飲茶而已。飯食須自備糗糧。雖名甜水，實則苦澀。此地清設卡汛，有大墩及小墩等。由此西南行十餘里，有土墩遺址六。過此十餘里空心墩，墩六面形，高近九公尺，墩西有五小墩，內俱空若小屋。四十里疙瘩井子。昏夜行車，朔風襲人，而車軋流沙，透入耳鼓，精神爲之震撼，無怪『河海崑崙錄』作者裴景福云：若轟空礮者然。

疙瘩井子西行有二路通新店子：南路沿山行，較平坦，北路經鹽池較顚簸。鹽池東西近三十里，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沙州條云：

> 鹽池在縣東四十七里，池中鹽常自生，百姓仰給焉。

至今敦煌鹽價仍廉，卽有此池之故。過此新店子，清時曾設軍塘，有旅舍，行人多憩息。此段路俗云：『連三旱』，由安西至哈密則云：『窮八棧』。塞外荒涼，於此可見。新店子以西，無戈壁，村莊錯落，渠水分流，田疇肥沃，無絲毫荒涼氣象。二十五里老爺廟，清設卡汛，再十五里卽至敦煌城。

敦煌附近地圖


圖例
比例尺
1/1500000
甘
肅
安西
玉門
敦煌

敦煌文物展覽感想

沈從文

敦煌文物展覽，經兩個月籌備工作，於四月十號在午門樓上預展十三號正式開幕。這次文展的意義，是在美帝擴大侵略，重新武裝日本，人民政府爲喚起全中國人民對於偉大祖國文化的熱愛，反帝、反封建、消滅匪特殘餘的運動高潮中進行的。有關敦煌文物歷史商討，已經有很多專文提到，個人只有些零碎感想，寫來盼得通人指教。

一、敦煌石窟文物壁畫，從北魏到晚清，約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保存壁畫最多最重要部分約一千年。以一個延長千年包羅萬有的藝術寶藏，過去五十年中國繪畫史，就從不曾好好的介紹過。可見我國專家學人，對於這部分文物遺產的存在，實在還十分隔膜。即在著述中稱引過酉陽雜俎歷代名畫記諸書討論到唐代長安寺院壁畫的情形，對於敦煌的現存壁畫，却是完全陌生的。

二、敦煌寶藏引起世界注意，由於史坦因、伯希和等陸續偷盜而起，到爲中國學人注意、呼籲，經滿清政府下令甘肅官廳，把剩餘八千卷古抄本送到北京後，洞窟壁畫還是無人過問。過去專家學人的研究，也就只能限於古抄本在校勘學上的比證和俗文學的研究。這些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於洞窟壁畫在中古文化史或美術史上的重要價值，由於缺少理解，缺少關心，擱置下來，就過了三五十年。這點時間對壁畫本身說來本不重要，但學術研究落後於人到三五十年，就不是細事。實在值得我們共同深深警惕！

三、敦煌古代特別重要的美術品，以及西域各地如高昌、庫車發現的重要美術品，不斷被各帝

國主義者間諜巧取豪奪偷運國外。過去政府負責人，由於無知、無能、媚外、懼外，都若視而不見，也從不作索回原物考慮。直到這些文物一部分印成精美圖錄，引起世界驚異，公認爲是中古時代東方瓌寶時，國內學人面對這種現實，才稍有反應。但是除少數人知道它對於中國現代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貢獻，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此外多數學人，還是不大理會，也實在不明白從何理會起。一個國家由於近代教育不健全的發展，做斷代史研究的，不僅對其他時代問題不關心，即對於自己所學習一代器物也缺少關心，請想想，這種學風的蔽塞，發展下去應當是種什麼空氣！所以幾種德國印行的西域圖錄，雖然印刷精美，前無來者，擱到北京大圖書館善本書庫中，二三十年就很少有人提起。記得二十年前賀昌羣謝剛主兩先生在館中工作時，曾從他們手中借閱過幾次，只覺得給個人教育太大、太深。最近到文展聯合工作室有機會翻看這些圖錄，使我驚奇快樂又十分痛苦，即這部書除外皮稍破，一切還如原來完整。這對我眞是一種更大更深刻的教育。一方面可以說這部書雖飽經滄桑，因保護得法，還能安然無恙。另一方面也看出，這部書二十多年來實束之高閣，無人過問。二十年來世界歷史面貌已完全變了樣子，幾個不可一世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都在歷史發展考驗下，落日下沉，黯然無光，得到了他應得的結局。另外許多新興國家，或曾經被本國殘暴統治，弄得死氣沉沉，或曾經被他國奴役作踐，民不聊生，但因人民在鬥爭掙扎中抬了頭翻了身，又變得十分活潑年青了。即中國本身，也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了三十年艱苦流血鬥爭，把帝國主義者近百年在中國的特殊勢力，和三千年老封建完全擊潰，完全掃蕩，展開了個歷史所沒有的壯麗輝煌新局面。所有帝國主義者過去在中國用不正當手段偷盜的文物，遲早都可望追還。但是德帝過去的盜竊部分實物，於第二次大戰中都已完全毀去，留下的唯一痕跡，就是這幾本圖錄。直到今天的人民政府，這些圖錄因配合敦煌畫展公開陳列，我國多數專家學人和廣大人民，也才有機會認識自己國家的西北部，原來還有那麼一份偉大精美

的遺產。由於過去政府的無知、媚外，人民在雙重壓迫下又無可爲力，這些重要文物才被偷盜而去，終於毀壞喪失。可見對於偉大祖國文化的認識和熱愛，政府、專家和廣大人民，都還有責任待盡。負責方面應當作的事，實在還很多而且十分迫切。愛國主義的提倡，有一個具體切實方式，即有什麼値得愛，必需提出來讓人知道。即以藏書過百萬卷的北京圖書館的工作而言，面對廣大人民，明日可作的事，待作的事，也就太多了。

四、近五十年的中國，是在帝國主義列强侵略發展中，始終把一個軍閥官僚、貪汚殘忍的上層統治維持下來的。統治者雖換來換去，腐敗無能還是照樣，直到解放，人民才作了自己國家的主人。帝國主義者彼此之間有矛盾，有衝突，但侵略奴役中國的陰謀目的，却完全一致。日帝因處心積慮要滅亡中國，想配合武力作深入一層的文化侵略，對中國古文化也就特別注意。如殷周戰國銅器玉器的整理，漢代漆器地下材料的整理，唐宋以來的陶瓷問題，絲織物刺繡服裝問題，建築、雕刻、繪畫史諸問題，都作了一些越俎代庖的工作。雖並不做得如何好，可是排比材料客觀認眞的態度，羅列材料鉅細不遺的方法，總能够給人一種條理貫串的印象。日帝征服中國的妄想，雖已被中國人民共同的力量打倒，涉及文化史諸問題的討論時，我們還不能不要借重這些參考資料。即以敦煌學而言，西域考古知識的綜合研究，他人早已作過詳細介紹的工作，我國治史部學的，搞斷代分門藝術史的，作美術史教學的及一個更大多數的藝術工作者，就還很少有人能够把這部門的研究成果，具體反映到工作中，以及表現到更新的創造中。所以談保衞發揚優良的文化傳統，認眞說來，我們的學術工作，是落後了一步的。有許多事情根本還未着手，有許多事情作得又不如別人耐煩細心。如不是從當前起始，更多學人有個普遍深刻認識，來合力同工，急起直追，狠心苦幹十年八年，好好打一個結實底子，這種落後的現象，即到三、五年後，還是無從遷窣好轉的！

五、我們國家是個有優良偉大傳統文化的國家。由於民族性的樸質、强靱、勤勞，並對於藝術有特殊愛好和豐富無比的創造力，歷代都留下無數寶貴的遺產。銅、玉、陶、瓷、漆器、絲繡織物、紙張，有些三千年前卽已發明，有些二千年前已極精美，現在都還保存的十分完整。在石壁上作彩色逼眞活潑生動的人物故事畫，已有二千多年，壁畫製作技術，却一直保存下來，繼續發展，作成種種在世界上風格獨具的創造。但是在這個歷史光輝照耀下，有心人都不免會有點兒慚愧。因爲比較起來，這種蓬蓬勃勃的藝術創造力，近百年實在不曾在新的方面有何特別表現。卽以認識傳統接受傳統而言，到如今，我們就還沒有一本能够用物質文化發展作重心的中國文化史，更沒有一部以勞動人民的生產創造爲正統主流的中國美術史或工藝發展史。在國內幾個重要文物機構內，爲這個莊嚴偉大工作而作的初步準備，也還沒有具體進行。換言之，卽對於這種種問題，多方面還缺少理解和認識，自然也就得不到應有的關心。讀書人,不可免還習慣於在書本中研鑽,從文字章句間找證據，以書證書。弄金石書畫雜器物的,舊式的尙難擺脫玩古習慣,把握不到大處。新式的又常用個資本主義國家教育下培養成對古典文物和近代美術的鑑賞態度，驚奇，讚美，愛好，可缺少一點尊敬。概念的理解它和上層文化的結合十分緊密，可無從再進一步，理解它和生產勞動的關連——卽一切出於勞動創造，而對之發生應有的敬重。至於美術史的教學情形，就實在更嚴重更慘。由於近四十年美術教育的習慣，意識目的卽欠明確，美術史可以說雖有若無。一個提綱挈領貫串全部學程的中國美術史，教學的居多就只能將重點側重於字畫，對於其他方面的參考資料，都無從好好的全面掌握。本人既不能具體從物的歷史現實中，更深刻廣泛去發現問題，處理問題，自然更難望用它來教育他人，啓發來者。最近聽一個南方的老朋友談天談及人材的困難，才知道他主持那個有四百同學的學校，就還沒有中國藝術史！課。爲這一課的需要，學校對於實物圖錄應有的準備，也說不上充實完備。一切的因習，都指望明日

會有個轉機；政府多給一點錢，其他機構爲訓練出一批人。不知道問題並不是那麼可解決的，這種敎育環境的繼續，我們敢說，任何有創造天賦的年青人，都不可能得到應有的發展機會的！所以每每聽人談到人民中國明日的遠景，認爲『隨同經濟建設高潮之後，必然有個文化高潮來臨』，總不免令人感到焦慮和惶恐。個人實深信這個文化高潮來臨的必然性。卽一面有百十萬人民志願軍，爲抗美援朝保衞中國東北大門，而在和侵略者美帝長久作戰，另一面新中國人民，在土改進行完成，解放了雙手和頭腦，解放了生產力，也會在新的政治領導熱情鼓舞中，克服任何困難，用生產建設促進這個全面文化高潮早日實現的。不過一切文化都不能憑空產生，必需深深植根於一個優良傳統的營養液中，和人民活生生的現實中，才會發育正常良好而爲人民喜見樂聞。新的藝術敎育實施和傳統接觸既如此不具體，卽有充分面向羣衆的機會，藝術工作者的困難還是依舊的。新的文化高潮，字面意義如指的是一般文學、音樂、雕刻、繪畫、電影、戲劇等等的成就表現，我們原有的底子，實在是不够用的。試檢查一下這幾個部門的基礎，就可知有一些雖成長於五四以後，差不多都包含有本國封建末期文化的瑣碎、貧薄，和資本主義國家商業性及半殖民地市場的意識趣味在影響、在支配。有些部門完全失去了中華民族固有的長處，弄得個不三不四。有些部門又直接從海上販來，能摹仿而少創造卽摹仿也少條貫，只是枝枝節節的。全國解放後，從文藝座談把工作面向工農兵的原則，作爲實驗而努力，藝術的現實性普遍已提高了很多。但有好些工作，就還是爲一個先天不足所限制，無從諱言。如僅僅用這個薄弱舊底子，來迎接文化高潮，人民歷史的變動越輝煌壯麗，藝術工作者只有越感束手。文化的表現，依然不免是薄弱無力落後甚遠的！唯一辦法卽必需把這些工作，植根於一個經過選擇的傳統泥土中來重新培養。使所有文化工作幹部，對於祖國文化偉大處都有深一層的認識，深一層的愛。使每一部門的新工作，都能由於和優秀傳統浸潤融合，逐漸啓發出一種新的創造心，也才可能

把工作結合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來用種種色綵複雜形式多方的新創造，迎接這個文化高潮，更重要還得領導方面把一個文化觀從更博大一些更深遠一些目標出發，不拘泥於已有經驗和爛熟教條，清楚明白認識更新的文化創造，還不只是十萬二十萬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即能全部完成。必然要百萬千萬的工作者，用他們的熱情和辛勤來共同努力，共同創造表現。必需把種種固有的優秀的文化傳統，先由這個十萬二十萬基本幹部加以充實，發揚，作成廣泛的接觸發展，和新的生產發生密切聯系，反映到萬千種工藝美術生產中去，使千萬工作者和更多數農人或工人，各在一區域，各就有區域性的器材、條件、限制下，都能夠用一種新的作風新的態度來從事一切應用品的創造，這才配得上眞正時代的需要，也才可說是眞正的文化高潮來臨。

如迎接文化高潮的意義，應當是那麼全面的接觸，全面的展開，我們可以說，目下所有的準備工作，離明天需要就還遠。一切都等待有個全面深入的檢討，有些更新的辦法，並廣泛着手來作一些普遍性的試驗，才算得是開始走第一步路！這次敦煌文物的展覽給我們的教育，就是十分切實的一課。面對這份遺產。才會明白我們過去對於傳統的無知，因不善於利用，是一種多大的損失。敦煌文物可以說偉大無比，但是當前學人如不能用十分熱情和關心，細緻深入來從事研究，不能引起藝術工作者普遍的學習，即或有更多這種先民偉大的遺產存在，也還是無助於國家明日建設的。

敦煌文物的展覽，使我們認識祖國偉大外，覺得還應當有計劃轉移到各部門有發展性、生長性的生產建設方面去才有意義。有關這問題，個人有兩點意見想提提：一、敦煌研究只是一個長遠工作的開始。臨摹工作只是許多工作中一部分。機構必需擴大，並得政府給予工作人員以多方面贊助和鼓勵。人員、書籍、工作上種種必要工具，都需要充實一些。有些工作限於條件無從單獨進行的，如敦煌學的各專題研究，如河西古文化地下發掘，還需要和其他文教機構來聯合致力。特別是中央美術

學院的繪畫、雕塑、應用工藝各系，北大、清華和西北大學歷史考古系，及輕工業部中一個指導或檢定工藝生產的單位，需要保持緊密的接觸（輕工業部目前如還沒有這個機構，應當考慮增設問題）。因爲美術學院的繪畫圖案諸系，可從敦煌學習是無限多的。即以將來表現新中國的新氣象而言，萬萬千千大小型建築物的新型壁畫，由煉泥坏壁調配顏料等等屬於純工藝技術，到設計構圖，用筆敷綵，就值得每一同學去敦煌老老實實學習一年二年。敦煌壁畫有一部分顏料，可能是土生土長的，就地取材的方法，不僅是一個民族形式問題可參考，即爲了經濟，也就值得特別重視。至於敦煌畫中有裝飾性的圖案花紋，更是中國新工藝生產取之無盡的源泉，值得選重點把它浸透到幾種新的輕工業生產，和一些有區域性的特種手工藝生產中去，比如說，國營染織物工場生產，南北陶瓷生產，南中國普遍的竹木革紙生產，福建江浙的漆器生產，上海搪瓷玻璃應用品生產，北京特種手工藝生產，……于一年半載中，即必然可望把無數成果面向農村的普及方向上走去，一洗當前花紋失調，形態醜惡，以及煩瑣萎靡、纖巧、種種不健康的氣息，加以掃蕩，而形成一派清新明朗大胆肯定的氣魄。這氣魄，才眞正是新中國人民情感和勞動結合應有的表現；二、爲加强國人對於固有優美偉大的文化教育，其他部門工作也應當如此逐漸推進展開，且把它貫澈到一些具體事件中去。例如近五十年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文化的破壞偷盜，這些重要美術品，北京中學生可以從圖片上見到的，外省一個歷史教授就不容易見到。能即早把這些重要文物整理刊印出來，分配到各方面去，這工作顯然既可加强教育廣大中國人民，明白文化强盜行爲，一面也就可提高人民對於祖國文化的熱愛。全國報紙如經常還可抽出一小部分篇幅，來介紹它給廣大讀者，即可將反帝宣傳和愛國主義的文化教育結合而爲一，爲明日文化高潮作一種準備。這種準備工作，個人認爲當前就十分迫切重要。特別是目下散布於國內各部門工作上的高級文化幹部，各級學校的歷史國文美術教員，出使各國的工作人員，以及各專科學

校的教師，和一般大學的文史學系教授，實在都太需要這種教育了。缺少這個應有準備，到文化高潮來臨時，有不少方面，會不免爲當前人少事生疏，配合不來，辜負了明時盛世的！

七、敦煌學的研究展開，不僅是個繪畫範圍內新舊接觸揚棄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文化史整理清算的問題。這次展覽卽已爲國內學人研究中古時代文史、樂章、歌舞、兵制、建築、繪畫、西域文化交通史、中古社會、宗教心理……提供了無數新的物證，啓發了許多前所未料想的新問題。雲岡近在大同，離鐵路線不過廿餘里，一切工作條件都比較敦煌便利甚多。北京地方治雕塑的朋友，也必然有能够充滿熱忱和信心，來埋頭工作十年八年，使國內雕塑學習，從這個工作基礎上，得到一分淸新活潑的力量。同時且教育了全國人民，祖國這部門的偉大成就，是些什麼，如何可愛。這種工作初初作來自然也免不了沉悶、單調，且必需通過一些摸索失敗的困難，和其他新中國建設工作相似，是要勇敢無畏而又能持久刻苦忠於其事的文化戰士，來從事，來担當的。在新的人民時代，應當有這種戰士不斷出現在我們眼前。

一九五一、四、十三、於北京

敦煌文物被盗記

—並論其在學術上所造成的損失

王重民

公元一九〇〇年，就是我們歷史上的『庚子』年，帝國主義者們向中國侵略與壓迫達到了高峯，我人民的反抗也達到了高峯，因而發生了充滿着熱誠勇敢而缺少組織的義和團愛國反帝運動。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借口發來了侵略聯軍，蹂躪了華北的許多城市和鄉村，刼掠焚燒了北京城內大量的寶貴文化遺產，屠殺了無數的無辜人民，結果，還要我們全中國每人拿一兩銀子，湊成四萬萬五千萬兩來賠償屠殺、刼掠我們的侵略軍軍費。在這個鬥爭的進行當中，即和侵略軍正式宣戰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的清晨，在偉大中國西北角上的甘肅省敦煌縣鳴沙山千佛洞的第二百八十八個石窟裏，放出學術上的大光明，發現出來藏了九百多年的古書和古藝術品，獲得了全世界全人類所久已忘記了無價的思想財富。同時，由於『辛丑條約』的簽訂，我們整個國家成了名符其實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在邊遠地區，更出現了一些比侵略軍隊更厲害的外國探險隊，於是那些古書和古藝術品就被那些探險隊欺騙盜刼以去，另封閉在倫敦和巴黎的兩個石窟裏，好像曇花一現，就堵截了研究和發展的途徑，造成了全人類學術上的大損失。

在長期的封建統治勢力之下，尤其在漢族和各兄弟民族雜居的邊遠地區，更是受着幾層的剝削，沒有受到教育的機會，知識就越來越閉塞下去。當那些『希世之珍』被發現以後，一些鄉民們在迷信

的籠罩之下，有的把經卷圖畫燒成灰當作神藥吃，有的把經卷裝在輪子上作成『轉輪經』去祈福。主管的王道士曾拿一些作僞禮品，去『交官接吏』，知識分子們見了還知道寶愛，但也沒有人去過問。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經過了七年，就開始了帝國主義國家探險隊的欺騙和盜刼。

第一個來敦煌的大騙子手大强盜是英帝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他自己曾把他刼掠的經過，得意洋洋的寫在『西域考古記』（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第十二、十三兩章內，正是他的一篇欺騙狡詐卑鄙無恥的罪行供狀。向達先生已把全書翻譯出來，譯筆非常流利。玆節錄在下面：

> 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我重來聖地。在我初到敦煌以後不久，便聽到一種模糊影響的風聞，說是幾年前偶然之間在一座石窟寺裏發見了隱藏在那裏的很多的古代寫本。這種寶物，很值得去努力偵察一番。
>
> 我初到石窟寺的時候，那位王道士正到沙漠田化緣去了。那時只有一位年輕的西藏僧人住在那裏，我於是向他打聽。五月間我回來的時候，王道士已在那裏等候。他看來是一個很奇怪的人，極其狡猾機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甚麼，他對於有關神同人的事充滿了畏懼，因此一見面就知道這個人不易於捉摸。要想急於接近那一屋大藏書是不容易的。我盡所有的金錢來引誘他，還不足以勝過他對於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衆怒的畏懼。我如何同他那種有意或者無意的阻碍作長時間奮鬥的全部經過，毋庸在此處細說。
>
> 到末了，王道士爲我的話所動。一天早晨，將通至藏有瓌寶的石室一扇門打開，卷子緊緊的一層一層的亂堆在地上，高達十呎左右。等到道士取出幾捆，允許我們到新建的佛堂一間房子裏，用簾幕遮起來以防外人窺見，把卷子內容急速展觀一遍之後，這一座寶藏從各方面看來之重要，便

就自行現出了。

道士自被我們開導以後，於是很熱心的將卷子一捆又一捆抱了出來。尤其使我高興的是這種奇怪的存放地方保藏之好。有用無色堅韌的畫布作包袱的一個大包裹，打開之後，全是古畫，大都畫在絹或布上。那時實在沒有時間去找尋供養的文辭，仔細研究繪畫。我所最注意的只是從這種慘澹的幽囚以及現在保護人漠視的手中，所能救出的究竟能有多少。我引以爲驚異鬆快的是道士對於這些唐代美術最好的遺物竟看得很不算什麽。到了這一步，熱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得太過，這種節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對於這種遺物的漠視，因此似乎更爲堅定一點。

當時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王道士對於流言的畏懼心情除去。我很謹愼的告訴他說將來我要捐一筆功德錢給廟裏。但是他一方面懼怕與他的盛名有玷，一方面又爲因此而得的利益所動，於是常似徘徊於二者之間。到末了，我們成功了！這要歸功於蔣師爺的諄諄勸論！

到了半夜，忠實的蔣師爺自己抱着一大捆卷子來到我的帳篷之內，我眞高興極了！他已經同道士約定，我未離中國國土以前，除我們三人之外，不能更讓別人知道。於是此後單由蔣師爺一人運送，又搬了七夜，所得的東西愈來愈重，後來不能不用車輛運載了。

到最後，他得到很多的馬蹄銀，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愛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覺得十分滿足。十六個月以後，所有滿裝寫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還有五口很仔細的裝滿了畫繡品以及其他同樣美術上的遺物，平安的安置於倫敦不列顚博物院，我到那時才眞正如釋重負！

斯匪這篇供狀，赤裸裸的表現出帝國主義者的狡猾欺騙罪行。蔣師爺是個示範性的買辦，王道士是個無知無識的封建寺院地主，就那樣的被他們把『國寶』斷送了！這三種人物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有人物，一百多年以來，整個的祖國，也就被他們斷送了！

一九一四年斯匪又回來了。王道士不但一點沒有覺悟，而賣國的膽量更大了，和斯匪又成交了第二次的盜賣。『西域考古記』第十三章又說：

> 一九一四年我第二次到那裏，王道士曾乘便將他的賬目很得意的指給我看，石窟寺前面的新寺院同香客住宿的房屋都是用我所捐的錢修建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寶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見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欵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
>
> 受了這次官府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爲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這一定還有不少，我第二次巡禮此地的結果，許我帶去的還足足裝滿五大箱，有六百多卷佛經，——自然，又得布施相當的數目。

每個帝國主義者都奬勸買辦和封建地主們互相勾結着來大量的出賣他們的祖國，斯匪談到王道士後悔沒有『受了我那一筆大欵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那正說中了他的壞心肝，所以是他極願意聽的。

第二個來敦煌的大騙子手大强盜是法帝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他的盜術完全和斯坦因一樣。他致河內遠東學院塞納（M. Senart）的信，便是他的罪行供狀。陸翔先生翻譯了出來，題爲『敦煌石室訪書記』。現在也節錄在下面：

> 余首次探訪時，藏書石室適已扃鐍，王道士亦他出。余往敦煌訪之，彼允偕余赴洞發此秘藏。然其來稍遲，鑰留敦煌，未曾攜也，不得不靜以待之。道士且言斯坦因臨行遺賚若干，俾便續購。余聞而大喜，效法斯氏，不難獲得寶藏矣。既而洞鑰遞達（一九〇八年）三月三日侵晨，入此扃秘千年之寶庫。發露迄今，已踰八載，往來搜索，實繁有徒，藏弃之數，意必大減。迨入洞扉，令人驚愕！洞之三隅，積累之深達二邁當又五十，高過人身。卷本二三大堆，至鉅大之藏文寫本，則與版挾之，堆置洞隅。余私自忖度：洞中藏弃，盡加展覽，其事至繁，然欲悉其內函，

> 考其關係之輕重，又不得不每卷展開。於是瀏覽之際，潛分兩類：其一爲精品，在任何價值，皆非所計，必得之而後已。其一爲凡品，可得可失，姑妄論價，若遇艱難，棄之可也。余之展閱雖極神速，然歷時亦在三星期以上。且接洽購買，耗時頗多。洞中卷本未經余目而棄置者，余敢決其無有。此數百年前之古寫本石室，能歷久以待吾輩之發露，皆王道士重修扃鑰之功。余之欣忭，蓋與無意中獲得寶藏無以異也。

王道士是敦煌的罪人，伯匪這樣歌頌他的功德，强盜的心理，就是這樣的。

第三個來敦煌大騙子手大强盜是日帝大谷光瑞所派遣的探險隊們。他們的人數很多，工作地區很廣，時間也連續的比較長。在新疆的庫車、和闐、木頭溝、土峪溝等處盜竊了不少的古書和古藝術品，兩巨冊的『新西域記』都是贓物的說明，和罪行的供狀。使用斯、伯二匪的同樣手段，吉川小一郎向王道士騙走了一百來卷，橘瑞超騙走了三百六十七卷。

第四個來敦煌的大騙子手大强盜是美帝的華爾納(Langdon Warner)。這時候，敦煌的古書和古藝術品已經經過幾次帝國主義的大欺騙、大刼掠，地方上的主人翁——愛國反帝的農民覺醒了，就毅然把保護的責任放在自己肩膀上，再有誰來刼掠就向誰鬥爭。美帝是不承認人民會有力量的，一九二四年哈佛大學華爾納得到福格博物館（Fogg Museum）的資助，預先把化學藥品舖在布上，在敦煌偷偷的工作了五天，偷走了古壁畫二十多幅，也就是毀壞了無法贖回的古代美術品二十多幅。由於盜術的巧妙，農民們事後方才知道，痛恨入骨。而華匪則得意忘形，次年又帶來大批的考古人馬，想作進一步的大刼掠。可是敦煌的人民那能容忍！由於人民的反抗，華匪僅得到了肅州，又轉到萬佛峽盤桓幾天，就抱頭鼠竄而去了。人民的力量和華匪的詭計，在由北京大學派去監視華匪的陳萬里先生『西行日記』，調查的很清楚，記載的很詳細。陳君記華匪第一次盜刼，說：

翟蔭君(Harace Jayne)在肅州復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爲老周。老周前年曾隨華爾納翟蔭二君赴肅州北黑城子及敦煌傭工數月。今日告我：華爾納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銀七十兩，作爲布施。華以洋布和樹膠粘去壁畫二十餘幅。（西行日記八十一頁）

人民知道了這個無恥的盜竊罪行，便一羣一羣的去指問地方官陸縣長，新年千佛洞廟會的時候，又一羣一羣的去詰責王道士(日記八十九頁)。陸縣長卸了任，走到了新店子村，就被人民羣衆截留住了，非要他取還華匪盜走的壁畫不可。陸縣長派人回到敦煌縣城裏面，邀來幾位紳士來調解，才把他放走(日記九十二頁)。萬里先生到了敦煌，遊到第一四五、一四四、一四一、一三九四個洞時，導遊的老鄉還把華匪剝離的斑斑傷痕指給他看。華匪呢?一點不知道自己是犯了罪，却得意洋洋的，於一九三五——六年英國皇家美術學院舉辦的『中國藝術世界展覽會』把賊贓送去出風頭。展覽目錄(Catalogne—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和圖錄(Illustrated Supplement to the Catalogne)的六七五、六七六都有說明和圖片。

他第二次來敦煌的野心更大了，人民聽到了消息，就立刻戒嚴起來。華匪到了肅州，不敢前進，停留在那裏，由他的大嘍囉翟蔭率領隊伍到敦煌，一點不知羞恥的向當地長官和人民代表說：『此來是要剝離一部分壁畫，運赴北京陳列，以便中外人士得就近研究』（日記八十九頁）。甘言巧語的拿出錢來可以收買王道士，可以交官接吏，但是不能欺騙人民的，』當然遭到一致的反對，只許他們攝影。萬里先生在日記裏記着：『於一二二號N洞發現大魏大統四年及五年畫像題銘，翟蔭君告我：在京時所計劃剝離者，卽係此洞！』（九十三頁）若是沒有人民保護，這個公元五三八——九年創立的藝術寶庫，一定要慘遭浩刼，相連的其他同時代的寶窟，也一定同歸於盡。

華匪推想萬佛峽的農民或者不知道他的罪行，就變更計劃轉移到萬佛峽去，第一天由於萬里先生

和安西縣陳縣長的親自監視，沒敢盜竊。同時，人民知道了，就一面保護，一面反抗，華匪也只好攝影而去。後來，他把他兩次來敦煌寫成了兩部書：

1. 中國西北旅行記（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1926.）
2. 萬佛峽壁畫集（Buddhist Wall—Paintings: A Study of a Ninth Century Grotto at Wan Fo-Hsia. 1938.）

書中對於陳萬里先生表示不滿，對於當地人民表示的更不滿。華匪越表示不滿，越說明了萬里先生的苦心，越說明了人民愛國反帝的堅決，和力量的偉大！

※ ※ ※

斯、伯二匪盜走敦煌古書及古藝術品的第二年，——一九〇九年羅振玉就把他們的罪行供狀彙印出來，題爲『流沙訪古記』。伯希和的供狀裏却有這樣的兩節：

> 敦煌得寶之風聲，藉藉傳播。端制軍聞之，扼腕擬購回一部分。不允，則諄囑他日以精印本寄與，且曰：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制軍人頗殷勤，屢次接見余，禮有加焉。
>
> 至北京，行篋尚存秘籍數種，索觀者絡繹不絕。諸君有端制軍之風，以德報怨，公設盛筵邀余上座。一客舉觴致詞，略云：如許遺文，失而復得，凡在學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歸後，擇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還中國。聞已組織一會，籌集巨資，以供照印之費云。此事余輩必當實心爲之，以饜彼都人士之意。

我們的學者們沒有方法追回被盜走的『國寶』，就好好的款待他，希望肯供給我們原樣照片，以便影印流傳，於是創開了『敦煌學』的研究。『以德報怨』，深深的感動了盜匪的心肝。

西洋的支那通們大多數是流氓和帝國主義的走狗，我們對於他們只有蔑視和仇視，可是眞懂得一

點東西的如高本漢，如沙畹，站在純學術立場上，我們仍然是尊敬他們的。可是盜取之後，繼之以封閉，限制了『敦煌學』的開展，造成了學術上莫大的損失，則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伯希和自己說『一千九百八年十月上旬』，他從西安經過鄭州偷偷的來過北京，大概是探消息，看看中國人的眼色，而盜經的事件則一點沒有洩漏。又到南京，因爲那時候主持中國考古學盟主的是端方，他正做兩江總督，住在南京，大概也是爲的偵察他的意向。他相信了中國人是能『以德報怨』的，便回越南的河內，把盜取了的敦煌古書和藝術品裝在帝國主義的海盜輪船上，運往巴黎。他個人於一九〇九年帶了一些投合中國學者們脾味的卷子，經過南京，來到北京，另用一副『學人』的面孔來和我們『士大夫』相晉接。到南京，他又見了端方，才把敦煌盜經的消息宣佈出來。到了北京（大概是八月十四、五日），羅振玉、王仁俊、蔣斧、董康都爭着到蘇州胡同去看他，又把敦煌還有一些刼餘的佛經告訴他們。羅王諸公，於是一方面從學部拍出一個電報，就是『學部官報』一〇四期載的八月二十二日『行陝甘總督請飭查檢齊千佛洞書籍解部並造象古碑勿令外人購買電』，一方面拍照伯希和帶來的卷子。『八月下旬』羅振玉寫成了『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見之原始』一文。九月，王仁俊印行了『敦煌石室眞蹟錄』六集，十一月，蔣斧、羅振玉印行了『敦煌石室遺書』十一種。伯希和回到巴黎，踐行了『實心爲之』的諾言，陸續把照片寄給羅振玉，印成『鳴沙石室佚書』『古籍叢殘』等編。早在羅振玉影印發行以前，劉師培就根據照片寫成了『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一卷，登在一九一二年的國粹學報上。一九一〇年，敦煌刼餘的八千卷佛經已經運交京師圖書館保存，聘李翊灼清理，他是佛學的考證專家，不久，選出了沒有傳本的佛經一百六十來種，編成『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一卷。這時候——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在被帝國主義刼奪的國度裏，『敦煌學』的研究是一日千里，『敦煌學』的成就也是一日千里，『敦煌學』的燦爛之花已經怒放了！可是從

入藏經論著述目錄』一卷。這時候——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在被帝國主義刼奪的國度裏，『敦煌學』的研究是一日千里，『敦煌學』的成就也是一日千里，『敦煌學』的燦爛之花已經怒放了！可是從

另一方面，却招來了一些帝國主義支那通們的嫉妬，實行幽閉敦煌經卷政策，把這個學術研究運動絞死。不但不再寄給我們材料，就是對於我們到巴黎和倫敦去的學者們，也不肯痛痛快快的讓他們閱讀和研究，更造出一種空氣來，說只有他們才有資格和條件去研究『敦煌學』，中國人是不配的。我們的學者們，也有的被這種不值一笑的論調所蒙蔽，直到最近，那種錯誤的盲從，才隨着解放而解放了。

從一九一一年伯希和寄來敦煌照片，在四十年的長久期間，我們的『敦煌學』一直是過着貧窮的日子。愛國學者陳寅恪先生曾借用別人的口吻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沒有研究過『敦煌學』的人不能了解他這話的悲痛；這次看過了『敦煌文物展覽』的人，我想一定能了解他這話的悲痛的。我相信從這次輝煌壯大的『展覽』以後，不但把研究『敦煌學』的情緒又要鼓勵起來，而且更要提高與擴大一步。尤其對於我古代勞動人民所默默創造出來的古藝術品，更要得到廣泛的傳播而獲得普遍的教育意義。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三日寫。本擬再就『中國四部書』，『佛經』，『其他古宗教』，『俗文學』，『藝術品』五個小題目，分論由於被刼而造成的損失，因恐篇幅過長，暫止於此。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盜去我國文物簡述

傅樂煥譯

英人斯坦因來華偷盜我國古物，前後共三次。第一次在一九〇〇——〇一年，第二次在一九〇六——〇七年，第三次在一九一三——一六年，每次都偷去了大批我國珍貴古物（一九三〇年斯坦因第四次來華，被我人民驅逐出境，偷盜未遂）。第一次『考古』結果，印有報告書『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第二次印有『西域考古記』（Serindia），第三次印有『亞洲腹部探險記』（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以上幾種報告書都是一般性的；至於所得各種文字文籍的考釋，另各編有專書印行。第一、二兩次所得漢文簡牘，由法人沙畹編輯，印成了一部『中國西疆簡牘』。第三次所得漢文材料，原來也交給沙畹整理，不久沙氏去世，改交法人馬伯樂考釋，一九三八年全稿完成。最近英國不列顛博物院才決議印行（大致一九五二年可以出版）。

這批重要史料因不列顛博物院始終不把它公開，國人都不知道它的詳細內容。除了張鳳君因協助馬伯樂作考釋工作，獲得一部分木簡照片（又加上沙畹『簡牘』裏已發表過的材料）印成了一部『漢晉西陲木簡彙編』而外，其他究竟還有些什麼東西，沒有人知道。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倫敦出版的『大亞細亞』雜誌（Asia Major）新第一卷第二號，載有沈德勒『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倫敦出版的『大亞細亞』雜誌（Asia Major）新第一卷第二號，載有沈德勒『馬伯樂對於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中文木簡和紙上材料考釋工作簡述』（B. Schindler: A Preliminary accout of the Work of Henri Maspero concerning the Chinese Documents on wood and paper discovered by Aurel Stein on his third expedition in Central Asia）一文，替馬伯樂書作了一個提要。因爲馬書出版還需要相當的時期，而且原書是用法文寫的，卽使印了出來，國人閱讀也不很方便，今把沈文譯出。馬伯樂的考證有許多地方，不完備，不妥當，除少數幾點已改正過以外，其他暫且仍舊。希望讀者只把它當作一個斯坦因盜去文物的目錄來看。原文語氣，也暫且保留。

斯坦因各次盜去物品，大半藏在倫敦的不列顚博物院，包括這第三次探險所得，和第二次所盜去的有名的千佛洞卷子。千佛洞卷子從一九一九年起由翟理斯（L. Giles）整理編目。雖然他自己屢次說目已編好，實際上到現在還沒有完成。那一批卷子和本文討論的第三次發掘所得的文物沒有關係。這一點請讀者不要弄混了。

向達先生所譯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記』裏面，討論到這第三次中亞考古的經過（第十六至十九章，又附錄（一）和（二）」，可以參看。

——譯者

斯坦因第一、二兩次在中亞探險所發見的漢文木簡和紙上的材料，經沙畹編輯爲『中國西疆簡牘』：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erkestan Oriental，一九一三在牛津出版。沙畹去世後，一批數量相當大的木簡和紙上的中文材料，卽斯氏在第三次中亞探險（一般稱爲一九一三——一九一六第三次中亞探險）携回者，由斯氏轉交馬伯樂。這個學者費了多年的工夫從事於字體的辨識，文字的還原、翻譯和註釋的工作，其用力之

勤較沙畹有過而無不及。

馬氏原稿共六二八頁，在一九三六完成，同年由巴黎送往倫敦。從那以後，這稿子擱置在牛津的喀拉命頓印刷局約十年的光景，等待印度事務局 India Office 和不列顛博物院對於出版問題的協議。一九四七年原稿退還不列顛博物院的遠東部，印刷無限期擱置，原因是印度事務局已不復存在，從而撤出參與這一計劃，同時又因了馬伯樂教授的去世。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局勢是這樣的。約在那時候，馬伯樂夫人向我提出她已故丈夫遺稿的出版問題。她在四月二十八日寫信給我說：『關於我丈夫考釋的斯坦因史料，我希望你能夠出版。我對這問題，非常着急，魏勒（Waley）先生已經告訴過你。附信寄上德彌威(Demieville)先生關於這事的短信。爲了這個工作，我丈夫費了多年的工夫。在一九三八年它就該出版，然而始終沒有印出來，致使他時時感覺傷心。如果你能把它編輯付印，我將是非常感謝的。

不久以後（一九四九年五月）魏勒博士、我、和東方部主任福爾敦博士（A.S. Fulton）把這稿子的出版問題向不列顛博物院託事會提出。

我覺得爲了本稿的出版，福爾敦博士方面的努力是應該强調的。

我受命編作一個印刷費用的預算。這書的分量至少要和『中國回疆簡牘』相當（稿本約有三萬七千中國字）。

這書到底總算有希望和學術界相見了，但是即使不列顛博物院批准發行，印成還需要很長的時期。所以，我想，在不列顛博物院院長、圖書主任和馬伯樂夫人的同意之下，爲這豐富而廣大的材料作一提要，或者是一件有用的事吧。

學術界知道斯坦因的第三次中亞探險，讀過他的『亞洲腹部探險記』(Innermost Asia)（一九二

八），並且曉得斯文赫定在樓蘭所獲一批類似材料的結果。事實上，馬伯樂除了根據沙畹的『中國西疆簡牘』而外，還運用了孔好古的『樓蘭』（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oins in Lou-Lan）一書裏對斯文赫定採集品的釋文和考證。『簡牘』是馬氏的指導，馬氏還遵從了沙畹關於材料的一般排列辦法。因爲實質上第三次探險所得的木簡和紙上的材料，和它的上一次——即沙畹所考釋者——是全然相當的。

在敘述每一個發掘地點的文書的開端處，馬伯樂有長短不等的導言。在這裏有馬氏的結論，這是爲了了解手稿必須和原文合讀的。另一方面，一切特殊的事實或其他屬一般性質的事件，都在譯文後面所附的註解裏討論。

這些材料出現的地點有『敦煌』、『樓蘭』、『吐魯番』和『塔里木盆地』。馬伯樂利用沙畹『簡牘』中類似的詞句，和羅振玉、王國維兩人的釋文和考證，還有孔好古『樓蘭』一書中相類的材料，很巧妙的彌補起殘片中的若干罅隙。一切塡補上的詞句均加括號以別於原有文字。另一方面，馬伯樂很聰明的避免去句讀原文——除了有韻文字以外。

馬伯樂致謝他的越籍助手 M. Nguen-Van-Duygt 。他跟着馬氏從安南到了法國，並爲他抄錄文件。他並致謝孫國柱 Sung Kuo-Chu 君。他特別提到他從張鳳君所得的協助。張氏通古文字學，對於漢晉時代文簡能識艱澀的字句。（以下略去一句。——譯者）

馬伯樂釋證的文件殘片中有許多關係漢代到元朝軍屯的軍事生活，日常行政事宜，和私生活的詳況，和這千五百年間中亞的中國小行政或軍事單位的生活的典型。如果我們認爲這些片斷的材料是不够豐富的（例如希臘的 Papyri 曾便經典的歷史家能够描寫在埃及境內的希臘殖民地的生活）我們必須承認馬伯樂作到了一點，即擴大了我們對中國在中亞殖民地的知識。

以下我只能把馬伯樂的釋文和考證作一很簡短的選錄。除了爲了正文的了解有絕對需要時，我不能收錄長而詳細的論文。

敦煌所出史料

（壹）漢代史料

大家都知道，漢武帝開河套以後，延展了長城（紀元前一二一到一〇八）以保護佔領後的今甘肅西北部一帶。在這邊塞的最西端多出漢代的史料。也便是在這裏，斯坦因在他第二次考古旅行中發見了這批材料。而在此更西各地發掘之所得，業已先經沙畹在『中國西疆簡牘』裏考釋過了。在該書的導言裏，沙畹已經對於這中國前進擴展線的長城的戍軍生活得到一般的結論。馬伯樂只需要把這個圖畫再補充一下。

這些漢代的史料都是些木簡，出於敦煌郡區域——除了極少數是出自敦煌以東的酒泉郡的。漢代敦煌郡的民事管理分爲六個縣，這裏面只有三個可確切地，或大體確切地，知道它們的位置。

（一）敦煌　爲中部都尉治所，約當今敦煌；唐朝的敦煌城在河對岸。
（二）冥安
（三）效穀　約在唐敦煌城西北三十里。
（四）淵泉
（五）廣至　爲宜禾都尉治所。
（六）龍勒　（今南湖）有玉門關，陽關，皆都尉治所。

敦煌所出木簡大多數爲公牘，如行政通訊、倉廩收據等等和少數私札，它們全都是來自軍事人員即戍守長城的官員和士兵的。

漢朝襲用了秦朝的民兵制度，又把它按照漢制加以發展。馬伯樂詳述了這個民兵制度。

邊境上戍軍的主要任務是防守長城堡塞，抗禦外族的一切攻擊。當地居民不多，且散處各處，所以是不會有嚴重的內在騷亂的。軍隊全部駐紮在長城沿綫上。長城綫上的軍事組織是非常複雜的，特別是那烽燧制度，監視地面的斥堠制度和爲了保障各駐兵站之安全而設的郵驛制度。馬氏對此均有詳細說明。

長城的極西端情形，前漢一段最爲人所知。在這區域出土了最大多數的史料。它是玉門都尉的轄區。

東漢的材料說明了東漢人被迫重採和前漢相類的組織。關於前漢以後的一時期，我們的史料似乎指示當時軍事防守的組織曾一度全部改變。但這新的組織沒有維持了許久。

東漢時代，疆域上曾有重大變遷，便是長城極西區域的全部（參看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二册，頁六九八）即大煎都候官和玉門候官的西部的放棄。這地區沒有出現王莽以後的任何材料。

（一）文籍殘片

第一號　敦・肆拾叁・j・〇一四。

（a）木觚，急就篇片段

急就篇第十四段全段。三行相接，完整無闕。本段爲今通行本的第十五段，附寫一段，是漢代以後所加的。

這木觚先曾用過，經人將原文刮去，以便來寫急就篇。舊文的痕跡仍然可以看出來。急就篇是一

種字書，字是按類排列的，作於漢元帝時（紀元前四八——三三）。這木觚和沙畹『簡牘』裏所發表的相類似，可謂第四個本子。從這四個本子上，我們可以知道漢代教育用書的一斑。

急就篇每章涵有七字句九句，即六十三字。每章佔一個全簡。所以這部書包含三十一個木觚，每觚含一章。每觚上有號數，但自爲起迄。這對學者是非常不便的，不過，如此的辦法，是爲了分習每觚的便利。

我們討論中的片段有幾個地方和今本不同，沙畹『簡牘』（第四頁）論到急就篇。

（b）漢律殘條

第三號　敦・肆拾叁・h・〇一六。

全簡保存完整。高二二五糎，寬十糎。

上截紀元前三世紀末年，即在佔領和屯墾敦煌區域的一個世紀以前的漢律兩條。

第四號　敦・肆拾叁・j・〇二五。

木簡，上下端灼燬。上截文字不全，下截文字全。高九三糎，寬九糎。

正面云『……後母皆棄市……』這顯然是關於漢律『親族姦』一段的。背面：『十一〇後母』

木簡下端的數字，不是章節號碼，而是關於一刑事案的檔號。

（c）曆表

第五號　敦・貳拾貳・f・壹。

大木板，上部完整，下部和右端破碎，左端闕，原斷作三片，恰好可接起來。二四〇×三三糎。

第六號　敦・貳拾叁・C・〇二三。

敦・貳拾叁・壹・貳・〇一三。

曆表一類（參看沙畹『簡牘』，頁十）第一個是永始四年（紀元前十三年）曆的提綱，橫書。第六號是一個木簡，上載鴻嘉四曆表（紀元前十七年）。這個曆表屬於沙畹（見同書，第二十五至三十五號）討論的一類。頂行記月的日子，下繫各月這一天的干支，自上向下，按常序排列。月份是馬伯樂加的，均加括號以示是後來添的。

（d）星象片段

第九——十九號　敦・肆拾叁・j・〇八、〇九、〇一五、〇一六、〇一七、〇二三等等。

竹簡，書寫工整。字與字間，距離相等（相距各約十七至十八糎），這是一批關於星象的竹簡的殘件，上記各星宿的名稱，排列的次序是按照某一段年限內各宿所值的月份。

（e）占卜辭殘片

第二十號　敦・肆拾叁・j・〇七。

木簡，上端灼毀，底端破碎。高六三糎，寬十糎。

『……日利以口口及行壬子吉，不可殺牛……』

（占卜辭，又見敦・拾捌・j・〇二八、〇一一、〇二二、〇二六各號）。

（f）算書殘片

第二十五號　敦・貳拾貳・d・〇一六。

小木版，四周均破，八〇×二糎。算書中最有趣的是那個和沙畹『簡牘』（頁一四九）第七〇二號相類似的乘法表。這個木簡使沙畹在『簡牘』中計算所得的七〇二號的和數確鑿無誤。羅振玉和王國維在流沙墜簡中（第二冊卷一葉九）曾疑所計不然。

（g）賦體韻本

第二十九號　敦・貳拾貳・d・〇二一。

木版，完整，製作工整，二四〇×二六糎。書法精緻。一篇平庸的離騷體文字。漢代賦體文是很流行的（下有論漢賦作者數句，今略去——譯者）。這篇沒意味，沒精采的庸作，可能是一個遷戍到這裏的文人之作，也可能是一篇當時流行著作的抄本。

（二）敦煌所出材料

（a）宗民燧

第三十號　敦・貳拾貳・d・〇一三。

（甲）急就篇殘片。

（乙）第三十一號　敦・貳拾貳・d・〇一五。

木簡，全簡厚度不均。有文字的一面，刮磨甚光，背面不平，若干處凹下，另部分凸起。高一七八糎，寬一〇糎。

這木簡是一個刻券。上面有兩個軍官的簽名。它是某燧的兩個首領會晤的報告。它不能指出來會晤的地點是什麼地方。券的用法使後人無法確定發見它的一燧（敦貳拾貳）究竟是宗民燧，還是受官燧。刻券之一應保存在燧的檔案裏，但是兩軍官既然每人各有兩人簽名的兩券之一，那麼一方在對方簽名後，帶回他所帶來的一券，也是可能的。

（b）（號碼原闕）敦・貳拾貳・d・〇一六。

乘法表

（c）第四十二號　敦・貳拾貳・e・〇三。

止蓋壁；破胡口口（Kan-Hou）治所。

大木簡，完整無闕，有文字三行。高二二五糎，寬廿二糎。記有警時舉烽的規則。似乎在當時，在次要的情形下舉烽炬，而在危急或被圍的時候，才舉亭上的大示警器『蓬』或離突（燧）的。

第六十號　敦・貳拾叁・壹・〇二。

（d）威胡隧和破虜隧。

竹簡，僅存上半，底部失去。高一三〇糎，寬一四糎。

這件材料透露出它的年代。簡中見『尉』的官銜，這確定了它是後漢的東西。光武廢各郡都尉（後漢書三十八），代之以班品較下的『尉』。但沿邊各郡有特殊的行政形式，而舊的軍事區域每在邊地保存。即使敦煌前漢來畫分四區的複雜區分辦法沒有保存下來，在中部都尉以外還有一個玉門尉。

（三）酒泉郡所出史料

第八七號　敦・拾捌・a・〇一一。

（a）木簡，不全，一三一×八糎。一個關於部分赦詔的通告（每人減刑一年）。簡中所闕部分載被赦人的名字。

漢律有一至五年的刑罰，每刑各有專名。四年苦工之刑叫做『完』，五年稱『髡鉗』。似乎只有受這些刑罰的人才被遣戍到邊疆作『城旦』——一個常在簡牘上看到的名詞。

第一一三號　敦・肆拾肆・K・〇三二。

（b）完整木簡，高一二七糎，寬一〇糎。

這簡上載漢代勅書下行的公式。（參史記卷六十。又沙畹『簡牘』第一四〇號是一個幾乎完全相同的文件）。

第一二九號　敦・肆拾肆・九。

（c）小木板，上下均闕。上給某上級官員信件的殘片。一三五×二七糎。

第一三四號　敦・肆拾肆・b・三。

（d）小木板，底端闕。高二〇〇糎，寬二〇糎。

玉門副尉給東番亭長的命令，叫他徵集丁壯服兵役。

第一四八號　敦・肆拾肆・d・〇八——〇九。

（e）木簡，上端完整，下端破損。

一個關於浚河，和用所掘淤泥肥田，以及田地在施用定量肥料後應行出產（特別是關於『文華』地方）粟穀的數量的命令。

（貳）唐代史料

第一六七號　敦・肆拾肆・d・〇一四。

寫本　紙葉，長方形。上端底部及左邊均闕，左部及中部損壞。

第一六八號　敦・肆拾肆・d・〇一五。

以上兩件，都沒有日期，但就字體論，它是屬於第十世紀的。這是一件關於某空房的申請書，房主人關某逃亡，房子空了出來。

樓蘭遺址所出史料

（壹）秦代史料

樓蘭遺址所出的史料，有許多可以上溯到秦代——除了一批得自 LM 遺址，大致是屬於唐朝以外的。這批材料有木簡，紙片，發見於一個靠近羅布腦兒現在廢棄了的地域。古代的河床在乾涸了的古湖底所形成的鹹鹵窪地的西北方，還可以看得出來。現在的羅布腦兒只是古腦兒的一個渺小遺留物。

樓蘭遺址所出的史料，有許多可以上溯到秦代——除了一批得自 LM 遺址，大致是屬於唐朝以外的。這批材料有木簡，紙片，發見於一個靠近羅布腦兒現在廢棄了的地域。古代的河床在乾涸了的古湖底所形成的鹹鹵窪地的西北方，還可以看得出來。現在的羅布腦兒只是古腦兒的一個渺小遺留物。這裏是古代樓蘭的遺址，這是從所得的材料上可明白證明的。馬伯樂考釋的材料有兩組，每組屬於一個時期，兩組之間相隔數年。幾乎所有的木簡都是二六三——二七〇（三國魏陳留王景元四年至晉武帝泰始六年）間的東西。紙上的材料，一批與這同時，另一批則屬於三一二——三三〇（晉懷帝永嘉六年至成帝咸和五年）。斯坦因上一次發見由沙畹考證的，和斯文赫定發現由孔好古考證的，以及橘瑞超新西域記所收的材料，也全是同期的物品（各批史料時間上也各中斷一段）。那麼，這一段時間的空白，不必是由於發掘不完的緣故。

在紀元前二世紀，中國人開始擴展到中亞的時候，他們發見 Cherchen-Darys 盆地（後稱阿耨達。當山梵語 Anava Tpata 而來）自成一個小國，而把它叫做樓蘭。它得名的緣故，大概由於一個用稱羅布腦兒周圍地區的土地而來。在用佉盧文（Karosthi）所書的材料裏也見該名，稱之以印度式之名 Krorayina, Kroraimna（參看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一册頁四一四——四一七），國都最初在扜泥，即今羅布腦兒南方的磨朗（Miran）。在紀元前七七年的時候，這個京城略向西移，搬到伊循，即現在的婼羌（Charkhlik）。京城的遷移是因為其王附順匈奴，被中國殺死。代之繼位是他的哥哥尉屠耆。尉屠耆對中國很恭順，因爲他曾在漢廷爲質子，受過漢教育。新王因民心不附，並怕匈奴，請求中國駐兵，於是在伊循便建立了一個屯戍區。從那以後，這王國的名稱在中國文籍裏改名鄯善。

樓蘭所出的中文材料和鄯善王國，全然無干。馬伯樂討論到樓蘭，只是爲了把這些材料安放在它們的非漢族的體系之中，以別於那般在漢代敦煌長城遺址所出的材料。它們都是關於那個或與本地行

政系統並存，或別設於本地行政系統之外的管理中國軍民事務的中國行政系統的。只有這批材料使我們曉得了這行政系統的狀况。

漢代曾在古羅布腦兒的北岸設了一個軍屯區。沙畹曾報告過一個傳說，那是這屯區位置的唯一遺品。（參看沙畹『三個中國將軍』Trois Generaux Chinois，載通報一九〇六年號，頁二四六）。『這只是一一九年（元狩四年）伊吾（哈蜜）軍屯建立的故事被搬到樓蘭來了』。官方稱它爲樓蘭。便是在這裏，在三世紀的中葉，說確切些，在二六三（景元四年）或稍早一點——這一行政系統是建立了。它的目的是重張一個世紀前放棄了，至少是弛緩下來的向中亞大陸擴展的政策。

（一）文籍

第一六九號——一七三號　樓・貳・拾・〇四——〇五・LC・一〇一七，LE・壹・五・LF・貳・〇七。

急就篇殘葉。

第一七四號　樓・伍・拾・〇一八。

紙葉殘片，方技書。

裏面提到兩個古代方士扁鵲和盧氏生。盧氏生見列子。（參看 Mayers, Chinese Readers Manual, No. 423)

第一九二號　樓・伍・〇二九。

紙葉殘片。

正面『子曰學……而』。大概是習書者所臨的論語。

背面『丑丑荀子日子曰吏校』

（二）公私簡牘

第二一三號　樓・陸・貳・〇二八。

木簡有深五糎的刻紋二，把簡中分爲二段。木簡全長七八糎。背面云：『都督。泰始三年（二六七）以來府曹節度，所下雜文書本事』。背面云：『限本事』。

都督——全銜應作『都督某州諸軍事』，在晉初不是一個常銜。它只是在特殊情形下，在需要把廣大區域上許多兵隊聯合於一高官之下時才應用的。樓蘭和中亞全屬於涼州刺史，一直到二六九（泰始四年）是如此的。二六九年涼州西部各郡分置秦州。都督涼雍二州諸軍事汝陰王司馬駿二七〇號（晉泰始六年）率兵討羌。羌人阻絕了通往黃河岸旁的金城郡，並殺了秦州刺史。在他以前，這一區域未見更早的都督。也許他便是簡中所上的都督。這個木簡，原來當是想附在一批樓蘭兵站在他受命以前幾年的檔案裏，一併寄發的。

第二一六號　樓・陸・二・〇二六——二七。

同簡的兩個殘片，其開端部分馬伯樂據孔好古的『樓蘭』第五十號予以還原。它是記載給予三個人十天糧食量數的。

第二三七號　樓・肆・貳・〇六〇。

紙殘片，上端完整，下端左右方破損〇七〇×一二六糎。這是一個賬目的殘片。每行末尾的數字是物價。

（三）LE遺址史料

第二四六號　LE・壹・壹

木簡，一五〇×五〇糎。上段厚四糎，中段厚八糎，下段厚二〇糎。字在上段。高一〇五糎。下

段有三個繩槽。簡上文字由左向右讀。關於這類木簡的名稱，參看王國維流沙墜簡卷二頁十三『蒲（薄）書』，和沙畹『簡牘』第六一四，六一五，六一七等號。

『薄書』似乎是這一類特殊木簡的名稱，上段似乎是爲郵卒轉遞時之用，下段是封緘的信件。

（貳）前涼時史料

第二五二號　樓·肆·貳·〇六二。

紙葉殘片，西域長史李柏建立征高昌焉耆基地時期之物，可能便是李柏左右之一到達海頭後發的。橘瑞超新西域記收有李柏一信的稿本數件（其中一件是完整的）沙畹曾翻譯信的主要部分，載『西域考古記』卷三頁一三三〇。

（叁）年代不明的材料

第二五三號　LM·壹·壹·〇一六。

（一）經書和文籍

紙卷殘片。完整，上下有邊。一面有字，二二五×一四三糎。每行十七字。四世紀物（？）。不知作者的左傳註殘片。以較今本，多有異文。如以『大』代『世』，以『匽』代『偃』等等。註裏提到昭公十八年（紀元五三四）四月辛亥。

第四行底部的註不是杜預的，（因爲杜註比較詳細，本節有三家註予、而本件却只有一註。又杜註『干』字云『干徵師陳大夫也』，和本件『干徵師不陳故也』也全不合）。它也不是業已失傳的服虔註。這殘片太小了，以致使我們不能認定它的來源。文中以『大』字代『世』字，似乎表示它是唐代的東西，但紙張和字體都說明它是唐以前的，並且我們沒有理由把它和其他都是四世紀初的 L 地史料分開來。

但是，以上關於這殘片的話語，並不是最後的結論，雖則大多數左傳的註本——如啖助註，和啖助弟子趙匡及陸淳等註本都已經失了傳。

第二五六號　LM・壹・壹・〇二一。

紙片，引孝經一段卷十二。

背面有佉盧文數行。

（二）公文

第二六〇號　LM・壹・〇一八——〇二二。

一統計數字的兩個殘片。

土魯番區域所出史料

（壹）前涼時史料

前涼置西域長史。在他們佔領古樓蘭之後，約在三二四年（晉明帝太寧二年）征伐了高昌（今吐嚕番東七十里）和焉耆（喀喇沙爾）。在吐魯番區域，只發見了前涼一件材料，上面除有一個日期而外，一無所有。不過，這已經足可說明前涼的佔領這一區域延持到四世紀的中葉。而它所發見的地點——即阿思塔那——指示前涼佔領的中心是在嘗爲古代本區首都的高昌。

第二六二號　阿・肆・壹・〇二七。

小木片。

口口口口　口口升平八年六月三日。

（貳）唐代史料

在吐魯番區域的每一角落裏都有漢文史料發見——特別是在兩個先後嘗爲唐代主要居民區的地點——一個是喀喇合卓，沙漠田，特別是阿思塔那（Astana）村和它的古代墓地，另一個是雅爾湖（Yar-Khoto）沙漠田，從吐魯番到闢展途上的吐峪溝（Toyuk）和姚頭溝還有木頭溝這些史料，除了一件是晉朝的以外，都是唐朝的。它們內容不同，可大別爲四類。（1）七至八世紀吐魯番區域中國官衙檔案裏的文件，這包括這區域爲唐西州都督府轄境的時代。這些史料最大多數來自阿思塔那村的墓地，但也有些出於喀喇和卓姚頭溝村和吐峪溝。（2）官員、私人和寺院的私札如契約、信件、帳目等（但數目無多）。（3）經典和文籍的殘片（爲數也不多）。（4）宗教材料，特別是佛教典籍。

讀者如想詳細了解這些史料，應參考馬伯樂原書（稿本218—240）論唐代吐魯番史事的部分和沙畹的『西突厥史料』。（頁一〇七——一一二）

（一）公牘

在這樣一個一切以它爲中心點的國度裏，運輸制度在公文記錄中佔重要的地位。因爲一切橫越中亞的運輸，多用馬力（驢駝都不大用，至少在公務上是這樣。）不論是載運旅客，或是運輸物資，都須用多數的馬匹。所以馬政是一個重要的業務。在阿思塔那所出史料裏有那麼些關係馬政，是不足奇怪的。這些文件不是從馬政公署的廢墟裏發現的，而是從一個墓地裏找到的。這裏面有單，有簿，有成捆的紙葉（大半都已搓壞或撕碎了）。這些紙片多半是當時用紙製成的冥衣上的碎片。雖然它們是零零碎碎，它們描寫出來七到八世紀時一個大省份的行政情形。

（a）都督府函札目

第二六三號　阿・叁・四・〇一八。

卷子的一部分。上部闕，底部全。公文收簿殘段。信件來自西州的各種機關。大概這是西州錄事參軍收文目錄的一部分。沒有日期，中間所載各點也不可考知。不過這殘目是七五二（唐天寶十一年）以前的，因爲關於民兵的稱呼『衞士』在七五二改做『武士』（參通典廿九）。這段材料最可說明當時中國在中亞的行政活力和效率。

（b）第二六四號　阿・叁・四・〇九三。

詢遠征兵隊『波斯軍』事牒（六七四（唐高宗咸亨五年）——約六九四（武后長壽三年））

卷子的一部分。高二三二糎，長三九二糎。

一件上給尚書省的牒文，詢問關於中亞遠征兵團『波斯軍』的組織事。牒裏面提議士兵應從已經在中亞的罪犯裏募集，而不應以重大代價從中國本部調遣民兵。

（c）官吏貪汚案

第二六八，二六七，二七一，二六五，二七〇，二六九，二六六號。

卽阿・叁（〇一四，〇一五，〇一六，〇二二，〇三〇，〇三二，〇三三）

訴汜忠敏貪汚牒

上面七件短公文都是關於一樁事情的。一個不忠實的小官（管倉的）被控盜竊，以上是這控訴案的一部分。

似乎底稿和它們的抄本（就像那些有關馬政的碎片一樣）都屬於一個大的卷子。這些公文最後落到了私人手裏，他們用來做成冥衣。不過我們很難說明這事的詳細了。

（d）第二七二號　阿・叁・四・〇九二。

控口石及（雍州奉天丞）高峻牒。

卷子殘段。二七〇×五五〇糎。

西州曹衙公檔裏的殘片。內含：（一）一件刑部公文，論收稅擾民，裏面並提到一個對這事應怎樣處理的勅旨。（二）一件馬政監官公文的開端，詢問爲什麼送來的秣料不敷核定的西州驛馬飼料額數。

（e）其他案件

第二七三號　阿・柒・二・〇二〇。

紙葉底半。小字正書。屬於八世紀。一件申請狀的尾部，大概是一個倉官自請處分的。我們曉得凡犯罪官吏在被長官發覺罪狀前而自請處分的，不受刑罰。

第二七七號　阿・柒・二・〇二二。

七世紀末葉小紙片兩段，結束某盜用公物案的公文。

（f）鸜鵒倉收入及支出物品簿。

第二七六號　阿・柒・二・〇二三。

第二七七號　阿・柒・二・〇一六。

第二七八號　阿・柒・二・〇一七。

第二七九號　阿・柒・二・〇一九。

第二八〇號　阿・柒・二・〇二〇。

以上都是一個卷子的殘餘品。

第二八一號　阿・柒・二・〇一五。

小紙片數片。

這些殘片似乎有三類。

（1）每日倉裏存穀賬

（2）倉裏收入及支出賬

（3）關於倉的雜務的詢問

（g）各項公務雜件

第二八四號　阿・叁・四・〇九一。

紙片，三四五×一二五糎。爲某項公務所開農民的名冊。

第二九三號　阿・〇〇四。

紙片答覆請求入境事。

（h）馬政

（甲）郵驛馬匹簿

第二九五號　阿・叁・三・〇七・又〇八。

兩大紙片。二八四×五四三×一米五七六糎。

郵驛所管馬匹的狀況。目錄裏的馬約每十五匹成一組，由馬夫管理，這馬夫由被判服苦工的罪人裏選充。每馬的特點、顏色、年齡和印記都有記錄。

第二九六號　阿・叁・〇三七。

大卷殘段。這可能和〇七——〇八號目錄是一件東西。二八四×七七五。

（乙）郵驛馬匹出發和歸來簿

第二九七號　阿・叁・三・〇九——一〇。

屬於八世紀一個卷子的兩大紙片，（〇九）：二八七×三五三，（〇一〇）：二八七×五三四。

（丙）死馬賬

第二九八號　阿·玖·六·〇二——〇三。

十一張紙片，同出一個被剪碎做成一雙鞋子的卷子。死馬目錄，並記錄馬死狀況和關於其皮及肉的利用情形。

（丁）開元十年馬政存物籍

第二九九號　阿·叄·〇三六。

卷子殘片，高二八六糎

一個貨棧的賬目殘片。棧中一面存放死馬皮革等，另一面存放粟油布匹等，供給馬政或這都督府首城的各郵驛應用。

（戊）神龍元年（七〇五）各月份死馬賬籍。

二月

第三〇一號　阿·叄·四·〇九五。

紙本卷子的一部分。二八七×一米四〇糎。

二月死馬賬的片段之一。原賬對一路上所經各段都有詳細記錄。有各段管理人所加的批語。

三月

第三〇二號　阿·叄·四·〇九四。

卷子片段。上下端全。這卷子是用幾件文書黏在一起的，如（a）第四——五行間，（b）第二十一——二十二行間，（c）第三十二——三十三行間，都有黏貼痕跡。詢問兩件事：

（a）問一馬從西州到北庭路上突然死去的原因。

（b）問二馬從西州到伊吾（哈密）路上突死的原因。

第三〇三號　阿・叁・四・〇八三——〇八四——〇八九。

三個殘片被拚成一卷子。一個不完全的詢牒。問一馬在西州到伊吾路上死的原因。

第三〇四號　阿・叁・四・〇八五。

卷子殘段。和第三〇三號是一個簿子。

詢問一馬在路上突死事。路程起終點，今存部分不詳。

四月

第三〇五號　阿・叁・四・〇八六。

第三〇六號　阿・叁・四・〇八八〇。

以上兩殘片，一件是草稿，另一件是同件的抄本。問二馬在由西州到北庭路上死去事。

第三〇七號　阿・叁・四・〇七四。

卷子殘片，二三二×一九二糎。

問一馬在由西州到伊吾路上死事。

（己）馬政雜件。

第三〇九號　阿・叁・三・〇六。

完整紙葉，二八五×四一五糎。

報告某年（當爲開元十年，七二二）意外死亡的馬匹。

第三一〇　阿・叁・三・〇三四。

大紙葉，二九○×二七○糎。

有日期云：『二十一日』（這或是開元十年閏五月二十一日）

第三一一號　阿・叁・○○二——○○三。

一卷子的兩片段。

柳中縣各佛寺裏的馬匹數。

（二）私人文件

（a）契約

第三一三號　阿・叁・四・○八一——○七九b。

寫本，紙片兩件，十二行，每行十八至十九字。

借粟契約。如到期不還，利息每月百分之十。兩個證人和借者妻子同姓，顯然是她的父母。妻和子也一同列爲證人。

第三一四號　阿・叁・四・○九○。

完整紙葉，二四○×四一○糎，十二行，每行十六至十八字。

租田契。借錢的農民已付了五畝裏三畝的租價，並且担保在五月中旬（卽收割之前）償還餘數。訂約日期是天授元年正月十八日（——六八九年二月二日）。雙方同意立契兩份，各持一份。

（b）寺院文件

第三一八號　阿・玖・三・○七。

第三一九號　阿・玖・三・○八。

以上是一個卷子的兩殘片。一片一九○×二四○糎，另片一九○×一九○糎。所記的是一個不重要寺院的賬目。這可由它所預備的食物只足三個和尚（後來又加了一個見習生）一點看出來。其他人們都是

寺院的賬目。這可由它所預備的食物只足三個和尚（後來又加了一個見習生）一點看出來。其他人們都是寺裏僱用來工作的俗人。第三一九號裏的「工人」便是其中的一個。兩片所記的賬目大約屬於同年。

（c）死者證文

第三二三號　阿・玖・三・〇六。

紙片，上端燒焦，左首闕，右首和底部全。一八二×二八五糎。

「信弟子王伯瑜」的證文。這種證文是在下葬時焚燒的。由燒灼的痕跡看來，用時摺疊就燭上焚燒，但在燒毀前把火熄滅。

這種文件在過去和現在都叫做「證」。（參看 Dore, Recheve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中國迷信之研究」，第一冊，第一號，第三十一圖）

第三二四號　阿・玖・三・〇一二。

一件和〇六號相類文件的上半截。死者姓名佚失。

第〇六和〇一二兩件是一個慣例的遺留物。這文件意在被死者帶到陰界去（這是它們焚燒的原因），以證明他們在陽界爲善，使他們易於再度超生。同類的文件在現在葬時還應用。

第三二五號　阿・玖・二・〇五三。

紙葉，上端和左右首均全，下部闕，有燒痕。頭七行硃書，大字疏行，後八行墨書，小字密行。

這個行善發願書是給一個童氏的。童氏和她的丈夫高昌縣人氾延仕有墓誌傳世。（參看斯坦因亞州腹部考古記，第一冊附錄A頁一〇三六——一〇三七，又頁一〇四二。）

高昌所出史料

（壹）公牘

（a）田畝冊

第三三二號　高・〇七六。

第三三三號　高・〇七八。

第三三四號　高・〇七九。

第三三五號　高・〇八四。

第三三六號　高・〇八六。

第三三七號　高・〇九五。

第三三八號　高・〇九六。

寫本，紙片。三三二號：一七〇×一八七糎，三三三號：一三八×七五糎，三三五號：一三八×八五糎，三三六：八一×一〇五糎，三三七：一八五×一一二糎。

以上七紙片是一個田冊上的殘葉。大概就是高昌縣的稅冊。

（b）其他公文

第三三九號　高・〇七五。

寫本，紙片，上端闕處作圓形（裁去作紙衣去了）。

一件請補發米一百二十碩給各驛館，以確保乘驛人員食品不致缺乏的公事。

（貳）私人文件寺院賬目

（a）寺院賬目

第三四八號　高・六一（一）和（二）。

寫本，小紙片兩張，原從一紙葉剪來，又重新黏起來。

某寺院賬目（?）殘片。第一行中的「都尉那」（Kar madana）是廟裏的管理人。食品裏都是些什麼東西，沒有記明。它們大概是穀、米、燕麥、小麥等。第二行提到的兩個女人，大概是債戶。

（b）夢占

第三五三號　高．○七七。

寫本，小長紙條。

解夢書殘片，分上下欄寫，原文如下：

〔夢見〕病人歌大凶　〔夢見〕……
〔夢見〕口上歌大吉　〔夢見〕……
〔夢見〕……鏡大富貴　〔夢見〕……
〔夢見〕著新衣得財　〔夢見〕……
〔夢見〕文書有喜事　〔夢見〕……

姚頭溝所出史料

第三五五號　姚．○六。

第三五六號　姚．○八。

第三五七號　姚．○九。

第三五八號　姚．○一二。

以上寫本都是些碎紙條，各高一二○糎，寬四○糎，它們是一個簿子，用毛筆書寫，但都有官方硃印的痕跡。

第三五七號的印紋還可以看得清楚，文云：『蒲昌（縣）印』

吐峪溝所出史料

吐峪溝史料全是從一個佛寺裏來的。這廟的廢址曾經勘察並敘述過了。這裏面除了一些有關本寺管理者外，有信札殘件，經典斷片，和許多佛經卷子。這些材料是六世紀到八世紀間的東西，換言之，它們大半屬於唐代。最早的可以上溯到高昌諸王時代。在高昌物品裏面，有吐峪溝全批文物裏面最有趣的兩件東西。一件是延昌三十四年（五九四）的印品殘片，這是今存最古的印品之一，另一件是一個佛經寫本，上面有高昌國諸王的全副官銜——在過去我們只知道它們的一部分。整個說來，這些材料說明了一點，卽這寺院在中國征服這區域的以前和以後是繼續存在着的。從它受麴氏諸王庇護以後，它一直不斷地是一批有識高僧所特別扶持的中國文化中心。中國經書的發見，可作這一點的證明。這些關於六世紀高昌麴氏一朝的零星知識，必須和沙畹『西突厥史料』裏對本時代一般史事的敘述合看，才可以明白。至於中國在這一王朝社會上和制度上的影響，可參看馬伯樂『亞洲腹部考古記』附錄（A）。那裏面有一個高昌諸王年表，雖然它是不完備的。

（壹）私件

（a）印刷揭貼

第三六五號　吐・〇四六。

印刷長紙條上，下全，左右闕。大字，二七六×四六糎。

文云：

『……　官私　延昌三十四年甲寅
家有惡狗行人愼之』

這是最早的印品之一。它大概是一個招貼，作避邪用的。原當貼在門上（關於這招貼的用途，參看歷史教學（天津知識書店出版）第四期譯者短文）。

（b）關於某僧院管理的文件

第三六六號　吐·〇四七。

紙條。上端及左右邊闕，底部全。

某寺院田畝冊。它大概和吐·二·二·〇六（h）號田冊沒有關係，至少不是同年的東西，因爲兩者所記四至的次序是不同的。

第三六七號　吐·貳·貳·〇二（h）。

唐某寺院租出田畝冊殘片。裏面所提到的城，唯一的可能是離吐峪溝不遠的西州。

（c）私札

第三七二號　吐·〇四五。

紙葉殘片。上部和左部文字全。二六〇×一九五糎。

私札小殘片

第三七三號　吐·叁·貳·〇二（f）。

唐代私札小片。這信是給吐峪溝梁和尙的。

第三七四號　吐·叁·〇三二（a——b——c——d）。

四張小紙片。

（甲）一個和尙寫給一個叫做張維緞的信稿。這個姓張的似乎和寫三七三號信的是一個人。

（乙）

（丙）兩個佛教寫本殘片

（丁）回鶻文殘片

第三七五號　吐·叁·貳·〇二（j）。

信札殘片

（貳）書籍

（a）經籍

第三七六號　吐·〇四四。

四張小紙片合成一書葉的下半截。保藏情形極壞。每行十至十三字。一六二×二一五糎。唐代物摘錄書經（呂刑）卷十九，和今本有重要異點。夾註抄自孔穎達疏。字體不同，是後來加的。

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皆是同叔季順）」（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少長也舉同姓苞異姓言）此（據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苞異）姓也

詁曰病也謂嘗同官與史同寮

（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太過之疵惟官惟反

（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及辭（或）內親用）

拒謂實情不（承服也）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

惟內惟」貨惟來

（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墨辟」疑赦其罰百

鍰閱實其罪

刻其　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額爲）瘡以墨塞孔□□

額而湼之曰墨刑疑則（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

赦從　罰六兩曰鍰：：黃鐵閱實

周禮謂鍰爲鋝（古者金）銀銅鐵摠號白金別之以爲四名□

□□□□□□哀敬　折獄明啓刑書

上列文句都是本號所有，然而文不連屬。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間，闕一百二十一字（不算註解）；第二、第三兩句之間，闕三十九字；第三、第四兩句之間闕一百五十二字。

正文第三行「太過」，通行本作「五過」。夾註中「史」字作「吏」字。

第四行（孔安國註）反字下脫「囚」字。

第六行（鄭玄註）：通行本「先」「刻」之間有「刻其面窐之言」。抄寫的人從第一個刻字跳到第二個刻字了。又末兩字和今本不合，此本末句似作「孔今變邑」。

宋本孔安國疏「鐵」字後有「也」字。

夾註：宋本「古語」上有「鍰」字，末有「也」字。

第三七七號　吐・叁・貳・○（f）・

卷子殘片，上左，右端闕，底邊全，一五五×一三○糎。

摘抄書經孔安國註，文侯之命。第四行兩字下闕正文二十五字，註六十七字。

」曰惟祖惟父其

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

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問姓諸侯惟祖惟父列者其惟）（在我）
（當憂念我身」於呼能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也）女多
修扞我（于）艱」若女予嘉戳（功）

第四行註『於』，宋本作『鳴』。本寫本另處亦見『鳴』。『能有功』宋本作『能有成功』。『諸侯也』，也字宋本無。第四至第五行（正文）『女』字宋本作『汝』。

（原文以下有經文今釋一段，今略——譯者）

第三七八號　吐・叁・〇三二・一。

卷子殘片，上，左，右端闕，底部全，小字不整。每行正文約二十一至二十三字，六一×一〇〇糎，七至八世紀。

論語憲問殘片

註文小字雙行，和今本無異文。

第二行註『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廿三武」仲爲孟氏所譖出。』是爲今通行本所沒有的。

第四行有孔安國註。

第六行第一格引書經見鄭玄註，但沒有其後『諸侯』字，所以不是從鄭註引來。這句原文云：『

第六行第一格引書經見鄭玄註，但沒有其後『諸侯』字，所以不是從鄭註引來。這句原文云：『

天王』狩于河陽諸侯』。第二格引馬融註：『朝之……伐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

背面，發貨單殘字。

（b）星象

第三七九號　吐・壹・貳・〇七。

小碎片，四邊均闕。

這些是從一個日曆或星象『手冊』來的，有二十八宿名目，存北方中部星座到西方星座。本件須從右向左橫讀，因爲各宿名稱是順序列舉的，把這名單上失去了的頭尾補起來是不難的事。

（c）佛敎書籍

吐峪溝出有大批的佛敎殘卷。一部由於德彌威的協助馬伯樂認定了其中的要緊和較長的各件。不過馬伯樂沒有重印這些佛書原文，而只舉出了它們相當的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裏的卷頁。他舉出一切的異讀和有趣的特點。其他殘段他曾寫爲對音，但沒有收在他書裏付印。

這些經卷寫本最大多數是唐朝的東西，不過也有更早的。其中兩件有高昌王麴氏年號，而且是因這兩個統治者之命而寫的。可能那些沒年號的卷子中，也有幾件是來自同源的。

（甲）妙華蓮華經殘段

鳩摩羅什鳩譯＝大正藏第八冊，第二六二號。

第三八〇號　吐・壹・貳・〇四（d）。＝大正藏卷一，頁四，第二行至十三行。

第三八一號　吐・肆・伍・〇四。＝大正藏卷一，頁九中欄行十八——頁十中欄行二十一。

卷尾有經名。

第三八二號　吐・壹・貳・〇九（d）（二）d（壹）c＝卷二，頁一四下欄，行二十一——頁

十五上欄行六。

第三八三號　吐・〇四二——又吐・貳・貳・〇一（七）。‖卷二，頁十五上欄行十五至十六上欄行十三又中欄行十九至下欄行三。

第三八四號　吐・叁・〇三二（c）。（貳拾伍）‖卷三，頁二十三中欄行十九至下欄行四。

第三八五號　吐・〇二四（c）。‖卷三，頁二十四上欄行二十九至中欄行九。

第三八六號　吐壹・貳・〇四（2）。‖卷四，頁二十八中欄行十六至下欄行三。

第三八七號　吐・〇四二（d）。‖卷四，頁二十八下欄行十四至頁二十九上欄行十八。

第三八八號　吐・〇四二（h）。‖卷四，頁三〇中欄行二十六至下欄行十。

第三八九號　吐・叁・〇三二（拾伍）。卷五，頁三十三上欄行二十七至二十九。

第三九〇號　吐・肆・伍・〇五（k）。‖卷四。

第三九一號　吐・壹・貳・〇八（拾玖）。卷五，頁三十九上欄行十五至二十二。

第三九二號　吐・叁・〇三二（拾玖）。‖卷六，頁五〇行十九至頁五一上欄行四。

第三九三號　吐・叁・〇三二（肆）。‖卷七，頁五六中欄。

第三九四號　吐・肆・伍・〇五（m）。‖卷七，頁五六中欄至下欄行一。

第三九五號　吐・〇四二・〇‖卷七，頁五七中欄。

第三九六號　吐・肆・伍・〇五（h）。‖卷五。

第三九七號　吐・肆・伍・〇五（d）。‖卷五。

（乙）大般涅槃經各譯殘卷

（1）大般涅槃經，曇無讖譯，見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三七四號。

第三九八號　吐・肆・捌・〇一。＝卷七，頁四〇四上欄行一三至中欄，行二十二。

第三九九號　吐・叁・贰・〇一（d）。＝第二十七卷頁五二二下欄行二十一至二十九。

（2）大般涅槃經，慧嚴譯，見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三七五號。

第四〇〇號　吐・貳・貳・〇二（k）。＝卷五，頁六三六，中欄行四至十六。

第四〇一號　吐・肆・肆・〇二（c）。＝卷二十五，頁七〇三中欄行十五至十八。

第四〇二號　吐・肆・陸・〇二（b）。＝卷二十五，頁七六七上欄行十二至十六。

第四〇三號　吐・贰・贰〇二（b）。＝卷二十六，頁七七二下欄行二〇至二二。

第四〇四號　吐・贰・贰・〇二（l）。＝卷三十三，頁八二五上欄行二二至中欄行六。

（丙）大般若波羅蜜經各譯殘卷

（1）大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見大正藏第八冊，第二二三號。

第四〇五號　吐・〇四二a。

殘卷右端和右端底角損壞，上部和左端又底部左端完好。底部邊緣寬仄不等。左端有跋處，行間空隙較密，字數不均，第一行四十字，其他各行三十四或三十五字不等。正文和跋語之間有大字所書經名，二六五糎×四〇〇糎。

本卷有日期云：『延昌三十九年巳未五月二十三日』（公元五九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首十三行經文見大正藏卷十八第二三三號，頁三四一上欄第十行至中欄第六行。

這個鳩摩羅什譯的大般若波羅蜜經卷十八的最末段，由高昌王麴乾（原誤作韓——譯者）固（五八一——六〇一）之命抄寫了八部。一個卷二十的最末段，和這個本子有同樣跋語，但日期爲延昌四

十年（六〇〇），曾經大谷光瑞考察團所發見。

現在所知道的，鳩摩羅什曾有兩個大般若波羅蜜經的翻本，一長，即『大品經』，一短，即『小品經』。本段有題目云：

大品經卷十八

這寫本的分卷辦法和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宋本（和由它而出的元本和明本）三十卷本相同。在這些本子裏本卷所載經文是在第十八卷。它和高麗藏不同，也和由高麗藏所出的日本各本大藏不同。高麗藏本此經分二十七卷，在那個本子裏，本段經文在卷十六的末尾。它也和正倉院中所藏唐代寫本不同。那個本子分四十卷，本段在卷第二十五，且不在一卷的末尾，因爲後面還有一整段經文。

跋語

跋語的每一句，都援據一個佛典，特別是大般若波羅蜜經裏的故事。所以只有在參證它們所從出的原文的經義，才可以明瞭。另外有一個地方涉及道德經，這表示即使在中亞佛教勢力範圍內，在這一時期，道德經也風行的。跋語裏最有趣的部分是高昌王麴乾固（他命令抄寫了此經八部，斯坦因所得殘卷和大谷光瑞所得殘片均爲其殘存部分者）的銜名。因爲只有在這裏，它們第一次完整的傳流下來。它們包含兩部分，一是漢文，一是非漢文。

①漢文銜名和麴乾固先人銜名幾乎完全相同，只是勳級又稍高了一點。

②緊接着漢銜的銜名有二十二個字，是對譯的外國語音。其中一部分已見五七五年高昌王麴閔的寧朔將軍碑文裏。在那碑文裏有本跋銜名的頭六個字（當中二字闕）和末三個字，另有兩個字，不見本跋。

『希口口多浮跌午亥希利發』。

斯坦因寫本裏對譯外國衙名的二十二個字是：希近時多浮跋你〔（彌）〕礎伊離地都盧悌虵豆阿跛摩〔亥〕希利發，（〔〕號中兩字，原文誤或不識，今爲補正——譯者）馬伯樂擬測這些官衙在七世紀時的讀法於下：

x'i-g'iən-ẑi-ta-b'iəu-bad-n'i-ńuai-î-l'i-diei-tuo-luo-diei-dâ-ẑəu-â-pâ-mâ-x'i-l'i-piubd

這裏面有幾個中亞常見的官衙，如 ergin ildi, turdi, tardu apama 。馬伯樂接着說『在這裏，我們發見了一個中文官衙，它有一個相當的在突厥方面的衙名。然而它是用一種非突厥的語言形式寫出來的。這使我們想到了伯希和曾經提出的，在『許多官衙裏，突厥借用了柔然語』。『帶着這一套非漢文官衙的麴乾固，即位於柔然帝國崩潰之後，這套官衙（也像漢衙一樣），可能原來是給他先人的』。

不管怎樣——無論這套非漢語的官衙意義怎樣——高昌諸王的雙重官衙，很清楚的表示出他們的一個努力——雖則這努力並不常常是成功的——就是在他們的北方鄰居（先有柔然，後有突厥）和東方鄰居的兩大勢力之間，維持均衡。

第四〇六號　吐·貳·貳·〇一a（一，二）。

寫本，一個卷子的殘片兩段。四周破損。每行十七至十八字。六一×二一七糎。跋尾有日期云：『口口麴世積經（甲）午歲七月十五日』。麴氏是高昌王族。高昌在六四六年降唐，唐置州。第十一行的『世』字的寫法，避唐太宗（六二三——六四九）諱。這種寫法只在跋尾裏用。在經文裏則不用。所以這寫本應該是六二三——六四六之間所寫。在這期間的干支裏有午字的是『甲午』，就是六三四年（唐太宗貞觀八年）。

第四〇七號　吐·〇四二a。

寫本。＝大正藏卷十八，葉三四一上欄葉二〇至中欄行六。

第四〇八號　吐・貳・〇六。

寫本。＝大正藏卷二十七，頁四一七上欄行六至頁四一九下欄行四。

（2）大般若波羅蜜經，玄奘譯＝大正大藏第五至七冊。

第四〇九號　吐・壹・貳・〇六（a——b——c）。

寫本。＝卷四三四大正藏第五冊頁一八二中欄至頁二十六下欄行十七。

第四一〇號　吐・〇三〇（a——b——c）。

寫本。＝卷六〇〇大正藏第六冊頁一一〇五下欄行二十至頁一一〇六上欄行十八。

第四一一號　吐・〇四二e。

本卷應是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經，不過馬伯樂沒有能够查得它屬於這長達一千卷的本經的那一段。

（3）大智度論，龍樹菩薩造，鳩摩羅什譯＝大正藏卷第二十五冊第一五〇九號。

第四一二號　吐・貳・〇一f（I）。

寫本。＝卷九八，頁七四三上欄行二十六至中欄行四。

（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八冊，第二三五號

第四一三號　吐・貳・〇二a。

寫本。＝頁七四八下欄行二十四至頁七四九上欄行二。

第四一四號　吐・壹・貳・〇九d（六）。

寫本。＝頁七四九中欄行二十一至下欄行四。

第四一五號　吐・壹・貳・○四（b）。
寫本。‖頁七四九上欄行二十八至頁七五○上欄行十九。
第四一六號　吐・壹・貳・○四（e）。
寫本。‖頁七四○中欄行二至十二。
第四一七號　吐・貳・貳・○五（b）。
寫本。‖頁七五一中欄行二十二至二十九。
第四一八號　吐・貳・貳・○一（j）。
寫本。‖頁七五一中欄行二十九至下欄行四
第四一九號　吐・壹・貳・○五d・三。
寫本。‖頁七五二中欄行三至十。

以上寫本，沒有一本像是分卷的樣子。高麗藏、宋藏都分卷，元版各藏也分卷，每卷卷首有經名。

（2）灌頂經，帛尸梨蜜多羅譯‖大正藏二十一冊，第一三三一號。

第四二○號　吐・壹・貳・○五・一（五）。
寫本。‖卷十二，頁五三二下欄行十至十五。
第四二一號　吐・壹・貳・○八（一）。
寫本。‖卷十二，頁五三六上欄行二十八至中欄行五。
第四二二號　吐・○四二b。
寫本。‖卷一，頁五下欄行二十三至六一○（按數碼當有誤）。

（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殘片。

佛陀什共竺道生譯＝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一四二一號。

（己）四分比丘尼戒本＝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一四三一號。

第四二三號　吐・壹・貳・○七d。

寫本。＝頁一○三六中欄行十三至二十七。

（庚）其他各種佛書殘本。

第四二四號　吐・○四二g。

（1）阿毘達摩具舍論，卷十二，玄奘譯。

＝大正藏第二十九冊，第一五五八號，頁六三上欄行二十二至二十九。

第四二五號　吐・壹・貳・○五一（一）。

（二）寫本。維摩所說經卷一＝大正藏本第十四冊，第四七五號，頁五四二中欄行一至四。

第四二六號　吐・叁・○三二（叁）。

（三）寫本。任王經卷二

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八冊，第二四五號，頁八三一上欄行二十三至二十八。

第四二七號　吐・壹・貳・○四（c）。

（四）寫本。悲華經卷八＝大正藏第三冊，第一五七號，頁二一八下欄行十一至頁二一九上欄行七。

第四二八號　吐・叁・壹・○一。

寫本。雜寶藏經卷一＝大正藏本第四冊　，第二○三號，頁四五一下欄行二十五至四五二中欄行

十六。

「蓮華夫人」故事。節本見沙畹所作的：Cing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traduits du Tripitaka, Chinois, III. 4—12

雅爾湖（Yar—Khoto）所出史料

佛　書

（甲）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九冊，第二六一號。

第四二九號　雅・〇二九。

寫本。＝大正藏卷七，頁五六下欄行二至七。

第四三〇號　雅・壹・壹・〇一。

寫本。＝大正藏卷七頁五九上欄行十四至二十一。

第四三一號　雅・〇一二。

寫本。＝大正藏卷三，頁一六八下欄行二十至二十六。

第四三二號　雅・〇四。

寫本。＝大正藏卷五，頁一七三下欄，行廿六至一七四上欄行一八。

第四三三號　雅・〇一三。

寫本。＝大正藏卷七，頁一九三上欄，行十七至十九。

（乙）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殘卷，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八冊，第二三五號。

第四三四號　雅・〇一八。

寫本。‖大正藏頁七四九上欄行十七至廿七。

第四三五號　雅・三一。

寫本。‖大正藏頁七四九下欄行十七至廿二。

第四三六號　雅・〇六。

寫本。

（丙）大般涅槃經殘卷，曇無讖譯‖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三七四號。

第四三七號　雅・〇三三——〇三四。

寫本。‖大正藏卷十八，頁四七一下欄行廿八至四七二上欄行四。

第四三八號　雅・四〇一。

寫本。‖大正藏卷三十三，頁五六一下欄行十九至五六二上欄行十三。

（丁）大廣大莊嚴經‖大正藏第三冊，第一八七號。

第四三九號　雅・〇一六。

寫本。‖大正藏卷十一，頁六〇八上欄行十八至廿一。

第四四〇號　雅・〇三八。

寫本。‖卷上，頁五四〇中欄，行十九至二十八。

木頭溝（Murtukh）所出史料

妙法蓮華經殘卷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九冊，第二六二號。

第四四一號　木・〇一三、〇一三a、〇一三b、〇一六、〇一七。

印本。卷二，頁一〇上欄行廿四至中欄行三。

第四四二號　木・〇一——〇二。

印本。卷二，頁一一下欄行廿三至頁十二上欄行一。

塔里木盆地所出史料

三組唐代的材料，在這一題目下連貫起來。頭兩組是在塔里木盆地東北部，從吐魯番到羅布腦兒途中的營盤，和離它不遠的多摩科（Demoko）沙漠田間的巴拉瓦斯特（Balawaste）發見的。三組全有公牘，可惜數目很少，且破損的很厲害。對於我們，它們的主要功用，是在它們說明了在七至八世紀間，中國的統治廣被於中亞各地的情形。此外，在麻薩塔山（Mazar-tagh）有一個說中國話的佛寺。在佛典殘卷以外，它給我們留下了，司賬賬目的遺品。這和沙畹印行的殘賬長卷是一類的，雖則短了許多。

（一）營盤所出文籍

第四四四號　營・叁・〇三。

紙葉。右亭第二隊稟帖，由隊字推測，似乎這帖子是源自一個軍事機關的。

第四四五號　營・壹・〇三〇。

小紙條

第四四六號　營・壹・〇二八。

狹紙條。私札殘片（？）

（二）巴拉瓦斯特所出文籍

第四四八號　巴・〇一六三。

紙殘片，二六三×二一〇粍。日期，七九〇（唐德宗貞元六年）六月。

故事似乎是這樣的，百姓某以牛作抵押擬借錢五百文；貸主（是一個土人）得牛後，未能在契約規定的時限內拿出錢來。後來他把錢拿出來，但不把牛交還。借者堅持牛須交還，因爲借款沒有在規定時限內交出。

第四四九號　巴・〇一六〇。

紙卷殘片，幾乎全部毀壞。只有兩行字保留下來，二六五粍×八五粍。

（三）和闐麻薩塔（Mazar—Tagh）出土文籍

第四五三號　麻・〇四七八。

寫本。粗紙壹葉，底部全，頂部和左端及右端撕去，一端用波羅米文書寫，另端用中文書寫。五五×八〇粍。

關於馬夫玉奴旅途上出事的報告。報告人卽此馬夫所護送的人。馬夫感覺不適，墜馬暈倒。以後他清醒過來，又發作一次。末句話似示他死了，這個人只有自己把馬帶回來。

第四五四號　麻・〇六三二。

張日興牒

第四五五號　麻・〇六二八。

私札殘片

第四五六號　麻・〇六三四。

紙片。有日期云：「貞元六年（卽六三二一）十月四日」。賬目殘片，它大約是記加付某館雇工的

實物的。

第四五七　麻・〇六三二一。

寫本。粟賬殘片。

第四五八號　麻・〇六三四（二）。

寫本。私札殘片。

第四五九號　麻・〇六二三。

寫本。似乎是關於一段空地的申請牒文。

第四六〇號　麻・〇六二九。

寫本。佛寺殘賬（和沙畹『簡牘』第九六九——九七四號所述爲同物）

第四六一號　麻・〇六二四。

小紙片，大約是一件性質相類而年份不同的賬目的殘片。

第四六二號　麻・〇六三四（一）及（四）。

小欵賬目。這似和沙畹『簡牘』第九六——九七二，所講的院寺大賬不同。因爲從來沒有以貫計的錢數，結帳處也從未超過一千文。

第四六五號　麻・〇六三四（三）。

紙片，似乎是一個死者的證件。

第四六六號　麻・〇六二一。

小紙片，某死者對某寺院施捨賬目。這是說他行善的『證』的一部分，原證在殯葬時焚燒的。

黑水城所出史料

西夏和蒙古時代

靠近亦集乃的黑水（Kara-khoto）出了一批豐富的西夏時期和蒙古時期的材料，還有一件唐朝的文件。西夏時代的東西，大半是西夏文的；也有幾件是中文的（這裏原文誤把西夏『天慶』當作遼朝年號，所論有誤，今代改正——譯者）。蒙古時代的文籍，是本類中最重要的。在西夏統治時期，黑水（當時所稱的名字馬哥波羅對譯爲Etzina，中國則叫做亦集乃），是一個軍事補充重心點，在一二二六年，威福軍改爲路。從一二八六（至元二十三年）以後，又改爲總管府，隸屬於甘肅行尙書省（元史卷六〇）。

一個二等的總管府（如亦集乃）有一個達魯花赤和一個總管，掌民事（特別是農業）和軍政；下有同知和判官。同知判官掌賬籍，並管理一般次要事項。另有掌刑事的推官（一二八六至元二十三年置。）掌刑獄。他當是刑房的首腦，我們有許多刑房文件發見。在這組織下又分若干科（元史九一）。

一二八六，亦集乃設立『額田』。這是並不重要的，因爲它只有九〇〇畝地。在我們的文件中，沒有一件用亦集乃總管的官銜。不過，事情每上之於某某王。大概這些王攝行總管事。無疑的，這些王都是些不重要，非近枝的元朝宗室。元史所記宗室世系裏查不到他們的名字。

（壹）唐代史料

第四七三號　黑·肆·〇二a。

寫本，完整無闕。

公文，某發文者的簽字。有日期云：永泰二年（七六六），這是正確的；因爲永泰二年雖改元，但改在十一月。在這一帶，唐代文件的出現，這是唯一的一次。因爲沒有別的文件（不管它是錢幣上或寫本的）早於十一世紀的初葉（假如我們不算那些有問題的帶開元年號的物品的話）。

（貳）西夏（譯者按，此處原文作遼代，今改正。）史料

（a）典當商賬簿

第四七四號　黑·貳·〇二五三 a （壹——陸）。

寫本。紙片六條均破碎不堪。

這是一二〇四（西夏天慶十一年）五月初一日典商裴宋（？）的當契冊。沒有一張當契是完整的，不過我們可以利用各契保存的部分，予以還原，甚至還可以據所記利息和本利和，推出原當欵的數額。當商『宋』的名字在六件文書裏空白未寫。它只在第四七五號出見一次。

第四七五號　黑·貳·〇二七〇·貳拾壹。

前件當商簿冊的另一殘片，年月相連接。

第四七六號　黑·壹·〇二三二ww。

殘片，也是第四七四號簿冊的片段。

（b）醫藥

第四七七號　黑·貳·〇二六五n。

寫本。紙葉。

藥味名稱，這殘片可能是一個藥方的遺品。

第四七八號　黑·貳·〇二八五b（肆）。

印本。紙葉下端完整，右端和底端有邊，頂部和左部損闕。

藥書殘片

背面爲關於某勅書執行的報告。

（叁）元代史料

（一）公文

（甘肅等處行省）左丞致達魯花赤信。

第四七九號　黑・〇一五二t。

紙葉，割成長條狀。這是一件公牘的開頭：『謹　　封……口左丞拜 書亦集（乃路總管府）達魯化赤』。

第四八〇號　黑・〇一一七a。

寫本。大張方紙片。

元代公文草稿。

第四八一號　黑・〇一二〇a。

寫本。紙葉，保存完好。

田稅冊殘片。

第四八二號　黑・一・〇二三二cc。

寫本。紙葉。關於誤開水閘的報告。

刑房文件。

第四八三號　黑・〇一五〇a。

寫本。紙葉上部，底部和右部全，左部闕二五〇×二三〇糎、有年代云：（至元四年五月）一二六七或一三三八年六月。

呈文集。大約是一個叫做龍世英所留的呈文底簿。

第四八九號　黑・〇一一七a。

寫本。紙葉下半截，一四二×六七糎。關於逮捕盜匪的報告。

第四九二號　黑・一・〇二三一c。

寫本。上部，底部和右部全，左部闕，二七五×一四二糎。

詢問盜竊案公文，所提到的人，都不是漢人。

宵倉文件

第五〇〇號　黑・肆・〇四a（貳）。

寫本。四邊均不完整，一六五×二七〇糎。

一三〇九至一三一一（至大二年至四年）黑水戍兵給養官賬。

第五〇一號　黑・〇一五〇b。

寫本。大幅紙片，上下邊全，左右端闕。二六五×一八五糎。

一三五九年（至正十九年）春末亦集乃路宵倉——廣積倉——情況的報告。

第五〇六號　黑・一一七d（一）。

半印半寫本二五〇×一六五糎。

第七至十二行間有大顆印痕跡。

紙葉，稅單和收據。開首處印刷部分是一般原則，說明稅的性質，尾部手寫部分爲應抽及實收稅額。

田稅冊

第五〇七號　黑・〇一一八aa（一——四）。
寫本。五件小紙片，有日期云：「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九月」。

田稅冊殘片
第五〇八號　黑・壹・〇二三二A。
寫本。紙片，一七三×一五〇糎。

地稅冊或田租冊殘片

現欵稅冊

第五一七號　黑・肆・〇四h，j，k。
同件品碎片三段。
這大概是一三四九年（至正元年）以現錢徵收的所得稅冊。

雜項殘片

第五二〇號　黑・壹・〇二三二e。
寫本。八五×一〇〇糎。
（元某主）十四年勅旨目錄。
第五二一號　黑・壹・〇二三二p。
寫本，草書破損紙條。

似是稟帖殘片。

第五二二號　黑・〇一一七u（i）。

寫本，紙條，底邊破損。

傳達提調官達魯命令的公文，殘片。

一三一一（元武宗至大四年）置甘肅等處行樞密院，下設提調官四人，管理境內軍馬（元史八六）。

第五二三號　黑・〇一一七w。

寫本。紙條，上端破損，下半完整。

致察罕腦兒宣慰司復文。宣慰司掌所在省駐軍。察罕腦兒是宣慰司轄下的五府之一。宣慰司的首長有都元帥三人，副都元帥二人，僉都元帥二人。

第五二九號　黑・肆・〇四1。

寫本。紙條，底邊破損，左右端裁去。

關於開墾某屯田（亦集乃?）的報告。亦集乃有軍屯區，屬寧夏路。忽必烈於一二七九（至元十六年）『調新附軍人於甘肅。十八年以充屯田軍，二十二年遷甘州新附軍二百人往屯亦集乃，即渠開墾，爲田九十一頃五十畝』（元史卷一八）（本段考釋有誤，今直引元史原文——譯者。）

第五三〇號　黑・〇一一八b。

寫本。頂，底，左邊破損，右邊闕。

田冊，記一段地基的四至。

第五三一號　黑・壹・〇三b（一）。

印本。紙葉下端完整，右端和底端有邊，頂部和左部損闕。

藥書殘片

背面爲關於某勅書執行的報告。

（叁）元代史料

（一）公文

（甘肅等處行省）左丞致達魯花赤信。

第四七九號　黑·○一五二t。

紙葉，割成長條狀。這是一件公牘的開頭：『謹　封……口左丞拜　書亦集〔乃路總管府〕達魯化赤』。

第四八○號　黑·○一一七a。

寫本。大張方紙片。

元代公文草稿。

第四八一號　黑·○一二○a。

寫本。紙葉，保存完好。

田稅冊殘片。

第四八二號　黑·一·○二三二cc。

寫本。紙葉。關於誤開水閘的報告。

刑房文件。

第四八三號　黑・〇一五〇a。

寫本。紙葉上部，底部和右部全，左部闕二五〇×二三〇糎、有年代云：（至元四年五月）一二六七或一三三八年六月。

呈文集。大約是一個叫做龍世英所留的呈文底簿。

第四八九號　黑・〇一一七a。

寫本。紙葉下半截，一四二×六七糎。關於逮捕盜匪的報告。

第四九二號　黑・一・〇二三一c。

寫本。上部，底部和右部全，左部闕，二七五×一四二糎。

詢問盜竊案公文，所提到的人，都不是漢人。

官倉文件

第五〇〇號　黑・肆・〇四a（貳）。

寫本。四邊均不完整，一六五×二七〇糎。

一三〇九至一三一一（至大二年至四年）黑水戍兵給養官賬。

第五〇一號　黑・〇一五〇b。

寫本。大幅紙片，上下邊全，左右端闕。二六五×一八五糎。

一三五九年（至正十九年）春末亦集乃路官倉——廣積倉——情況的報告。

第五〇六號　黑・一一七d（一）。

半印半寫本二五〇×一六五糎。

第七至十二行間有大顆印痕跡。

紙業，稅單和收據。開首處印刷部分是一般原則，說明稅的性質，尾部手寫部分爲應抽及實收稅額。

田稅冊

第五〇七號　黑·〇一一八aa（一——四）。

寫本。五件小紙片，有日期云：「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九月」。

田稅冊殘片

第五〇八號　黑·壹·〇二三二A。

寫本。紙片，一七三×一五〇糎。

地稅冊或田租冊殘片

現欵稅冊

第五一七號　黑·肆·〇四h，j，k。

同件品碎片三段。

這大概是一三四九年（至正元年）以現錢徵收的所得稅冊。

雜項殘片

第五二〇號　黑·壹·〇二三二e。

寫本。八五×一〇〇糎。

（元某主）十四年勅旨目錄。

第五二一號　黑·壹·〇二三二p。

寫本，草書破損紙條。

似是稟帖殘片。

第五二二號　黑・〇一一七u（i）。

寫本，紙條，底邊破損。

傳達提調官達皂命令的公文，殘片。

一三一一（元武宗至大四年）置甘肅等處行樞密院，下設提調官四人，管理境內軍馬（元史八六）。

第五二三號　黑・〇一一七w。

寫本。紙條，上端破損，下半完整。

致察罕腦兒宣慰司復文。宣慰司掌所在省駐軍。察罕腦兒是宣慰司轄下的五府之一。宣慰司的首長有都元帥三人，副都元帥二人，僉都元帥二人。

第五二九號　黑・肆・〇四i。

寫本。紙條，底邊破損，左右端裁去。

關於開墾某屯田（亦集乃？）的報告。亦集乃有軍屯區，屬寧夏路。忽必烈於一二七九（至元十六年）『調新附軍人於甘肅。十八年以充屯田軍，二十二年遷甘州新附軍二百人往屯亦集乃，卽渠開種，爲田九十一頃五十畝』（元史卷一八）（本段考釋有誤，今直引元史原文——譯者。）

第五三〇號　黑・〇一一八b。

寫本。頂，底，左邊破損，右邊闕。

田冊，記一段地基的四至。

第五三一號　黑・壹・〇三b（一）。

寫本。小紙片，破損極甚。

關於田地丈量的公文。

(二)私人文件

契約

第五四六號　黑・捌・〇三a。

寫本，上，右，左三邊完好，底部破損。

借錢契約草稿（第一行重複）。應付利息應補入第二行末空白處。借錢的時限很短，只有三十七天（五個星期）不算借錢和還錢的日子。在當時中亞，賬目以星期計算，是不是很平常的事，不大清楚。

第五四七號　黑・〇一一八ww（a）。

寫本。三段小殘紙頁，上邊破損，邊底完好，左右兩邊闕。

借錢契碎片。

第五五一號　黑・〇一五二j。

寫本，小碎片，破損極甚。

書信體文，非草稿，是抄錄的。

第五六一號　黑・〇二三一a。

寫本，小紙片，兩面有字，寫的無一定次序也無一定方向。

習字者書。

第五六二號　黑・壹・〇二三二w。

寫本。上邊完整，有邊緣；其他各邊破損。

賬簿殘片

寫本。上邊完整，有邊緣；其他各邊破損。

賬簿殘片

第五六三號　黑・壹・〇二三二bb。

賬簿殘片。

（三）文籍殘片

第五六四號　黑・叁・〇一。

印本。八十二葉小殘片，上有二字至四十字不等，每行二十二字。葉上下和左右各邊有雙欄。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朱熹正文，和通行本一般，用大字，仿春秋用大字，左傳用小字之例。劉友益通鑑綱目書法和馮智舒綱目質實都沒有附入。大家都知道，一四九六（明弘治九年）黃中昭本綱目曾把劉馮兩註和其他註釋彙刻在一起。

馬伯樂所認出的殘片，時期起晉帝奕太和五年（三七〇）十一月，到晉孝武帝大元二年（三七七）十月。

其他各片，馬伯樂未能認定，不過亦見綱目各卷。

第五六五號　黑・貳・〇二三六aaa。

印本。五張某書中間書葉的殘片。四邊均不全，六行，每行二十二字。

孫盛「評」語殘片一段。孫盛四世紀（東晉）人。這大概是孫盛選集的一部分。原書和他的一些關於歷史的著作都已失傳了。馬伯樂未能考定這書的來歷。在戰國策的註子裏他找出此中的四條並根據國策把本殘片文還原：

1＝國策，魏策二，頁二。

2＝國策，魏策三，頁三。

3、4＝國策，魏策六，頁一一。

5不詳。

魏策引用以上各段沒有標明書名。這裏則每一段上均標書名。

第五七一號　黑·〇一一八ｗｗ（ｂ）。

印本。紙葉下截。

字書殘片，『手』部。

（四）日曆

第五六六號　黑·貳·〇二五五ｅ（一）（二）。

紙葉兩片，上端闕，底部完整，左右邊破損。正文行間夾書西夏字，又有中文字數行。（壹）號每兩行間都有。（貳）號則只第七行至第十一行間有之。

一個日曆開頭部分的片段，大體完整。原日曆係據一件西夏文舊籍書寫。日期是一一五七或一一九五（宋紹興二十七年或慶元元年。（譯者按：此疑有誤。），九月至十二月間的中氣和節氣。（在第貳號和第壹號之間，十月中氣「大雪」一項，佚失。）

第五六七號　黑·貳·〇二七七ｅｅｅ。

紙片，上端和底邊全，左右兩邊破損。有硃筆圈點，九五×一一四糎。

一個日曆開端部分的殘片，並列舉各吉日和凶日。

第五六八號　黑·貳·〇二九二ｊ。

印本。小紙片。背面有西夏字。

日曆開端部分殘片。

第五六九號　黑·〇一一八g。

印本，紙片，破損極甚。上端，左下角闕，二〇〇×一二〇粍。

日曆殘片

（五）道書

第五七一號　黑·肆·〇四b。

紙片的上半，有闊八粍的狹邊，上邊全，底邊破損，左右邊闕。二〇〇×二〇〇粍。

道書殘片，此書來歷馬伯樂沒能在道藏裏查得。

（六）佛書

（A）妙法蓮華經殘片，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九冊，第二六二號。

（甲）第五七二號　黑·貳·〇二七六hhh。

印本。殘紙葉，上部底部和左右端破損。四行，每行十大字。一二〇×六八粍。

卷一。見大正藏頁五六〇，下欄行二至四。無異文。

元朝印本。句讀黑色小圈，係手加。

（乙）第五七三號　黑·壹·貳·〇二y。

印本，摺子式書冊的書葉。上下端各有邊緣，右端摺疊處和左邊闕。左端散文部分每行十六字，右端每行十五字（每三字或五字間有空白間隔）。一八五×一七〇粍。頂邊高二十粍，底邊高十三粍。

卷二，頁十一上欄二十九行至中欄十八行。無異文。

添品妙法蓮華經殘片。

闍那崛多及笈多合譯‖大正藏第九冊，第二六四號。

（丙）第五七四號　黑・貳・○二九七cc。

印本。紙葉，上半有邊，完整，底半破損，左右端闕。五行，每行十四字。一三〇×八二糎。上邊高十二糎。

‖大正藏卷七，頁一九二。參看前述（吐・肆・伍・〇八n號）唐號本同段。無異文。

元印本。

（丁）第五七五號　黑・叁・○二六a。

印本。殘片四件。

‖大正藏卷七，頁五六上欄廿六行至下欄廿二行。無異文。

（戊）第五七六號　黑・叁・○二○r。

印本。紙葉，上下端完整，右端於摺疊處裂去，左端破損。

‖大正藏卷七，頁五七上欄第七行至十二行。

（己）第五七七號　黑・叁・○二○s。

印本。‖大正藏卷七，頁五七上欄第七行至十二行。

（B）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八冊，第二三五號。

（甲）第五七八號　黑・貳・○二九○t（一——四）。

印本。‖大正藏本，頁七四九下欄第廿一行至頁七五○上欄第十八行。無異文。本書分若干「分」，每分有書名，其他各本均不如此。

元印本。

（乙）第五七九號　黑・貳・〇二九〇t。

印本。＝大正藏本頁七四九，廿五——廿八行，相當上件〇二九〇t第（一）第四至八行和第（二）第一行。本書亦分爲「分」。

元印本。

（丙）第五八〇號　黑・貳・二五八u。

印本。

＝大正藏本，頁七四九上欄行二四至廿八。無異文。

元印本。

（丁）第五八一號　黑・貳・〇二六九・一。

印本。

＝大正藏本，頁七五〇上欄行十二至十六。相當於〇二九〇t、（四）號第一行至第七行。但不是同一版本的另一部，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本子。

（戊）第五八二號　黑・貳・〇二三三zzz（一）和（二）。

印本。兩個連續的片段。

（一）五五×二〇四糎

（二）六〇×（二〇四＋四二）二四六糎。

＝大正藏本，頁七五〇下欄第五行至頁七五一上欄第六行。無異文。

分卷辦法和上本同，但無經名。

元印本。

（己）第五八三號　黑・貳・〇二三九zz。

印本。

‖大正藏本頁七四九中欄第十四至十六行。

（庚）第五八四號　黑・貳・〇二四三cc（2i）。

印本。一書下半截的一部分。‖大正藏本，頁七四九上欄第六行至十一行和第十二行。第九至十二行有異文。這肆行有五言句八句（存下截四行的一部分）

（辛）第五八五號　黑・貳・〇二四三cc（3i）。

印本。卷子的一部分，與前號接。十四行，每行十字（五言句兩句）。五七×一六三糎。

‖大正藏本，頁七五〇中欄廿二行。

這是前號的繼續，亦分爲「分」，並有附加韻句。

第五八六號　黑・貳・〇二四三cc（1i）。

（壬）印本。附屬前號的卷子的一部。十四行，每行十字（五言句兩句）。一〇〇×一六三糎。

五言廿八句，押韻，最末句無韻。

第五八七號　黑・叁・〇一六a。

（癸）摺子式書四殘片。一九四×四六二＋五三八＋三七八糎。

‖大正藏本，頁七四八下欄廿六行至頁七五一中欄廿七行。無異文。正文分作「分」，有經名，並有分數。第一分和第二分開頭處遺失。

第五八八號　黑・叁・〇二二u（壹）；（貳）rt・y。

（子）印本。同書三殘片，不相連貫。

（子）印本。同書三殘片，不相連貫。

u（貳）＝大藏本，頁七五一下欄第三至廿七行。無異文。

u（壹）＝大藏本，頁七五二上欄第五至十行。無異文。

y　＝大藏本，頁七五二上欄第十九至廿四行。無異文。

經文分『分』只u（貳）有經名，見廿三頁。元印本。

（丑）第五八九號　黑・叁・〇二三a（壹），（貳），（叁）。

印本。同書破損極甚的三個殘片

a（貳）＝大藏本，頁七四九上欄第廿一行至廿八行。

a（叁）＝大藏本，頁七五〇上欄第十三行至十五行。

a（壹）＝大藏本，頁七五〇上欄第十五行至十七行。

經文分「分」，a（貳）有經名。第（肆）寫本。僞小殘片出處未查得。

（寅）第五九〇號　黑・叁・〇二二tt。

印本。三件殘片。

七行，每行十二字九〇×五〇糎。

＝大藏本，頁七五一中欄第廿三至廿八行。無異文。

元印本。

（卯）第五九一號　黑・叁・〇二〇u及vl。

印本。破損小殘片兩片，相連接。

十五行，每行十五字。

‖大藏本，頁七四九中欄第十六至廿六行，又廿七至廿八行。無異文。

經文分「分」。

元印本。

（辰）第五九二號　黑・叁・○二○v。

印本。破損殘片，十二行，行十五字。

‖大正藏本頁七四九下欄第一至十一行。

元印本。

（巳）第五九三號　黑・叁・○二一rr又○二四x（壹）。

印本。兩頁，第壹頁完整，十三行。

‖大正藏本，頁七四九中欄三至六行；六至十一行。無異文。

（午）第五九四號　黑・○二四^{2}x，^{3}x，^{4}x，^{5}x。

印本。四件小殘片。大概是互不相連的。

（C）大方廣佛華嚴經，般若譯‖大正藏第十册，第二九三號。

（甲）第五九五號　黑・貳・○二四九k。

印本、摺子本殘葉。五行，每行十八大字，二一五×一○五糎。

‖大正藏本卷四○，頁八四四中欄第十六至廿四行。

元印本。

（乙）第五九六號　黑・貳・○二五八t。

印本。紙葉殘片。十行，每行十五字。二○○×二○○糎。

＝大正藏本卷四十，頁八四四下欄第八至十三行。無異文。元印本。和前號是不同的本子。

（丙）第五九七號　黑·貳·〇二二九uu。

印本。紙葉，六行，每行十四字（七言句兩句，中有空白間隔）。一五〇×九〇糎。

＝大正藏本卷四十、頁八四七下欄行二十五至八四八ai（一和六行有異文）。

（丁）第五九八號　黑·貳·〇二四五m。

印本。摺子本書葉。十四行，左方每行十三字，右方每行十四字（七言兩句）。

＝大正藏本，第八六頁中欄第十四行。

（D）其他佛書

（甲）第五九九號　黑·貳·〇二三八k。

寫本（背面）殘片。上下端及右部完整，左部裂去。十一行，每行廿一至廿三字。正書，一部分爲草書，二四八×一七〇糎。上下邊等寬，均爲十一糎。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大正藏第五一冊，頁八二一中欄第一至九行，又頁八二二上欄第廿八行至中欄第十行。這寫本並沒有殘闕的地方。但大正藏本據各印本有索引頁八二二下欄第九行至八二三上欄第廿七行，寫本則無。這寫本也許是宋朝的。

（正面）寫本。卷子殘片。五行，每行十七字。大般若波羅蜜經，玄奘譯＝大正藏本第五冊，第二二〇號，頁一〇三三中欄第六至十行。無異文。

唐代字體。這原是一個唐寫本的般若波羅蜜經，後來又被用來抄錄景德傳燈錄的。

（乙）第六〇〇號　黑·貳·〇二八一。

印本。完整紙葉。一六〇×一六〇糎。

觀無量壽佛經註，不見大藏經。

一個類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參黑・〇二九〇t）的綱要，但原文並未同印。

（丙）第六〇一號　黑・叁・〇二二s。

印本。紙葉。五行，每行十六字。

阿彌陀經＝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三六六號，頁三四七上欄第十五至十八行。

（丁）第六〇二號　黑・叁・〇二二r。

印本，紙葉，八行，每行十六字，一六四×九〇糎。

阿彌陀經，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三六六號，頁三七四上欄第廿五行至中欄第四行。無異文。前件的繼續。

（戊）第六〇三號　黑・貳・〇二六一r及s。

寫本，黃絹質儀節用的籤條兩個，每個有墨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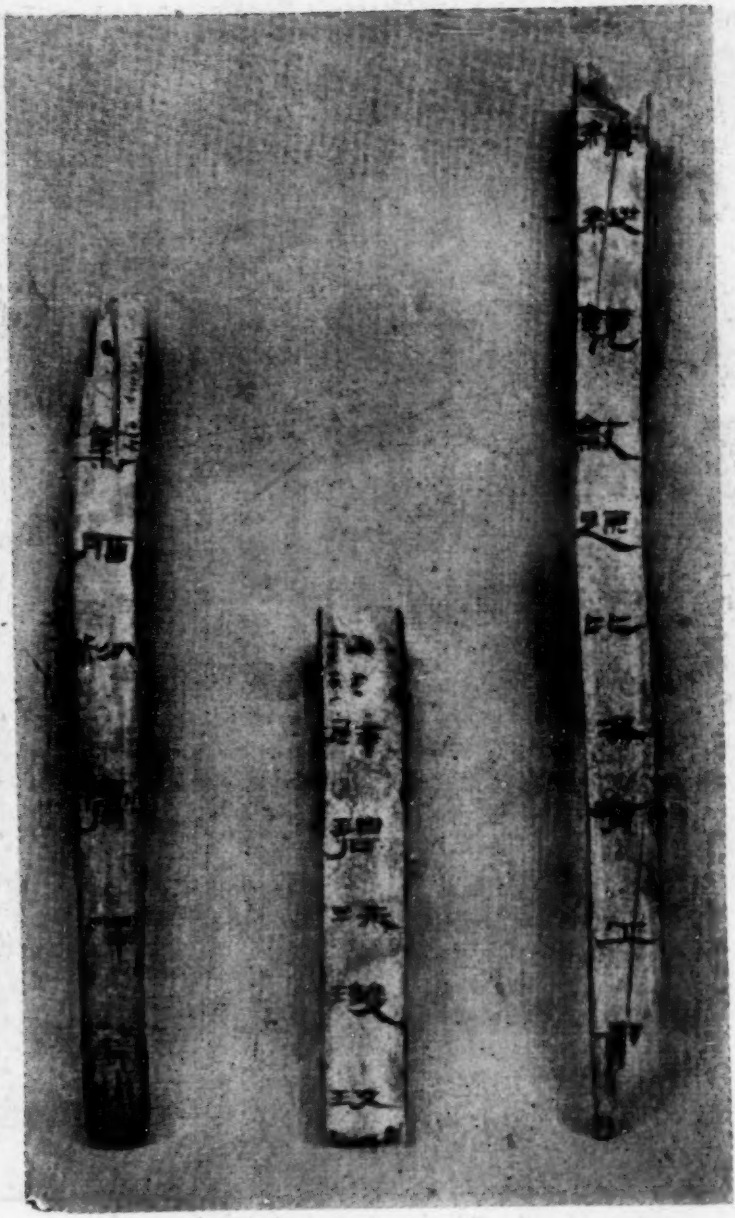
七五×五〇糎（r）；一二〇×六五糎（s）。

＝大正藏第二十冊，第一一五五號和一一五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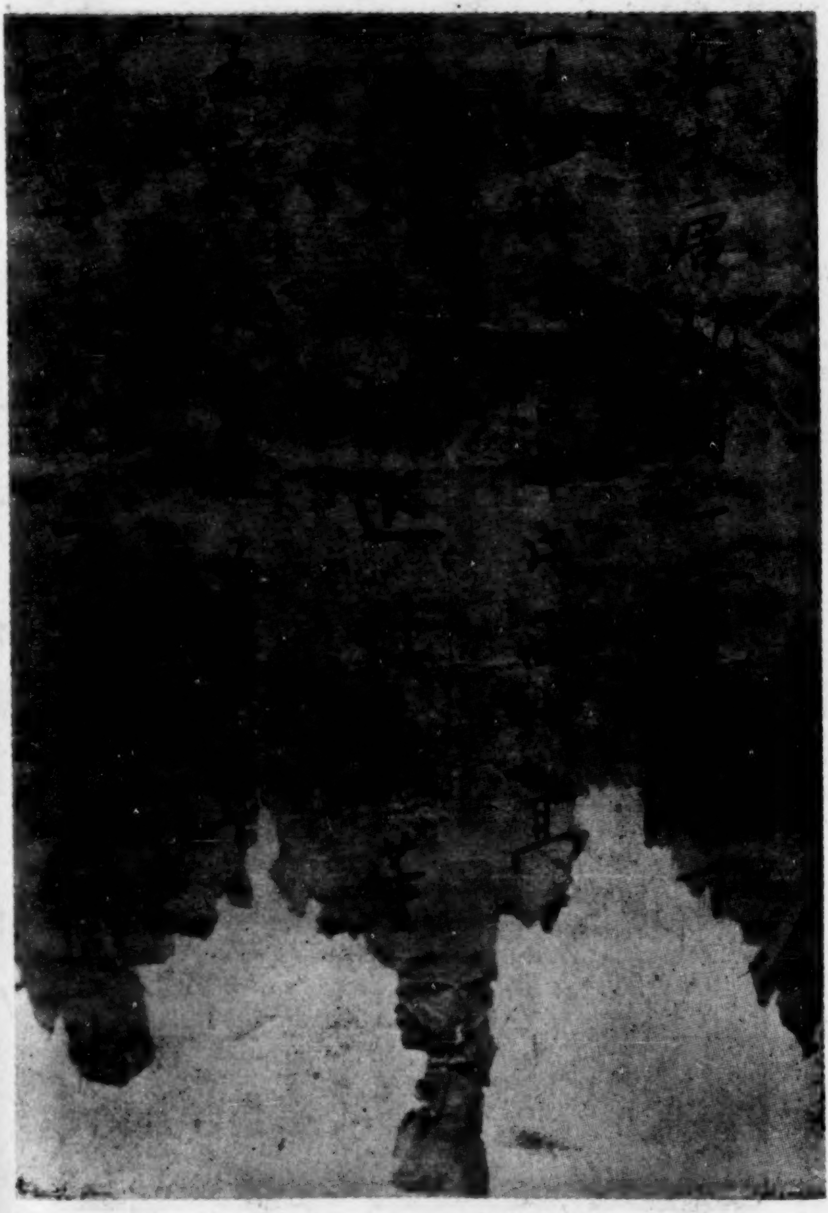
本節結束了馬伯樂的工作。（以下尙有稱讚馬伯樂數語，今略去——譯者）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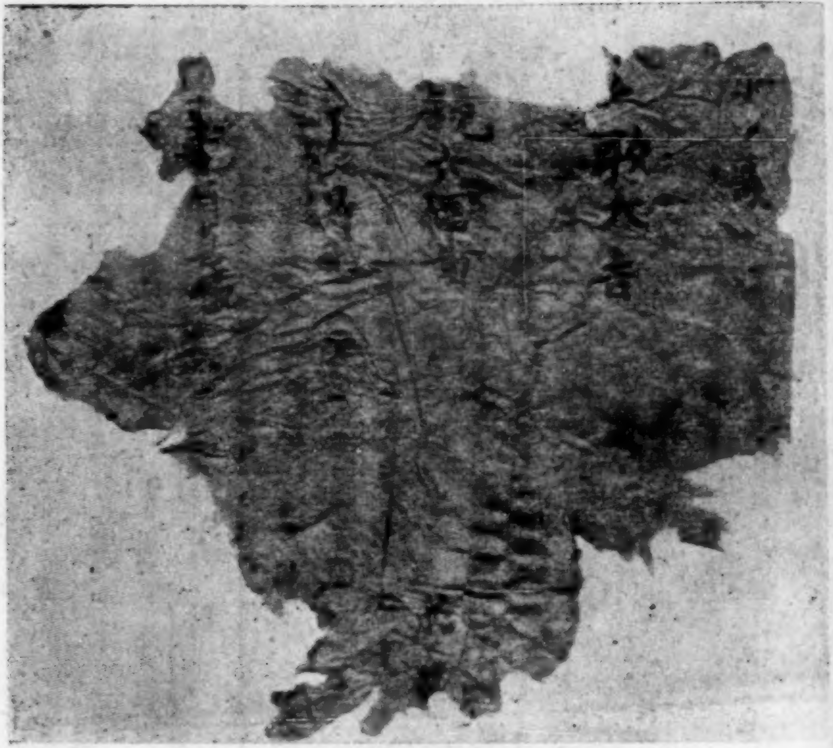
原文又有附記云：「本文寫成後，不列顛博物院接受了魏勒博士編輯這稿子的慷慨建議，並批准了馬伯樂書的出版，以完卸他們對於馬伯樂、斯坦因以及前印度事務局（原應分担印費者）所負的義務。其印刷事宜已交隆德韓弗理印刷局Lund Humphries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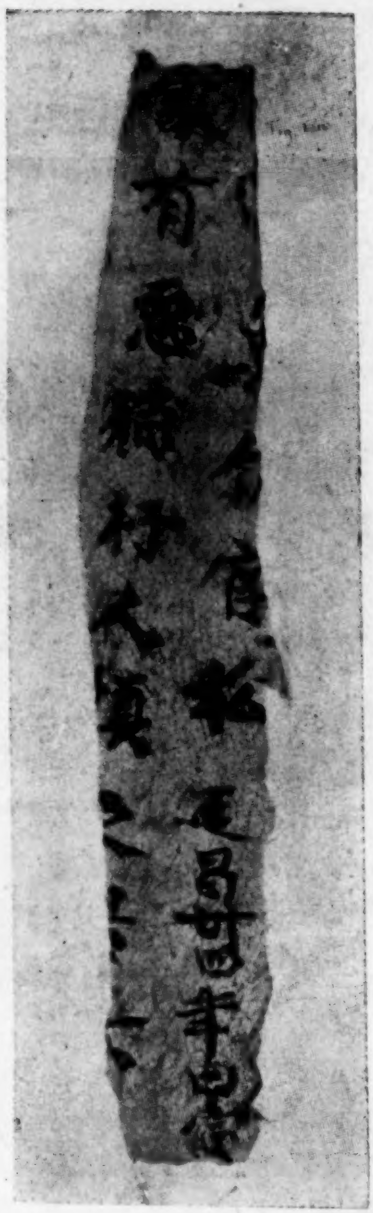
圖版一　参第一號急就篇残簡



圖版二　参第三二五號童氏發願文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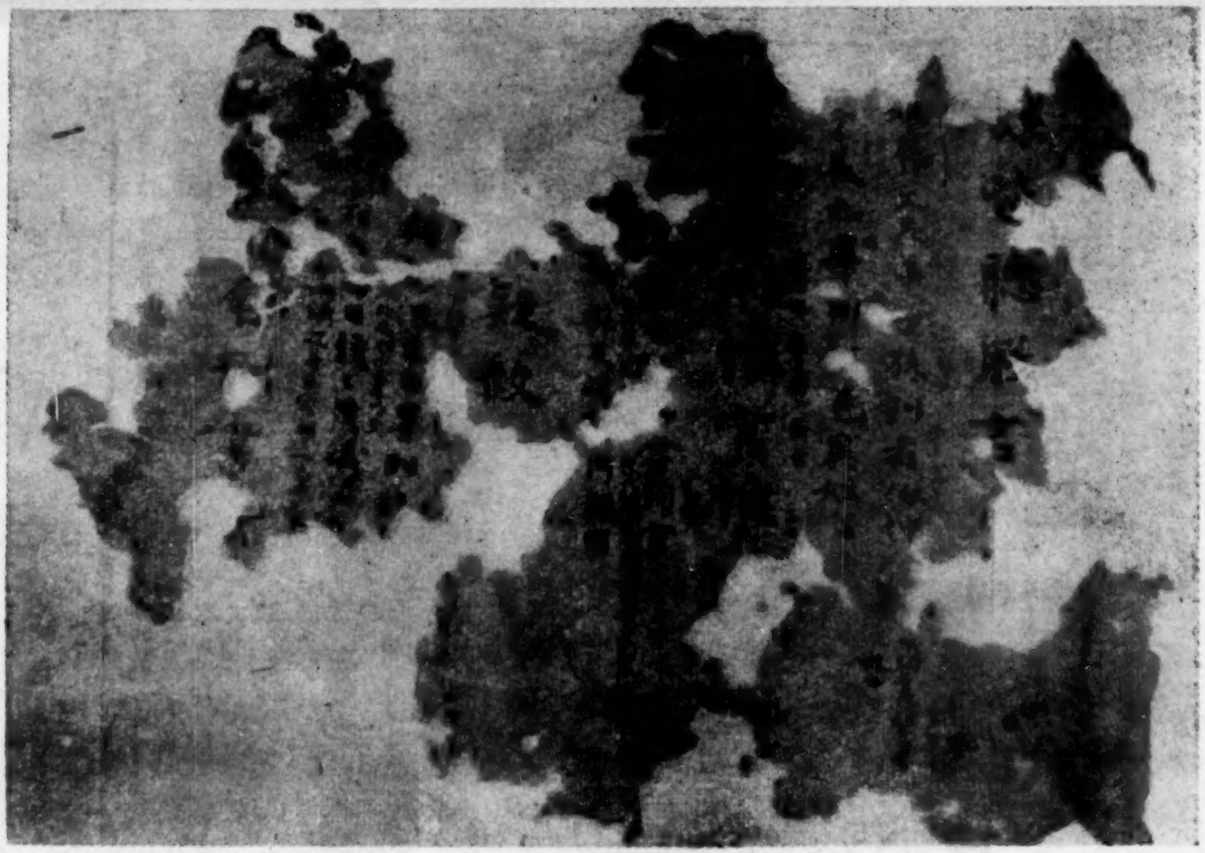
圖版三　参第三五三號解夢書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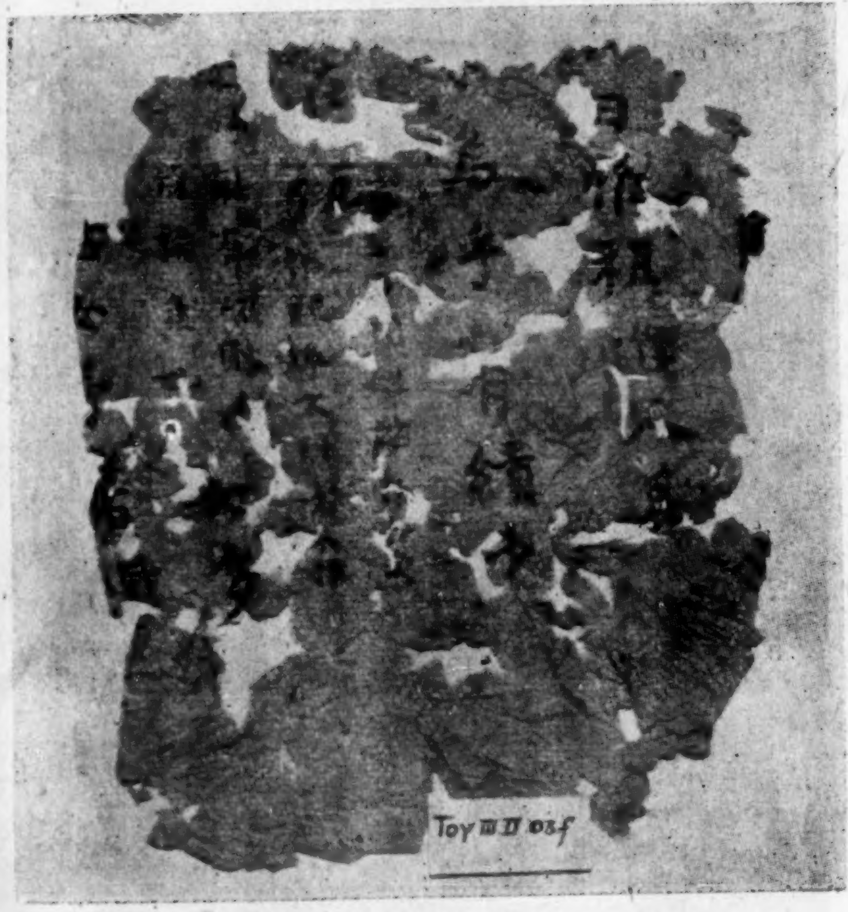
[illegible]官松延昌廿四年甲[illegible]

有惡病杼大集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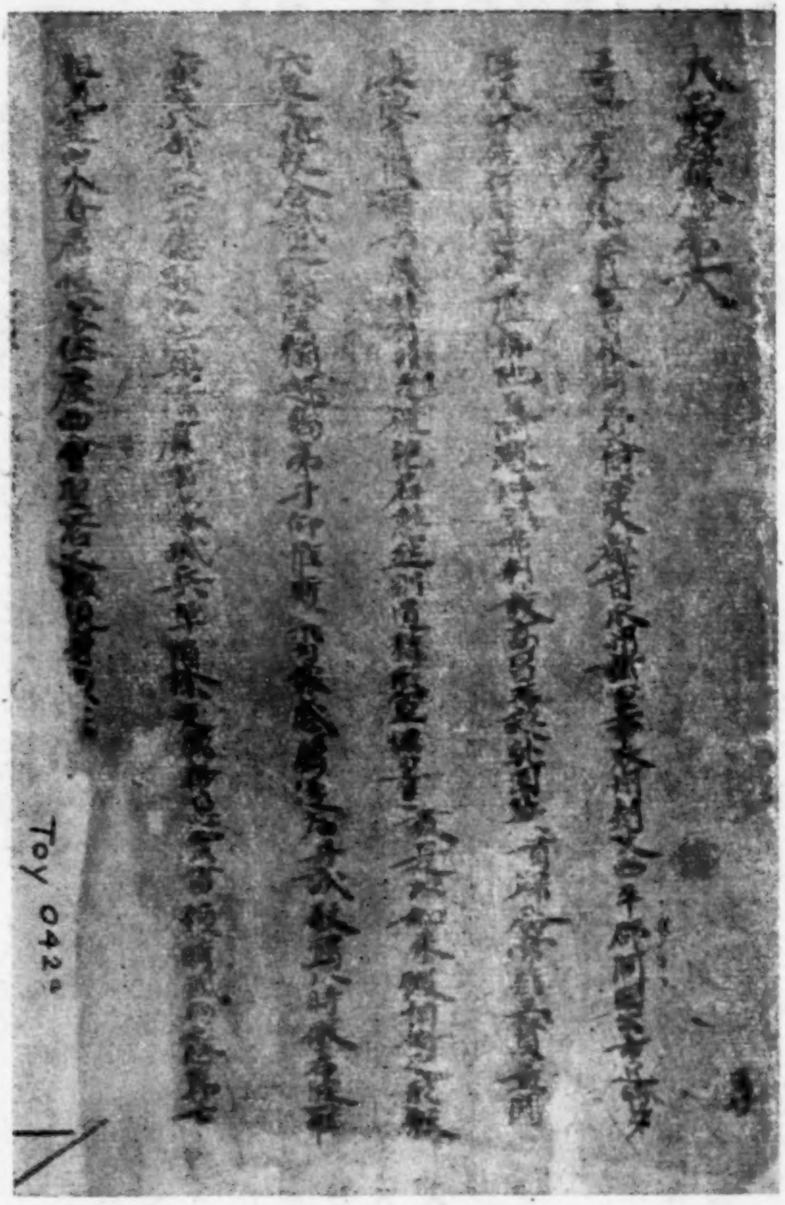
圖版四　参第三六五號印本紙貼残片



圖版五　參第三七六號書經呂刑残片



圖版六　參第三七七號書經文侯之命殘片



圖版七　參第四〇五號大般若波羅密經残卷

百年來西北邊疆探檢年表

傅振倫

中西交通，開始很早。外人遊歷中國首先寫成遊記而流傳下來的是唐朝大中年間（公元 847 至 859 年）阿拉伯商人蘇雷曼（Sulayman）南宋德祐元年（1275 年）意大利馬哥孛羅（Marco Polo）（1254—1324）來中國，在元朝做了二十餘年的官吏，元貞五年（1295 年）他回到本國，作戰被俘，在獄裏寫成聞見錄。這兩部著作，西洋多有譯本，譯本流行後，西方人士才特別注意到中國。明朝萬歷三十二年（1604 年），俄國耶穌會士葡萄牙人戈本篤（Benediot Goes）和阿美尼亞人伊色克（Isaac）初次旅行吐魯番。清朝順治十八年（1661 年）耶穌教徒格呂卜（Grueber）及歐爾維（D'orville）初次到了西藏拉薩。他們都藏着傳教的假面具，替帝國主義者作間諜的工作活動。十八世紀，中亞細亞古代墳墓偶然發見金器，一般商人也採掘古墓，搜刮金寶。西起匈牙利黑海，東至貝加爾湖，這一帶的古墓，多數被他們發掘過。乾隆四年（1739 年）葛米凌（Gmielin）及米頓爾（Millier）在中俄邊界阿巴散山谷一帶也掘了些古墓。當時到西藏遊歷者，有凱普欽（Capuchins）德拉本納（Orazi della Penna）伯利加弟加仙（Cassiano Beligatti）代西德伊普利弟（Ippolita Desideri）福來曼紐（Manuel Freyre）及德普弟（Van de Putte），都是在十八世紀旅行西藏的外國人。到了十九世紀，法人休司（Abbe Htc）加白（Gal[illegible]t）英人司特拉希（H. Strachey）都接踵前往。傳教之外，還調查當地風俗，研究文化。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俄國聖彼得堡科學研究所派遣克里門慈（D. Klementz）探險隊到新疆吐魯番考古。次年羅馬成立國際東方學會。自此之後，外國團體紛紛踏入中國西

北腹地，作種種的活動。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法國伯希和（P. Pelliot）繼斯坦因 A. Stein 之後，盜取敦煌千佛洞文物，在北京展覽了一次，中國學者才知道注意西北文物，建議政府把千佛洞殘餘寫本撥交學部圖書館保存。1925年美帝哈佛大學瓦爾納（L. Warner）去千佛洞考古，北京大學陳萬里先生同行，並且監視他的行動，無形中保存下來很多的文物。1927年北京學術團體積極參加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發起的西北科學考查團，然而還沒有國人自辦的組織。1942年起中國學者才自己組織科學團體，到西北工作。解放以後，人民政府對於西北一切事業，全面注意，逐漸展開。現在把近百年來西北邊疆探檢的歷史，按年排列在下面，作爲參考。

1821（清道光元年）徐松撰成西域水道記五卷。

1844—1857（清道光二十四至咸豐七年）法人休司旅行西藏。

1846（道光二十六年）英人司特拉希旅行西藏。

1852（咸豐二年）印度測量局局長英人額非爾士 Everest 調查喜馬拉雅山主峯珠穆朗瑪峯。

1856—1858（咸豐六年至八年）德人希拉根維氏（Schlagintweit）兄弟沿崑崙山脈至喀什噶爾、疏勒一帶旅行。

1858—1859（咸豐八、九年）俄人瓦里干諾夫（Valikhanov）旅行興都庫什山及疏勒一帶。

1862（同治元年）俄人拉特祿夫（W. Radlov）遊歷伊犁一帶。

1864—1868（同治三年至七年）俄人塞務佐夫（Severtsov）從天山到錫爾、達利亞兩河流域上河遊歷。

1865（同治四年）印度婆門教徒那因星（Nain Sing）旅行西藏。

1867（同治六年）俄人歐司頓索肯（Osten Sacken）旅行天山南麓。

1868（同治七年）英人約翰孫（Johnson）遊歷喀喇崑崙山脈及新疆西南部。

1868—1874（同治七年至十三年）英人邵氏（Shaw）三次遊歷新疆，調査方言。

1871—1873 俄國大將普萊集瓦爾斯基（P rejhevalski）初次遊歷新疆。

1870—1874（同治九年至十三年）英人佛西司（Forsyth）兩次遊歷喀什噶爾一帶。

1872（同治十一年）俄人高爾巴（Kaulber）及司勤哈斯特（Scharnhorst）遊歷喀什噶爾一帶。

1876—1877（光緒二三年）俄人庫羅巴金（Kuropatkin）及維肯司（Wilkens）沿天山南麓遊歷焉耆一帶。同時俄人普萊集瓦爾斯基旅行伊犂、塔里木河流域、阿爾騰塔格山等地。

1877（光緒三年）俄人波塔寧（Potanin）自蒙古西部經鄂爾泰山、天山間，橫斷大戈壁兩次。

1877—1879（光緒三年至五年）俄人額格爾（A. Regel）從賽里木及艾比兩湖之間取道伊寧附近，經伊犂河東行，至庫車、吐魯番等地。

1879（光緒五年）匈牙利地學會會長洛克濟（L. de Loczy）及斯希尼（Szecheny,）到西北考察地質，到敦煌千佛洞，讚美塑像和壁畫。同時俄人凡提索夫（Fetissov）從天山西部到喀什噶爾北部遊歷。

1879—1880（光緒五、六年）俄人普萊集瓦爾斯基遊歷新疆。同時英人愛利亞司（Elias）遊歷葉爾羌、莎車一帶。

1880（光緒六年）俄人彼特羅夫（Petrov）遊歷喀什噶爾一帶。

1884—1885（光緒十年至十一年）俄人普萊集瓦爾斯基由外蒙古溯黃河上游，遊歷柴達木盆地，以考察西藏西部。又出羅布泊，更西溯且末河，自和闐北行，出溫宿，穿天山而北返西伯利亞。

1885（光緒十一年）荷蘭神父亨椎克（Hendricks）遊歷新疆。

1885（光緒十一年）荷蘭神父亨椎克（Hendricks）遊歷新疆。

1885—1887（光緒十一年至十三年）英人加雷（Carey）及達爾雷希（Dalgleish）遊歷塔里木盆地、戈壁及西藏北部。

1885—1890（光緒十一年至十六年）俄人哥隆赤夫司基（Grombchevski）自費干那經過喀什噶爾、疏勒、莎車、葉爾羌 和闐、越興都庫什山脈，考查帕米爾一帶。最後又回新疆，返俄屬土耳其斯坦。

1886（光緒十二年）俄人伊哥那鐵夫（Ignatiev）及克拉司諾夫（Krasnov）登天山主峯，考查罕特庫里冰河。

1887（光緒十三年）英副將楊哈司班德（Younghusband）由北京出發，經歸化城（今歸綏），赴哈密、吐魯番、喀什噶爾等地。又到喀什米爾而回印度。外人在新疆東西橫斷塔里木盆地者自楊氏開始。同時英人百爾（Bell）也遊歷新疆。

1888（光緒十四年）法人杜外爾諾（Duvergne）自俄屬土耳其斯坦遊歷帕米爾、天山等地。

1889（光緒十五年）俄人拉特祿夫遊歷外蒙古在和林一帶，發見唐碑三座、元碑十三座。加坦諾夫（Katanov）也到天山東部去調查民俗。是歲楊哈司班德又調查喀什米爾到新疆之隘口，法人彭瓦洛（Bonvalot）及歐朗太子（Prince Henri D,orléans）由伊犂越天山，出羅布泊，南入西藏；又經打箭爐而到廣東。同時託羅爾（Troll）則從俄屬土耳其斯坦遊歷疏勒、莎車。

1889—1890（光緒十五六年）俄大佐柯斯洛夫（P. K. Kozlov）別甫佐夫（Pievtsov）及巴格丹諾維乞（Bogdanovich）經莎車、葉爾羌、和闐、于闐、克里雅、尼雅等地而入西藏。

同時俄人格倫格里麥羅兄弟（Grum—Grijimailo）遊歷天山東部、羅布泊及阿爾騰塔格峯一帶。

1890（光緒十六年）芬蘭基督敎宣敎師赫開爾（Heikel）旅行外蒙古鄂勒昆河、左哈喇巴迦遜地

方（Kara Balgasund）（黑虎城），發見回鶻保義可汗紀功碑。是歲英大尉包渥（Bower）拉克希爾（Rockhill）及李特德爾（Littledale）都奉英國政府之命，到新疆工作。包渥在庫車佛塔裏面，得樺皮書寫的經典，經過英人何林（R. Hoerine）的研究，斷定爲五世紀中葉的藥方及四世紀的佛典等寫本，大大的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注意，瑞典斯文赫定也初次遊歷新疆。

1890—1895（光緒十六年至十九年）法人德蘭（Detruil de Rhins）考察團在新疆工作。

1892—1894（光緒十八年至二十年）格萊那（F. Grenard）及德蘭遊歷青海、新疆。其時格氏在和闐得到了梵文佛經殘本很多，又發見土俑、殘陶、古錢，經法人梵文學者瑟拿爾（E. Senart）研究，斷定爲二世紀以前的東西，更增加了西洋人考古西北的野心。採集品存吉美博物館。

1893　法人馬丁（Joseph Martin）旅行新疆，死於馬爾夫蘭（Marghelan）的養濟院。

1893—1895（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俄人歐博魯乞夫（Obruchev）遊歷甘肅西部及青海等地。上尉羅卜甫斯基（V.J. Robarovski）及柯斯洛夫也旅行新疆及南山山脈。

1893—1897（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三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到中國西北作第三次旅行，他從西伯利亞往返帕米爾、阿克蘇及戈壁之間。又從喀什噶爾西南而南，經葉爾羌到和闐，傍克里雅河以達于焉耆一帶。又從和闐到青海邊境，經過西寧、涼州入鄂爾多斯，返回北京。最後從北京到蒙古，取道西伯利亞返國。

1896—1899（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英國上尉威爾伯（Wellby）及戴西（Deasy）旅行西藏。

1897—1898（光緒二十三、四年）德人福特拉（Futterer）及候爾德拉（Holderer）自西而東，橫斷新疆。

1898（光緒二十四年）英將麥克端納（Mac Donald）、副將楊哈司班德，遊歷西藏。

1898—1899（光緒二十四、五年）俄國學士院派遣克里門慈探檢隊到新疆發掘吐魯番，這是外人在我國西北作有系統的科學發掘的開始，他的報告書1899年在聖彼得堡出版。

1899（光緒二十五年）俄人加自那柯夫（Kaznakov）遊歷蒙古西部、天山北路、及天山東部。拉底金（Ladygin）也遊歷這些地區。是年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在羅馬開會，俄會國拉特祿夫教授提議組織國際中亞及遠東探檢協會。

1899—1900（光緒二十五、六年）俄人柯斯洛夫遊歷蒙古西部、甘肅西部及新疆、西康等地。法人博南（C. E. Bonin）自東而西，橫斷新疆，並由敦煌千佛洞取去版畫四幀，有大庥十一年乾寧元年等題記。

1899—1902（光緒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斯文赫定遊歷帕米爾、新疆、青海一帶。

1900—1901（光緒二十六、七年）英國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M. A. Stein）探檢新疆天山南路，以和闐爲重心，並試行發掘，後又到甘肅敦煌，盜取古物。

1902（光緒二十八年）甘肅學台葉昌熾，訪求碑刻，得到敦煌所出的沙州曹氏畫像等物。這時候德人福利椎森（Friedrichsen）旅行天山一帶，俄人梵金柯（Fedjenko）遊歷帕米爾及天山西部，俄人塔爾克（Talko）及崙司維支（Eryncewitz）諸人又到貝加爾湖東加爾柯夫等地旅行。是年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在漢堡開會，到會有英、法、德、俄等國的專家。斯坦因報告了和闐發掘經過之後，各國會員議決成立國際中亞及遠東探檢協會，總會設於俄國，各贊助國都設立分會，分別派遣探檢團體到中亞細亞及遠東各地工作。法人伯希和組織探檢隊，發掘庫車古蹟，得古物九千餘件。

1902—1903（光緒二十八、九年）格崙維代爾（A. Grünwedel）率領探檢隊到新疆吐魯番、庫車

一帶，調查發掘。

1902—1904（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日本京都本願寺大谷光瑞在倫敦組織中亞細亞探檢隊，由西伯利亞赴吾國甘肅、新疆探檢。在庫車、和闐、考古發掘，參加工作者，還有他的弟子橘瑞超、渡邊野村、吉川堀等人。

1902—1905（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德國麥爾巴沙（Merzbacher）遊歷天山一帶。

1903—1905（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美國熊亭頓（E. W. Huntington）遊歷塔里木盆地、天山一帶。

1904（光緒三十年）英上尉李德（Ryder）吳德（Rawling Wood）少佐貝雷（Bailey）副將瓦德爾（Waddell）加爾渥特（Calvert）遊歷西藏等地。

1904—1906（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二年）德人勒扣克（A. von Le Coq）沿天山北路塔里木盆地遊歷。

1905（光緒三十一年）美國人格羅斯貝（Crosby）遊歷新疆。

1905—1907（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德人格崙維代爾及勒扣克於 1905 組織考古隊，又到新疆考古。1906 格氏返國得古物一百七十四箱。勒氏代理主持，至 1907 工作告一段落。

1906—1908（光緒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斯坦因到敦煌西北城故壘及羅布泊東北故城考古，掘到竹木簡牘。1907 年又從敦煌千佛洞攫去大批文物，他的採集品計一萬餘件。

1906—1909（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元年）法人伯希和踰葱嶺入新疆，1908年七月至敦煌千佛洞盜取了很多唐宋文物，還剷毀了幾塊壁畫。

1907（光緒三十三年）匈牙利人普崙（Prins）遊歷天山。

1907（光緒三十三年）匈牙利人普崙（Prinz）遊歷天山。

1907—1909（光緒三十三年至宣統元年）俄國皇家地理學會組織蒙古四川探險隊，以柯斯洛夫爲隊長，在蒙古、寧夏、甘肅、川康遊歷調查。

1908—1909（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元年）1908年六月日本橘瑞超、野村榮二郎，由北京出發，經外蒙古到迪化，分途工作。次年十月由葉爾羌越喜馬拉雅山至印度。

1909—1910（宣統元年至二年）俄人歐爾定布（S. Oldenburg）考古吐魯番、焉耆、庫車等地。

1910（宣統二年）德人格樓卜（Gröber）遊歷天山南部。

1910—1914（宣統二年至中華民國三年）日本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又赴新疆考古。1911年十月他去敦煌一次，先後取去了大批佛典、經籍、史料、西域地方語言的文書、繪畫、雕塑、染織、刺綉、古錢、印本、雜品。

1911（民國三年）英國軍人瓦萊司（Wallace）遊歷西北，日人橘瑞超及吉川小一郎遊歷敦煌攫去寫本三百餘卷。

1912（民國元年）俄國礦工在外蒙古尋覓金礦，盜掘古墓，得古物甚多。

1913—1914（民國二、三年）德人勒扣克到新疆吐魯番、庫車考古，得古物三批：一爲一〇三箱；一爲一三八箱；一爲一五六箱。

1913—1916(民國二年至五年)斯坦因在帕米爾至及斯坦間調查最久，更到敦煌千佛洞盜取文物。

1916—1917（民國五、六年）美國紐約自然 博物館派安助斯（R.C. Andrews）赴蒙古 採集古生物化石。

1920（民國九年）俄人歐爾定布到新疆考古。

1921—1923（民國十年至十二年）美國奧斯彭（H.F. Osborn）奈爾遜（N.C. Nelson）及安助斯

到蒙古採集古生物化石。

1923（民國十二年）法國神父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德日進（P. Teilhard de Chardin）及天津博物館館長桑志華（E. Licent）考古於黃河河套鄂爾多斯一帶，發見舊石器時代遺物。

1923—1924（民國十二、三年）中國北政府農商部顧問 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到甘肅、青海考察，得石器時代陶器甚多。

1924—1926（民國十三至十五年）俄人柯斯洛夫發掘 外蒙古漢代墳墓，又到額濟納河一帶考古。

1924（民國十三年）美國瓦爾納到陝西、甘肅考古，瓦爾納用膠布傳拓下來二十六幅的壁畫，盜回美國。這一年美國龐坡雷（R. Pumpelly）也遊歷新疆、甘肅。安助斯第五次遊歷蒙古，找到石器時代的遺跡，在火峰採集了孔龍（sauropoda）卵化石數千件，其中有四十餘個完整的。

1925（民國十四年）美國瓦爾納遊歷陝甘，北京大學陳萬里先生偕行，監視其行動。

1927—1933（民國十六年至二十二年）北京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斯文赫定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

1928（民國十七年）安助斯把從蒙古採集的八十餘箱古物運到張家口，被南京政府古物保管委員會扣留。

1929—1930（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南京政府古物保管委員會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合組中亞調查團，以張席褆、安助斯爲雙方的團長。是年斯坦因又妄想赴中國西北作第四次的考古，中國人民反對，他沒有去成。同時法國哈爾德考察團派卜安來中國和南京政府接洽，想用汽車遊行中國西北邊疆。南京政府同意，並派褚民誼、卜安爲雙方團長。我方人員預定從天津出發，經過北平、察哈爾、

綏遠、寧夏、甘肅到新疆，與從土爾其斯坦入中國國境的法國團員會合。這個團體，稱爲一九學術考察團，因故遲遲出發。

1931（民國二十年）一九學術考察團由北平出發西北，中途法人毆辱中國團員，雙方決裂，組織解體。

1934（民國二十三年）英人巴森司（D. Parsons）遊歷新疆。

1935（民國二十四年）南京政府鐵道部派斯文赫定及黃文弼先生赴西北勘查公路路線，赫氏偷偷的測繪很多的地圖，送給德國地學會。

1937（民國二十六年）北平燕京大學發起西北視察團，赴綏遠、寧夏、甘肅、青海等處考查。

1941（民國三十年）重慶政府敎育部組織藝術文物考察團到陝甘調查藝術文物。

1942（民國三十一年）重慶政府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到甘肅河西一帶考察地理、歷史。是年藝術文物考察團到敦煌工作。

1943（民國三十二年）重慶政府設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三月二十七日開始籌備。

1944（民國三十三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重慶政府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科學考察團，其歷史考古組集中敦煌工作。是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清理窟洞，發見六朝寫本六十餘卷。

1946（民國三十五年）僞美國善後救濟總署歐司（E. P. Oths）與芮氏（L. R. Ray）及僞工業合作協會唐遜（P. Townsend）參觀敦煌千佛洞。

1951 甘肅河西區解放後，西北軍政委員會接管敦煌藝術研究所。

1951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設敦煌文物研究所。

莫高窟大事年表

宿白

公元	大事記
一一一	漢元鼎六年，設敦煌郡
二九〇以前	晉惠帝以前，敦煌名士索靖曾經在莫高窟題仙巖等字。
三四五	永和元年，前凉張駿設沙州，領敦煌郡。
三五三	永和九年，開始在莫高窟創建石窟。
三六六以後	太和元年（苻秦建元二年），沙門樂僔在莫高窟造窟一所。稍後又有法良禪師續造佛窟。
三八二	苻秦建元十八年，徙江漢人民萬餘戶來敦煌。
五二〇——五二四	北魏正光年間興造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以下簡稱敦編）第二九〇號窟（伯希和編（以下簡稱伯編）號一二一）。
五二九以前	永安二年以前，瓜州刺史建平公在莫高窟興造佛窟。
五二九——五四四	自永安二年至西魏大統十年，瓜州刺史東陽王元太榮在莫高窟興造佛窟。
五三七——五三八	大統四、五年，興造敦編第二八五號窟（伯編號一二〇N）。
五八一——六〇〇	隋開皇年間，遣中使來莫高窟興造佛窟。
五八四	開皇四年，興造敦編第三〇二號窟（伯編號一三七A）。
五八五	開皇五年，興造敦編第三〇五號窟（伯編號一三七D）。
六一九	唐武德三年，置瓜州，領敦煌縣。

六二二	武德五年，改置西沙州，領敦煌縣。
六三三	貞觀七年，改置沙州，領敦煌縣。
六四二	貞觀十六年，翟玄邁等人興造敦編第二二〇號窟（伯編號六四）。
六四八	敦編第四三二號窟（伯編號一二〇）窟外有貞觀二十二年陰仁本題記。
六八五——六九九	武周垂拱、聖曆年間，張思藝等人興造敦編第三三五號窟（伯編號一四九）。
六九五——六九七	萬歲年間，興造敦編第一二三號窟（伯編號二八）。
六九八	聖證元年時，莫高窟佛窟已有一千多座。
七一三——七四一	唐開元年間，在莫高窟造佛像高一百二十尺。
七一三——七五五	開元、天寶年間，晉昌郡太守樂庭瓌興造敦編第一三〇號窟（伯編號一六）。
七四八	天寶七年，張承慶等人興造敦編第一八〇號窟（伯編號四一）。
七四九	天寶八年，宋承嗣等人興造敦編第一八五號窟（伯編號四二）。
七五七以後	肅宗時，吐蕃侵陷涼隴，沙州刺史周鼎聚衆頑抗。
七七五以前	大曆十一年以前，李太賓等在莫高窟重修佛窟，並興造洞窟一處：塑涅槃像、如意輪菩薩、不空羂索菩薩各一鋪；又畫報恩、天請問、普賢、文殊師利菩薩、東方藥師、西方淨土、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彌勒上生、下生、如意輪、不空羂索等變各一鋪和賢刼千佛一千軀。
七七五	大曆十一年，興造敦編第一四八號窟（伯編號一〇）。
七八一	建中二年，沙州被圍十餘年，終因糧盡械絕，被吐蕃侵陷。
八三九以前	開成四年以前，陰處士（字嘉政）等在莫高窟興造洞窟，塑釋迦、聲聞菩薩

	等七軀，又在帳門兩面畫文殊、普賢菩薩並侍從，南牆畫西方淨土、法花、天請問、寶恩變各一鋪，北牆畫藥師淨土、花嚴、彌勒、維摩變各一鋪，門外畫護法善神。
七八一——八四七	吐蕃侵據沙州時期，除陰處士外，尚有康公之女、僧宜、吳僧統等人繼續在莫高窟興造佛窟。據最近統計，在此時期所造和重修的佛窟尚存五座，即敦編第一一四號窟、一一六號窟、三五九號窟、四二〇號窟、一五八號窟（伯編號六、一六三、一六六B、一三六E、一九BIS）。
八四八	大中二年，張義潮率衆驅逐吐蕃，光復沙州。
八五一	大中五年，唐在沙州設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
八六六	咸通七年，石弘載等人重修敦編第一三〇號窟（伯編號一六）。
八六七以前	咸通八年以前，都和尚等在莫高窟興造洞窟。
八七二	咸通十三年，張氏興造敦編第一〇七號窟（伯編號五〇A）。
八九二	景福元年，張義潮婿索勳篡張氏自立，不久被張義潮第十四女李明振妻所誅。此李氏曾在莫高窟屢次興造寺宇，重修洞窟。
八九四	乾寧元年，唐以張義潮孫爲節度使，李明振子弘愿爲節度副使。
九〇三	天復三年，興造敦編第一九三號窟（伯編號五一C）。
九〇五	天祐二年，張義潮後裔張承奉自立爲白衣天子，號西漢金山國。
九〇六以後	唐末五代初，翟僧統和尚在莫高窟興造洞窟。
九一一	後梁乾化元年，回鶻侵犯沙州，張承奉忍辱議和。

九一九	貞明五年，興造敦編第八四號窟（伯編號九六A）。
九一九—九二〇	貞明五、六年，張氏之戚曹議金掌握州權。
九二三	後唐同光元年，曹議金遣使入後唐，後唐授以權知歸義軍節度使。
九三四	清泰元年，重修敦編第三八七號窟（伯編號一五五）。
九三六—九四三	後晉天福年間，重修敦編第四二七號窟（伯編號一三六N）。
九四八	後漢乾祐二年時，莫高窟窟宇修飾一新。
九四九	乾祐三年，興造敦編第七八號窟（伯編號九九）。
九五三	後周廣順三年，興造敦編第四六九號窟，重修第一二四號窟（伯編號一二六）。
九五七	廣順七年，重修敦編第一二四號窟（伯編號二六）。
九七〇	宋乾德八年，曹元忠興建敦編第四二七號窟（伯編號一三六）窟前的窟簷。
九七六	開寶九年，曹延祿興建敦編第四四四號窟（伯編號一二〇Z）窟前的窟簷。
九八〇	太平興國五年，閻員清興建敦編第四三一號窟（伯編號一三〇）窟前的窟簷。
一〇三五	景祐二年，西夏趙元昊略佔瓜、沙、肅三州。
一〇三五—一二二七	西夏侵據時期，莫高窟佛窟仍繼續興造和重修。
一三五一以前	元至正十一年以前，速來蠻西寧王重修莫高窟。
一三五四	至正十四年設沙州。
一四〇五	明永樂三年置沙州衛。
一五一六	正德十一年徙沙州於肅州塞內，敦煌遂淪陷於吐魯蕃。
一五一六—一七一五	吐魯蕃侵據時期，莫高窟頗受蹂躪，塑像毀壞尤多。

一七一五	清康熙五十四年漸次收復河西。
一七二五	雍正三年設沙州衛，地方官吏開始注意莫高窟，淸除窟內流沙。
一七二三—一七三五	雍正年間，錢塘人汪德容經敦煌，發現『李氏再修功德碑』和莫高窟壁畫，他說：『今寺已久湮而圖畫極工，以不見風日，金碧粉墨之色不變，與此碑同爲塞外舊觀也。』
一七六〇	乾隆二十五年改置敦煌縣。
一八二〇以前	嘉慶末年，西北史地專家徐松來游莫高窟，對佛窟的創建年代頗有記述。
一八三一	道光十一年，敦煌縣知縣蘇履吉修敦煌縣志，卷一錄有莫高窟圖。
一八七九	光緒五年，匈牙利人洛克濟來游莫高窟。
一九〇〇	光緒二十六年，道士王圓籙發現敦編第十七號窟中滿貯古代經卷文物。
一九〇七	光緒三十三年，英帝派斯坦因來莫高窟，盜走大批古代經卷文物。
一九〇八	光緒三十四年，法人伯希和來莫高窟，也盜走大批古代經卷、文物、壁畫，並偷攝莫高窟全部。 同年滿清政府令將殘存經卷文物妥爲保守。
一九一〇	宣統二年，滿清政府學部將殘存經卷大部運來北京。
一九一一	宣統三年，日人橘瑞超來莫高窟，也盜走大批古代經卷、文物。
一九一四	民國三年，斯坦因再來莫高窟，又盜走經卷約六百卷。
一九二〇	民國九年十一月至翌年八月，蘇聯十月革命後沙皇舊部屬一部約九百餘人，盤住千佛洞，建竈燒飯，致損壞畫壁甚多。

一九二四	民國十三年，美人華爾訥來莫高窟，竊去壁畫數十幅，塑像若干座。
一九二五	民國十四年，華爾訥又來莫高窟，預備偷剝大批壁畫，結果因當地人民反對，未能得逞。
一九四二	民國三十一年，僞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學考查團歷史考古組來莫高窟調查。
一九四三	民國三十二年，僞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在莫高窟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
一九四四	民國三十三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開始臨摹壁畫，並負責保管莫高窟及附近古蹟文物。
一九四五	民國三十四年敦煌藝術研究所修建宿舍時，在道光年間所塑的佛像腹中，發現六朝寫經殘卷六十八種。
一九五〇	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敦煌。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初步接管敦煌藝術研究所。
一九五一	敦煌藝術研究所直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領導，改組成立敦煌文物研究所，增加經費，修整窟簷，並擴大組織，成立考古組。

本刊重要啓事（一）

一、本刊第二卷第四、五期『敦煌文物展覽特刊』，因等候特約稿，費時甚久，且校印亦較費事，致出版延期太長，敬希原諒。

二、本刊第二卷第三期所載『敦煌文物展覽特刊』要目預告，其中列有林徽因先生『敦煌壁畫中的圖案花紋』一文。因林先生病體不適，不能完稿，致未能在本特刊內刊出。特此聲明。

本刊重要啓事（二）

一、『敦煌文物展覽特刊』原計劃在第二卷第四期出刊上下兩冊，後因出版延期過久，臨時改變計劃，將下冊改作第二卷第五期出版。因篇幅過多，售價酌予調整，但對訂戶一律不加。

二、本刊另編印『敦煌文物展覽目錄』一書，業已出版。對各項展品的名稱、年代、來源、原圖尺寸、摹造人、內容說明等列舉詳盡，爲研究敦煌文物所必備的參考資料。每冊定價三千元，請逕向『北京西四牌樓大衆書店』購買。

每冊定價三千元，請逕向『北京西四牌樓大衆書店』購買。

每冊定價三千元，請逕向『北京西四牌樓大衆書店』購買。

敦煌千佛洞各家編號

A C P	001 162 171C	元	002 161 171B	清	003 160 171A	■ 元	004 159 170	五代	005 158 164	五代	006 157 168	宋	007 156 167A	宋	008 155甬	▲ 晚唐	009 155 167	晚唐	010 155甬	▲ 晚唐
A C P	011 154甬	▲ 清	012 154 166	晚唐	013 154甬	▲	014 153 165	晚唐	015 152 164	初唐	016 151 163	宋	017 151耳	■ 晚唐	018 150 162	晚唐	019 149 161A	晚唐	020 148 160A	晚唐
A C P	021 122 138A	五代	022 122 138	宋	023 121 138A	盛唐	024 121耳	五代	025 120 138	五代	026 119 135G	中唐	027 118 135F	宋	028 ●	▲ 晚唐	029 117 135E	宋	030 116 135D	宋
A C P	031 115 135C	中唐	032 114 135G	中唐	033 113 135A	盛唐	034 112 134	宋	035 111 132	宋	036 ●	■ 中唐	037 110耳	▲ 晚唐	038 110 128	宋	039 109 125	五代	040 109耳 121D	▲ 五代
A C P	041 108 121C	盛唐	042 108耳 121B	▲ 中唐	043 107耳 121A	中唐	044 107 122	中唐	045 106 100G	盛唐	046 105 126F	盛唐	047 105耳 120C	▲ 晚唐	048 104耳 120D	中唐	049 104 120C	盛唐	050 104耳 120B	▲ 盛唐
A C P	051 ●	▲ 初唐	052 ●	▲ 盛唐	053 ●	五代	054 ●	中唐	055 079 118F	■ 宋	056 078	隋	057 077 118D	初唐	058 077耳 118C	宋	059 076 118B	隋	060 075耳 118A	隋
A C P	061 075 117	■ 宋初	062	隋	063	▲ 隋	064 075耳 116	隋	065 075 115	宋	066 073 114	盛唐	067 072耳 113A	宋	068 072 112B	盛唐	069 071 112	宋	070 071耳 108	宋
A C P	071 247 108	盛唐	072 070 106	宋	073 070耳	▲ 宋	074 069 104	盛唐	075 068 103	▲ 盛唐	076 067 102	宋	077 066 100	初唐	078 065 099	宋	079 064 098	盛唐	080 063耳 096A	▲ 中唐
A C P	081 063 096D	宋	082 063耳 096C	▲ 晚唐	083 062 096B	宋	084 061 096A	宋	085 060 092	■ 唐	086 060耳	▲ 晚唐	087 059 090	宋	088 058 088	宋	089 057 086G	▲ 宋	090 ●	五代
A C P	091 056 086	中唐	092 055 083A	中唐	093 054 083	晚唐	094 046 080	宋	095 045 079	元	096 044 078	盛唐	097 043 076	五代	098 042 074	■ 五代	099 041 072	晚唐	100 044 066	■ 五代
A C P	101 272耳 056	▲ 晚唐	102 284 外耳	▲ 晚唐	103 284 054	盛唐	104 284耳	▲ 晚唐	105 284耳	晚唐	106 285耳	▲ 晚唐	107 285 050	晚唐	108 039 052	■ 五代	109 038 050Bis	初唐	110 037耳	▲ 唐
A C P	111 037 048	晚唐	112 036 046	■ 中唐	113 035 044	盛唐	114 035耳	▲ 晚唐	115 034 040	盛唐	116 033 040A	晚唐	117 032 038	中唐	118 031 036	宋	119 030 035	盛唐	120 029 034	盛唐

號對照表

A C P	101 272耳 056	◢晚唐	102 284 外耳	◢晚唐	103 284 054	盛唐	104 284耳	◢晚唐	105 284耳	晚唐	106 285耳	◢晚唐	107 285 050	晚唐	108 039 052	■五代	109 038 050Bis	初唐	110 037耳	◢唐
A C P	111 037 048	晚唐	112 036 046	■中唐	113 035 044	盛唐	114 035耳	◢晚唐	115 034 040	盛唐	116 033 040A	晚唐	117 032 038	中唐	118 031 036	宋	119 030 035	盛唐	120 029 034	盛唐
A C P	121 028 032	盛唐	122 027 030	盛唐	123 026 028	盛唐	124 025 026	盛唐	125 024 024	盛唐	126 023 022	中唐	127 022 020	晚唐	128 021 018G	晚唐	129 016Bis	中唐	130 020 016	■盛唐
A C P	131 001	清	132 002	晚唐	133 003耳	◢晚唐	134 003	晚唐	135 003耳	◢晚唐	136 004	五代	137 004耳	◢五代	138 005 001	晚唐	139 005耳	◢晚唐	140 006 002	宋
A C P	141 007 003	晚唐	142 008 004	宋	143 009 005	清	144 010 006	晚唐	145 011 007	晚唐	146 012 008	五代	147 013 009	中唐	148 014 010	■晚唐	149 015 011	元	150 016 012	晚唐
A C P	151 017 013	宋	152 018 014	宋	153 018耳	◢宋	154 018耳	◢晚唐	155 019 015	◢晚唐	156 300 017Bis	■晚唐	157 301耳	◢晚唐	158 301 019Bis	■中唐	159 302 021Bis	■晚唐	160 302耳 021TER	◢晚唐
A C P	161 303 017TER	晚唐	162 299 017	盛唐	163 298耳	◢晚唐	164 298 021	宋	165 097 023	宋	166 296 025	盛唐	167 296耳	◢晚唐	168 296耳	◢晚唐	169 295 027	宋	170 294 029	宋
A C P	171 293 031	盛唐	172 292 033	■盛唐	173 292耳	◢晚唐	174 291耳	◢盛唐	175 291 037A	盛唐	176 290 037	中唐	177 290耳	◢晚唐	178 290耳	五代	179 289耳	◢晚唐	180 289 041	盛唐
A C P	181 288 045	盛唐	182 288耳 045A	晚唐	183 288耳 043	◢晚唐	184 287耳 047	◢晚唐	185 287 042	盛唐	186 286 051A	晚唐	187 286耳	五代	188 281 051	中唐	189 281耳 051A	◢中唐	190 280耳	◢晚唐
A C P	191 280耳	◢晚唐	192 283耳	五代	193 283 051C	晚唐	194 282 051E	■中唐	195 282耳 051D	五代	196 305 063	■晚唐	197 280 053A	晚唐	198 280耳	◢晚唐	199 279 053B	中唐	200 278 057	晚唐
A C P	201 272 058	初唐	202 276 061	中唐	203 275 067	隋	204 274 069	隋	205 273 071	■盛唐	206 272 058	初唐	207 264 075A	■西夏	208 261 075C	初唐	209 260 077	初唐	210 260耳	初唐
A C P	211 262 075E	初唐	212 263 075F	盛唐	213 263耳 075B	盛唐	214 265耳 075G	◢盛唐	215 265 075D	盛唐	216 267 073	盛唐	217 268 070	■盛唐	218 269 066A	盛唐	219 269 066B	◢盛唐	220 270 264	■初唐
A C P	221 270耳 665	◢晚唐	222 271耳 061A	中唐	223 271 062	宋	224 271耳 060	◢宋	225 272 058	初唐	226 272耳	◢晚唐	227 272	晚唐	228 259	◢民初	229 258 079A	◢宋	230 304 078B	宋
A C P	231 047 081	晚唐	232 048 082B	晚唐	233 049 082	宋	234 050 085	宋	235 051	◢五代	236 052 082B	晚唐	237 053 084	晚唐	238 057 026	晚唐	239 256耳	◢晚唐	240 256 089	晚唐

P	145	唐	146	唐	147	唐	148	唐	149	唐		唐		唐	151	唐	152	唐	154	唐
A C P	341 141 157	初唐	342 142 157A	五代	343 142耳	▲ 晚唐	344 143 159	宋	345 144 159A	宋	346 ●	▲ 中唐	347 145 159B	宋	348 145耳	▲ 宋	349 145耳	▲ 宋	350 146耳	▲ 宋
A C P	351 146 160	宋	352 147耳 160C	▲ 宋	353 147 161	宋	354 147耳 160D	宋	355 163耳	▲ 五代	356 163 162A	五代	357	▲ 唐	358 170 160D	晚唐	359 169 166B	晚唐	360 168 166A	晚唐
A C P	361 167 165B	晚唐	362 ●	▲ 五代	363 166 165A	宋	364	▲ 五代	365 164	宋	366 165	宋	367 171 162B	宋	368 172 162F	宋	369 173 162E	晚唐	370 174耳 162D	晚唐
A C P	371 174, 160 i	初唐	372 175 160H	初唐	373 176 160G	隋	374 177 160J	唐	375 178 160E	隋	376 179 160D	宋	377 179耳	▲ 宋	378 180 160C	宋	379 181 158C	隋	380 182 158D	隋
A C P	381 183 158C	隋	382 184耳 158B	宋	383 184 158A	隋	384 185 158	中唐	385	▲ 五代	386 186 156	中唐	387 187 155	初唐	388 188 153	隋	389 189 150A	隋	390 190 150	■ 隋
A C P	391 190耳	▲ 宋	392 191 148A	隋	393 192耳	▲ 隋	394 194 147B	▲ 隋	395 192耳	隋	396 193 146B	隋	397 194 146A	隋	398 195 145C	隋	399 195耳 145B	宋	400 196 145A	宋
A C P	401 197 142G	隋	402 198 142J	隋	403 199耳 142E	隋	404 199 142D	隋	405 199耳 142B	隋	406 200耳 141A	隋	407 200 141	隋	408 201耳 139A	宋	409 201 139B	宋	410 201耳	隋
A C P	411 202 139C	隋	412 203 136m	隋	413 204 136L	隋	414 205 136K	隋	415 206 136J	宋	416 206耳 136 i	隋	417 207耳 136H	隋	418 207 136G	西夏	419 208 136F	隋	420 209 136E	■ 隋
A C P	421 209耳 136D	隋	422 210耳 136C	隋	423 210 136B	隋	424 211 136A	隋	425 211耳	▲ 隋	426 211耳	▲ 隋	427 212 136	隋	428 213 135	■ 魏	429 213耳 133D	▲ 魏	430 213耳 133B	魏
A C P	431 214 130	魏	432 215 127	宋	433 215耳	隋	434 216耳	▲ 隋	435 216	魏	436 216耳 124B	魏	437 217 123A	宋	438 218 120B	魏	439 218耳 120N	魏	440 219 120F	宋
A C P	441 219耳	▲ 宋	442 200 120S	魏	443 224耳	宋	444 224 120Z	■ 初唐	445 223 120Y	盛唐	446 222耳	晚唐	447 222 120X	▲ 盛唐	448 221 120W	盛唐	449 225 120L	五代	450 226 120R	宋
A C P	451	▲ 隋	452 227 120	▲ 晚唐	453 119	▲ 五代	454 228	宋	455 229耳 118m	▲ 宋	456 229 118O	宋	457 229耳 118m	▲ 隋	458 230 118R	盛唐	459 231 118G	晚唐	460 232 118H	宋
A C P	461	元	462 306	元	463 307	元	464 308	元	465 309	元	466 ●	五代	467 ●	宋	468 ●	中唐	469 ●	五代		

號。

●——係研究所新發現之石窟。

▲——係不甚重要之小石窟。

■——係各朝代代表窟。

說明

P——PELLIOT 爲伯希和氏編號。

C——CHANG 爲張大千氏編號。

A——ART INSTITUTE 爲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號。

A C P	241 255耳 091	◢ 晚唐	242 255 093	宋	243 254 094	晚唐	244 253 095	◢ 隋	245 253耳	◢ 宋	246 252 097	宋	247 252 097A	◢ 隋	248 251 101A	魏	249 250 101	■ 魏	250 250耳	◢ 隋
A C P	251 249 103	■ 魏	252 247 103A	宋	253 248耳 105A	◢ 隋	254 248 105	■ 魏	255 248耳 105B	◢ 隋	256 245 107	■ 宋	257 243 110	■ 魏	258 244 109	晚唐	259 242 111	魏	260 240 111A	魏
A C P	261 241 109A	五代	262 238耳	◢ 隋	263 238 117Bis	唐	264 237 117Bis	唐	265 237 118	宋	266 236 120R	隋	267 235耳	◢ 隋	268 235 120L	隋	269 235耳	◢ 隋	270 235耳	◢ 隋
A C P	271 235耳	隋	272 234 118J	■ 北魏	273 234耳	◢ 魏	274 233耳	◢ 隋	275 233 118m	■ 北魏	276 ●	隋	277 ●	隋	278 ●	隋	279 ●	隋	280 080耳	隋
A C P	281 080 120H	宋	282 081 120 i	隋	283 082 120J	隋	284 083 120m	◢ 隋	285 083 120n	■ 西魏	286 839	魏	287 083耳 120O	◢ 隋	288 084 120P	■ 魏	289 085 120Q	宋	290 086 121	隋
A C P	291 087 123B	宋	292 088 123	隋	293 089 126A	◢ 隋	294 089 126	隋	295 089耳 126B	◢ 隋	296 090 129	隋	297 091 131	隋	298 091耳 131A	隋	299 092 133A	隋	300 093耳 133B	◢ 五代
A C P	301 093 133C	隋	302 094 137A	隋	303 095 137B	隋	304 095耳 137C	◢ 隋	305 096 137D	隋	306 097耳	宋	307 097 137E	宋	308 097耳	宋	309 098 137F	西夏	310 099 137G	西夏
A C P	311 100 137H	隋	312 100耳 137 i	◢ 隋	313 101 137	隋	314 102 137L	隋	315 103 137m	隋	316 103耳	◢ 隋	317 123耳	◢ 隋	318 123 137N	隋	319 124 137O	■ 盛唐	320 125 139	盛唐
A C P	321 126 139A	■ 初唐	322 127 139B	初唐	323 128 140	初唐	324 128耳	◢ 宋	325 128耳	◢ 宋	326 129 141	宋	327 130 142	宋	328 131 143	■ 宋	329 132 144	初唐	330 132 144B	◢ 隋
A C P	331 133 145	初唐	332 134 146	初唐	333 135 147	初唐	334 136 148	初唐	335 137 149	初唐	336 137	◢ 晚唐	337 137耳	◢ 初唐	338 138 151	初唐	339 139 152	初唐	340 140 154	初唐
A C P	341 141 157	初唐	342 142 157A	五代	343 142耳	◢ 晚唐	344 143 159	宋	345 144 159A	宋	346 ●	◢ 中唐	347 145 159B	宋	348 145耳	◢ 宋	349 145耳	◢ 宋	350 146耳	◢ 宋
A C	351 146		352 147耳	◢	353 147		354 147耳		355 163耳	◢ 五	356 163	五	357	◢	358 170	晚	359 169	晚	360 168	晚

敦煌文物展覽開幕

籌備數月的敦煌文物展覽會，於四月十日在歷史博物館舉行

敦煌文物展覽開幕 籌備數月的敦煌文物展覽會，於四月十日在歷史博物館舉行

本局記事

敦煌文物展覽開幕　籌備數月的敦煌文物展覽會，於四月十日在歷史博物館舉行預展，招待政府機關首長及藝術、文物工作者二百餘人參觀，展覽內容以敦煌莫高窟九百餘件壁畫摹本爲主，並配合一部分漢壁畫與六朝彩畫墓磚摹本、敦煌文物被帝國主義刼掠照片材料。該展覽於十三日起正式展出。

全國圕調查表研究完畢並提出初步意見　我局於去年發交全國圖書館填報的調查表計一千五百餘份，已由圖書館處研究完畢，並擬就「全國圖書館事業目前情況」綜合性報告一件，對全國圖書館事業的基本情況與存在問題提出改進與發展的初步意見。

我局組成發掘團赴京郊發掘漢墓　北京東郊發現漢墓後，我局即與歷史博物館、北大文科研究所合組成發掘團，由裴文中處長領導，於四月十一日起開始發掘，挖出陶器甚多，經修整後，在故宮傳心殿正式展出。

東北區舉行圕工作者第一屆代表大會我局應邀派員參加　東北文化部文物處函邀我局出席東北區圖書館工作者第一屆代表大會，派孫家晉、王宏鈞兩同志於四月九日前往參加。

派員接收保定人民銀行所存文物並赴太原調查晉王墓　我局派謝元璐同志赴保定接收河北省人民銀行分行所存文物，於完畢後，並轉赴太原調查晉祠附近發現晉王墓情況。

二月份接收文物統計　我局二月份由各方新收到文物計：文物二、四四三件，書籍七、二三二冊。

本局暨所屬機關幹部夜校開始授課　爲加强本局暨所屬各機關幹部政治理論學習，由本局主辦的幹部夜校，經月餘籌備，已於三月二十八日在故宮舉行開學典禮，並開始正式授課。

☆☆☆☆☆☆☆☆☆☆☆☆☆☆

國內圖書文物工作報導

☆☆☆☆☆☆☆☆☆☆☆☆☆☆

圖書館

西北總工會、教育部、出版局發出建立圖書室聯合指示

爲配合國家經濟建設，提高勞動人民政治文化水平，貫澈執行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關於『協助工廠、礦山、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建立圖書室、讀書會、書報站等以開展讀書運動』的決定，西北總工會、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西北軍政委員會出版局特向各省縣（市）工會、各省文教廳（市教局）、縣三科、各省新華書店分店、縣（市）新華書店支店發出關於建立圖書室的聯合指示。指示首先說明新華書店總管理處已將半價售給西北的二千八百本通俗讀物（每套三百種），分寄給西北各地，用來建立圖書室。指示認爲：圖書室的建立和鞏固不僅書店有了固定的發行據點，而且教育部門也有了有利的社教據點。爲此，要求各級工會，教育行政部門和書店應把此一工作作爲本部門的經常的重要任務之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認眞完成這項工作任務。

該指示着重提出四項主要問題：首先要求各級工會、教育行政部門、新華書店接到通知後，應即由當地教育行政部門會同當地黨、團、農、婦等各有關部門開會，根據具體情況作出計劃，確定建立地區、步驟、數字和具體分工，發動上述各部門力量，共同配合，完成此一任務。給今後圖書室的建立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其次，建立和鞏固圖書室的經費以羣衆自籌爲原則。一般較大工廠都有文化教育費。在農村，要大力宣傳，使農民認識到圖書室的好處，經費困難的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第三、管理是否得當，和圖書室作用發揮的大小很有關係，應由羣衆選舉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並須指定專人負責日常管理。管理委員一般應包括工廠、農村的教育、行政人員、工會、農會幹

第三、管理是否得當，和圖書室作用發揮的大小很有關係，應由羣衆選舉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並須指定專人負責日常管理。管理委員一般應包括工廠、農村的教育、行政人員、工會、農會幹部和黨、團、婦女團體的積極分子以及工廠、農村的宣傳員、冬學教員等，以便使圖書室工作能和各方面工作密切配合全面推進。爲了使羣衆都能看到書，避免書籍的遺失損壞，要建立必要的管理制度和借閱規則。

第四、最重要的是要把圖書室變成羣衆自己的東西，使羣衆由圖書室得到好處，感到需要。這就要在建立以前，發動羣衆，使羣衆眞正認識到建立圖書室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圖書室是他們自己的東西，需要他們妥加愛護，善於使用。圖書室工作要和業餘學校、冬學、土改、生產、冬防、肅匪、反特及時事宣傳等中心工作密切配合起來，在不妨碍生產的情況下組織讀書、讀報組，使圖書室成爲羣衆學習文化進行娛樂活動的中心（已成立讀報組者，可利用舊讀報組配合時事宣講有關讀物）。縣（市）區教育部門和工作人員應根據當地實際需要經常指出讀書（報）組的學習重心，認眞開展讀書（報）運動，確實使圖書室成爲與羣衆生活息息相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華書店也應根據當地實際需要、中心任務和羣衆反映及時供應新書，以滿足羣衆要求。

指示最後稱：由於土改、冬學、生產競賽、抗美援朝運動的巨大開展，羣衆對文化食糧的要求是如饑如渴的，我們應該大力完成圖書室的建設任務，以滿足羣衆的進步要求。

蚌市總工會召開會議討論建立和鞏固圖書室工作

蚌埠市總工會文敎部召開第二次文化委員會議，討論建立和鞏固圖書室的工作，出席者有市府文敎局、圖書館、文化館、新華書店、東海烟廠、搬運工會、海員工會等十餘單位的圖書室負責人及文化委員。會上由工會文敎部同志報告去年各工廠、工會的圖書室設立情況，並指出一般工廠圖書室，因缺乏圖書管理經驗和方法，沒有把圖書大

胆借給工人看，今後應在改進管理方法上多想辦法，要大胆把書借出去。繼由市圖書舘出席的同志介紹去年對各工廠，工會設立圖書舘流動站的情形。圖書舘從去年九月到目前止，已經建立工廠圖書站有東海、派克烟廠等二十二處，集體借書達五十八次，共借出各類圖書一千九百零七本。今後除對已經建立的加以鞏固，沒有建立的逐步發展建立外，市圖書舘現正配合文化舘、新華書店建立兵營、農村、街頭等各種圖書站。最後由各工廠文化委員介紹對圖書管理經驗，及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最後決議：（1）市圖書舘要經常到各工廠輔助推動建立圖書室工作並及時介紹對圖書管理經驗。（2）對各工廠圖書站供給圖書，今後應以抗美援朝、生產競賽、時事漫畫等通俗讀物及連環畫爲主。（3）新華書店要及時採購新書，介紹新書，並予以適當的優待。（4）文教局、工會文教部、圖書舘、文化舘、新華書店、及工廠從事文化圖書工作同志要經常取得聯繫，以便交換經驗，開展工作。

書報面向工廠農村南京市將建立一四七個圖書室

爲執行政務院『關於改進和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指示』和貫澈首屆全國出版會議五項決議中的『協助工廠、礦山、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建立圖書舘、閱覽室、讀書會、書報供應站等，以開展讀書運動』。出版總署特編選了工農通俗讀物二萬套（每套二九八種，共三〇三冊）。分配全國各工廠、農村協助建立工農圖書室。南京業經分得一四七套，並擬於年內建立一百四十七個小型圖書室。爲使此項工作在本市具體實施，三月十二日下午本市新聞出版處假新華書店召集了關於建立圖書室的座談會，出席本市各區及江寧、江浦兩縣文教科負責同志和市委宣傳部、文教局、市總文教部的代表共二十餘人。經討論後代表一致認爲祇要區村政府重視這個工作，發動羣衆自己來辦，並通過農會、工會、青年團，結合羣校，婦女班共同來搞，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最後關於圖書舘分配及建立步驟亦獲得一致的見解，認爲農村需要超過城市，分配數量應較城區多，其次人數較多而尚無圖書室設備的工廠亦應特別照顧，旋經初步決定，江寧縣

分配三十套，江浦爲十五套，城區每區暫定爲五套，餘數儘量照顧郊區和工廠。現先擇重點試辦，取得經驗後再由點到面推廣。

滿足農民學習文化需要皖南新華書店發行大批讀運叢書　根據屯溪、廣德等地新華書店的反映，已經實行土改和正在實行土改地區的農民們，對於學習文化興趣很高，因此，新華書店皖南分店特發行了二百五十六套『讀運叢書』，分別運到各縣、市新華書店以半價出售。該書每套爲二百九十八種，內容包括看圖識字的圖畫、小說故事、英雄傳記、醫藥衞生、自然常識、工農技術、少年讀物、工農生產建設、蘇聯文化教育等。這些讀物，非常通俗，最適合於一般的工農兵閱讀。另外，該店服務股爲了有更多的書供應廣大勞動人民閱讀，特依照『讀運叢書』的目錄選購了一批通俗讀物，實價出售，以彌補『讀運叢書』之不足。

皖南新華書店在蕪市設立閱覽室　該店爲了更廣泛的宣傳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解決機關幹部和工廠工人暫時缺欵買書的困難，經上級書店批准，在蕪湖市建立羣衆性的小型閱覽室，已正式開幕。現有書籍包括政策法令、教育文化、文藝小說、工人、青年讀物等二十幾類共二千多册，閱覽室內除備有報紙雜誌書籍供讀者閱覽外，並設有借書部，暫時供給住在本市的機關幹部和工廠工人借閱，等到條件具備，將出借給部隊戰士、學生和市民。凡帶有機關工廠介紹信的幹部和工人，就可以向新華書店皖南分店閱覽室直接借書。

蘇北新華書店計劃在農村廣設圖書室　爲了提高土改後廣大羣衆文化學習的情緒，蘇北新華書店計劃於本年上半年在蘇北全區，建立五百五十個農村圖書館或室。

屯溪新華書店支店深入連隊供應戰士圖書　該店爲貫澈皖南分店三屆支店會議決議，把書報給讀者送上門去，經常抽出二個至三個幹部專門來搞推銷工作，除了在農村建立三個圖書室外，並主動到

分區政治部宣教科聯繫，根據他們的需要，選了許多軍事方面的連環圖及『看圖識字』，帶了團政治處的介紹信到各營各連隊去推銷。經各單位的協助，在一星期中到了十四個單位，共銷了好幾百本書。戰士們都很喜歡書。據負責同志說：『這些戰士多半是剛來自農村的新同志，文化程度很低，不識字的也很多，看連環圖和「看圖識字」是最適合他們的程度』。

蘇北新華書店阜陽分店把書籍送下鄉

爲了開展業務，貫澈爲羣衆服務把書籍送下鄉的精神，該店工作人員特帶了大批書籍，走到九十里路遠的農村集鎭——南照集推銷，羣衆非常歡迎，爭着購買。在目前時事宣傳需要普遍深入農村的時候，將書籍送下鄉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爲農村，尤其是離城市較遠的地方，不可能花一兩天時間，跑到城裏買書，往往心裏很想看書，因爲不就便也就算了。阜陽分店把書籍送下鄉去的辦法，對提高羣衆的文化，時事宣傳的深入都有影響。

四川璧山新華書店組織流動供應組下鄉深受農民歡迎

該店爲適應當地廣大農民羣衆迫切需要土地改革法、劃分農村階級等文件，特組織了流動供應組，經常流動到鄉鎭賣書，給農民極大方便。近月以來在璧山附近的十個鄉鎭銷出『土地改革法』五百一十八冊，『劃分農村階級』三百八十五冊。另外小型劇本、歌本、農村建團的參考資料等書籍均受到熱烈歡迎。羣衆並給該流動供應組提了一些意見，例如：他們希望能够多帶容易了解的書，土地改革法袖珍小本子，和適合農村表演的小型劇本，能唱的歌本子，秧歌劇本等。從這當中看出：農民弟兄，進行了減租退押後，政治覺悟提高了，對文化生活的要求也高了。因此，書店組織流動供應組，深入農村，是推進新文化的重要工作。

西北區新華書店確定今年工作計劃

新華書店西北總分店、各省分支店八十多個代表，從一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西安開西北區第二屆書店工作會議，總結去年工作，制訂今年工作計劃，並且研究、討論了開展讀書運動的問題。今年，該店在鞏固與整頓的方針下，提高發行工作的政策和業務

水平，接受去年工作中的好經驗，繼續跳出櫃台，和各種書店書商密切合作，由城市到農村，深入羣衆，隨着抗美援朝保家衞國運動的深人和擴大，大量推銷時事讀物；照顧各方面讀者不同的需要，供應各種通俗的工、農、兵讀物，和各級幹部學習理論、政策的文件和書刊，完成今年發行一千五百萬册書的任務。爲要加强對城市、農村、部隊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書刊發行工作，就要廣泛地建立圖書閱覽室，開展讀書運動。在城市裏，要協助各工廠、學校、企業機關、團體建立大小不同的閱覽室或圖書館，經常供應需要的書刊。在農村，尤其是在土地改革已經完成的農村，配合區鄉政府和文教部門，發動農民，幫助農民建立小型農村圖書室。在部隊駐地和少數民族地區，可以成立流動供應隊，舉辦流動展覽會，推銷書刊，這樣書店工作就會在羣衆中生下根來。

河北衡水專區已建立農村圖書室六十七處

衡水專區深縣、武强、武邑、阜城、景縣、衡水、冀縣、棗强、故城等九個縣，普遍開始建立農村圖書室，現已建立起六十七處。農民羣衆每天擠滿在圖書室裏，看書看報，對自己的圖書室表示無限熱愛，感激人民政府對他們的關心。

自從中央人民政府佈置建立工農圖書室後，各地黨政領導機關就引起重視。景縣縣委宣傳部、縣政府文教科、縣書店、文化館舉行聯席會，共同研究了建立的計劃。縣委書記在區委書記會議上還進行了傳達佈置。區村幹部都結合中心工作進行宣傳醞釀。羣衆對這一工作都表示熱烈歡迎。冀縣三區田村羣衆，聽說要在他村裏建立圖書室，團支部書記就在團的會議上進行了宣傳，團員們都很高興說：『社會進步的這樣快，我們靑年不好好的學習可跟不上呀！』不少村的羣衆願意把圖書室建立在自己村裏，一再寫信或派人到縣裏要求。

由於羣衆的迫切要求和領導上的重視，新華書店又派人到村具體幫助和指導，區村幹部也很積極努力，所以已經建立起來的圖書室，大部已開始辦理閱覽、借閱等工作。武强三區北堤南村圖書室，

開始的頭一天就有一百五、六十人去閱覽，五、六十人借書，從開門到關門總是滿滿的人。圖書管理員應付不過來。各村羣衆都非常愛護自己的圖書館。如衡水三區小巨鹿村青年婦女周玉蘭、劉同心，她倆五天就看了四本小書，按期送還，一點也沒損壞。完小學生們，用自己的手工技術做出『保衛祖國』、『和平民主』、『圖書室』等美麗的匾額、標語，來裝飾圖書室。

河北博野小莊頭村圖書閱覽室很受歡迎

該村早就建立起讀報組和民校，很多農民都參加了文化學習和時事政策學習，對於文化翻身的要求一天天的高漲着，要求學習更多的科學知識。縣人民政府爲了滿足農民的這種進步要求，便在該村建立了農村圖書閱覽室，以吸取經驗。從書店暫時借來各種通俗書刊、漫畫等二百一十八册，村幹部又從羣衆當中蒐集出各種新的書刊、年畫等四十餘種，推舉出五人成立管理委員會，找出三間房子，把各種書刊分門別類的擺列起來；另外又預備了幾種娛樂工具。經過幾天的籌備，圖書閱覽室在舊歷正月初一日就正式成立起來。這天早晨，人們吃過年餃子以後，就到閱覽室裏去參觀。全村一千零四十七口人，除去有病和年歲太大走不動的以外，所有的人都參觀了，大部份人都是連着參觀好幾遍。從初一到初十日十天內，參觀的平均每天總有四百人左右。文化程度較高的人整天都捨不得離開閱覽室。『新人生觀』和『取締一貫道』的小册子及農業生產上病蟲的預防和除治等書籍最受羣衆歡迎。尤其是衛生掛圖和新法接生的連環畫册，是婦女們最喜歡看的。該室從初十日以後已正式開始往外借閱書刊。

農民迫切要求學文化綏遠大灘村成立農村圖書館

武東一區大灘村讀報組是去年十月間成立起來的，當時僅有四個組員，以後老鄉們見讀報能懂得好多國家大事，眞有好處，羣起參加，於是發展到二十四個組員。十二月間，各地展開抗美援朝捐獻運動，讀報組讀了報紙後，自願的捐獻子彈，共捐了人民幣一萬六千五百元。春節當中，他們還結合劃匪反霸、減租調地的內容，編了劇本演出，羣衆

反映甚好，更提高了學習情緒。最近又發動購買新華書店半價優待的農村圖書，積下十五萬元，由羣衆會決定選出五個保管員，成立起圖書館。

松江敖東大屯農民大量訂閱書報　松江省賓安縣敖東大屯的農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該屯現有『東北日報』一份，『松江日報』三份，『松江日報（農民版）』二十三份，『松江青年』九十五份，『新農村』五份，『識字通訊』二份，『好孩子』二十冊，『兒童讀物』六冊。該村文化站還備有很多雜誌、畫報、地圖等。

山東農民學習文化情緒高漲建立農村圖書室近四百處　隨着農民經濟生活的上升，山東各地已建立農村圖書室近四百處。在已建立圖書室的村莊裏，都展開了羣衆性的學習運動。農村圖書室不但使農民文化提高，也提高了農民的階級覺悟和生產技術。莒縣前集村農民將借的『白毛女』，『血海深仇』等書唸給同村農民聽了之後，激起大家對地主階級更深的仇恨。青年婦女看了『强扭的瓜不甜』後，認識了舊社會婚姻制度的不合理。齊河縣左家莊榮玉奎從植物學書中知道了公花插在母花裏可以多結果實後，就自己作實驗，結果在他的半畝南瓜地裏多結了許多南瓜。該莊劉慶鑾以前因爲不懂婦幼衞生，先後三個孩子在出生後不足一個月卽染病死去，自從由圖書室的書中學習了婦幼衞生後，她採用了新的保育法，現在她的一個新生嬰兒已經長得很健壯了。

農村圖書室建立後，農民有了新的文化活動場所。高青縣石坡莊的圖書室成立後，農民一有空閑卽跑到圖書室去看書或聽識字農民講說各種有新內容的故事。有的圖書室並成立了『宣傳站』，將時事與各種常識唸給不識字的人聽。農民們認爲有圖書室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常常領着來的客人去參觀。

由於各圖書室已爲農民羣衆所喜愛，所以書籍經費大多由農民自動捐助或用生產來解決。臨沂縣

南頭村圖書室建立兩個月後，捐款購書者已由五十人增至二百人。該圖書室除各種書籍外，尚訂有三份報紙、四份雜誌。該村的地頭、場邊，常有三三兩兩的農民在看書。不識字的老農民也借書找人唸着聽。海陽縣龔山莊的農民捐款二十多萬元購置書報。嶗山特區古鎭的人民拾草三千餘斤，爲圖書室購新書一百五十餘類。

皖北官橋鄉籌建農村圖書室　官橋鄉是城南區土改後的生產實驗鄉，政府爲了更好灌輸農村的生產知識，加强農民翻身做主人的本領，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準備在該鄉建立農村圖書室。農村圖書室有三百多本書，原價四十萬元，政府爲了照顧農村經濟，便折半賣給農民，價款由農民自行解決。在上月該鄉召開了團員支部大會，到會男女團員三十六人，支部書記在會上說明建立農村圖書室的重要性，號召團員要帮助和推動羣衆弄好這一工作。劉可全帶頭獻出二千元，全場立卽響應，五分鐘內，獻出人民幣四萬五千元，大米十二斤，柴一担。大家並表示盡力發動羣衆來完成建立圖書室的任務。

皖南宣城城東村建立圖書室　宣城第一區城東村土地改革已經完成，翻身農民迫切要求學習文化。經過村裏羣衆的討論，決定在本村建立一個農村圖書室，經費由已經募集的公益費用和各學費用裏抽出一部份來買書，找好圖書室設立地點，並公推農民徐昌譜担任圖書管理工作。在一月間，村裏派了副村長和村小教師到宣城新華書店去買書，第一批根據羣衆需要買了一些有關農業生產知識，通俗讀物，連環圖畫、人民畫報和抗美援朝的宣傳畫等，書買好後，該村的圖書室於二月一日就正式成立了。新華書店並將以半價發售一套三百種的『讀運叢書』給他們。

皖南雙元村成立小型圖書室　皖南屯溪市郊雙元村於一月份建立了一個小型圖書室經過大家一個時期的努力，現在已成爲農民個個喜愛的圖書室了。

因爲雙元村住戶比較分散，全村六百多人分住在六個自然村裏，所以在籌備的時候，首先組織起文教委員會，圖書室管理由主任委員負責，借書工作由民校教員担任，他們先將圖書編了號，蓋上章，由各自然村的文教委員去整批領借，再轉借給本組（自然村）的農民。圖書室除了供給一般識字的人閱讀以外，並和本村冬學相結合起來，在春節當中，把書擺在羣衆晒太陽的場子上，看書的人很多，有些不識字的，他們就採取聽、講、學的方式，由冬學教師選擇他們所喜愛的材料來進行講解。這樣收到的效果很大。貧農洪孔奎從小沒有唸過書，在聽、講、學當中，就認識了五十一個字，還有不少農民也認識了好些字。現在該村閱讀書報的風氣已經普遍流行起來。

皖南港口鎭居民成立圖書室　寧國港口鎭居民爲了成立圖書室，特捐出大米四千一百四十七斤（老秤）購買圖書，並推舉出圖書室主任委員負責進行籌備並購得大批書籍，計有：連環圖畫一八四冊，通俗讀物二〇九冊，理論書籍三八冊，長期畫刊四種，報紙三份，其他書籍九六種。二月九日即正式開放。一個月中，閱書者已有二、七五三人，其中農民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在閱讀中，一般讀者最喜歡看的是連環圖畫。目前該室爲了滿足讀者要求，已向新華書店寧國支店採購大批連環圖畫，供給讀者閱覽。

浙南雁門土改完成後農友辦起圖書室　平陽鰲江區雁門鄉土改勝利完成後，農友們要求學習文化的情緒很高。正月初一日，在西橋村已開放了一個小小圖書室，定名『雁門鄉西橋村圖書室』，是由村裏幹部、婦女、民兵等開會籌備，全村農民熱烈支持，及鰲江新華書店幫助下成立的。書是每人自動地拿些錢，或捐獻一、二本湊集起來的。現已有抗美援朝小叢書、工農兵讀本、各種連環畫等一三八本。有浙江日報、浙南日報、農民大衆報，壁上掛着毛主席像、抗美援朝漫畫，室內充滿着新氣象。自開放起看書的平均每天有三十人以上，統計一週內借出書四十六本。有些農友從田間勞動回家，常

經過圖書室，翻看連環畫，大家都非常高興。

蘇北新南區試辦農村圖書室

蘇北儀徵縣新南區先後建立四所小型農村圖書室。該區新城鎮在全鎮的鎮民大會上說明了每個人在新社會中，必須學習文化政治，學習新知識的重要；同時說明圖書室的圖書都是大衆通俗的讀物，容易看得懂；並說明通過圖書室可以開展正常的文化娛樂活動，糾正賭博等壞風氣。經過會議反覆的思想動員，大家搞通了對圖書室的認識後，一致同意與擁護建立圖書室，當場到會羣衆自動獻出了四十萬元，作爲購買圖書的資金；會上並選出了圖書室的委員與主任委員，負責主持今後圖書室的工作。古都鄉與冷紅鄉首先搞通鄉村幹部思想，使其認識到圖書室對自己對羣衆的文化政治學習的幫助，因此很多幹部將自己吃香烟的錢省下來帶頭獻金，並保證辦好圖書室。由於鄉村幹部的積極行動，圖書的欵子與圖書室的一切準備工作很快籌備就緒，使圖書室迅速開放。浦新鄉是在冬學學員熱烈學文化的情緒與思想基礎上，進一步啓發他們對於建立圖書室的要求，鼓勵了他們的學習情緒，掀起建立圖書室的獻金運動，全鄉共獻出了七萬六千元。婦女會長周承英說：『圖書室建立了，我們就可以學到更多的知識，下決心把圖書室搞好。』從該四鄉鎮建立圖書室的工作中，得出四個體驗：（１）該區土改運動正全面開展中，羣衆認識已經大大提高，對文化學習要求迫切，這爲建立農村圖書室，提供了有利條件。（２）冬學的舉辦，提高了羣衆學習情緒，需要建立可以幫助他們經常學習的圖書室，所以只要很好的進行思想動員與說服工作，發動羣衆自己辦圖書室，一切問題都能獲得順利解決。（３）搞通鄉村幹部思想，使其重視建立圖書室工作。冷紅、浦新兩個鄉的鄉長，自己迫切要求學習文化，對建立圖書室有了明確認識，因此，對該兩鄉圖書室的迅速建立起了很大作用。（４）把建立小型圖書室的重要性，圖書室內有通俗大衆化的讀物，幫助大家學習的好處等問題向羣衆說淸楚，才能啓發羣衆對建立圖書室的熱烈擁護與歡迎。

學習的好處等問題向羣衆說清楚，才能啓發羣衆對建立圖書室的熱烈擁護與歡迎。

陝西各村翻身農民辦起圖書室 陝西長安縣杜曲區稻地江村在去年十月裏搞罷土改以後，農民們學習情緒很高，大家商量拿出一些鬥爭果實，買了二百八十本書，在村上辦起了一個農民圖書室，地方是利用剛沒收下地主的兩間房子，裏邊桌櫈都有，地點也適中，圖書室的牆上，掛着人民領袖的像片和標語。大家還分了工，有的負責買書報，有的負責管理，還規定十天開會檢查一次工作。從前這村的人，一沒事，就在十字路口閑玩，現在一有空就到圖書室看書、看報、看故事畫，很少有人閑串。他們也從書裏邊得到了許多實用的東西，比如有人看了稻蟲以後說：『這一下再不怕稻子瞎了！』農民楊買乾、高文蔚等，天天都抽空去看書，他們都看完了二十多本書（多數是連環畫）。到一月二十日止，來圖書室看書的人，已經有四百五十人。

華縣一區六鄉羣衆，也籌錢買了一百三十多本書，訂了一份陝西日報，一份羣衆日報，在村裏成立了一個圖書室。在農曆正月初一那天，去圖書室借書、看書的人最多。

博物館

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籌辦中共卅週年紀念黨史陳列 爲紀念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該館現正積極籌辦一大規模黨史陳列。

成立中央自然博物館籌備處並開始工作 該館籌備處暫以故宮傳心殿爲辦公處址，現已測量完畢，着手修理房屋。並於四月一日開始辦公。於五月十七日舉行第一次籌委會。

南京博物院舉行南唐二陵出土物展覽 爲慶祝該院正名一週年紀念，於三月舉行『南唐二陵出土物展覽』。陳列品包括南唐烈祖李昪的『欽陵』和中主李璟的『順陵』中出土文物，計有：玉質哀

冊、石質哀冊、盛哀冊用的石函、男女陶俑、人首魚俑、人首蛇俑、陶駝、陶馬、陶雞、陶狗、陶碗、瓷碗、陶瓷碎片、銅釘帽、鐵釘、木片、漆皮、殘斗栱、墓磚、壁畫殘片等。圖片有李昪墓墓門和前中後各室的斗栱、枋額，和柱子的彩畫四大幅，都是按照原來的色彩和大小畫好，然後再照原形裝裱，並拿紅色紙做底子，以代表墓室的紅牆。還有李昪墓中室北壁上的雙龍火珠和守衞武士的浮雕拓片，及其青石棺座上所刻牡丹花紋和龍的浮雕拓片。此外還有建築圖六幅，地圖二幅，及各種相片六十幅。這次展覽會開放期暫定爲三個月。

西湖博物館設人體寄生蟲陳列室　該館以浙省血吸蟲病患嚴重，亟須普及衞生科學知識，引起羣衆對健康的重視，乃取得省衞生實驗院的聯系和幫助，添設人體寄生蟲陳列室，自三月二十七日起經常開放。陳列內容有各種寄生蟲的蟲體標本，病理標本及模型、照片、生活史圖表、各種統計圖表等，並贈送參觀者『寄生蟲概說』。

西南人民博物院開始籌備　根據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工作簡報，西南人民博物院和西南人民科學館已開始了籌備工作。

文　物

青海塔爾寺白佛向毛主席獻旗獻禮　由青海省來首都向中央首長致敬的塔爾寺法台白佛夏茸尕布，於三月二十日向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周總理獻旗、獻禮、獻詞。夏茸尕布白佛的獻詞略稱：我們堅決擁護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擁護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領導。我們藏族人民願和全國各民族人民團結一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繼續開展抗美援朝運動，並爲解放西藏和台灣而奮門到底。所獻禮物中有哈達（藏人視爲極尊貴的禮物）和藏區珍貴名產藏紅花、麝香、猞猁皮、織錦

門到底。所獻禮物中有哈達（藏人視爲極尊貴的禮物）和藏區珍貴名產藏紅花、麝香、猞猁皮、織錦緞等。

濟南革命烈士家屬左炳然獻出『五三』慘案史料　濟南市革命烈士家屬左炳然最近將自己收藏的『五三』慘案史料『濟南慘史』一書獻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山東省分會。該書內詳述『五三』慘案始末，並刊載着當年日寇炮擊濟南，殘酷屠殺濟南人民的照片一百六十幅，以及造成死亡、傷殘、各種損失的統計表等。左老先生在附信內稱：願獻出在抗戰時期冒着全家生命危險所保存的歷史資料，以便選擇發表，激發全國人民的同仇敵愾，堅決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

蘇北泰州修建革命烈士紀念塔並徵集有關資料　蘇北泰州專區人民爲了紀念自辛亥革命以來，在本區爲革命事業而犧牲的烈士，表彰先烈的豐功偉績，已在泰州市人民公園建革命紀念塔及烈士祠，並於四月五日（清明節）舉行公祭。在過去鬥爭緊張，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長期統治，使在該專區境內光榮犧牲烈士史蹟，多無稽考。現特廣泛搜集烈士資料（包括烈士：姓名、年齡、籍貫、工作部門、職別、犧牲年月、地點、簡歷、照片、書籍著作及其他紀念品等），並請各機關部隊學校及個人協助搜集。如屬私人紀念品，不願割愛者，可寄該會拍攝照片後原件奉還。

翻身不忘先烈鄞縣蜜岩農民建烈士紀念塔　鄞縣西鄉樟水區蜜岩鄉，土改即將完成，全鄉農民認識到翻身有田這勝利果實是靠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換取來的。爲了紀念烈士，該鄉人民集會公議，建造紀念塔一座，以示紀念。該塔全部用鋼骨水泥建造，高爲二十三市尺。已於三月底落成。

江西銅鼓籌建烈士紀念塔　爲了深遠紀念自辛亥革命以來，歷次爲革命陣亡和死難烈士，發揚革命烈士的光榮傳統，銅鼓縣於二月間召開了烈士紀念塔建築籌備委員會。選舉了主任和副主任委員，專門籌劃建塔工作，並討論和決議了烈士塔圖形，經費籌募，以及審查烈士，登記烈士姓名，收集烈

士事蹟等問題。

山西太原人民革命烈士紀念碑舉行落成典禮

一九五〇年，山西省首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決定修建的人民革命烈士紀念碑三月七日在人民公園隆重舉行落成典禮。由賴若愚主席揭幕。山西省第一屆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及省、市各機關代表參加，並向烈士敬獻鮮花。觸目的光輝的毛主席的『死難烈士萬歲』金字題詞，和莊嚴屹立在乳白色的石碑上的五尊銅像，代表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地下工作者、婦女烈士們的巨像，他們的勇敢前進的精神象徵着山西人民三十年來革命鬥爭的無限力量。各界人民紛紛前往瞻仰。

孫中山逝世廿六週年上海各界瞻仰故居

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十六週年紀念日，上海市各界爲紀念此中國革命的先行者，特往香山路故居憑吊瞻仰。進門處陳列着各民主黨派致送的花圈，屋前草坪上和四週的樹枝上已抽出了綠芽，室內一桌一椅一物均如生前時置放，象徵着中山先生精神長存。前往參觀者有饒漱石主席、潘漢年、盛丕華二副市長，暨各民主黨派各界人士等五十餘人，對於中山先生遺物及照片均一一瞻仰，不勝悼念。

民革的梁烈亞先生是孫先生生前的秘書，追隨先生革命多年，他將保存數十年的孫先生當年在此屋內處理革命事業的手跡遺墨，陳列出來給前往憑吊的人士觀賞。其中有孫先生於一九二四年北伐前夕自韶關寄廣州廖仲愷、譚平山的信，指示他們：『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推動種種非常之事』，其中特別看到他當時所走的聯俄的革命路線，他寫着：『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我黨今後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梁先生還收藏着一份中山先生臨終前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中央委員會的信，最後一段特別說到中蘇兩國遠大的前途，原文是：『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卽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

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浙江省文管會收到各界捐獻大批名貴文物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於去年五月正式成立後，各界熱心保護民族文化遺產之人士，卽紛紛將私人收藏之文物獻由國家保管，捐獻者達三十人之多，捐獻文物達一萬二千餘件。其中捐件最多者，計有敎育部馬叙倫部長，獻出早年收藏之古陶瓷、書畫、古硯等一批五百三十六件；凌礪生先生獻出商務中華影印之大部古書六千七百零六冊；吳進思先生獻出其先世所藏碑拓一千三百二十三種（尙有一部份未整理計數），墨跡一件；章以吳先生及其妹章郁獻出其先人一山先生所遺書籍、碑帖、書畫等一千三百十二件（尙有尺牘、詩、翰、扇子等不計在內）。上項書籍、碑帖、書畫精品極多。

又該會於上月擧行第二次文物座談會，邀請本市文物收藏家和鑑賞家等參加，由該會主任傳達政府關於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政策，指出過去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用種種方法將我國珍貴文物盜走的情形。與會者一致感到保護文物的重要，紛紛發表意見，歸納之爲：（1）要求政府嚴禁珍貴文物流出國境。（2）在土地改革期內希望各地幹部注意保護文物，防止損毀。（3）建議政府，宜將歷史文物敎育作爲新愛國主義敎育主要部門之一。（4）公有文物應儘量公開作有系統的陳列。（5）私有文物在主權仍屬私人的原則下，將來亦希望能多與人民見面。（6）無主文物應由政府設法保護。（7）地下文物在未能作科學發掘前，應設法保存其原狀，以免遭到破壞。

台州專區成立文管籌委會 積極保護歷史文物

台州專區各縣民間收藏歷史文物很多。在這全面展開土地改革期間，因爲一般幹部和羣衆沒有充分認識這些文物的價值，已發生了若干散佚、踐踏的現象。專署於上月中旬特派『文物檢査小組』赴臨海東鄉作重點檢査，結果證實損失相當嚴重。現爲『亡羊補牢』減少損失起見，除另派幹部分赴黃岩、天台等縣了解情況，並督促各縣領導上及各級

幹部重視這一問題，立即籌設『文物管理委員會』外，並於上月召集黨政負責人和文教界及本地熱心文物或對文物有相當研究人士，共同商討，成立了『台州專區文物管理籌備委員會』，由張子敬副專員爲主任委員，下暫設調查徵集、研究整理、宣傳三組。初步工作着重宣傳和調查徵集。宣傳的方式爲：（1）對農村工作幹部，由中共台州地委宣傳部及秘書處通過『土改通訊』强調指出歷史文物的意義和加以重視、加以保護的必要性。（2）對於各縣人民政府，由專署通令儘速組織『文物管理委員會分會』，並佈告各界人民週知。（3）對於一般幹部和廣大羣衆，由宣傳組撰好黑板報稿，發至城鄉各地刊出，以引起大家對歷史文物的重視，用大家的力量來完成『保護歷史文物』的任務。

山西汾河流域發現古墓　據山西工程地質隊通訊，該隊在山西挖掘地質探坑時，發現數千年前古墓一座。墓磚很大，一面有粗糙的長條形花紋，墓內壁上有簡單的獸形圖畫，色彩爲土黑和黑色兩種。該隊爲保存古物，已停止挖掘。據當地居民傳說，該墓可能是晉王墳。現已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電山西省政府注意保護，並派員前往視察。

上海約大發現古墓　上海聖約翰大學爲了慶祝新生，在南草坪樹立旗桿一根，挖土時掘出墳墓一座，及腐朽棺材一具，據說依墳磚上字跡看來，該墓已有二百多年。

中南軍政會決定建設南嶽名勝　湖南的南嶽素爲國內有數名勝之一，近經中南軍政委員會行政例會通過成立南嶽特別區人民政府。以便進行有計劃的管理建設。

中央文化服務團展覽革命文物　青年團中央文化服務團前去江西、湖南進行抗美援朝宣傳與慰問老革命根據地人民羣衆工作，帶回了一些土地革命時期的土槍、土砲及貨幣等革命文物和毛主席故鄉、井崗山等地照片，特在京市青年會服務部羣衆廳舉辦一小型工作展覽會。

人民文化館

北京市文化館的書報閱覽工作　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局爲適應廣大勞動羣衆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要求，曾在一九五〇年增設了四個文化館，三十四個書報閱覽室，現在全市已有十三個文化館，四十一個書報閱覽室。所有的文化館和大部分的書報閱覽室，都設立了圖書站。工人們因工作關係不能常到文化館或閱覽室去看書，因此他們就把圖書送去。如第二文化館在達仁堂、清華園等處設立了十一個圖書站；第六文化館在酒稅印刷聯合廠、恒興窰廠、啤酒廠、牛羊屠場等十二個廠場中建立了十二個巡迴閱覽站。現在全市文化館共設有九十五個圖書閱覽站。其中第二文化館還通過閱覽站工作，幫助工人們成立了讀報小組，組織了時事學習。如達仁堂工會取得文化館的協助，在工人中成立了讀報小組。他們每週討論一次，某次討論時正逢市人民政府宣佈取締一貫道，小組的人都表示要宣傳揭發一貫道的罪惡，並勸說親友中入道的人退道。文化館的幹部還想出許多辦法爲工人羣衆服務。如去年六月間有大批工人在右安門外一帶進行挖河工程，第四文化館幹部便在工人們中午休息時，配合六區區公所幹部携帶大批連環畫，通俗讀物給工人們閱讀。工人們要求看報，因此他們又把報紙送去。門頭溝文化館，在去年八月裏十六區進行整修馬路時，派幹部帶了連環畫等通俗書報給修路的工人們看，晚間又把書送到工人宿舍去。

青島第四文化館圖書閱覽的成績體會　該館由於全體工作人員通過學習體會到圖書閱覽工作的重要性後，不斷的吸取各地閱覽工作的經驗，改進業務，並徵求讀者批評和建議，使業務獲得初步的提高。在圖書室簡化借書手續，改進編目方法，從複雜的分類和不科學的一二三……號的排列辦法

改爲新的分類法，將書概括分成數大類，再用王雲五四角號碼辦法編排了著作號，在排架上是根據不同的分類號與著作號放在不同的書架裏，自改爲這種分類排架法後，由於分目精細明確，找書便利，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兒童閱覽室的連環畫，因爲陸續增加，也採取了『卞寶第』的編目分類辦法，分門別類排列上架，因而業務上也有了顯著的提高。自從建立了這種科學管理後，使書的損失大爲減少，讀者感到極大便利。

閱覽室書報雖然不多，設備不全，但是通過借閱對羣衆文化水平與政治覺悟以及對政策法令的認識，和對當前時事的認識等都有顯著提高，因而在生產上都起了一定的提高作用。如山東烟草公司工人，因該館把書送給他們看，他們在牆報上寫着：『四館爲咱們服務，咱們一定好好學習，積極生產……』有一黃姓小學生看過『洋鐵桶的故事』後，還書時表示要向書裏面的小英雄學習。市民張壽先在讀者座談會上說：『我在雜誌室看雜誌，學到了不少的大衆科學常識，更重要的是通過看『東北工業建設』，轉變了我過去對中國經濟不正確的看法，通過東北工業的發展動態，了解中國經濟建設發展前途。』駐軍某部還書時，集體寫了一封信說：『學習了這部分書後，對我們的軍事技術上有莫大幫助，我們一定努力學習掌握技術，以完成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任務』。

該館在工作中有兩點體會：（1）圖書閱覽工作要搞得好，主要是加强與讀者的聯繫，如及時召開讀者座談會搜集羣衆意見和吸收來自讀者的經驗等；同時必須使圖書閱覽工作面向工、農、兵，如根據工廠的情況把書送到廠裏去，否則，要使圖書經常在工人手中流動是困難的。例如該館到山東烟草公司發動工人閱讀時，是先與該廠工會文教委員取得了聯繫，在了解工人的文化水平及工作情況後，才適當的選擇出讀物送到廠裏去。（2）必須重視業務學習和吸取各地圖書閱覽工作的經驗，以彌補自己的缺陷。

皖南文化館採集大批革命文物　該館曾派人分組深入皖南各地農村，進行革命文物和歷史文物的採集工作，現已採集到太平天國的武器、印信、史料、攻城壁畫等；土地革命時期的蘇區貨幣，浙閩贛蘇區政府所發行的公債券，方志敏將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標語等五十餘件。歷史文物方面，有宋、元、明版圖書約五萬册，實物二千餘件。

上海文化宮工人圖書館舉行讀者時事測驗　該館爲測驗讀者對學習的進度，特舉行第四次讀者時事測驗，成績優良的，均有獎品，歡迎市民讀者踴躍參加。

杭州工人文化宮開放　十萬工人的學校和樂園——杭州市工人文化宮，從去年十二月動工，經兩個月的修建籌備後，已全部完工並佈置就緒，於三月一日舉行開幕典禮，正式開放。該宮閱覽室陳列各種通俗書刊、畫報及各地工人報紙。圖書館有二千多册文藝、社會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書，供工友們借回去看。這些間房子有力地吸引住人們。一個送報的年青工友，一口氣就讀了三本連環圖畫，他滿意地說：『外面租要錢，這裏眞好！』

河南汝南文化館增設閱覽室　汝南市人民文化館，爲了便利羣衆看書報，已增設了書報閱覽室。該館曾在夜校教員中找出積極分子，担任閱覽室的管理工作。每室有一人或二人負責。該館除開設四個閱覽室以外，並幫助各完小又成立了四個，再加上館裏原有的一個，現共有九個閱覽室。每天平均有千餘人到閱覽室裏看書報。

廣州工人文化宮圖書組正式開放　廣州市工人文化宮經幾個月的籌備，個別部門大致已經就緒，圖書組已於三月中旬正式開放。圖書組現有社會科學、通俗文藝、技術介紹等書籍二千六百餘册，新連環圖一千三百餘本，雜誌報紙各三十份。其他部門現仍積極籌備中，約在勞動節可全部開放。

貴陽人民文化宮落成　貴陽市人民文化館的人民文化宮，經兩月餘的修建，現已全部落成。文化

宮建築富麗堂皇，內部可設一千餘座位，舞台可作演劇及放映電影和羣衆大會報告之用。

內蒙區麥新文化館時事講演堂運用文藝形式進行時事宣傳　內蒙區開魯縣麥新文化館，自去年十一月根據目前時事宣傳的需要，爲了進一步展開抗美援朝衛國保家的運動，把原有的舊說書館、劇院組成時事講演堂，採取新的內容和形式，宣傳時事，如演唱『比一比誰的力量大』、『紙老虎』等新內容的大鼓書和相聲等。聽衆最多達八百九十人以上，農村趕集的老鄉佔百分之六十。在進行宣傳時，首先說一段新詞大鼓：『比一比誰的力量大』，然後就以大鼓書的內容爲主題講演時事，配合『地圖』、『漫畫』、『形勢圖』等講解。其次並穿插說新『相聲』。城區老鄉都反映說：『講演堂好，裏面暖和有坐，又能學到知識。』三區賣柴的老鄉問：『你們什麼時候講演？我們再來賣柴火時好去聽。』

展覽會

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人民民主國家圖片展覽　文化教育委員會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所主辦的『人民民主國家圖片展覽會』的開幕儀式，由郭沫若主任主持，於三月二十一日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大殿舉行。到會有各國大使及文化參贊、秘書、文化界及中外新聞記者百餘人。這個展覽會包括幾個兄弟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越南）的圖片，約共一千張。它們生動地顯示了以蘇聯爲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陣營的强大，以及各兄弟國家各項建設的偉大成就。

綏市舉辦土產展覽會　綏市人民政府前在市人民文化館舉辦土產展覽會，羣衆前往參觀的很多。展覽室陳列滿工、礦產品及農、副業產品，計有：土產五十餘種，工業品九十餘種，還些都是和人民

綏市舉辦土產展覽會　綏市人民政府在市人民文化館舉辦土產展覽會

展覽室陳列滿工、礦產品及農、副業產品，計有：土產五十餘種，工業品九十餘種，這些都是和人民羣衆尤其是廣大農民生活、生產有關的東西。在農作物的說明書裏告訴觀衆：武川縣後山一帶的山小麥，清河附近的黃豆，武東縣小井村一帶的大豆等都是質量好、銷路較好的，宜於選種多播種；而川小麥等質量次、莜麥銷路小，故不宜多種。省立龍勝農事試驗場則用各樣圖表、標本解說各種農作物發生黑穗病情形及防止方法。這些對農民增產糧食，打開本省糧食銷路等方面都是有幫助的。參觀羣衆對土產展覽會的反映極好。許多人說：今天人民政府能展覽這些東西讓大家研究、注意，眞是處處爲咱們老百姓打算。

杭州舉行土特產展覽會　浙江省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爲擴展城鄉物資交流，自四月五日起在杭州西湖舉辦浙江省土特產展覽交流大會。大會的基本任務：（1）提高工商界對土產交流的重視及其經營的信心。（2）宣傳敎育與實際交流並重，展開實際交易，擴大土產交流。（3）爭取百萬觀衆，爭取全國各省重要地區工商界參加展覽與參觀。展覽的內容共分水利、農具、工業、絲綢、水產、手工業、茶葉、藥材、油脂、食品、一般土產、省際土產等十一大舘。展覽品分以下各部：（1）特產部。（2）食品部。（3）礦產部。（4）瓷陶部。（5）手工業部。（6）紙張部。（7）草織品部。（8）水產部。（9）藥材部。（10）竹木部。（11）肥料部。（12）農具部。（13）畜產部。（14）工業品部。爲歡迎全國各城市前往參加展覽與參觀，該會招待處並準備大量舖位供給住宿，其他諸如膳食、春遊等亦進行了充分的佈置。上海工商界除已積極參加該省土特產展覽交流大會，並有一百二十餘個同業公會代表組成參觀團前往參加。

溫州專署舉辦土特產展覽會　爲了組織土產交流，擴展土產內銷，使各地滯銷土產得到銷路，溫州專署於本月初召開土特產會議；並舉辦土特產展覽大會。土產會議的主要任務是：（1）弄清土產特別是滯銷土產的種類、數量、季節、規格；過去和現在的銷售路線和情況；提出規格要求和改良意

見；弄明現存問題，研究如何解決。（2）組織公私力量，通過合同解決一部份滯銷土產銷路，並組織聯營，以補個別私商經營能力之不足，以便帶動私商下鄉。（3）反映農民對工業品的需要和意見，以便根據農民實際需要，指導工業品種類、規格的改造。

蘇南舉行城鄉交流物產展覽會　爲了促進蘇南區各地以及全國重要地區相互間土產交流，蘇南人民行政公署決定舉行『蘇南區城鄉交流物產展覽會』，自四月五日起展出二十天，地點在無錫市申新三廠、振興紗廠、茂興第一麵粉廠。展覽會總的要求與基本任務，是通過對蘇南區物產的全面展覽，提高工商界對土特產交流的重視和經營的興趣與信心，並進行定貨與實際交易，擴大土產經營，發展城鄉物資交流；同時舉行農林展覽，推廣農林知識，交流技術經驗，使有助於爭取一九五一年糧棉等增產任務的勝利完成。展覽品範圍包括：蘇南一般土、特產品及主要工業產品與手工業產品、農林產品；外省之土、特產品與農林產品。展覽會根據土特產、農業、工業三種內容分部陳列；實際交易方式則分現貨零售、整批現貨及期貨買賣或易貨四種。大會在各舘設立單獨的業務部門，接洽各項實際交易，並選擇蘇南主要之土、特產若干種，編製整套樣品，贈送各地集體參觀之代表團。

皖南涇縣舉辦土特產展覽會　皖南涇縣土產品產量豐富，如紙類有三六表芯紙、千古紙，以及馳名世界的宣紙；油類有生菜油、熟菜油、桐油、青油等；木材類有白楊、松、杉、雜木；工業原料有松香、黃臘、黃蔴；手工業製成品有蔴布、雨傘；以及其他各項土特產品。涇縣人民政府爲了發展物資交流，擴大土產供銷，特搜集大宗土特產品，於三月十五日起舉行土產展覽會。各地土產商人與私營企業廠家前往參觀者極爲踴躍。

中南區籌備土產產銷展覽會　中南區土產產銷展覽會籌備委員會於三月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召開土產產銷會議，舉辦土產展覽會，組織土產考察團等，通過這些方式對中南各省土產產銷情況，那

些土產生產不足，供不應求；那些盲目生產，銷路困難；那些可以銷售但存有困難等問題，作深入的了解，以便根據具體情況指導今後土產生產方向，使產銷結合。同時藉舉辦實物展覽啓發大家購銷情緒，使土產山貨更易於交流。此外還根據華北、華東、河南土產產銷會議經驗，廣泛徵求意見，共同研究土產產銷問題，以及如何轉變與帝國主義貿易關係爲與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建立貿易關係。其次會議決定考察團不日分赴湘、鄂、贛三省了解產銷基本情況，再赴他區考察。關於土產展覽會的組織機構及具體任務的劃分在會議上也均作出決定，爭取土產產銷會及展覽會於五月中旬開幕。

廣東高要舉行農業手工業品展覽會　高要二區於二月九日舉行了第一屆全區性的農業和手工業品展覽會，計農產品六十九種，手工業品二十七種共三百六十二件，產品中如一枝重二十二斤半的木薯，長達一丈二尺多的蓮藕及竹帽、竹花盅、大雨帽等都很出色。展覽會的第一天觀衆就超過三千人。他們都很重視，希望年年多舉行這樣的展覽會。

成都物產展覽會開會　成都市物產展覽會（青羊宮花會）於三月二十二日正式開會，會期一個月。展覽內容：（1）農林展覽，包括：農業實驗、作物、畜牧、獸醫防治、血清、林業、水利。（2）工商業展覽品，包括：文化工業、電器、土產品、工業品、機械、機製品。（3）文教展覽。（4）衛生展覽。（5）公安展覽。（6）戰績展覽。（7）建設展覽。（8）勞農展覽。（9）郵電展覽。（10）中蘇文化展覽。營業類有：農具、種籽、肥料、牲畜、農產品、文化工業、日用百貨、食品雜貨。文娛活動有：戲劇、舞蹈、歌詠、雜耍、逐日更換。國營百貨公司，花紗布公司，爲了促進城鄉物資交流，及予四鄉農民參觀、採購的便利，特聯合將各種百貨布疋，參加展覽出售。

漢口抗美援朝展覽會閉幕　中南文化部主辦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展覽會，自三月七日正式開幕後，深得武漢市各界熱烈歡迎。統計開幕以來觀衆已達十一萬餘人，平均每天觀衆在八千人左右，當

中雖有幾天下雨，而觀衆仍絡繹不絕。展覽會曾於三月十三、十五兩日分別招待中南及武漢市各民主黨派、宗教界、工商界、留美學生，及武漢市駐軍部隊英雄模範、武漢市勞模、功臣等參觀。大家一致給予好評。許多單位於參觀後並進行座談會，討論參觀後的收穫和感想。展覽會爲結合目前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宣言——關於締結和平公約，並在會場設立和平簽名處。許多觀衆於參觀後均爭先恐後在簽名簿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展覽會於三月二十二日正式閉幕。但爲照顧未參觀觀衆起見，展覽會秘書處決定將展覽品仍存放原處，在最近時間如有組織之單位與展覽會秘書處接洽後仍可參觀。

四野戰績展覽會在廣州開幕　中南軍區第四野戰軍戰績展覽會，於三月十五日在廣州正式揭幕。該展覽會於二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在漢口展出二十一天，博得廣大羣衆歡迎和熱愛，參觀者達三十三萬餘人。爲了使華南廣大人民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一步的認識和熱愛，加强保衛祖國及反對美帝侵略鬥爭的勝利信心，該展覽會在華南的黨、政、軍首長邀請之下，決定來本市展出。這次展覽的內容，主要是第四野戰軍在四年解放戰爭中，從東北零下四十度嚴寒的松花江邊，打到祖國最南端酷熱的海南島歷次戰役的偉大戰績，以及獲得偉大戰績的原因一些照片、油畫、圖表、模型、實物等，全部展覽品約四千件。

國外圖書文物簡訊

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圖收藏永樂大典將運還我國 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圖書館已檢出所收藏的中國十四世紀珍本『永樂大典』十一卷，準備運回我國。該系主任葉非莫夫對塔斯社記者說：『我們能夠幫助中國同志們收集這一部散失的中國文化重要典籍，感到非常高興。』

『朝鮮與中國』造型美展在布拉格開幕 捷克斯洛伐克保衛和平委員會主辦的『朝鮮與中國』造型藝術展覽會於三月十六日在布拉格開幕。名畫家格羅斯致開幕詞稱：『這個展覽會是向正在並肩作戰，把美國侵略者趕出朝鮮和保衛世界和平的英勇的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志願軍致敬。』這次參加展出的有一百多件捷克斯洛伐克著名藝術家的繪畫、雕刻和漫畫，其中有毛澤東主席和金日成將軍的鉛筆畫像，以及美軍在朝鮮的暴行的繪畫等。

蘇聯圖書館的繁榮 在蘇維埃年代中，圖書館網已經大大地擴展，它的藏書數目也有巨大的增加。讀書人數亦已大大的增加，滿足他們需要的方式亦已有改進。蘇維埃政府爲人民服務已設立了鄉村圖書館。在一九一四年沙皇俄羅斯有一二、六〇〇座公共圖書館，藏書共有八、九〇〇、〇〇〇卷。在一九二九年，蘇聯擁有二八、八六四間圖書館，藏書共有七二、一六五、〇〇〇卷。在一九三九年則有七七、五九〇間，藏書一四六、八〇二、九〇〇卷。在一九五〇年，蘇聯城鄉中的俱樂部（它們每一間都有自己的圖書館）和圖書館的數目達到二八四、九〇〇間。今日藏書數字已將達二萬萬本。（摘自廣東教育與文化二卷五期）

科學家羅勒論羅馬尼亞文化成就 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米哈依爾·羅勒近在『文學報』發表一文，該文根據豐富的實際材料，闡述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在文化方面所獲得的偉大成就。單單工會就

設立了一萬二千多處圖書館，藏書計約四百五十萬冊。去年五月間，鄉村俱樂部的圖書室已超過一萬一千五百處。

哥美爾舉行慶祝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選舉展覽會　慶祝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盛大展覽會在哥美爾揭幕。陳列的展覽品、照片和圖解等，清晰地顯示出戰後這一座城市發生的變化。自從共和國上次選舉最高蘇維埃以來，已經建立了兩個新選舉區。哥美爾又變成白俄羅斯的龐大工業中心和文化中心了。所有的製造廠和工廠都裝設了蘇聯製造的新式機器，在過去一年內大大超過了戰前的產量。在哥美爾製造的新式農業機器和開採泥炭的機器，已經送到國內一切集體農場去。根據哥美爾復興和重建的總計劃，有一百多條街道都已鋪就。已建造了將近三千平方公尺的居住面積。哥美爾現有二十五所學校、十二所研究所和技術學校、三十四所圖書館和十二所俱樂部房屋。五十多所大廈和劇院也在建築中。在索斯河畔風景優美的公園內，少年先鋒宮已經修復了。

蒙古人民共和國舉辦蘇軍將士紀念碑圖案比賽　今年七月間將爲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週年紀念，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已決定舉辦在爲蒙古人民的自由與獨立的戰鬥中陣亡的蘇聯英勇將士紀念碑圖案比賽。

在擴充軍備中的美國圖書館的悲慘現狀　不久以前，美國圖書館協會開會時，對目前美國圖書館的悲慘現狀發了不少牢騷。政府雖在軍備的擴充上一擲幾百億毫無吝色，但對文化機關如圖書館、博物館的需要却熟視無睹。這種悲慘的命運不以內省小圖書館爲限，所謂文化溫床的華盛頓國立圖書館一星期二次——星期一和星期五停止開放閱覽室。工作人員的待遇像給乞丐的佈施一樣可憐。據美國報紙報導該館有歷史學博士頭銜的工作人員，他的收入只等於一個政府機關或公司的普通秘書。

意大利文化界抗議當局禁止進步藝術展覽會　意大利著名文化工作者們向意大利總統呈遞請願

意大利文化界抗議當局禁止進步藝術展覽會

意大利著名文化工作者們向意大利總統呈遞請願書一件，抗議警察取締「反野蠻藝術」展覽會，展覽會中陳列關於各國人民爲和平而鬥爭的繪畫和雕刻等。在請願書上簽名者，有幾百名科學家們、作家們、藝術家們、演員們、律師們和其他知識分子等。

本刊第二卷第三期更正

頁	行	誤	正
十八	四	來	未
二十七	十五	腿	褪
六十六	二	性	信
九十二	十一	五	三
一五六	十六	上	下

本刊重要啓事（三）

由於印刷條件上存在困難，本刊常不能按期出版，致勞各地紛紛函詢，甚感歉仄。在本刊印刷困難沒有具體解決前，脫期現象一時尚無法避免。但本刊一經出版，即迅速付郵，希望能儘快遞到讀者手中；對於各有關機關學校團體和個人的『贈閱』『交換』關係，除以函件通知停止者外，也是按期立即寄發的。特此奉告。

本刊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前言……鄭振鐸
敦煌千佛洞文物發現的經過……傅振倫
敦煌藝術概論……向達
談敦煌藝術……吳作人
敦煌在中國考古藝術史上的重要……陳夢家
敦煌壁畫的臨摹工作……潘絜茲
從敦煌壁畫論唐代的音樂和舞蹈……陰法魯
敦煌文物展覽的意義……鄭振鐸
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內容……常書鴻
中國藝術的發展……鄧以蟄
我對於敦煌藝術之看法……徐悲鴻
敦煌壁畫中表現的中古繪畫……王遜
敦煌壁畫與佛經……周一良
莫高窟的石窟構造及其塑像……閻文儒

本刊稿約

一、本刊歡迎下列各類稿件：

1. 關於各地圖書館工作情況的報導和調查統計。尤其是關於各地工廠、農村圖書館（室或站）的建立經驗，和活動情況。
2. 關於博物館工作和各種展覽會活動情況，及其內容、經驗教訓，和對羣衆所起作用的報導。
3. 關於歷史文物古蹟、古建築等，和革命文物史蹟（包括反革命部份）的調查、保護、發掘、破壞、捐獻等經過情況。
4. 關於各地文化館的圖書閱覽工作和舉辦陳列室或展覽會情況的報導。
5. 對圖書文物理論或技術方面的研究。
6. 對各地圖書文物工作經驗的介紹或批評、建議。
7. 對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圖書文物工作情況的介紹。

二、來稿以不超過五千字爲宜，但專題論著及特殊性質之稿件不在此限。

三、來稿一經發表，原則上以贈送本刊一期或數期作酬。如係專論及有特殊價值之著作，均以現金從優致酬。未經採用稿件，事先聲明，並附有地址者，本刊負責退還。

四、來稿請繕寫淸楚，並加標點。如係譯稿，請儘可能附寄原文。

五、本刊對來稿有删改權，如不願删改者，請預先聲明。

六、來稿如係一稿兩投，應請註明。

七、來稿請寫明眞實姓名及通訊處以便聯繫。

八、來稿請逕寄「北京北海團城文物局資料室收」。

文物參考資料月刊
第二卷 第四、五期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
編輯者：文物參考資料編輯委員會
地址：北京北海團城
電話：（四）二五二一
出版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
發行者：大衆書店總店
地址：北京西四牌樓
電話：（二）三六一二
印刷者：華北軍區政治部印刷廠
地址：北京西四宮門口東廊下甲七號
電話：（二）三三〇二
（二）一一二五

訂閱

半年六期三萬元
全年十二期六萬元
平郵免收掛號另加